大传简介

慈诚罗珠堪布 撰

益西彭措堪布 译

无畏十力自在圣法王，圆满事业浊世群生主，

今后世诸善源如意宝，恩师请您世世作护佑！

在此，三世诸佛之本体，种性海与曼荼罗海之遍主，恩德无与伦比，名号难以言宣，然若为利益故，称为“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吉祥贤”之尊者您，于浩瀚刹土中，针对各类化机所作的不可思议事业游戏，谁也无法言宣。然而现今时机成熟，于我等善缘弟子的福德吉祥面前，仅仅短暂示现化身游舞之大解脱行传，无疑使天人在内的有情心中充满万千欢喜，无疑已成为全球东西方所有弟子心中永不消失的猛利信情巨浪之源，无疑将成为未来无数有缘者滋润心灵的稀有妙药。是故，将其大解脱行传立成文字，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事。

再者，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住世期间，我等少数具足恭敬的弟子曾写过一部传记，其内容虽远离增损、真实无谬，但因过于简略且不完整，未能满足大众的殷切期盼。为此，全体弟子强烈渴望能有一部完整详尽的广传问世。尤其若由

法友丹增活佛亲笔撰写，必能呈现既符合事实又适合大众理解的传世之作。基于此因，诸多道友皆劝其撰写，我本人亦曾多次祈请。活佛虽未当即应允，谦虚地表示由其他活佛堪布执笔更为适宜，但后来仍着手启动了这项工作。依靠诸多金刚道友和当地前辈的参与、新龙匝热寺荣钦噶荣翁定提供素材等的帮助，此部《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现今已圆满完成。

本传记汇集了法王如意宝事业海中为大众共同所见的诸多事业，故义广；涵盖了法王一生的所有事业，故完整；不仅如此，许多在讲法时顺带赐予的重要教言，此前未整理成文，现今亦收录于此；这所有内容都远离增损，真实可信，故所诠义圆满。能诠文详实而不杂乱，语言清晰，无论上、中、下根者皆能领会，通俗易懂。正因具备上述种种特点，这部《广传》成为我等弟子及一切具信之人胜过万两黄金的殊胜信敬所依。鉴于此，我等全体弟子，向所有参与此传记编撰工作的金刚道友及当地人士，致以由衷的感谢！

未来出世之人，无疑也能通过研读此传记，对于“无等上师如意宝乃圆满正等觉为利众生而现为人身，且为浊世圣教与众生之殊胜商主”，获得至心的定解，并生起深忍之信。此外，亦无疑能借此定解与信心之力，感得上师加持入心，从而获得殊胜与共同的悉地。因此，恳请诸位尽力研读修学！

于二十年间，有幸顶戴大恩法王如意宝无垢净足，得此圆劫善缘之恭敬弟子慈诚罗珠，写于火鸡年九月二十二天降吉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

前 言

丹增活佛仁波切 撰
益西彭措堪布 译

南无格日阿白拉江嘎热耶（敬礼上师晋美彭措迥尼！）

在此，谨就浊世明灯、智者与成就者之王、恩德无比的圣者法王如意宝的广传《天鼓妙音》之撰写缘起及相关历程，作为前言，简要汇报如下：

其实，早些年法王在世时，就有人祈请开许将其生平事迹撰著成文，并请求赐予写作素材等，然而圣者们若无重大必要，向来不会轻易显露自己的功德，所以长期以来并未开许。后来，在全体弟子的再三祈请下，法王才开许将其简略事迹记录成文，并赐下了撰写纲要作为素材。以此为基础，我等以比较粗略的纲要方式，写成了名为《信心妙药》的一部略传，多年前已呈献给大家，想必大多数人都已知晓。

然而，那部《略传》过于简略，且法王五十七岁以后的事迹大多未曾收录，因此难以满足虔心求法者的需要。因此，为了滋养法王亲自摄受的弟子们的信心，以及成为后世追随者们信心和恭敬的所依，撰写一部详尽、圆满记述法王一生的完整传记，实在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无需多言。

想到这里，正如《百五十赞》所说：“无常性相连，又忧业损害，以我之此舌，何不取实义？”无常脆弱的生命随着时间之轮的运转，日复一日飞速奔向死亡，再加上宿业与突发障缘层出不穷，为了让如今还活着的这个身体的心、口、手多少获得一些实义，便生起了撰写法王上师传记的强烈愿望。加之许多法友先后再三劝请，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于是我的心镜中忽然浮现出“现在正是开始撰写之时机”的想法。

尽管如此，我自己的俱生和后天修学功德都很微薄，实在没有能力写出一部文义俱佳、令智者满意的传记，正如俗语所说“心虽逐高远，身不越低处”，所以一直不敢贸然动笔。我曾想，法王座下的活佛堪布们当中有很多智者，如果由他们中的一位智慧高明者以精湛文笔来撰写，一定能写出文句和意义都令智者欢喜的作品。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恭敬等候了七八年，也曾私下劝请一些法友来写。然而，正所谓心愿难遂，他们谁也没有承担起这份重任而致力撰写上师的传记。到底该怎么办呢？反复思量之后，我心想：如果再继续坐等下去，再过一段时间，许多往事就会被彻底遗忘，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候连能问到的了解情况的人都找不到了。于是，我决定由自己来承担起这个责任，开始着手搜集素材等工作。

法王的功德实在太过伟大，而我辨析的智慧又太过浅薄，很难写出与上师相称的传记。尽管如此，从自身努力来说，

自认为是竭尽全力，算是认真去做了。为了搜集素材，专门听了上百盘法王讲法的录音带。对于曾亲自与法王相处、至今健在的那些人，无论僧俗、男女、老少等，或当面拜访，或通过电话等方式，详细询问了很多往事。想到这些，我想就写作水平而言，肯定有很多人超过我，但如此郑重地拜访、联系那么多相关人士，寻根究底，将他们口述的内容汇集整理，这份辛勤，恐怕一般人较难做到。

这部传记总体上先分后总，摄入四十章的框架中。从法王出生到涅槃之间的事迹分为三十六章，末尾以圣者十二相总摄为一大章，又内分为四章。在文字的表述方面，以传统写作方式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将来便于译成其他语言等，并未使用太多辞藻学的术语，而是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行文方式。当然，如果用各种修辞来作修饰，使文句优美、意味深长，或许能令智者们心生欢喜，但普通读者会难以如实理解，我认为并无太大必要。因此，采用了内容易懂、文句流畅的风格，力求让大多数求法者都能轻松领会，仅以朴实的语言直接叙述。

再者，如果按照特别广的方式来写，一一列出每个地名、每个山沟，细说“到这里、住那里”等，乃至供养一块布、一条哈达都详细记录，以及听闻了哪些法也像《闻法录》那样一一记录，那么篇幅恐怕会是现在的两倍以上。然而，当今

的人大多事务繁忙、散乱因缘多，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细读很厚的书而品味其义，因此大多数读者恐怕会生起疲厌之心。况且要做到像智自在王根登群佩所造的《周游列国传·天金原野》那样，详而不繁冗、广而不松散、多而无增添，实在是极难。所以，担心太过展开将沾染繁冗、松散、增添的过失而招致批评，因此暂时觉得这样就够了。

在搜集写传记素材的过程中，发现各类相关人士的口述里面，有些是毫无根据的离奇传说，有些虽然有依据却添加了夸张修饰，有些基于个人所见而演绎成了神话故事，还有些将法王前世传记中的情形说成法王此生事迹而感到惊叹等等。这类只会成为被观察的对象，难以作为可信的依据，因此一概舍置。

如果纯粹以清净现分为准，那自己的上师与圆满正等觉佛在功德上并无差别，这是法尔使然；假使这样，那么一般善知识、瑜伽士、成就者与一切种智者之间的区分标准就不存在了。因此，讲述上师功德时，主要以事实为准，不增不减地如实表述，这样普通人既容易理解，也容易生起信心，这才是合理的，因此决定依此原则来写。

正如无等阿底峡尊者所说：“我等于功德增损，二者之过失同等。”这在《噶当子法》等中都有明确记载。我不想无意义地积累过失，因此远离增损二边，有时不仅写功德，对于

一般人看来像是过失的地方也如实记录，并未刻意回避。从自身而言，自认为是提起了正念，以质直之心客观公正地如实撰写。然而，法王毕竟是与凡夫不同、具有很多超凡行为的圣者，而我作为大恩法王座下的一名弟子，如果说丝毫不沾染个人的信心、胜解与情感，百分之百地绝对客观，也是不敢断言的。但是，如果为了赞叹自己的上师，只讲好的方面，进行毫无根据的夸大、不真实的虚构，以妄语凭着陷于臆测揣度的愚痴心来撰写传记，作很多夸张的话，将不出嘉瓦扬顿所说：“大多弟子所著之传记，因过度夸大，反而令上师沦为骗子。”深知应当谨慎避免这种做法。况且，法王并非需要观待历代本生事迹，或依赖化身认定等，也无需依据所化众生的根机因缘、时代劫运之力或示现等去揣度。从法王自身来说，他是在眼见耳闻等共同现分上就能看出具有殊胜功德的圣者大士，因此根本不需要增益夸大。

本传记所写的一切，要么是听法王亲口所说，要么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要么是从与长期在法王身边的侍者们相熟的道友处听来的可信任部分，要么是从采访记录中筛选出的可信任种类，此外的没有撰写，因此，自认为远离了增益损减。

我本人在法王座下亲近的时间较长，听闻了不少世出世间相关的内部谈话等，然而传记之中，除了不得不说的一两

处外，与个人相关的言谈一概没有写在里面。再者，文中的旁述以及为了方便理解当时所说的意思所作的个别备注，虽然不一定是传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我依个人喜好多少写了一些，因此，如果其中掺杂了不必要的闲话，也请读者们予以宽恕。

有人建议，若能在每章末尾写些文间偈，或许更好。我也知道传统写法中多有这种类型，并非没有根据。而且，如果能很好地在各章之间，适当穿插长短适中、文义圆满的总结偈，的确有助于划分前后章的界限，令读者心生欢喜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广写文句，以多出正文两倍的量来写很多偈颂，过多着重修辞学的抒情，有时会稍微障碍正文的意义。尤其后来的一些智者，过于注重同音同形字这类修饰法，导致整页布满了圆圈标记，一片斑驳，这样似乎不是特别好。《诗镜释·妙音嬉游池》里教诫说：“当今大多数诗人特别频繁地运用叠字修饰法，以为这样才悦耳，这是不对的。本论中也说‘偏一非悦耳’。”我认为的确如此。因此，不断地生起“放弃广写为妙”的念头，以此因缘，本书当中除了在讲述法王涅槃的情形时，有特殊必要需写个别偈颂之外，仅在开篇和结束处写了偈颂，其余全都不要，是按这种原则写的。

由于自己散乱大、文稿繁重，加上长期以来四大紊乱引

发失眠，导致记忆力衰退，以此等种种因素，致使时间稍有拖延。我想，如果时间能稍微延长，会出现比现在更好的作品，但寿命不定之故，暂时以此就满足了。我认为，对我来说，为了报答至尊上师的恩德，能做的暂时也就是这些了。这部传记顺利圆满之后，自认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已经做完了，所以从此以后，这无常的生命何时运行到终点而死亡，心中都没有任何缺憾和后悔。这些是顺便汇报的想法。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在撰写本传期间，道友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校勘方面赐予了莫大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本传得以完成，主要作顺缘者是信心和善心都不小的道友——来自新龙县的噶荣翁定，他对初、中、后三时的一切事宜都担起了责任，最初劝请、中间提醒、最后促成等等，总之，成办了撰写本传记的一切助缘，并承担了全部费用，在此对他表示由衷地随喜！

另外，前后劝请的人很多，也有许多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提供了写作素材。但若要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有些我已无法记起，所以无法列出一份平等完整的名单，若是从中选出几位单独列出也大可不必，所以此处就不列出完整的名单了，对此请诸位予以谅解。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为了搜集写作素材而请问的那些人当中，大成就者龙

朵加参、蒋扬罗珠堪布仁波切、安蒋喇嘛、邬金丹增老堪布、居酿的永日堪布、仁增尼玛喇嘛、耶洛父亲、阿克卓洛、囊协医生、老奶奶耶澈等，先后都已圆寂，去了其他世界，想到这集聚而分离的往事，我在悲伤中怀念着他们。

在这些人当中，安蒋喇嘛和仁增尼玛喇嘛在世时曾多次说过，特别想在有生之年读到这部法王上师的圣传，很希望能早些撰著完成，然而时不等人，他们二位尊者都已经圆寂了。对此，我以悲痛之心随念，同时作甚深的祈愿：愿二位尊者前往普贤法王上师的足下，恒常受用深广法之喜宴，与上师心心相印，以幻变之力随学怙主法王的身语意大解脱行传海！

最后作连接祈愿：愿一切见闻忆触此传记之众生，相续中播下解脱种子，愿所有与此传记结缘者，皆蒙善知识圣怙主摄受，受用深广法甘露，究竟于威猛上师父亲密意心界中，一坛城中同成正觉，乃至虚空界尽之间，恒常、周遍、任运成办一切有情的义利！

藏历火猴年三月初八（2016 年 4 月 14 日）

撰于喇荣

原文　12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

丹增活佛仁波切　著

益西彭措堪布　译

第一章　殊胜境前献赞颂　立誓著述此传等

嗡　愿吉祥！

具十力德无尽庄严主，无主灭道湛寂甘露法，
持法明脱之藏众中尊，三尊谛实愿赐普吉祥！

赡部牵藤果穗垂，落海声相作美称，
南洲器情普摄取，发心白莲千叶开，
极萦绕至娑婆际，受生释族天中天，
此期教法唯一主，能王日亲您得胜！

德字红黄光明青春精，成熟相好幻聚青春相，
一切佛智自色妙语天，彼拥蓝色剑者吾顶亲。

千叶妙莲花蕊绽笑顶，一切佛智同变游戏行，
力伏现有海生佛王尊，住心不坏明点为庄严。

得彼加持成就禁行王，雪域持橛众中奇胜士，
任转心境纳南持明者，历代应化出世悉礼敬。

等空智慧摩尼宝镜中，智藏第一知迁游戏变，
由麦彭巴悦耳大名称，遍传刹海怙主尊前敬。

以彼无缘智慧幻身摄，随缘调化水月诸戏舞，
随意游戏遍主上师尊，忆尊宿生起信重重礼。

妙缘妙智韶华羽翼力，俱生天成卵壳中已圆，
尊胜诸方洛贡金翅鸟，持为五部佛冠顶庄严。

释迦律教净戒甘露海，揽生善说贤德光散发，
僧伽中王持戒月天子，自在天我头髻心开颜。

妙语自在百千教扼要，三观神力开解胜智力，
无等任运圆满胜乘音，善巧演说盛赞当今师。

莲花生心精华大王位，倾顶明体力用大灌顶，
传心大密意藏极开解，持密欢喜金刚我思念。

具千稀奇妙法轮转王，真佛亲临至尊大圣者，
示人身相如意宝于您，语轮恭敬韵海兴供养。

无畏三密无尽网变幻，具五圆满色身应化舞，
光显佛教明灯佛所赞，利乐根源遍主上师胜。

秋夜空中庄严行，施清凉王月轮尊，
不舍本处虚空道，无方无量普分身，

千江稀奇欢悦影，不动法界幻无边，
普门层出随机调，大随求戏真稀奇！

恒河沙数尚可极轻渺，师尊三密事业至何边，
彼诸大慧菩萨尚无能，凡庸之人如我何须言。

如细针孔欲纳虚空界，依此辛劳幼稚孩童般，
欲说不可思议尊之德，我心进止怯畏百度难。

然而稀奇如玩水月戏，于一方机如今已现出，
几许身语意密解脱事，质直之语宣说孰人责?

时光车轮奔驰痕路上，过往历程彩虹印迹中，
大随求尊吉祥如意宝，寻其幻化故事依辛劳。

虚无空中任意浮夸笔，绘写增益彩虹事已弃，
大自性尊自性本来德，欲诚实说欢喜勇悍提。

青春苗芽成熟至如今，言语之舌徒施于无义，
现今截然相反行大业，由得胜得吾心诚满足。
故而吾欢吾喜竞相增，此之心生百感千心想，
如恋密云孔雀尽展屏，千姿百态妙舞中转移。

曲妄分别骑诸业气风，顺生逆反轮替诸动变，
万事皆明慧心无形力，忽动含情泪湿之笔尖。

尔时随携赞事妙宝沙，滤取精要行传四河源，
文义右旋汇入我心海，将兴三信波澜嗟矣哉！

圣者功德天人喉妙音，青春妙音天女诸美韵，
稀有解脱行传天鼓音，当现善缘耳中吾宣说。

由动好恶分别轴心起，所流增损不正巧言技，
永不欢喜而说自性语，欲闻同伦诸友请谛听。

如是，些许赞颂及说明相关情形之颂文终。

在此，一位全面摄持大乘正法、甚深发心力已成熟、披上为利圣教与众生而修学如海难行之坚固心力铠甲的大菩萨，在五浊极炽盛的末世之时，他是转大法轮者、高擎大法幢者、擂击大法鼓者、遍吹大法螺者、燃起大法灯者、降澍大法雨者；他是佛以金刚语亲自授记赞叹的士夫，是如海深广法藏的持有者，是持戒精严的众中尊，是无偏光显佛教的大日轮，是俱胝智者成就者的顶严，虽难说其名，然而为大义故，称为“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迥尼”或“阿旺洛珠聪美吉祥贤”。对于这位大成就者的大解脱传海，我仅以毛端所沾滴水之量，为了与自己同因缘者以及后世的追随者，以清净心致力于撰写此传记。首先作为缘起的种子，而作如下陈述：

总的来说，所谓的“传”，藏文是“南塔”，这是源自梵文“布

莫喀”，即解脱或脱出之意。它是指讲述从轮回苦海中解脱，或从有寂二边中解脱的稀有事迹。依凭此能诠之文句与所诠之义理，令见闻者心相续中的种性功能得以苏醒，并播下解脱的种子。

具备此等力用的行传，其主要的所诠义，是讲此人与正法相应的诸般功德。也就是说，这并非宣说其家族世系、权势威望、受用名声等世间法范畴的圆满富足；而是宣说其智、尊、贤三类功德，以及作为闻思经教之果——实修心要所获的暖相，乃至通过讲、辩、著三大途径作佛教事业等，属于出世间法范畴的诸般功德。

如果依此等事迹作为所诠的核心，将会使很多至心求法之人心满意足而欢喜。并且，诸所化机随从上师善知识的清净道行修学后，将效仿其身、语、意解脱行传而行。如此一来，上师相续中存在的诸多现证功德，也将在具信心者的心相续中得以成熟，从而追上解脱的果位等，正如同“先圣出世之行传，来学随行之修持”的比喻所说的那样。有出现此等功效的必要，因此，我仅仅取此等素材作为根本及心要，在这种结构的框架内，以自心堪能之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说怙主上师自身从诞生至涅槃之间身、语、意、功德、事业五类行传事迹。

再者，通常诸大德的传记开头，会有稍微详细撰写历代

化身的事迹行传、此生父族母系等的家族史，以及诸多授记所说到的情形等等的传统。然而，法王历代本生之事迹，已详见于阿里拉丹赐予北伏藏主的《历代祈请文》之中（五世阿旺罗桑嘉措所撰《北主持明语自在传》中，引用了佑莫巴丹增诺若《历代祈请文》中的圣教，其中从法身普贤到持明语自在以上，历代三十三生出世的情形，一一以带名字的方式明显撰写了）。再者，列绕朗巴大师本人也曾对赤诚桑波活佛亲口说："从大邬金时代称为香·纳南巴时起，直至第四世持明班玛陈列之间，我对自己的宿世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段话已载于大伏藏师传记的开头。鉴于我等之前所写的《法王略传》中已摄集要点有所罗列，故此处不再重述。

再者，由于从前藏地对家族血统等尤为注重，因此先德上师们的传记中，大多会从其色身所降生的家族种姓尊贵等处展开，或广或略适中地记述家族历史。然而，正如持明晋美朗巴所说："君民之差别，唯由世间福德盛衰而分判，此外丝毫无需以种姓为因。法的主旨，实际主要在人自身的心相续及所起的作用上。"依此说法，若从法的方面思惟，这些内容并非必须撰写，但随顺世间习俗，稍写一些也无妨。而要了解这些，可从《第一世敦珠法王传》等中获悉，并且《法王略传》中也有适当载录，所以这里就不再次赘述。

同样的，诸多经、续、伏藏中授记的情形等，要写的内

容有很多，但除了特别需要用到的个别处之外，总体的那些内容打算将来单独撰写。因此，对传记之前行——广写授记类的繁文也放下了，而从一开始就想直接进入此生的实际行传。

以上，是在撰写传记之前所作的说明。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殊胜境前献赞颂　立誓著述此传等”第一章终。

第二章　色身妙莲开此刹　童年游戏真稀奇

法王如意宝的降生处，乃是圣观音所化刹土——雪域妙法国土，多康交界之处，称为“多科紫媚曲列”的地方，即多智钦寺寂静处左侧的第一个山谷，如今在降诞处确切的地脉上建有一座佛塔。

原本法王的祖籍在色达，但法王的降生处为多科，因此，在此之前牧家是从色达搬迁到了多科。也就是，嘉控格地喇嘛即昌通登炯多吉尊者在世的时候，其居住地的中心为色达喇荣，因此，那时嘉控氏族在此地居住。但后来，伏藏大师圆寂后，余留的家属搬迁到了色达达充。随后，因为长子晋美丹毕尼玛驻锡多智钦寺等的原因，嘉控氏族中很多人搬迁到了多科。据说，法王的父亲也属于嘉控氏族，而且很多亲戚都住在多智钦的拉杰村里，因受他们的劝请，加上希阿是寺院的监理，即依照班玛多吉活佛的嘱咐，去了多智钦寺做监院，总之不管怎样，搬迁到多科时，是嘉控的希阿、巴华、谢华、巴德这四兄弟家一同过去的。

法王诞生的时间是藏历第十六胜生周水鸡年（1933 年）神变月上旬的初三夜晚，大约十点左右。当从母亲腹中的莲花网脱出，初次以此世间界作为所见境时，据法王回忆说：“酥油灯的光芒照触到眼目的缘故，出现了一个大光明的相。”

法王诞生之时，在母亲旁边帮助接生的是尊澈老阿姨。铁马年采访她时，她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家的帐篷就在山岩下。那时，从帐篷的天窗往上看时，连山岩上的一两个树干都能看得到。我从出生到年老都生活在这里，所以，这出生地绝对不会认错的。仁波切诞生的那天，他父亲外出办事，所以不在家，仁波切大约是半夜诞生的。稀奇的是，他刚一出生就自己结金刚跏趺坐，而且伴随着像是婴儿啼哭的音调念了六七遍‘嗡阿绕巴匝那德’，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这不一定非要像色身功能和诸根圆满的人那样，以吐字清晰和发音标准的方式来念诵，仅仅以婴儿啼哭的方式，发出“嗡阿绕巴匝那德”的明咒之声，即可成立）。”这位老阿姨带着一种让人感觉纯真、正直的表情，认真地讲述了这段经历。

不仅如此，据说，法王从母胎出生之时，身体头脚并未颠倒，且双目睁开，脐带如披法衣般斜披在肩上而降生。

法王诞生地紫媚曲列附近，有个名为“得秋”的地方，授记说在那一方将有一位纳南巴的化身出世。列绕朗巴的法主拉若旺修在授记文中明确说到这一情形：“地为得秋彼方洛种姓，咒士纳南化身莲花开。”

不仅如此，列绕朗巴所取伏藏《多香》的后中后部分也说道：“列朗无边事业力，此生边际于夏琼，及达充方一一来。”此处所说的两位化身中，前一位出生在夏琼，传记中言：“伏

藏大师自己在世时，曾自许在世的化身诞生于阿琼南宗，为麦彭上师化身的兄弟。”而所谓在达充的后有化身是指法王如意宝。也就是说，法王的诞生处——多科紫媚曲列的左右两边，有名为“达夏”和“格充”或“果充”的两个地方，合集二者之名说为“达充”，这很明显。正如第一世多智钦仁波切的授记文中，将色达境内的大护法神“阿拉”和“单坚”二者的名字合并而说为“阿单”一样。

同样，列绕朗巴亲自以“不变七相”，明确授记了自己后世色身的诞生处、父母之名、属相，以及身语意的特征：

“处不变法之来源中，光不变璁玉海母里，
种不变莲花茎端上，多吉登幻化胜妙童，
年不变大鹏鸡年生，身不变空行坛城掌，
语不变海藏为庄严，意不变会法身自面。”

文中宣说了诞生地为紫媚曲列，母亲名为耶措，父亲名为巴德，属相为鸡，还指出了掌心上有六角法源纹（据说法王年幼时，手掌心有清晰的交叉形法源纹路），语自在演说如海法藏，意现见法身明体，以这些不变的标志作了授记。此授记文是从前世列绕朗巴特意为洛若寺写的授记文中摘录出来的，指示需要通过这些如固定之钉般不变的标志，认证自己的后身。此授记指示文并未置于其他地方，而是放置在洛若寺授记的末尾，我认为这有着特殊的必要和密意。

不仅如此，过去伏藏大师列绕朗巴晚年时来到洛若寺，对洛若寺的活佛等传《莲师猛修火风旋》灌顶时，下谕令说：“过几年我会来到这所寺院常住，对经、幻、心等法作讲修而弘扬讲修圣教，因此，达西顿多喇嘛！你在那时要作辅导，还要为我建一间房子作为住处。为了这些事不出违缘，不间断地修持这个极密忿怒普巴九日修法很重要！”据说在灌顶时，列绕朗巴大师对洛若寺的两位供师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位回答说：“我叫嘉罗”，另一位回答说：“我叫若罗”。那时，列绕朗巴笑着说：“啊！稀奇！你们俩的名字怎么这么像两头公牛的名字？”在老一辈的口耳相传中有此等趣事。列绕朗巴在洛若寺建立的此九日普巴修法，直到后来都一直有不间断念修的传统。而且，每三年都由一位上师或活佛传授一次新龙上师的普巴灌顶和传承，有这样的规矩。

稍许旁述后，再回到与法王诞生情形相关的话题上来。不久后，家人们向巴多活佛汇报法王诞生时的那些稀奇瑞相时，活佛说：“这个孩子像是一位对圣教和众生有利的圣者大士的转世，但这个情况暂时不要告诉别人。”这样作了需要严格保密的谕令。同时说：“降生时的瑞相和时间都很好，所以就取名为‘嘎让效立南嘉’吧。”这里我想起，法王曾说：“我家里特别穷，这个名称威力太大，所以谁也没叫过‘嘎让南嘉’。所谓‘嘎让南嘉’也被大家为了简易方便而简称为‘嘎立’了。一

段时间里，大家都叫我‘嘎立’。”

法王曾说：“记得在摇篮中时，我透过帐篷顶的天窗，见到有人正往下赶着山羊绵羊。那是一个能看到山岩和松柏树的地方，所以不是色达地区，而是多科的一个地方。”“记得后来到了刚会爬行的时候，心里总是强烈地渴望着‘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行走啊？’同样，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也非常想开口讲话，但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发不出清晰的字句。”

法王还说：“幼年的时候，每晚临到入睡时，都会出现法性中有的声、光、明等诸多显现，我感觉十分恐惧。特别是母亲先睡着的话，就更恐惧了，所以经常对母亲说：‘我们两个一起入睡吧，好不好？’这样说时，母亲也说：‘好啊！妈妈的宝贝！那我们同时进入睡眠哦！’之后就设法哄我入睡。”

不久，牧家搬迁到了色达，那时法王还只是个被抱在怀中的幼儿。

据说法王大约三四岁时，家里面有一匹烈马，一天，法王骑着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一阵子，人们见到这么小的孩子骑在一匹烈马上到处乱跑，觉得太危险了，就赶紧把马牵了过来，把他领回了家门口。那时，父亲巴德非常生气，一边狠狠地教训，一边冲过来准备打他。然而，当看到法王骑在马背上，开心的笑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容，父亲的气就消了，再也打不出手。听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说，后来，法

王的一个表亲戚名叫“阿依”的老妇人经常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小小年纪三四岁就能骑烈马，所以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大概在那段时期，因为法王脚肿得严重，父亲巴德便带他到达西顿多喇嘛面前求加持。当时达西喇嘛吩咐说：“这是一个妙种性，所以不要沾上秽气。”但是，法王小时候比较调皮，似乎周围的人也对他稍有厌烦。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到耶澈的母亲这里，聊天畅谈时提到“达西喇嘛说巴德的孩子是个好种性”，这时她表露出不信的态度说：“哼！我不知道是什么好种性，他如果不是世上的一个破败鬼，我就不是人！”后来，耶澈的母亲就询问父亲巴德，说：“听说达西喇嘛说你的孩子嘎立是个好种性，对吗？”父亲回答：“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我家没这个福德，所以应该不是的吧。”据说当时巴德家很穷，所以大家都稍有些看不起他们。

法王四五岁时，洛若村一户人家的山羊把犄角卡在了岩石缝里。当时在场的人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但还是没能拔出来。嘎玛阿姨说：“喊一下嘎立，这孩子有点稀奇，说不定他有办法。”于是就按她所说的叫来了法王。法王看了后念了个咒，吹了以后，手稍微一碰，老山羊的犄角就从岩缝里轻轻松松地拔出来了。从那以后，嘎玛阿姨就对别人说：“你们都看不起嘎立，但他当众示现了特别的成就相，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在不能再说他没什么了不起了吧！”

据说，有段时间洛若寺里爆发了痢疾，有两名僧人去世等，发生了很多不吉利的事。一天夜里，群狗奔吠，像是朝对面阴山的方向在包围一个什么东西。正当众狗“嗷嗷”猛叫的时候，年幼的法王待在香卓阿姨的身边，忽然间朝狗群吠叫的地方毫不犹豫地跑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后，法王亲口说：“我看到那边有两个没有头的人，正左右拉扯着黑白两条绳子走着，绳子快要断了，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洛若寺可能还会死人，会不断地发生灾祸。”第二天，巴诺活佛听说了这事，就向法王询问了所见的情形，以及需要做什么法事等等。当时，法王还是个孩子的性格，非常害羞而没有详细说，只是口里冒出了“念色德和嘛呢会好的”这句话。于是，巴诺活佛立即安排寺院的常住僧众修持了这两种法，随后患者们都逐渐痊愈了。

法王大概六七岁时，跟增卓喇嘛开始学习基本的字母。不久，舅舅晋奥活佛负责教他读诵，哥哥才让敦珠也被一同安排在舅舅身边学文字。舅舅活佛性格严厉，所以，大概多多少少有些教训或责打。

一天，他即将去闻法时，对年幼的兄弟俩说：“我走后，你们两个不要玩耍散乱，看能不能认真把书读熟。如果不听话，回来时不痛打一顿就不算数！”这样告诫后便走了。但法王对此置若罔闻，一直玩耍。哥哥才让敦珠提醒：“你别这样，

看看能不能把书稍微读熟一点，不然舅舅回来肯定要挨打。”法王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法学好文字，认真学也要挨打，所以我不在他这里学文字了！”哥哥才让敦珠又劝道：“你别这样，咱们俩如果不好好学文字，学到点本事的话，家里穷，咱们母子几个除了饿死没别的出路。再说，这些话要是让舅舅知道的话，肯定会狠狠打的，你倒是没个害怕的，我可不敢这么说。”法王回答说：“没什么不敢的，饿死和被打死毫无差别，反正我决定放弃学文字，我要回家了！”说完就扛着一个毛毡做的书夹，拉都拉不住就离开了。

后来闻法结束，舅舅活佛回到了家，问道：“怎么没见到那个灰小子（称为“灰小子”，是因法王脸色灰白、衣服灰暗，而且肩脖略微佝偻，因而如此称呼）？他到哪儿去了？”才让敦珠如实禀报了事情的经过。舅舅勃然大怒：“啊！哪能这么轻易就放掉他？他刚走没多久，肯定追得上，你们快去把他带回来！”一听这话，几个孩子马上按舅舅活佛的命令快速地追了出去。

法王正在寺院上方山坡这边走，他们见后预计是很容易追上的。但当他们到达寺院的山坡上再看时，法王已经到了遥远的深处——色沃下的多让草地的尽头，所以不可能追得上，只好无奈返回。

就这样，读书学习便放置下来返回了家中。一段时间里，法王在家中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儿童的欢乐。

一天，到了某个叫做“喀修嘎果”或“喀阿”的地方（据说，是指过去洛若乡对面牧区下面的土坎）玩耍之时，从玛尼堆的墙缝中得到了一个纸卷。拿给别人看，说是恰美仁波切的《文殊语狮子修法》。末尾功德偈云：“印度境内一老人，高龄已至九十九，文字尚且亦无识，仅一日修见文殊。”法王心想：“这么一个老人，修一天都能亲见文殊的话，像我这样的小孩，无需艰难就能迅速成就吧！”之后，以猛利的欲乐和精进修了几天，便出现了得加持的瑞相。从那以后，不必用功，仅凭指示就轻而易举地通达了读诵等。

后来法王在传法时提到：“又有一天，在对面琼夏的山坡上放牧时，遇见一位从未谋面的喇嘛，生起了猛利的信心和胜解，为此请求《文殊语狮子修法》的传承，那位喇嘛欢喜地赐给了传承，随后便不知所踪。当时是孩子的性格，没有去观察这位喇嘛是谁，但后来观察时，确定那正是上师全知麦彭仁波切。”

总的来说，法王从小就对文殊怙主上师麦彭仁波切有着与生俱来的无量信心。法王曾在讲法时说：“我对于上师麦彭仁波切尊者非造作的信心，是从孩童时期——仅仅能思惟、能说话的时候就有了。这信心是依什么因生起的，我也断定不了。是从友力、因力、根力、闻力还是习善力而生？观察的话说不出到底是哪个。无论如何，若说是三岁时，会不会

太早了一些？说是五岁时，则肯定不是妄语。所以说大概从三岁时起，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因为那时我还被抱在父亲怀中。从那时起，对于上师麦彭仁波切与怙主文殊，不但是本体，即使在形相上，也从未视为他体，这样全心全意专注地祈祷。从那以后，非造作的菩提心似乎也在相续中生起了。因此，我的相续中包括一分信心、一分悲心在内，直接或间接唯一是由上师麦彭仁波切的恩德而获得的。”

同样，法王从幼年时起就有随念宿命的情形。记得法王曾赐予圣言：“有时候，我模糊地记得，曾在吉祥莲师、至尊夏喀巴，以及我认为是蒋贡康楚等一些善知识面前，得过灌顶、法教和窍诀的情形。”又说：“后来，有时候也会现起自己是多吉登炯的感觉，但获得少许加持之相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并不确定。”又曾在传法时顺便提及：“能忆起曾受生为善财童子和伏藏大师列绕朗巴那一世的环境、装束等的情形。”特别是，听法王多次提到：“忆起受生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与其他不同，就像几年前的事一样，历历在目。”

大概从那时起，就苏醒了开取伏藏的余业，而随意能取很多伏藏品。据哥哥才让敦珠所说，法王大概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取出来一尊小的本师释迦佛像和一个石钵。当时法王亲口说：“虽然我总的是一个伏藏师的转世，但从这

次得到释迦佛像和钵这两者的缘起来看，这一生像是会成为出家的身份。”

法王回忆说：“大概在这期间，跟伙伴们一起去一座名叫‘扎里切嘉’的石崖上玩。准备从石面往上爬的时候，水流的冲击力很大，大伙都无法攀爬。我说：‘我在前面走，能够上去。’说完就从崖石的侧面，脚一边滑着一边一步步地爬了上去。随后伙伴们也手拉手，一个接一个地往上去，最后所有人都到了崖石上。大家都很开心，唱着歌，做了很多游戏。”

一位较法王年长五岁的老阿姨说：“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孩子爬到一个岩石上玩的时候，嘎立（“嘎立”是“嘎让南嘉”的简称或昵名，法王小时候大家都这么称呼他）说：‘我是新龙上师的化身，所以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法。’在准备讲时，孩子们推推搡搡，用肘碰他，不让他好好讲。”“记得还有一次，大家一起去挖人参果时，约定好了大的人参果不吃，留着用来放生，小的可以随便烤着吃。可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肚子饿了，忍不住把大的人参果也烤着吃了，所以，那时互相起绰号为‘屠夫’，还彼此揭发罪过等等。”

据说，平时玩过家家，或者模仿做法事，如修诵护佑的法事等，做种种游戏时，法王俨然就是新龙索甲上师的姿态。

这个阶段当中，一次，年幼的法王扮着牧童相背着经夹，去了洛若村的牧女们搓线的地方，说：“你们搓线做羊毛绳的

方式不怎么好，有做羊毛线更快更好的方法。”牧女们不信地说：“你别说大话了，我们才不信。”法王说：“那比赛看看谁快。”说完，从身上穿的春羊毛衣上拔下一些羊毛，放在手里搓了搓，竟然就成了线。牧女们非常惊讶地说：“我们一辈子搓线过来的，还从没见过这种搓线的方式。”

那段时期，孩子们去放牧时，常有山羊和绵羊从草场跑开，很难管束。法王说：“不想跟在它们后面去追，还是坐在这里念点什么更好。”说完就用衣服蒙头，默念着什么。稀奇的是，那些跑开很远的羊儿竟然都自己主动回来了。这些都是根据一些老阿姨的口述如实记录的。

还有类似的一件事，在孩子们的乐园里，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法王会在大黄杆茎的干筒子里，放入土、沙、小石子等。孩子们说：“我们想吃糖。”法王摇了摇，再往外倒，居然见到真的变成了糖。据说，这是当年的玩伴，一位名叫“铁匠巴洛”的老翁，以非常稀奇的口吻讲述的。丹增诺吾堪布说：“从来没听过这个老人吹牛或者说妄语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他说的话一定是可信的。”

我们去采访年近九十岁的耶澈老阿姨时，她说：“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对歌，比赛看谁唱得多，那时嘎立的歌根本就唱不尽。”

法王那时候唱的有些歌，她至今仍记忆犹新，比如：

“法衣净瓶小喇嘛，毗卢法本日日习，
日日习来一日需，那日僧众行列时。
褐色小伙银耳饰，精湛马术日日习，
日日习来一日需，那日赛马竞技时。
阿妈心间宠爱女，家务之事天天习，
天天习来一天需，那日成家独立时。”

另有：

“夜空群星千千万，千万有且千万现，
东方昴宿唯不见，我请星王算一算，
说是初冬能映显。
大地草木千千万，千万有且千万现，
色钦花儿唯不见，我请地王算一算，
说是入夏呈目前。
红尘世人千千万，千万有且千万现，
大恩阿妈唯不见，我请上师算一算，
说是来世再相见。”

又有：

“卫藏拉萨金殿上，出家僧侣排排聚，
戴金帽者甚好看，身披法衣最庄严，
具修德者无伦比。
卫藏拉萨金殿中，青年才俊排排聚，

精明聪慧甚妙善，能言善辩最稀奇，
实为勇敢无伦比。
卫藏拉萨金殿下，年轻姑娘排排聚，
松耳珊瑚甚夺目，华丽毛毡最绚丽，
实为俱生无伦比。”

耶澈老阿姨举了这些例子后，聊天时又说：“现在好多都忘了，想不起来了。”

像这样，与玩伴女孩们对歌的情形，从某方面而言有着特殊的必要和原因。许多大德的传记中记载，他们年幼时跟小孩子一起对歌或唱歌，听后很好地了达了诸法的实相，这类情形有很多。

比如，往昔达隆唐巴钦波法脉下有个弟子，名叫“阿果吉波”，他小时候遇见五名唱歌的女子，其中一个女子这样唱道：

“微生犹如日光许，有阴影魔紧随后，
薄命如花一度开，有秋霜魔从后袭。”

他一听到此歌，当即了达了歌词喻示寿命不定，故需放下此生俗事，一心不散地修行。

另一个女子唱道：

“山羊无毒口中唐绰甜，
雏鸟无糙足下荆棘软，
游鱼无衣处中河水暖，

飞鸟无坠道上虚空安。”

他听到此歌时，当即领悟到：众生随作何业，皆是各自之受用，故观待各自而言为真实，因是其自现故皆为真实，于究竟地皆为大乐之法性。圣者们的传记中，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很多。

法王八岁时，父亲巴德在送自己的妹妹出嫁之时，因前些天被疯狗咬，毒性发作而去世了。那时，法王和哥哥才让敦珠正一起在色达河边玩耍，突然间法王说：“哦！不好了！我们的父亲好像过世了！”说后就哭了。才让敦珠没有特别相信，但他也稍微表现出一点哭的样子。由于是孩子的性格，没过一会儿法王就说：“父亲过世就过世了吧，那边水里有水獭，咱们拿小石头打水獭去。”于是就从地上捡了很多小石头，扔向水里“咕嘟嘟”冒泡的地方，玩得不亦乐乎。接着他们回了家。过了两天，巴诺活佛来到法王母亲的身边，详细告知父亲巴德不幸过世的情况，并安慰了他们母子，这时才证明了法王说的是事实。

就这样，似乎是由非时恶缘的力量，父亲巴德突然离世，他们兄弟姐妹成了遗孤，母亲成了寡妇，生活条件和能力较先前更加艰难。家中的财富逐渐耗尽，愈加贫穷困苦，又被别人轻视，需要面对很多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楚。

对于这类情形，想起法王曾回忆说：“我八岁时，父亲去

世了。第二年，宗德根桑尼玛家为了护佑家宅，举办大修法会，我们嘉控家族的人都要按惯例去参加。为此，我和妹妹两人也带了少许物品去了。那时，他们家人说：‘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条件也很差，在这儿参加法会的话能分到一点钱，会稍微有点帮助。’我想也的确如此，便让妹妹先行回去，自己留下来参加法会。当时，父亲离世的忧伤尚未消散，加上衣衫褴褛，脸色暗淡，因此被所有人欺侮和轻视。一些像是在护持往昔六群比丘行传的小喇嘛们来作损恼、找麻烦，导致白天一整天坐立难安。不仅如此，夜晚也不让好好睡，用手肘撞等百般欺负。迫不得已之下，我只好从帐篷里出来，在帐篷外一角绳下的地方，独自一人在刺骨的寒风中睡了一夜。那时心里万分悲凄，心想：‘我是造了什么恶业啊？在这个世上，真的没有比我更苦的人了，这是什么业受的恶报啊！’整整一夜，一边祈祷上师麦彭仁波切一边哭泣。黎明时分，似梦非梦的显现中，感觉上师麦彭仁波切来了，安慰我说：‘你别难过，今后一定不会有这样的苦了，会安乐起来，也会成办圣教和众生的义利，你的寿量至少能达到我的岁数。’从那以后，就从忧悲的状况中脱出来了，无论遇到什么境缘，心中总是不离欢喜。”法王还说过：“‘阿旺洛珠聪美’这个名字，也是那时文殊怙主上师赐给我的。”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色身妙莲开此刹　童年游戏真稀奇”第二章终。

第三章　去洛若寺入法门　舍家无家极出家

法王如意宝十一岁时进入法门，修学前行法。最初是在洛若寺入法门的，那时详细求学了白玉派的山居三法——前行、气脉及大圆满，并圆满地修完了五十万遍内前行。

从那时起，就已经具备担任引导师的能力。以法王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我们的前行引导师是一位名叫‘根南’的老喇嘛，一次他不在时，我便不懂装懂，大着胆子给求引导的小僧人们讲起了前行引导。当我正在讲时，他躲在一旁悄悄听着，不知何时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在我们讲课的地方。对此我神色紧张起来，心想‘未得引导师开许的情况下，就这样厚颜无耻地乱讲，这下他肯定会严厉地训斥我了。’于是我的心紧缩了起来。当时，他非但没有批评，反而说：‘您是多么善巧的小智者啊！您所讲的，我连皮毛都不懂，从今往后，需要由您代替我做引导师。’这样作了赞叹和鼓励，从那以后真的就让我做了引导师。”

冬季藏历大约十一月期间，有净修气脉的传统，因此法王求了广的《气脉幻轮》，并且在按引导净修的同时，领受了《忿怒食尸》灌顶，还修学了仪轨等，大圆满法类上也求了《手中持佛》引导，对于区分有寂、立断、顿超都依引导而修习，各个要点都修到了纯熟的地步。

那时，法王主要是在自己的舅舅——洛若寺巴玛诺吾活佛面前求灌顶、传承、引导的。舅舅尊者对法王极为慈愍，因此后来法王也时常说“我的具恩舅舅”。

记得法王曾在一次讲法的旁述中说到：“有一天，我听说阿嘉贤秋活佛供献给舅舅尊者一尊陶瓷材料制成的文殊怙主上师麦彭仁波切的塑像，当时我心里禁不住渴望，无法抑制地生起‘自己能得这尊像该多好啊’的想法。那时这类佛像极为稀少，所以舅舅也肯定将它执为一个极重要的所依，我向他讨要的话，舍得给我吗？万一他舍不得给，这时候勉强赐给，也不符合圣贤高尚的规范，到底该怎么办呢？就这样犹豫不决，作了诸多思量后，最终下定决心到舅舅跟前去了，禀报道：‘您有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我来讨要了，能赐给我吗？’只见舅舅说：‘是什么？说吧，舅舅的宝贝孩子！’那时我鼓起勇气，清楚地禀告了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为此舅舅说：‘宝贝！当然给！不但是这个，跟我说需要截一根手指也一定给的！’说后欢喜地赐给了我。”

在舅舅座前，法王得到了天法伏藏类《佛海观音》《极乐刹土》的灌顶等，以及得受过《长寿修法秘密集》《意修心中心摄要》《无上极密普巴》《莲师猛修火风旋》等的众多灌顶。

据说那段时期，与色达地区大多数的寺院一样，洛若寺

也没有讲经院，为此巴诺活佛创建了仅有十二名学生的一所小型讲经院，而且迎请了扎宗的索南仁钦尊者担任堪布。那年法王十二岁，巴诺活佛说“这是一个好种性”而特别看重。而且，在给讲经院的十二名学生各自取新的名字时，给法王的名号是“晋美彭措迥尼”。但那时由于家境贫寒、衣着褴褛，人们并没有那么重视。一些人说：“既然活佛有特别重视的做法，应该是一个好种性吧。”

听说丹波活佛曾讲过：“刚到讲经院的时候，一段时间里，法王说‘我没办法了达法本的义理’，随后关上房门，只是一边哭一边专心念诵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祈祷文。不久，宿世的种性忽然苏醒，便通达了法本的涵义。”

据说那时给讲经院的学生们分配僧房，法王抓阄没得到好房间，得到的是一间光线不明的暗屋。加上很喜欢小动物，以慈心养育了一只小喜鹊，所以屋里被鸟粪弄得很脏，身体和所有用具也弄得脏兮兮的，而法王却毫不在意地住着。

那段时间里，法王的资财非常匮乏，所以穿的和盖的只有一件粗劣的嘎让，此外一无所有。食物也非常微薄，有时候去条件好些的道友那里，稍微吃点东西再回到住处。

至尊上师曾亲自说过这样一个情况：“住在洛若寺讲经院时，我的一位做文波的亲戚洛德也在。一次他到了我这里后，说：‘你有吃的吗？有什么需要吗？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我

有吃的，没什么困难，也没什么需要。’但是，拉果秋塔等一些老喇嘛对洛德说：‘他说他有吃的是假话，什么条件也没有，我们亲眼见到的。’一天趁我不在时，他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我的住处翻找时只找到一碗炒青稞，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此情形他心疼地哭了。”

据说，某年有一次初十期供期间，甲修寺和东嘎寺的两位大喇嘛来到洛若寺看金刚舞表演。他们坐在乐器房中的坐垫上，跟巴诺活佛交谈。

当时，其中的一位就向活佛询问：“听说你外甥是新龙索甲上师的转世，这是真的吗？”

回答：“啊？是有这样传说的，但新龙索甲上师是真正的莲花生，而我外甥非常调皮，所以现在还说不准。从某个方面来说，似乎是一定会成为这一带人们头顶的庄严宝冠；另一个角度来说，又像是一定会成一个标准调皮者、如疯似狂一样根本管不住的人。”

那里有一些人听到这样的问答。

另一位上师说：“听说跳金刚舞的行列里有他，是哪个呢？”

活佛向下指了指，回答说：“下面那个穿红色上衣带有金色条纹的就是他，跳的是不怎么好，但却非常容易就记住了跳舞的动作、节拍等。”法王平时穿的衣服都极破旧，那天是

跟活佛借的才穿上一件干净的好衣服。

稍许不同的是，法王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力。法王来到讲经院后，只过了半个月，再没耽误，就能给大家辅导了。扎宗堪布说可以常来他这里，因此法王平时就有去他那里的习惯，而且一见面两人就上问下答，往往会耽搁较长的时间。

从那时起，就有共称法王是新龙索甲上师转世的说法。洛若寺的很多僧人都习惯喊着“索甲！索甲！”耳里听到的索甲美名和眼前见到的穷家孩子形象稍有不符，所以也有一些人是以嘲讽的心态这样喊的。

有一次，扎宗堪布亲口嘱咐说：“孩子，他们喊您‘索甲！索甲！’没一个是赞扬和称颂的话，就只有一种轻蔑和嘲讽的语言，所以，父亲的好孩子，好好干，要慎重，要好好地看经书！”

那时，堪布对讲经院的学生们说：“若在黑月（色达地区称出现月食的那一整月为黑月）期间，修持自己有胜解的本尊，则容易获得成就。”以此为缘，有一次年轻的法王彻夜不眠，出声念诵白文殊心咒，另有一回，整夜出声念诵文殊心咒等等。当时他坐在床上，将那件粗劣的旧嘎让从领口或袖口处套在头上，专心致志地精进持咒等。以上都是邬金丹增喇嘛回忆所述。

大概在这段时期，他亲见了不共的本尊。这个说法从他

人零散的口传中得知，人们对此则信疑都有。

邬金丹增接着回忆说：“那段时期，我衣食条件稍好一些，所以常请法王来我的住处，供养一些食物，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两人私下相处时，法王也会显现出欢喜的样子。一次他说：‘我需要一把文殊手帜宝剑，能削一把给我吗？’我禀报道：‘能。’之后做了一把木剑献给他，他显现出非常欢喜的样子。倒不是那种做工很好很精致的，他却说：‘不管是不是木头做的、做工好不好，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说完陈设在上供物品的行列中，然后念诵文殊心咒等。因为是孩子的性情，心无固定，这把宝剑有时持在手里，有时别在腰间，有时则放在卧处等随处安置。不管怎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存了这把剑。还不只这样，我们几个学生为了给讲经院请法本，去噶陀、白玉、佐钦三大寺的时候，他来我这里说：‘你带这把剑去，到哪位好上师、好堪布面前时，就让作一个好的加持。还要带回来哦！路上别弄坏，要小心……’我就照他所说的去做了，让上师们都作了加持等。回寺院后，又将此剑奉还给他。”

十四岁时，法王在持戒清净的善知识扎宗堪布索南仁钦座下出家，首先正式受沙弥戒，取名为“土登拉夏桑波”。

之后，洛若寺邀请达奥堪布到讲经院，委托其为学生们讲课，那时，他安排法王担任副讲。有时堪布讲课的时间长，

法王就做言简意赅的归摄，很轻易地就完成了事情，有时堪布讲的很略，法王就广讲，耽搁很长时间。堪布达奥尊者这样说道：“如果晋彭好好地按规矩下来，帮忙作辅导，我所讲的内容，他都能全部照原，不多不少地复讲，但他根本就不按规矩来，而是随自己的理解随心讲述。但你们按他的讲述，心中受取后了解的话，也不失为一种通达法义的方式，因此，最终都能归于同一要点。”据说，堪布非常严厉，但并没做过批评等。堪布尊者是色达霍西人，他是根华大堪布的弟子，有极为睿智的大名声，即使是讲一遍《文殊赞》，在教证的引用上都不少于一百则。

过了不久，巴诺活佛对新龙上师家的世子秋佩嘉措活佛身边的侍者秋嘎说道：“我的外甥无论从授记还是征相等上来看，都像是列绕朗巴的转世没错，所以，要是您家能给他取新龙上师索甲的名字作认证的话，我想将会有大利益，而且他们母子现在生活困窘，因此，如果能认定会有所便利，请您帮忙向活佛禀报一下。”

正如文殊怙主萨迦班智达所说：“功德虽内蕴，衣劣为人轻。”由于至尊上师成了穷人家的孩子，衣着粗鄙，因而侍者秋嘎没有接受，反而嗤之以鼻地说：“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这样的事情不会有。新龙索甲上师，是那么一位声名显赫的上师尊名，让我们仅仅取给一个小地方的穷孩

子，怎么可能？这样自取其辱的话，活佛您没有道理去宣扬，请不要再跟任何人说起！”

对此，活佛的答复是：“好吧，我倒没觉得我的外甥是如此无能，您若是这么想的话，那就暂时算了吧，正如俗话说‘真金虽埋地，破土光满空’的比喻一样，终有一天会清楚的。”

后来，根桑尼玛活佛听到这话时，非常不欢喜，驳斥说：“我们家族里，出过多智钦仁波切等极多如宝珠鬘一样的智者和成就者，然而从没有人说过‘黑土地里长鲜花，丫丫柴里出黄檀，这样的事不会有’，然后不承认我家族中出大德！”

话一出口，便引起了争端。而且，还给法王写了信，并作了口头叮嘱，下谕令说：“连新龙的方向，都绝对不能去！”

后来，秋嘎的兄弟阿杭晋热，去了根桑尼玛活佛的面前，殷重地禀白：“要我供献马和枪二者来作忏悔也可以，您千万不要心生嫌隙，活佛需要尽量来道场坐床。”

不久之后，也做了要过去的准备，但因时局变化等，没能按时去成。

这几年里洛若寺夏安居集会期间，都是由嘉措奥丹堪布授课，但那一年夏天的课交于法王来讲。当时，法王应该大约是十四岁，坐法座时，法座前面讲桌的正面雕有两头面部相对的狮子，法王就将经夹打开安放在这上面。由于身形尚小，他的身体时而能见到，时而被讲桌遮挡，就只有那么大。

洛若寺的老喇嘛们聊天时说：“之前，他只听过大约四品《入行论》，竟然能把《般若品》讲成这样，真的太稀有了，说他是新龙上师索甲的转世，应该确实如此。”现今，东嘎寺的一位名叫格热的老喇嘛，当年也在听法的行列里，以上是他回忆所说。

法王曾说：“十五岁时，对于光明大圆满相续中生起了不共的胜解与敬重，仅是出生了粗略的解悟。接着，对大遍知麦彭嘉措作了潜心的祈祷：‘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性具慧辩八藏全体开，无量教证法藏自在王，麦彭不败尊胜前祈祷’，每念一百遍配着观念《大圆满直指心性》一遍，到前者约一百万遍、后者约一万遍数量圆满之时，便与以往大不一样，心的自性、实相义般若、明空净裸自性自身，从受、寻思、耽著的壳中脱出，而自心断定，从是非镣铐中脱离，纵然有百位智者、千位成就者前来，也无有较此更多的一个教示，生起了切中要害的定解。”

十七岁时，以无勤嬉戏的方式写下《全知麦彭嘉措之修法·光明乘之心髓》。具体情形是，当时法王与一位叫做达西蒋华龙波的人交谈，那时法王开玩笑说：“所谓伏藏师们的意伏藏能无勤写下，这没什么特别的，我也能那样写下。”他就答复说：“那好，如果您能以脱口而出的方式，说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修法，我便按您所说的次第立即记下。如果能无碍流

出的话，才承认您所说的话为合理，可说所言属实，否则随意妄谈大话的话，谁会相信？”法王说：“可以，准备纸墨，现在当下就可以写。”话音刚落，法王便忽然以无勤涌现的方式，将《全知麦彭嘉措之修法·光明乘之心髓》从开头的名称到结尾吉祥发愿偈之间，如流水般无有阻碍滔滔不绝地说出，顷刻间完成。此文现今收录于《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不但此修法，以《文殊勇猛士手帜宝剑外内密三层赞偈》及《八慧辩藏修法诀要》为例，有许多以意伏藏方式撰写的著作，然而未作保存故，自然遗散于各地，因此现今难见底稿。

这段时期，格切的亚西堪布大成就者洛珠尊者来到洛若寺讲解《入智者门论》。第二年，又念了《文殊怙主麦彭全集》中除了《梵藏对照》及《卦书》之外的全部传承，并讲授了《中观庄严论》《定解宝灯论》《极乐愿文大疏》《普贤上师言教》等等。洛珠上师看重法王，法王也常尊称“至尊洛珠上师”，对他极为尊重。

这类传记在采访洛珠上师的侍者仁增尼玛尊者时，他说：“上师讲了一年左右的课，那时晋彭还只是小小的一个，前一年他在扎宗堪布前学过少许一些经教，所以做辅导还是可以的。他那时调皮的习性重，时而说‘我做会轮’，而后念着会轮仪轨，到了开头救度的部分时，又念破瓦法等，诸如此类不

按常理、与众不同的行为还有很多。

有一次，洛珠上师和巴诺活佛等上师活佛们前往拜见亚嘎玉科喇嘛，玉科喇嘛为他们传授《杰珍宁体》的引导时，洛珠上师为那里聚会的大众念了《麦彭全集》的所有传承，并在七日中作了《时轮金刚》的讲解与引导。那时，能看到晋彭有时用毳衣蒙头睡觉，有时扔小石头等，做种种孩童的行为，然而玉科喇嘛只是视为稀有，此外没有任何不欢喜及训斥等。”

听一些年老的道友说，法王家里有匹赤色良马，从亚嘎回来时，洛若的洛达将马借去前往金俄寺，那时马在冰上滑倒，不幸死去了。大家都说：“你家原本就没钱，这次真是太不幸了！”法王却不在意地说：“只是老马可怜，我家不管怎样就是这个穷的命，有没有马，没有太大差别。”

那段时期，法王为讲经院的道友们次第讲了《普贤上师言教》《入菩萨行论》《中观庄严论》等。讲法之余，有时候也一起游戏玩耍等，放松身心，期间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法王年轻时具足很多种类的力量，拥有见后要让人吃惊的极大体力和技能。有一次玩耍时法王说：“大家往我背后跑，看能不能向后把我扳倒。”试验时，发现根本无法做到。

有一次，讲经院的僧人们安居结束，一同去卡恰地区休

假，那时，法王给巴诺活佛捎带了一首动听的诗歌，邀请仁波切能到他们的休闲之地来。

活佛也回作一首诗诙谐地答复道：

“安居结束调皮小喇嘛，
草原各处欢畅作玩耍，
徒怀贪馋犹若格格心，
嘛呢去亦袋空不可立。”

如是以无意乐前往的语气给了回信。但后来他突然满心欢喜地出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和大家共同悠闲地玩乐等，有很多快乐之事。

“格格”是藏语“狗”的意思，而所谓的“嘛呢”，则寓意为巴诺活佛自己，“袋空不可立”，是指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的空袋子，所以没法自己立起来，以此比喻食物等。

又有一次夏日假期，讲经院的僧人们去洛若寺下方的草地度假。度假期间，有个叫吉嘎巴霞的年轻喇嘛，骑着一匹良马从附近过来。

讲经院的僧人们喊他过来，说要喝茶，他说：“我没有空，这次就不来你们这里了。”

他们彼此非常熟悉，有调侃和打闹的习惯，于是，讲经院的一些僧人抓住他的马缰说：“不喝茶就不放你走！”

他装作求情的样子说：“小喇嘛们，谢谢啦，我已经约好

要到上方的人家去念经，所以拜托放过我吧。”

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就松开了缰绳。

谁知他刚走不远，就挥着马鞭说道：“骗人就要像这样骗！”而后拉长了声调叫着：“戈嘿嘿——”骑着马扬长而去。

小喇嘛们用尽力气拼命追赶，但不用说，他们没有追上马的能耐。

大约当马跑到了洛若寺上方的崖坎下时，他的心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出人意料的是，正往前走着，突然不知是什么，在身后重重地颠晃了一下，飞落在马背上，定睛一看，原来是法王。法王说：“我可不会再放过你了！”说着，便从后面将他用力抱紧，使其动弹不得，就这样，把他带回了下面大家扎营的地方。

吉嘎巴霞后来对桑桑基洛说：“这么快的马都能追上，还能一跃跳到马上，不得不说是个成就相。”

我想，菩萨们的《本生传》里，常常出现如骏马般的奔驰、如狮子般的跳跃、如力士般的拎举等许多种类身体技能的内容，都是由宿世串习的习气力在此身中未学也由自力了达，这一段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吧。

据说，法王十八岁时，母亲耶措身患肿瘤，卧病在床，依靠服药等也未见有任何好转，身体每况愈下。这段时期的情形，法王的亲戚、年岁已高的耶澈阿姨回忆说：“好可怜啊！

有一次，我去寺院的时候，见阿姨得了肿瘤病，两个儿子扶着她坐在一头老牦牛上正往前走着，我问候道：‘阿姨，您怎么了？’她当时看起来跟平时不同，毫无气力，特别枯瘦，样子很可怜，所以，我也禁不住哭了出来，那时两个孩子也敏感，所以他俩也是泪如雨下。”

不久，舅舅巴诺活佛请洛珠上师观圆光镜时，看到镜中山被雾气笼罩，接着，雾逐渐上升，于山顶消散，为此上师说道：“现在情况明朗了，这是即将判定生死的相。”果然，没过两三天，母亲便去世了。

法王曾回忆说：“头七的时候，我在梦中出现感觉是遇到了转生为祖神眷属的老母亲，那时候我问：‘我们母子相遇了，可为什么不见您的色相呢？’母亲回答说：‘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呢，咱俩已经是业现各异的状况了，又怎么能相见呢？’我问：‘那么阿妈，有什么方便能使您从这恶劣的处境中解脱呢？’感觉那时阿妈又回答说：‘如果能建造十万尊不动佛的身像，做这些善法，我将会从恶劣的处境中解脱。’”

第二天，法王把哥哥才让敦珠带到母亲的遗体前，说：“要尽快完成阿妈说的那些善法，阿妈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俩能善始善终地出家，好好修持正法，所以，一定要在阿妈的遗体前承诺。”说完，至尊上师就以额头触碰母亲的遗体，边流泪边说：“为了报答您的生养大恩，我保证这一生一定尽形寿

善始善终出家为僧，而且，除了没有可说法的对象外，我都会发起精进恒常演说正法，每次说法一定会持诵一遍《普贤行愿品》。”如是怀着强烈的愿欲发誓，以殷重之心立下了誓愿。

母亲去世后，接着要办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当时无论何事，主要都由法王承担和负责。万分辛苦之下，以致有一天，在念经的帐篷里，阳光洒落在身上，稍微倚靠了一会儿，便不知不觉睡着了。当时，里面的僧众正在作寂静和忿怒的灌顶，以及作种种中有解说，法王耳里清楚地听到这些，以此为缘，感觉法性中有的境相全部现前了。法王说：“我能想起来，就在那时，总的出现了寂忿本尊的显现，尤其是念到了‘寂静过后黑怙主现前’，从帐篷顶的天窗里现出一个肚子大大的、黑乎乎的忿怒本尊，这些境相都现得非常清晰。”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去洛若寺入法门　舍家无家极出家”第三章终。

第四章　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

过了不久，法王前往玉科喇嘛面前，尊者以呵责和诙谐相间的方式进行了许多交谈，而现出欢喜的姿态。

有一次，玉科喇嘛说道：“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给土登嘉措尊者头顶放宝瓶、舌尖放甘露的人，你难道不感到害羞吗？”

法王以同等理反驳：“那么，所谓的班钦布玛莫扎，那是给邬金仁波切头上放宝瓶、舌上放甘露的人，您难道不也要害羞吗？”

这时尊者说：“谁说我是布玛莫扎？”

法王说：“那么，谁说我是新龙索甲上师？”

玉科喇嘛说：“诶，这么会狡辩的一个人，不像是你父亲那边嘉控家族的人，他们家的祖祖辈辈我全都知道，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以多智钦丹毕尼玛活佛为例的话，那是一位真正的佛，最高的就不必说了，其他兄弟们也纯粹是具有功德的大士。如果以多占活佛那样的为例，也是一个很好的上师。你和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像，那么大概和上面的除灾师（意为消除锈病、霜冻、冰雹三者，做禳解之人，此般称呼，显现上是嘲讽宗伏藏师根桑尼玛活佛）相类似吧……”

像这样通过玩笑的方式进行了许多上禀下答，然后教诲

说：“你本来心智明利，现在正处在求学的阶段，因为年轻，就生起稍微懂得的感觉，但现在还只是小孩子学字母一样的程度，所以要说有大的通达还很困难。所以，如果真的想学好教典，就去巴特道场好好求学，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收获。”

这番教诲传入法王的耳中，就像夏季的大象被炎热逼迫时听到水声，又像是盼雨的小鸟听到雷声一样，心不由自主地为其所动，对去巴特道场或者称作江玛寂静处的正法道场，生起了强烈的渴求。加上舅舅巴诺活佛也鼓励说：“相比于在洛若寺的修法会众当中登上高座，去江玛道场求学的话意义更大。”于是，法王决定离开家乡前去求学。

不久，恰逢洛若寺佛学院按照惯例，每三年新旧学僧交替，在这时请假会比较方便，法王便趁此机会请了假，正式准备出发。当时，洛若寺的僧值巴桑说绝对不能放他走而设法阻止。法王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和洛若寺的僧人土巴一起，在一个夜晚秘密地悄然离乡，启程上路。

就这样，法王背井离乡，朝北部石渠方向徒步前行，背负着行囊，一步一步地穿越了一望无际的山峦、河流与草原。途中发生了什么稀奇的故事，现今已无人能讲述。

但据记载，法王途经涅扣时，去了涅达吉寺等诸多寺院。在朝圣的同时，顺便去了一些寺院的辩经场，向学者们发起辩论等。

有一次，道友土巴正在一所寺院旁边生火烧茶时，法王独自去了那所寺院的辩经场辩论，对立宗者绕了三圈，把对方的帽子甩在地上，随后迅速返回土巴所在地。正当他们一起喝茶时，一些小喇嘛拿着石头抛过来，法王说：“我们俩走吧。”

道友土巴并不知道法王去辩经场与他们作了辩论的事情，于是咬牙切齿地说着大话：“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扔石头，这就是对外地人轻视和欺辱的挑衅行为，我们明明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这样作损恼？我发誓就算背业障也绝不会随便走的！”

法王说：“怪不得他们，我刚才跟一些学者辩论，对他们中的一位转三轮的时候，做了一个像是欺辱的动作，所以他们才不高兴，现在我们俩赶紧走为好。”

这时土巴也说：“原来是这样！他们还是孩子，就不责怪了，咱们还是走吧。”

他们俩便迅速离开那个地方上了路。

在那期间，他俩因为衣衫单薄，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忍受寒冷的刺痛。但自从法王把自己的腰带叠成双层扔到土巴身上，土巴那一整夜竟完全感受不到寒冷。因此，后来土巴告诉丹波活佛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

听法王上课时提起，那段时间，曾在格朗寺的墙根下住了一夜，等等。

法王还说：“途中我们还去了热丹佐钦，那时那所道场里有不可思议那么多的具德上师，原本打算在他们面前求一些法和教授，但是，对于普通的陌生人，那里的常住僧人态度有些粗暴，对外地僧人不太尊重而心存鄙视，我们从前就有所耳闻。

刚到那里时，由于我们是普通僧人，衣着和脸色又差，所以几名常住僧人就以轻侮的态度说：‘哦！好可怜哦！一个希巴来了！（德格人发音不准，将歇巴念成了希巴）’

那话语让我心里不悦。口语里‘歇巴（外地人）’和‘希巴（凡夫小儿）’两者的发音很相似，于是我回敬说：‘是啊！你说来了一个凡夫，这话倒是对。那你们应当纯粹是圣者吧，太稀奇了！’

他们说：‘这是个伶牙俐齿的小僧人！’之后便沉默了。”

记得法王曾说过：“由于这个因缘，在佐钦寺上师们面前求法的缘分就转掉了。但是后来，佐钦寺的堪仁波切晋美云丹衮波去了江玛道场，以成熟引导的方式给我们传授了《三句击要》，我很好地听受了，以此结上了好的法缘。”

二人继续步行，历经百般艰辛，越过众多山河，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涅耶石渠江玛道场，或称为江热道场静虑法洲，

首次见到了心中渴慕已久的善知识——大堪布土登秋佩即托嘎如意宝的尊容。

见面的当下，就如同慈父与心爱的儿子二人多年分离后突然重逢一样，又如同往昔大觉沃阿底峡和仲敦巴尊者两人在阿里上部相见一样，二人目不转睛欢喜地注视着对方。法王刚一到上师面前坐下，上师便以亲切慈爱的话语安慰，并赐予了慈愍摄受的承诺，最初的缘起之门相和善妙。

据说大堪布土登秋佩中等身高，身材略微健壮，稍稍修长的脸上有着络腮胡子（理发的时候也会顺便剃掉络腮胡），眼睛稍有些大，年迈之时常戴着一副眼镜，口中所剩的一颗大牙十分突显。平时只穿一件带包边的羊毛嘎让，并没有穿华贵衣物的作风，后来，巴玛丹增供养了一件覆裹毯毯的羊羔皮上衣外套，再再请求说要受用。盛情难以推却，大堪布说：“我不需要这些，不想要这个，因为这就像俗话说‘走卒头上配金帽，毛驴头上戴金辔头’一样，但供养者太过殷重，我也没有办法”。之后，那件衣服也穿了很长时间。

大堪布日常的行持是，早晚上座，中午说法，用餐和诵经时不说话。仅仅粗劣的饮食和衣物就知足，根本不作积蓄，平时只说佛法，从来不讲各种闲聊的话语和无义杂话，任何行为都如法如律而行，具有此等德行风规。

尊者再再殷重地强调：“除了看教典与护戒律二者，此外

没有更重要的事了。”还教诫说：“比起能像空中的鸟一样飞翔、像地里的旱獭一样钻地，不沾染四种他胜罪和十三种僧残罪更好，因此，住在江玛道场的人，至少一定要不被十七种过失所沾染。其他念诵仪轨的翻页等操作，知不知道都不要紧。至于头上帽子统一、脚上鞋统一等的寺院制度繁琐，意义不大，都可以忽略不计。”

尊者数数讲述需要避忌受用僧众财物过失的情况。不仅如此，实行时从细处严格把关，下至取水时都要各自带私人瓢过来，不能用属于公家的瓢；再者，由于是僧众的公有物，除非在那里放一颗牛粪作为交换，否则禁止从僧众公共的灶中取火。

据说对于供养的信财，尊者都策心精勤地用于供灯和做经幡，并数数教导徒众说：“这二者是不会成为骄慢和炫耀的清净善行。”

托嘎如意宝一般不怎么喜欢有活佛名称的人，但对法王却开玩笑地称呼“我的宝贝活佛”，而现出极为欢喜的样子。并且不止一次地说道：“真要有个所谓活佛的话，非得是这样才行啊！”法王的道友老喇嘛贡秋丹增亲耳听到此话，我是从这位老喇嘛那里听来的。

那段时期，法王食不饱腹、衣衫破烂，僧裙破了也没有针线来缝补等，只是在破洞处扎上一个结照样穿。托嘎如意

宝见到后说：“哦！所谓的新龙索甲上师是个大伏藏师，所以他有很多惊人的伏藏品，我的宝贝活佛是他的转世，当然咯，他僧裙的结里面可能埋藏了很多伏藏品吧。哎呦！这样说不对，要是被巴琼夏格玛家族知道的话，会给我的活佛找麻烦哦。以前，索甲上师有一尊很稀有的邬金莲师圣像，就是从巴琼夏格玛地区秘密取出来，而供养给嘉瓦仁波切的。”说了此等许多开心的玩笑话。

曾听法王讲课时顺便说道：“华智南卡晋美曾对我说：‘托嘎如意宝是你多生累世有业缘的上师’，正如这话所说，似乎是有着宿世很深的业愿连接，仅仅一见，心就如水乳交融般契合。不仅如此，自从我依止这位上师以来，就像晋美嘉维尼固依止持明晋美朗巴的行传那样，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令上师不欢喜、斜视一眼的行为。无论上师做什么，都有见为善妙的胜解与敬重，乃至讲一个玩笑在内，都认为有这样那样的必要，只将其视为教授。再者，上师用手给我摩顶、额头互碰的话，我会连续好多天心中明显地充满欢喜。从我自身来说，对于上师连一刹那也未生起执他为普通人的想法。尊者持戒清净，又特别注重圣法戒学的行持，拿这些情况来衡量，我想正如《入中论》里宣说第二胜义菩提心时所明示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位住于第二地的菩萨。再者，从上师示现最后的事业，开始出现大圆满教典中所说的那些妙相时起，

我才生起了真佛之想。”

第一年的冬季，由于没有自己的房子，法王在一位名叫“嘎才”的老喇嘛的帮助下，挖土建了一个带顶棚的土墙小屋，就在这里住下了。

法王说：“那段时期，遇到当地某个大喇嘛的管家，于是就向他讨要少许食物，但是他只给了三碗奶渣，此外什么也没给，所以我们两个就想：‘大户人家的人，也只给了这么一点，那普通人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会在石渠饿死吧！’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去了一个众人集聚的地方，看到分发供品时，每人都能得到一份十多斤的酥酪糕，就觉得‘如果是这样，那在这个地方应该根本不会饿肚子了！’”

那段时期，附近的牧民家有人去世，主人为了给亡者修福，请法王去念诵大藏经。法王住在他们家里做经忏时，那家有个正值韶华、面容姣好的女儿，那姑娘对法王显露出爱慕的神情。法王说：“我见到时，忽然间恐惧紧张起来，不忍心这个贤良淑女被爱欲之苦所折磨，同时担心自己也可能以此因缘而产生不好的名声和罪业，因此心想‘现在到了迅速逃离此恶缘的时刻了！’思惟后，就借口有其他事情，执意要回去。主人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告别后立即返回了江玛道场。”

又有一次，法王应邀参加绰匝上方一户人家举行的四十九天超度法会。几天过后，施主家说：“你既不会灌顶，念的

经我们也听不懂，所以现在你可以回去了！”说完便将法王从诵经者的行列中赶了出去。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听说此事后，说道：“绰匝上方的人真是不识宝中宝，我不知道那家人还能请到哪个比他更好的。”而后作训诫说：“请他到亡者枕边的话，对亡者绝对无欺，我可以保证！你们不要看穿着好坏，对亡人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法王从前的道友贡波说：“感觉从那以后，巴特地区有人去世时，邀请法王前去的人就多起来了。”

那时法王心想：“像这样继续去俗人家做经忏的话，虽然能得到好的生活保障，但是会出现持戒的违缘。不仅如此，来道场的目的是闻思求学，如果散逸在信财来源的俗人家，念诵仪轨来虚度时日的话，实在可惜！”从那以后，便不再为衣食而四处奔走，生活就像小鸟一样只寻求当天的食物随缘度日。

进一步来说，正如毗奈耶教典中所说：“住于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减薄、资具俭约及头陀功德中。”法王远离了在衣食富足中快乐修道的方式，生活随缘而过，遇到什么就以此知足，不作追求。

法王说：“平时只将那么一点糌粑放在清水中食用，夏天连糌粑也没有，只是吃一些酸奶。长期吃不到糌粑时，好像住在江玛道场上方的人吃糌粑的香气，在道场下方都能闻到。”

这段时期，衣服相当粗劣，除了一件旧嘎让外，连僧裙和披单都没有。据说，法王对缝补衣服等从不上心，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身上穿的那件衣服都破烂不堪了。不仅如此，往昔佛世尊赞叹如山王般的大声闻大迦叶比丘，受用的就全是尸陀林物，他的钵是尸陀林物，法衣是尸陀林物，斋饭是尸陀林物，睡觉之处也在尸陀林。其中所谓“法衣是尸陀林物”，如《律本事》中云：“亡者的应时衣被亲属丢弃在尸陀林，将此等清洗、缝补、染色后，加持为法衣后使用。”与此同类，据说曾见过法王有时也从尸陀林里捡些尸衣，用雨水洗干净后，做成僧衣穿在身上。一般来说，尸衣不净，而且颜色恶劣、气味难闻，还有凶残的夜叉居住。过去有个卖香人家的孩子去世了，他的毛质衣被黑难陀拿走时，那孩子转成了颈瘿饿鬼，因此一边哭闹，一边跟随其后，在紧随之时趁机上了身，所以最终按世尊交代的那样，要将此衣送回尸陀林。有类似的情况，所以一般人不敢穿。然而，法王成了瑜伽士一样，所以无犹豫、无顾虑地穿在身上，随意受用这些粗劣的尸陀林衣。

这类做法是住于圣种性等具足内在殊胜功德的标志。《悲华经》云：“简陋衣物亦喜足。”数数称赞了仅以简陋衣物便欢喜知足，不去以不如法的方式寻求衣物，得不到衣物也毫无忧恼，得到衣物也无贪、无著、无恋、无迷及无增上贪，

一切都如此受用，对一切都观过患、极为了知出离而受用，这是住于圣者大菩萨种性的首要特征。如同受用衣物那样，食物、卧具和坐垫也是如此。法王正是此处所说的稀有行者。

据居酿的永日喇嘛回忆所述，那段时期，法王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那房间的最里面有个比平地稍微高一点的卧处，除了身上穿的之外，没有其他衣物和卧具。见到一些经书堆放着，在头这边有一张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小画像装在镜框里，法王常说："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所依。"能见到法王就在那张画像前，一直念着的那一颂"明空文殊……"祈祷文。

永日喇嘛还提到，那时候，法王曾对他一人讲过《入菩萨行论》《随念三宝经释》《善显解脱道》及麦彭仁波切大圆满法类等的许多法。

老喇嘛贡秋丹增曾说："法王平时止语，上去下来的时候，有时会唱诵格玛旺波的《赞戒论》。一次，帮他做一件夏天穿的毛毡嘎让，在缝制时顺便就缝的方式随意聊了起来。只见法王的眼睛往虚空的中央看，沉默不语、心不动地安住，就什么都不敢说了，这个情形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那时，法王有一面小镜子，那背后有一张照片，平时从不给任何人看。一次法王出门后，看见镜子遗留在床上，法友格巴想知道那是什么照片，就伸手去拿。不知是从哪里，

法王就像幻变一样突然出现了，说：“这个不可以看。”之后就把镜子拿走了。后来，格巴堪布将这件事告诉了秋迥喇嘛，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

藏历木马年，法王二十二岁时，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座前受了比丘戒，戒名保持原来的“土登拉夏桑波”不变。受比丘戒后，立刻与土巴一起首先断食。期间法王叮嘱土巴：“具佛制戒的比丘我或如我者，拥有的食物已成或未成，如果未作授受而触碰的话，会犯触取之罪，所以不要随意触碰食物。”大约半夜时分，土巴突然惊恐万分地呼喊正在熟睡的法王：“啊！晋彭！晋彭！我的脚不小心碰到靠床边放食物的小皮口袋了，这下好像完了！……”据说还有其他有趣的故事。

自从受了比丘戒后，法王对于活命资具、盈长资具、必需资具等分别如何加持，如何由他人心许而持的轨范，饮食作授受的仪式，包括作净水的规则在内的许多做法，都从细节上认真学习，并且对于遮、持、开三类所摄的诸多学处，都按《律经根本律》所讲的义理那样，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再者，对于《毗奈耶经》中所讲的一切学处，都如雪山牦牛珍爱尾毛那样，在一切情形中都做到严谨合度，下至轻微学处在内，都切实地守持了。以此，就连后来佛教遭受严重破坏时，都能像莲花处在污泥中那样，不为罪堕的垢染所污，而达到戒蕴全分圆满。以住于如此圣德大自性故，堪称雪域

无数持戒者的上首。

据说，那时江玛道场举行会供的地方有个大的黑帐篷，藏历猴月初十依宁体三根本法门作会轮时，会按照至尊大堪布托嘎如意宝的吩咐，诸多会供品当中，一些运送到石渠河布施给鱼儿们，一些运送到尸陀林布施给鸟儿们。当轮到一些僧人运送会供品去尸陀林的时候，法王说：“我们去吧。”说后，便帮忙背些会供品前往。法王当时身体强健有力，喜欢玩耍，到了尸陀林时，脱掉上衣佯装成尸体，四肢舒展开来，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在这时，秃鹫们飞到身前准备啄食，他当时忽然一惊，害怕得猛地抬头跳了起来。

一次，康区一所宁玛大寺院的活佛和僧众主眷大约七十人，来到了江玛寂静处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求完《大幻变网》回去之后，江玛的一位名叫“土旺”的僧值，在大众中发表了严厉的训斥，他说：“活佛堪布当中有的人很调皮，这正是在彻底摧毁圣教！”这样带着举例，对法王稍许做了批评和恐吓。托嘎如意宝听说后，一天，在大众集会时公开讲道：“听说土旺指责了我的宝贝活佛。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说他，你说得太夸张了！我的宝贝活佛就算头朝下行走，看看你们能不能也做到？这么做没什么不可以的。虽然对别人说了会丢脸，但从我个人而言，前段时间前译宁玛大寺的活佛一行主眷七十名左右的僧人来到这里，我发誓跟他们所有人相比，

我的宝贝活佛更好！”这样说后，严厉呵斥了那个僧值。

江玛道场平时不举办大修等的法会，但每年都要共修七天的《自然满愿品》。那个时候清晨开始时，会由一位堪布吟咏一段陈禀的祷词：“三世诸佛总集之体性，无等大悲之妙藏，与诸吉祥根本上师无别的格热仁波切您知！祈请莲师大宝加持我等，能如意成办如法的所愿，能胜伏违缘障碍，能生起甚深的实相证量，能通达五明之义，能行持菩萨行海，能在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之间，恒常周遍任运自成广大相续不断地作众生义利！”这样念完后便开始进入《自然满愿品》的共修。

托嘎如意宝的侄子，现今八十二岁的根才说：“想起过去开这样的内部法会之时，需要制作一千盏酥油灯，法王会做擦灯杯等的工作。看到他平时常和额杰拉巴活佛、阿杰活佛、扎嘉土威一起，互相开玩笑。”

法王曾说：“中间一段时间里，我闻思《量理宝藏论》的时候，对一些因明思择理路的密要难以了知，当时一心祈祷本尊上师，以此一天夜里梦中，一位我认为是萨迦班智达本人的上师来了，赐给我《文殊真实名经》的传承，随后走了。醒来时顿时觉得经咒诸法无不遍知。见到这一成就，我心中极为欢喜，说：‘我生病了！’接着连续两三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喜悦地睡着。”

法王在江玛道场期间，除了从大堪布托嘎如意宝处得受了共与不共的深广教授外，还从托嘎如意宝主要的大弟子额杰拉巴活佛、嘉措堪布、策嘎、邬金贡波等处听受了诸多善说甘露。

其中，在拉巴活佛处听闻了般若、因明、历算等。据说他对显密佛法和五明诸处的涉入非常广博，尤其精通历算，托嘎如意宝也曾讲过："你们如果想精通历算，可以跟随拉巴活佛学习，当今在下多康没有比他超胜的历算者了。"

拉巴活佛与法王二人极为相契，有时会开玩笑互相调侃，似乎彼此之间偶尔也有少许触怒。法王曾说："拉巴活佛是像我自己心脏一样的上师，所以我对他的信心很大、感情很好，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如饮甘露一样。但当他说上师麦彭仁波切不了知、有错谬时，我也会表现出不接受、不悦的态度。为此，他有时候会以开玩笑的方式故意破斥我。记得他曾说：'喇嘛麦彭跟华智仁波切没法比，单从天文历算来看的话，华智仁波切的《时空受用排列法窍诀》中云：空间到时间，时间到空间，首先分为八，各自再分三，全光日为身，半光月法语，无光位三金刚意，三坛城与三受用。'他背出个别偈颂后说：'这么优美又囊括要点的偈颂，喇嘛麦彭口中绝对说不出来。'像这样故意说一些难听的话刺激我。虽是上师，但因为那时年龄小，偶尔也会忍不住跟他争辩。"

在这段时期里，有个名叫“阿琼”的堪布从协庆寺来到江玛道场，想跟拉巴活佛一起从自空他空两宗的要点展开辩论。为此向堪钦托嘎如意宝请示时，堪钦尊者显现稍有不悦，说：“将他空派从内道开除、仅剩倒扣之碗的人，不是我们江玛道场本地安分守己谦下而住的僧人，所以要辩论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诸多格鲁派的大道场，在这里对此类论题进行辩论和破立等，感觉没有意义和必要。”像这样没有开许。随后，与拉巴活佛公开在僧众聚会的场合作辩论的计划便延缓了。

然而一天晚上，他私下与法王、阿杰活佛等一些年轻的活佛堪布相约作研讨。去了江玛道场后山一个隐蔽的地方，就自空和他空承许方面进行了辩论。这些情形法王在讲课时曾顺便说道：“那晚，我对阿琼堪布作了‘如来藏有法，应成自性空，离一多周遍故’等的立量。一些道友说：‘那些道理真的击中要害了。’由于当时年轻，自己也认为那些道理击中了要害，而有些矜骄。然而现在看来，对方承许如来藏是胜义谛，这样的话，在圣者智慧前真实存在，自身体性不空，而仅仅是空掉了他法，即二取自相的戏论或世俗法空，此决定故周遍，而且由承许无分等故，与世俗法自空是一样的，这上不成由离一多等伺察之境故，我的理并未切中要害。”

据说第二天临走前，阿琼堪布写了一篇遮遣文，由一名认识的僧人转交给拉巴活佛。文中他开玩笑地说：“您的道友

和弟子们是这么讲的，其实每一个都不合理。”像这样列举了细节，具体叙述了昨天晚上如何研讨的情形。之后他就离开了。现今这篇文章已不见踪影，研讨的内容也难以详细了知，但可以看出阿琼堪布是个非常喜欢以理辩论的人。不仅如此，一天清晨阿琼堪布到了吾巴活佛那里，辩驳道：“法身可以是离系果，色身为什么不可以是离系果，原因何在？”二位就此论题展开了非常锐利的辩论等等。从一些熟悉之人的话语中得知，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从这些推知的话，当时康区对于自空他空的承许方面以及持的立场有异同的缘故，大力研讨和辩论的风气十分盛行。

在宁玛派的众多寺院中，暂时而言，也由于对这类的承许以及持的立场有所不同，致使彼此间有研讨和轮流提问等的情形。譬如，据说佐钦大德主张自空中观，噶陀、协庆等主张他空中观；嘉嘎桑吉塔利、南方齐美贡波、白玉贡秋等非常郑重地遮遣他空，而协庆刚夏堪布和充塔陈利、阿琼堪布等极力建立他空。其中的内部又有差别，例如，据说协庆刚夏堪布等对敏林大译师的密意，即承许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实有作了解释，持为合理而作了建立。秋仓嘉措堪布等少数人持的观点是，大译师是对于如来藏在观察胜义量前谛实作了承许，但是，按照文字表面那样承认是不合适的，对此作了遮破。吾巴活佛等认为，敏林大译师所承许的他空，

只是假说语上的他空，而不是由具义语安立的他空，因此他的密意唯一是说，在名言观清净量面前，法界胜义如来藏自身不空，而仅仅是他法所断客尘空，对此只是贴上了法性他空的名言，此外在观察胜义量面前，欲成立如来藏谛实全无实义。因此，假说语上的他空与具义语上的自空二者密意不违，或者世俗自空与胜义他空二者密意无违。有如是建立的往事。

记得法王曾讲过，大约在这段时期，自己与其他一些法友一起前往格鲁派的大道场石渠县色须寺，与具慧格西们作研讨，就《入中论》里的各个难点，以及因明中断定自相共相的规则等方面，彼此轮流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在此期间，法王与一位格西探讨了天文历算中的“日至”。法王说：“在三百六十个地区上，有三百六十个日至。”起初，格西尊者将此看成不可能的不祥话语那样，作了很多与理相违的遮遣。最后承认了法王的立宗，说：“您的立宗有正理！”还说：“明天去辩经场后，我要对我的法友们，从这个层面转一个很好的三轮！”

又有一位格西说：“您在密教方面是高山和辽原，但从显教方面来看，智慧还能增长，因此，我给您讲《入中论善显密意疏》，您给我们讲天文历算的话，咱们双方都可以增长智慧。”

那段时期，法王住在色须寺的僧值——一位性情柔和、心相续正直的格西的禅房里，轻松地交谈了许多。法王问他："您这里常住的学教理者，对于至尊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金鬘疏》，看起来没有那么熟悉，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格西回答："您说得对，的确如此。现今我们的一些年轻学者，对于该看的书不看，反而去看一些不该看的，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

再者，法王亲口说："当时我跟色须寺的格西们研讨，从中得到的一个感受是，他们学教典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不是针对整部论义，而是所谓的'辨析难题'——从一部论中，单独拿出诸难题后，对这些再再地辩论问答，以此来彻底断定。要点是什么，就在这些上面发出智慧，与诸辩友一起长时间轮番研讨。在辩经处，由于他们对性相的立量极为熟练的原因，从诸难点上辩论时，要轻易胜伏他们是很困难的；但是，从一般的教典文句上发问并辩论时，有时候连具慧格西们都因根本不熟悉而沉默不语，无法回答。"

色须寺是一座讲闻非常兴盛的格鲁派大寺院，一段时期里，藏地不同宗派的智者们都会到那里参学，因此，吾巴活佛也曾到色须寺与理塘拉丹进行辩论，不仅如此，据说《宗派见解区分论》中的"基道果三任一者，皆非中观我宣说"，所驳斥的立论者就是理塘拉丹。

吾巴活佛是当时宁玛派智者中非常著名的一位，尤其在持文殊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观点的智者行列中，称得上智慧到顶点者。他与堪钦托嘎如意宝心意相和，并且相互之间结过法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堪钦托嘎如意宝准备传讲《密藏续》，为此派江玛寺的全体弟子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当时，缺少《大幻变网寂忿灌顶仪轨》法本之故，便派了两名僧人到嘉控南卡晋美活佛处借书。两名僧人见到这位活佛那时已满头白发，他说：“这本灌顶仪轨的法本不能轻易借……”，而没有直接借给。后来作了不会损毁法本的保证，即由另一位僧人做担保人后，才借到了这本仪轨法本。之后，江玛道场的全体弟子渡过石渠河后，来到了吾巴活佛跟前，法王也在其中。至尊活佛戴了一顶班智达长耳帽，作了伴随鼓钹、长短号的隆重仪式，广地赐予了包括支分在内的灌顶。

后来，堪钦托嘎如意宝多次派江玛道场的弟子到吾巴活佛面前求灌顶，法王的《时轮金刚》灌顶和《四宁体》灌顶等是在吾巴活佛那里求得的，也是这个原因。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入住道场依明师　闻思大教净自心”第四章终。

第五章　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

之后不久，在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开许下，法王打算与一些道友一起去果洛州拜见嘛呢喇嘛班玛斯德。原本前一年就准备去，然而南晋活佛说：“你们不要去，他的心专注于其他刹土的缘故，去了也见不到。”因此，推迟了前去的计划。今年活佛亲口说：“他专注于其他刹土的愿欲暂时延缓了，所以现在快快去的话能见到。”于是，立即向托嘎如意宝请求开许，尔后法王与达热堪布、洛若寺的土巴等六位僧人一同启程了。

法王说：“然而，此时嘛呢喇嘛住在称作‘玛年察秋’的地方，因此路途极为遥远；不仅如此，还遇上了冬季暴雪时节故出行艰难；而且刺骨的寒冷冻伤了双脚；加上没有充足的食物等等，感受了几乎丧命的艰难困苦。当时，见到在积雪当中，零零散散到处都有很多牲畜的尸体；见到在牧民们赶着那些健壮牲畜去避雪灾的遗迹处，有很多空的黑牛毛帐篷，里面的厨具等都保持原状，对此观察的话，牧户应该刚搬走不久。”

法王还说：“大约十五天当中，处于极度艰难与疲累的状态，徒步走过了许多高山与沟谷。期间在路途中，见到雪地里有很多无法确定是人脚印还是动物脚印的大脚印。他们观察后探讨说：‘从这些脚印的形状来衡量的话，多半是野兽的脚印；假使不是，而是人类脚印的话，会不会是山匪之类的

呢？’

达热无奈地说：‘我们这么多天里，几乎一直走的是无人之地，所以现在哪怕是山匪也行，但凡能遇到个人，我发誓会开心的。’

接着继续往前走，有一群马熊正从山沟里面往前走，它们回头看而转过身后，做出气势汹汹的威猛姿态。

其他道友们说：‘现在从这里往前走的话太危险，不敢走了。’

这时土巴说：‘有什么不敢的！我是阿嘉铁匠家的儿子，不需要怕什么马熊！’做出看似英勇的样子后，一边手握了握腰刀，一边要往马熊群所在的地方走。

这时他们说：‘你别说这种话，我们何必跳入无义险处呢？’这样给他讲道理、作了劝导后，大家避开马熊群所在地，从另一座山谷绕路而行。

后来看时，从某个方面来说，那群马熊可能是欢喜白方的八部非人的幻变。假使它们未阻挡我们所走的路，而按前面那样往那座山谷里面继续走的话，不但走错了路，而且会走到比前面积雪更深的一个地方，所以肯定有冻死荒野的危险。”

法王回忆说：“不管怎样，在许多昼夜里走啊走，最终某时，终于勉强走到了嘛呢喇嘛的居住地——‘察秋’地方的附

近。由于是在夜晚到达的缘故，无法辨别何处是嘛呢喇嘛的道场，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亲眼见到已到嘛呢喇嘛道场的附近，所以极为欢喜。之后去了嘛呢喇嘛面前，当时嘛呢喇嘛显现上也极为欢喜，并赐教说：‘从明天开始，每天获得的嘛呢的功德数量跟平时不同，也就是江玛道场诸持三藏者来临的缘故，从今天起，我们所获得的念诵嘛呢的功德数量会相应地加倍。’

那时，他正在为弟子们传讲《入行论》，讲到第三品中‘纵人戏我身，侵侮并讥讽’时说：‘嘎雅，嘎雅，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样重复了几遍后，说：‘无著是一位大菩萨，他对这个词有作解释吧？’随后安排身边的弟子翻阅无著菩萨的注释，然而无著菩萨的注释里也没有对‘嘎雅’作解释，因此赐下圣言说：‘哦！无著也没解释，我发誓不知道嘎雅是什么意思……’”

法王当时心想：“十三位伏藏大师的无谬授记中说，嘛呢喇嘛是真正的度化众生的观世音，不仅如此，直接问他：‘您真的是圣者观世音吗？’那时他也以断定的话语亲口承认：‘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真的是！’因此毋庸置疑。然而，如果自己没有清净观，虽然是真实圣者，但以凡夫观现世量来衡量的话，只能见到一个腰带右边挂针套左边挂线包、老土落后、头部震颤、连‘讥讽’都解释不了的老人，除此之外见不

到其他，因此，所谓‘要熟练清净观’真是太重要了！”

法王还说：“另一方面，如云：‘非瘸现似瘸，非愚现似愚’，这是在诸观现世有情面前示现不了知，这样想后，更增长了信心。”

据说，在嘛呢喇嘛面前听受果洛龙智活佛的《六中阴引导文》等时，法王作了修证供养，而且对大圆满明性断除了增益，嘛呢喇嘛亲口说：“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除了您现在证悟的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大圆满了！”如是发誓而郑重地赐予圣言。

又有一次，嘛呢喇嘛讲完《阿弥陀经》之后，赐予了宁体派的《极乐刹土》灌顶。当时，法王赤脚去分发灌顶加持物，途中脚被石头砸伤而流了很多血。至尊嘛呢喇嘛见到后，没说一句“不好”等的话语，反而赐下圣言：“噢！太好了！太幸运了！我对《般若十万颂》发誓，缘起非常好！”

之后不久，嘛呢喇嘛派他们去自己的一位亲戚家里念《贤劫经》。法王说：“这户人家对食物吝啬而节俭抠门，因此一整天里，除了半碗酸奶以外什么都不给，更别说美味佳肴了，处于连填饱肚子都极困难的状况。然而如果念经之事未圆满就走，则成了违背上师教言，因此，一边不情愿之下，一边在富人家帐篷的最里面感受饥渴之苦，需要这样住在这里念很多天经。最终，念经之事刚一圆满结束，我们就如野兽从

罗网中解脱般，迅速离开了。”

接着，离开玛年后，开始往石渠县的方向返回。途中去了年毛寺和查朗寺等后，相应地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继续步行，最终顺利抵达自己上师的道场——石渠江玛寂静处。刚一到达，立即去拜见堪钦托嘎如意宝。当时，托嘎如意宝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样子，说：“我想，这个土巴心思活跃，会不会把我的宝贝活佛带去别的地方？有些担心，但是现在平安回来了，所以我就安心了。啊！好开心！”说后显现上极为欢喜。

之后，继续在堪钦托嘎如意宝面前闻思圣法；并且跟以往一样，在江玛道场里的诸多善知识面前，听闻显经、密续及共同明处的种种讲授；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求法者，常常相续不断地讲法，课多的时候，每天大约讲授八堂不同教典的课。

如是，欢喜、大欢喜、勇悍、信心、渴仰愈加增长的状况中，分不清昼夜那样，作恭敬加行精进与恒常加行精进，而讲、辩、著圣法，以及由思择修和止住修对圣法之义作纳受等，以此而度日。不知不觉中，时光飞转，岁月悄逝。某时，法王来到江玛道场求学已经五年，明显现出青春体力与智慧妙力二者共同圆满之相，与此同时，至尊托嘎如意宝自然显露出比先前更加衰老的一种感觉。

那时，洛若寺派来了迎接者，打算将法王迎请回家乡。然而当时，至尊堪钦以难舍难分的情态而未开许故，那算是一个好机会，住在殊胜上师面前，得受种种共与不共的教授与教诫，同时继续纳受精进闻思修之业而安住。

一般而言，几乎从未听说托嘎如意宝一生中作过大圆满正行引导，然而极为爱念法王的缘故，也曾秘密地给法王传过甚深引导法类。这方面的情形，听法王在讲课时顺便说过："有一天，我在托嘎如意宝床边时，他凝视着我说：'孩子，你有大圆满方面的问题要问的话，可以跟我问，想得一个大圆满引导的话，我也可以讲。'当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生起了无量的欢喜，全身汗毛竖立，禀白说：'拉索！'多日当中，作了禀报和提问的准备后，虽然走到上师住处，却始终不敢上前拜见。然而有一天，我还未作禀报之时，上师就以大慈悲心对我说：'现在，我给你念一遍敏珠林的《空行宁体引导文》。'说后，如父宝传子般，将《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秘密地传给了我一个人。"

法王说："不久后，堪钦托嘎如意宝示现生病，弟子们上下奔走，请诸多上师做相应的卜卦授记。托嘎如意宝听到此情形后说：'不要为我卜卦授记，如果一定要做的话，现今萨迦法王住在塔公，去那里询问的话，会得到明确的答复。'

听到这话后，尊者的侄子赞洛堪布立即带上一名随行者，

拿了少许口粮，背负法衣、手持锡杖而前往塔公。他们到了萨迦法王面前，请求作授记时，萨迦法王说：‘今年根本不需要做佛事，寿命没有任何违缘和障碍的损害，明年即使念一千遍完整的《甘珠尔》也无济于事。’

之后，赞洛堪布回来后，向托嘎如意宝禀报此情形时，托嘎如意宝赐予‘他的话语真实不虚’之类的圣言。

下一年，大家都非常担心，各地的许多上师来到托嘎如意宝面前祈请长久住世，然而托嘎如意宝对谁都未作住世的承诺，而且对少数祈请者作了批评。华智南晋尊者说：‘您在猴月初十未圆满之间，我发誓哪怕背负罪业，也请您无论如何要住世！’二人心意极为相合故，托嘎如意宝说：‘好吧’，勉强答应了。

到了猴月初十大修时，来了非常多的各地的僧人以及大上师、大活佛，依《宁体持明总集》修持了七天。

当时，托嘎如意宝让我来做金刚阿阇黎的事业。我说：‘我不懂怎么做。’托嘎如意宝说：‘你会懂的，无论如何都要做！’之后，我遵从教敕禀白道：‘遵命’，装模作样地做了金刚阿阇黎的诸事业。

共修期间，托嘎如意宝对僧众作了食物和茶等的丰富供养，对诸位上师和活佛献了丰盛的供养，给我的则比那些更好更多。

有一次，托嘎如意宝问我：‘那些中阴的显现次第是怎样的？’我按照自己的所知量那样作了详细禀白。那时，上师竖起右手大拇指说：‘做得很好！’

藏历六月十七日，上师转绕自己住的帐篷，以此出现了见面的机会。‘我的宝贝活佛，到这儿来！’上师喊道，于是我来到了他的跟前。上师说：‘去年我没让你走，今年到了咱们该离别的时候了。’说完，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又摸，并用额头再再地碰我的头，之后悲眼注视着我，带着极为疼爱而不忍离去的神情回到了帐篷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上师在世时的色身。

六月十九日晚上，扎嘉土威活佛等一些道友在我的住处，当时，忽然从东方响起一阵悦耳妙音，土威活佛说：‘哦！不好了！这声音应该是托嘎如意宝去往他方净土的表征。’后来询问上师身边诸位眷属时，上师恰好是在那时去了他方净土。

接下来，在整整七日之间作了保密。那之后，他们说：‘您适合做唤醒禅定者。’我说我不合适，但拉巴活佛、策嘎堪布、嘉措堪布等，所有人都一致殷重地说：‘托嘎如意宝最看重的人非您莫属，因此这次您做唤醒禅定者最合适。’无法回绝这样的情面故，取受四灌顶等后装模作样作了唤醒禅定。

那一天，家乡来接我的人到了。原本想在临走前，到上师的遗体面前磕三个头然后发个愿，然而内心悲痛的力量所

致，能发愿的状况达不到。我心想：‘若是先前您还在世之时，我临回家乡之前，作拜别礼后来见您的话，您一定会碰碰我的头，为我念一些很好的祈愿偈，然而如今成了遗体的缘故，哪里还会以慈悲的话语对孩子我赐予安慰呢？’想到这里，在无量悲痛的状况中泪如雨下，之后失声痛哭。接着，出现了遗体头部稍微低俯的感觉，那时，我在悲喜交加的状况中昏了过去，失去了意识。

过了一会儿意识恢复，见到僧人们在左右搀扶着我。后来他们去看时说：‘遗体的头部真的稍微低垂下来了。’而且，五佛冠落入了遗体怀中。

通常而言，参加完荼毗大典再回家乡才合理，然而若见到遗体火化仪式，心会受不了，因此在荼毗之前作了最后的拜别礼。之后怀着悲痛之心，带着满面愁容，一步一回头地对法友们道了珍重，在留恋和伤感的状况中，离开了至尊上师慈父的道场。”

如是，法王在江玛道场住了六个年头。后来法王在讲课时曾说：“托嘎如意宝圆寂后，我原本准备从石渠县往上走，去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这三大寺等好好地求学；然而，舅舅巴诺活佛多次带了‘必须回家乡’的严肃口信和手信，因此需要延缓之前的计划，就直接回了家乡。”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果洛谒见嘛呢尊　堪钦托嘎示涅槃”第五章终。

第六章　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

法王二十四岁这一年，藏历火猴年（1956 年）七月左右回到了自己的寺院。据说在洛若寺的贤桑、瓦谢德门等迎接者的陪同下，一些驮畜驮运了许多经书，如是返回了家乡。

一些老僧人回忆说：“法王刚到洛若寺的那一天，手里持着锡杖，僧人们献上了拜见的哈达后，将法王迎请至洛若寺大殿二楼向阳处的‘红色法座’上落座，等等。”当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破旧的嘎让。这是法王住在石渠时，遵照堪钦托嘎如意宝的圣言，为当地的一些亡人念破瓦期间，为了满足一位亡者老妇女的心愿，剪掉她尸衣的袖子做成嘎让穿在身上的。后来，巴诺活佛尊者从储藏室取出布料，缝制了一件新衣服供养给法王。然而，法王平时仅仅穿粗劣衣服，此外几乎从未见过法王穿质量好的衣服，常常穿的是一件带毛的大氅、一件粗劣嘎让和一条僧裙。以上为老僧人们回忆所说。

不久，洛若寺建立了讲经院，由法王来担任结夏安居的堪布。那段时期，法王亲自写的筹文中云：“众多持教大士将入灭，何不以实义法调自心？……”如是以偈颂的方式，明显地写下了不久许多持教者将入涅槃的未来授记。以上是从一些老弟子口中听到的。

从那时起，法王持续不断地为洛若寺的学僧们传法。也就是在四个年头里，显经密续包括明处在内，大致全都讲到

了。具体而言，第一年，法王为学僧们传讲了《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释·阿毗庄严》等俱舍为主的法。第二年，法王说有特殊缘起和特殊必要，随后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据说每天都传讲《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亲友书》《如来藏大纲狮吼论》《建立三戒一体论》等极多不同部类的教典，当时一节课紧接着一节课，所以在一整天里，法螺之声不断响起。在这一年，法王安排四十多位洛若寺僧人前往洛珠上师面前受近圆戒，这与宗活佛根桑尼玛授记中“能作本寺圣教之庄严”的授记义相吻合。第三年，法王传讲了“中观理聚论”，《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辩答日光论》《开显真如论》等各种中观论典，以及《现观庄严论》偈颂、华智仁波切所造的《现观总义》，还有《大乘庄严经论释》等。第四年，法王传讲了戒律类和因明类，期间适宜地讲授了《三十颂》《音势论》等声明论典，以及天文历算、元音数术，还有《诗镜》等。

法王传讲诗词时，是按照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诗镜释·妙音嬉游池》作的讲解。当时，闻法众中有贤秋活佛、蒋华钦绕活佛、彭措嘎瓦活佛，以及兰钦根迪活佛等，所以法王让他们也写一些诗例。彭措嘎瓦活佛在写“姿态修饰法”中“可笑”的例句时，写了“阿妈汝之右乳旁，有个非我之爪痕”等。对此，法王现出被逗笑的神情，笑着说：“小孩子作的诗就是

这样的。”

在此期间，法王传讲那些教典注释的方式如何呢？想起法王曾亲口说：“对注释作太多解释没有大的必要，相比之下，理清注释脉络和通达总体关要极为重要，因此在江玛道场，没有过多解释注释文句的规矩。”听一些老弟子说：“为了让闻法者有效地领悟原文的关要，法王首先往下读注释的文句，然后在一个段落处停下来归纳这段的意义，即以狮子昂然般的讲授方式，归纳各处关要来传讲一遍注释，有这样的做法。”

在这一年，法王授予洛若寺年轻有智慧的学僧金旺、热巴、多迪三人堪布的称号，并计划从下一年开始，三位新堪布每年轮流承担在讲经院授课的职责，随后出现了善妙的讲闻效果。

这段日子里，法王亲自带着土巴、才多、毕拓来到达龙寺结夏安居，期间在奥洛上师面前求得了《七宝藏》的传承。当时，监院卡隆尊者说：“这位堪布是一位得地的圣者菩萨，因此，在他面前求一些法的话有大必要。”说后祈请法王转法轮。应其祈请，法王为达龙寺的僧人们传讲了邬金丹增诺吾所造的《赞戒论》，并讲授了《大圆满前行念修仪轨·善显解脱道》；不仅如此，还私下为监院卡隆等少数弟子作了大圆满心性引导。

在达龙寺圆满听受《七宝藏》的传承后，返回了自己的

寺院继续讲经说法。

这段时期左右，法王去洛若寺山谷上部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缘起稍有不吻合的缘故，并未如愿开启。

当时的情形，上座邬金丹增上师很清楚，他回忆说：“有一天，我们讲经院大约十二名学僧和至尊如意宝一起，去了寺院上方稍往上走，一个悦意的、长有柏树等的地方。法王赐下圣言说：‘我们今天要找一个山洞，用木棍在旱獭等的洞穴里敲打后搅动搅动的话，有可能找到。’在那里，我们带着觉得有趣的心态，按照法王说的那样做了。这样寻找之时，很幸运，过了一会儿，找到长木棍能探进去的一个洞，接着向深处挖掘，露出来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洞，不仅如此，用木棍稍微敲触洞里面上下左右等任何地方，土石都自然而然掉落下来，所以，如果继续挖这个洞，毫无困难立刻就可以变成一个大洞。就在这时，突然见到一群鹿受惊后从旁边朝这里奔来。当时，一名完全不防护语言的僧人脱口而出：‘哎呦！拿一杆火枪朝它们腋下打一枪该多好！’听到这话，法王的脸色变了，说：‘噢！这下不好了，原本在这里能开启一个圣境门，而此处圣境主的坐骑是鹿的缘故，缘起破坏了，现在就算了。’之后停止洞内的疏通，立即返回了。”

那个洞至今仍然可见。后来在此洞中，法王完整传讲过一遍《生起次第笔记》或共称为《生圆次第笔记》的论典，

因此这个洞现今被称为“生圆洞”。

这类事情，后来法王在讲课时顺便说道：“起初，我自己也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开启一个圣境门，然而那个时期出现了各种动荡的预兆，而且是大凶兆的缘故，我的想法是：‘洛若寺是一座古寺，里面有金佛像、法器等很多古老、重要、上品的大所依……需要有一处坚固的藏匿之处故，能不能找到一个特殊的岩洞或土洞呢？’正这么想时，觉受的境相中，在洛若寺上方那里有一个可以开启的圣境门，如果能成功开启那个圣境门的话，在门的里面，存在一处非常大的秘境。在秘境里面，不但全洛若寺的人，就连全色达县的人都进去的话也容得下。觉受中出现这么一个地方的缘故，才精进地去寻找那个圣境门。”

然而缘起被破坏了的缘故，那个圣境门并未开启，否则的话，那个山洞深处的确有一个稀有的秘境，据说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当地人说，从前嘉杰的成就者瑜伽士也讲过：“他们洛若寺的人一点也不晓得，否则的话，他们自家山后面那个方向的山体里面是空的。”

藏历土狗年（1958 年），法王二十六岁时，来到了多康下区狮堡山，准备在这里建一个山中小道场。

具体而言，某一日，法王带了法衣和少许食物，以舍事者的方式出发，看能否找到一处建小道场的悦意之地。到了

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搭了个小帐篷住了几天。法王说：“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地方，白天的时候，在茂密的树林中，藏马鸡等许多不同的鸟类发出悦耳动听的叽喳鸣叫声，令人极为欢愉、内心适悦；到了夜晚，却听到树林中很多野兽粗声粗气的喘息声和嘶吼声，伴随着跳来跳去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大家都说，从前嘛呢喇嘛班玛斯德来到这里时赞叹说：“这真是多康下区稀有罕见的风水宝地。”

不久后，法王在此处开取了一个稀奇的伏藏水泉。这件事只在一些弟子的口中流传，真正见过的人现今基本没有了，因此无法详细介绍，而间接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那时，法王带着徒众来到名叫“衮龙文波卡”的地方，说：“这里应该是水脉”，随后稍微往下挖。才刚挖几下，突然一大股水流自己冒了出来，就像泉眼里的水不断地涌出来一样。当时，在场的人都深感惊奇地说：“上师示现神通取出了伏藏水！”这时，法王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是什么神通，只要懂得元音数术的口诀，自然能从无水的地方取出伏藏水，所以这类事情没什么稀奇的。”

那时，法王去了巴诺活佛的住处——多康下区狮堡山，两人会面后进行了详细交谈，法王顺便提到自己想找一个地方建小道场等的事情。这时，巴诺活佛说：“现在这个时期，

你要建造一个新的小道场很困难，与之相比，就用舅舅住的这个地方来作为小道场的话，一切顺缘集聚的缘故，非常好。”法王也是想到缘起非常好后，答应就按这么做。之后，巴诺活佛把自己住的牛毛帐篷、食物饮料、生活必需品连同炉灶全部交给法王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寺院。

当时，许多追随法王而寻求正法甘露的持三藏者来到此处后，住在寂静林间左右的山坡上、树枝旁、山崖孔穴以及树叶小棚等中，以讲闻修圣法来度日。不久，法王开始为弟子们传讲大遍知龙钦巴的《七宝藏》。

当时的情形，法王曾亲口说：“我在狮堡山广讲过一次遍知上师龙钦巴的《七宝藏》，也出现了获得一髻佛母开许的觉受。那段时期我年轻，心智也明朗，因此看了十七大密续的诸子释后，认真地作了广讲。”（总的来说，《宗派宝藏论》等中有云，往昔十七大密续的子释大约有一百一十多部，阿里班钦的《大圆满问答录·秘密藏》中明确记载，大约有二十一部十七大密续的子释，然而如今，这些几乎见不到了。法王所说的自己阅读十七大密续诸子释的情形，好像不是指现今存在的一些十七大密续的注释，由此可知那些子释的书当时还留存于世。）

当时，贤秋活佛患有脚疾，不能往下走到法王传法的地方，于是法王就往上走，来到他所在的地方传法。有一座名叫“耶哲”的高山，法王在它的山脚下为弟子们传法时，用来

放经书的四方形石头现今仍能见到。大家都说，那段时期，法王每天上午传法前吹法螺时，就连非常遥远的地方——扎秋上区的牧户们，都能清楚地听到法螺声。

听法王的哥哥才让敦珠回忆说：“法王曾经说过，狮堡山是一个殊胜的圣地，它不但是三怙主的圣地，而且住在这里时，明显苏醒了取伏藏的习气。”

住在此圣地时，一次法王说：“这是我的神魂树。”之后插栽了一棵细小的树苗。这棵树十分稀奇，它的树干是松树，从中生出来的树枝却是柏树，现今仍能见到。

这段时期，法王一夜梦中到了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详尽地见到了此处的能依所依；持明空行众赐予了许多祝愿和窍诀；最终来到西边的一处悦意宫殿，邬金绕卡颅鬘与众多眷属正在受用会轮，当时一名空行少女唱了一首会供歌，歌曲结束时从睡梦中醒来。第二天清晨，心中大致还记得会供歌的调子和歌词，以此，教了在此处集聚的众人会供歌的调子，歌词则在三十一年期间保密，三十一年后落成文字流传于世，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之中。

大概在这段时期，索南卓玛空行母（至尊索南卓玛空行母是新龙上师列绕朗巴的嫡子仁增南嘉的方便伴侣。她的父亲名为“秋热”，因此称她为“秋热之女”，列绕朗巴大师传记中出现的“秋热之女”就是指她。她是一位具相的空行母，不仅如此，殊胜大伏藏师列绕朗巴原本六

十一岁时将入涅槃，然而由于这位智慧空行母创造了善妙缘起，大伏藏师的寿命延长到七十一岁。）等列绕朗巴家族的主人及眷属，祈请法王降临新龙道场来披法衣坐床。

法王答复说：“我本人不喜欢声势浩大、热热闹闹地披法衣和坐床等，而是想以乞丐绕山的形式，背着包袱步行前往新龙道场。”然而，舅舅巴诺活佛等说：“以瑜伽士的方式，独自一人走去的话不合适，所以，需要安排有很多匹马的马队以及大规模的帐篷队一同前往。”

之后，这边分成了阿嘉拉丈、洛若寺、嘉控家族等八组帐篷队后，配备了全套的服饰和坐骑等，做好了隆重送行的准备工作。据说新龙县嘎绒寺那边，也做好了迎接转世活佛仁波切莅临寺院坐床的隆重准备，还准备了一匹非同寻常的马和一副特制的黄金马鞍等。然而不幸的是，忽然现起了时局动荡的风暴，法王去新龙自己前世道场坐床的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延迟。从那时算起，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才去，此前一直没有去过。

法王在狮堡山传讲《七宝藏》接近尾声之时，整个上下地区都现起了时局动荡的纷扰……所有领主都四处奔逃，处在混乱飘摇的状况中；大多数上师也无法继续住在各自的寺院里而逃往山中等等，遇上了这样的时期。然而，法王始终处于内心安和的状态中，如草地上钉橛子般，原地不动，继

续为弟子们传法，就这样在多康狮堡山原地安住。

……这类情形，法王曾说：“当时，正遇上了瓦须色达、果洛三部、炉霍、道孚、康定等多康上区下区的很多藏族人逃到周边山里避难的时期，而我们六十多名僧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多康狮堡山原地不动。那一年我二十七岁，一些善心人说：‘您这样待着怎么行呢？有智慧的领主、上师们都在四处躲避，他们都逃走了的话，您有什么把握？’我想：‘没有什么可去之处的缘故，离开这里也没有利益。’之后就这么待着，出现了很好的运气。”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还乡培养弟子众　广作圣教众生利”第六章终。

第七章　动荡时局风暴中　勤持菩萨勇士行

……那时上级下令：“住在那边山里的僧人，要回到寺院这边来。”在此期间，法王和弟子们不得不回到洛若寺。

早在此前，其他寺院的上师和僧人们就被传唤去开会等，这正是开展严厉思想教育运动的阶段，然而法王却能在洛若寺长期安住，未受任何干扰；不仅如此，还能继续传法，也就是讲完了先前未完的《胜乘宝藏论》，从而圆满传授了整部《七宝藏》，紧接着传讲了《大圆满心性休息颂》和《大圆胜慧》这两部法。

之后，在《定解宝灯论》讲到一半左右时，领导派来传唤法王的人到了，法王不得不前往色达县城。临行前，法王让弟子们在洛若寺禅修会堂门前集合，作了诸多教诲。最后说道：“今天是我们停止讲课的日子，从今往后，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讲闻佛法了。集聚的最终是分离，所以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们必须各自分散，不知今后能否再见面。然而，你们要不舍己道而好好修行，看能不能做到！我多年来，为你们数数讲解的一切显经密续，归摄关要就是调伏自心，所以应当观心后随力修持，不要忘记！寂天菩萨云：‘吾宁失利养，资身众活计，亦宁失余善，终不损此心。’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从今往后，我们即使没有做身语善行的自由，但对于修持心上的善，任何人也无法限制和遮止，因此不管

时局再怎么恶劣、政策再怎么残暴，仍然可以在内心不断地修法。大家应当将这些铭记于心！”

……这段时期，洛若寺的僧人也被遣送到了色拉，因此，法王的弟子色尔坝堪布多迪尊者秘密地前来探望法王。据说，当时法王在一个小帐篷里倚靠着，面部浮肿，肿到眼睛只剩一条缝了。多迪尊者问：“您的身体怎么了？”法王说：“我的身体不要紧，但你们这次被遣送到了这里，情况很糟糕。”像这样，除了短短的几句话以外不敢多说什么，因此也只是看望了一下便离开了。

据说，大约藏历九月，法王到了色拉，在冬末之前都要住在这里，然而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面部立即浮肿，依此法王只参加过一两次会议，此外都无需参加。虽然法王内在无有病痛，但从外表看，面部却肿得让人不忍直视，因此工作人员只是来看了一眼就立刻走了。

色拉运动暂时结束后，法王需要去扎穷牧区妹妹美珠所在的地方。妹妹家原先有个牛毛帐篷，后来他们在秀阔期间逃往山顶避难时弄丢了，因此兄妹二人就暂时挤在一个小黑帐篷里。

妹妹美珠是一个人品贤善、稳重可靠的人，因此法王也很看重她。法王曾亲口说过很多次：“过去最艰难的时候，妹妹美珠为我做了挖草等的很多工作，我不必沾染一点罪业，

这是妹妹一个人的恩德。”

大约在这段时期，洛若、阿交、曲西等村的牧户被召集到扎穷里面的瓦德夏兰上部集合，日撒玛和扎扎等村的牧户被召集到到瓦德夏兰下部集合，之后开展了激烈的运动。……

据说饥荒年（1960 年）的夏天，法王住在热嘉匝热卡多，在此期间，弟子毕拓偷偷带了少许食物到法王面前。当时见到法王住在一个破烂的小黑帐篷里，以古萨里苦行的方式入于无戏瑜伽似的坐着，看起来穷困潦倒。当时对行动居住的管控严格，导致彼此间断了联系，而且正处于很多人因饥荒而饿死的时期，再加上法王对毕拓尤为慈爱，以此等因缘，就像生死重逢一样，法王显现上心极为悲伤，问道：“有没有受迫害？日子还好过吗？身体还行吗？心情怎么样？还那么苦吗？见到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说后，法王不禁流下眼泪，哭了，毕拓也哭得很厉害。他与法王聊了种种苦乐的状况，在法王那里过了一夜，此外不敢长时间住留，因此第二天就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那时，由于饥荒灾害以及所谓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牧民的牲畜锐减，当地人的资具受用日益匮乏，甚至穷尽。由此，法王也陷入了生存的顺缘微薄、缺衣少食的赤贫境地。弟子囊协清晰地回忆说：“记得在食物非常稀少的时期，如果有人偷偷地供养一点点食物，法王都立刻放进一个旧帽子里

藏起来……”

在这段时期左右，法王寄给小妹根拉的一封信中说：

“昔妹邀我做客时，奶茶浓郁如初乳，

其色赤红犹朱砂，无尽宛若色曲河。

我今忆念难安坐，可有计策大恩妹？

吾安乐时亲友多，逢苦除汝别无唤，

妹婿杰才如心护，大丈夫否视今朝。

仲冬严寒侵摧时，似彼美味难再得，

乞丐我今出此语，无异说梦胡乱言。”

这样写后寄给了小妹。我想，看到这个内容就能清楚地知道，法王在那个阶段的生活状况如何了。

曾经听法王这样说：“尽管如此，但食物等还是非常稀少。到了紧要关头时，念修《招福仪轨·天物妙钩》一百零八遍的话，立即就有人供养急需的物资和丰盛的食物，这一点曾多次亲身体会过。”从这里也可以了知，凡夫衰损与圣者衰损，二者截然不同。

那年冬天，法王住在古博玛朵，期间由于上级下令让活佛和堪布们都到下面来，因此法王来到了洛若乡，要在这里住一个月左右参加学习。

听法王亲口说：“即使是在那些非常严峻、危险的时期，我在衣服的袖子里也隐秘地藏着短短的念珠，哪怕从手中脱

落，也不会从袖口下方露出来，就这样常常拿着念珠，所以念咒一天也未间断。”

这段时期左右，色达县城的工作人员、积极分子、人称“大小顿珠”中的大顿珠，品性凶狠，非常恶毒，尤为嗔恨资产阶级和宗教人士。他的心相续被猛利烦恼所扰动，去了念柯等许多地方，对很多人施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傲慢的气焰正高涨地来到了洛若时，无故对法王生起猛利的嗔恨心，在大庭广众之中，在无法指出法王有任何明显罪行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对法王进行各种挑衅、叫嚣和欺凌，百般损恼轻侮。这时，法王显现上心被搅扰了，随即无畏、无惧、无惊、无慌地与他当面对峙，不仅如此，还将心中所想全都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予以还击，人们听后惊得目瞪口呆。

我认为，这当然是无畏菩萨勇士的大雄自性在关键时刻的无余显露。玛色绕吉所造的世规论典中云：“乃至怖未到，此间当怖畏，怖畏真来时，舍畏当还击。”与此相同，平日里一向谦虚谨慎的法王，真的遇到怖畏之时，敢于同残暴野兽般的凶恶官员当面对峙抗衡，毫不犹豫、义正言辞地揭发他的罪行，如是作了回击。这样的事，除了拥有金刚石般心脏的铁人之外，一个普通人不必说真正实行，只是想想都很困难，不是吗?

那时他勃然大怒，眉头紧皱，脸都气变形了，用食指指

着法王说：“从现在起十天之内，不把你送进监狱的话，我就不叫顿珠！你给我等着！”这样发完誓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当时法王身边的内部人士和弟子们都感到惶恐不安、心惊胆战、汗毛直竖，说道：“这下惨了，严重激怒了那个凶恶的官员，他就这样走了，堪布尊肯定会被抓进监狱的！”大家都忧心忡忡，心处于极度不安之中。

那时，在黑方主眷众的势力极为猖獗、圣教地位衰微之时，法王为彰显具法瑜伽师的殊胜性，嘱托绕赫拉护法神立刻施展诛法降伏之威猛事业，如是缜密郑重地催促护法神行持诛业，同时也修了一些其他能遮退突发性逆缘的仪轨。那个凶恶的干部从洛若乡回去以后，没过几天，由于在紫青朗西塘饮酒过多，导致致命的高血压突然发作，当场暴毙身亡，法王也就不用进监狱了。

法王说，此情形即是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授记中所说的：“狮于雪山展雄姿，狐狼跳跃亦无益，野牛毒角逞能时，召遣绕赫拉之力。”

据说在水虎年（1962 年）左右，开荒运动开始了。大约在这个时期，法王住在一个八庹长的黑帐篷里，夜晚秘密地为泽西热巴、吉嘎巴霞等传法和灌顶等。并在此前后撰造了《上师供·现有如意云聚》《全知怙主大恩上师祈请文·十万空行心滴》《远唤文殊怙主大恩上师·召引加持之铁钩》《教

诲云中妙音》等。

这段时期是牧户个体化的阶段（据说不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这段时期牧区每户都可以住在各自家里饲养牲畜），所以牧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因此趁着这段时期，法王为了利益在改革期间逃往山中死亡和在监狱中圆寂等，以非时死缘而去往后世的那些亡者，秘密地念修了超度仪轨，因为当时连烧烟施的善根都没有人为他们做。再者，为了活着的人从时局动荡所带来的逆缘障碍中解脱，念修了守护的经文等，秘密地开展了种种法业。尤其是，对于未得善根路粮的恶业亡者们，大悲观照后在尸体的枕边念修迁识往生法，为此去了各个地方。法王说：“先念修一百零八遍‘奇矣哉，极其稀有怙主无量光……’再作迁识的话，结果都很成功，也能经常出现顶发脱落的验相。”

这段时期里，法王行医治病，对身心苦恼、无怙可怜的病人进行了救治。同时，对于一些具希求的弟子，法王以隐秘的方式为他们传讲了第司·桑杰嘉措所著的《医学四续释·蓝琉璃》。着重讲解了其中所涉及到的基础理论、生理和解剖、疾病诊断方法、治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药学的基础理论和用药原则等藏医药学诸多不共的特点。尤其是，药材的分类方面，不同地方的树、草、花等上中下三种级别的辨别，不同的药材对身体的利益和损害的辨别，以及按照传承上师的

窍诀来认定秘密药方等，像这些一般医生不懂的地方，法王都作了很好的讲解。不仅如此，法王还结合药的味、力用、效果等亲自配药，从而令很多无依无靠的病人从非时死的怖畏中得到救护。

一次，在色果甘塘举办了一个有关藏医疗法的经验交流会，当时整个色达县的所有医生都被邀请去参加，法王也应邀去参加了。在会上，法王在藏医疗法方面发表了重要意见。据说，当时医生们一起用显微镜，对于人体的病菌、皮膜、汗毛等作了细致观察，还顺便以有趣的心态仔细观察了一两只小虫的身体构造。就是在这一次，法王以隐秘的方式为巴洛和耶洛等一些希求者，略讲了第司·桑吉嘉措的补充窍诀。

然而，后来法王住在色热尼卓（“色热”是地名，“尼卓”是以形状来命名的，过去当地百姓如是称呼；后来法王为这座心形小山取名为“泽达玛呢”，因此现今称为“泽达玛呢”，即“心宝山”）山上的时候，对格扎说：“现在我不再以医方明广利群生了，这些药都给你，你稍懂临床医疗故，看能不能以医疗对众生稍作利益。”说完，把药都赐给了弟子格扎。从那以后，法王再没有广泛行医。

不久，政策变得愈加严苛。前一年，为了护佑整个阿交村，在岗塔的家中念诵了《贡波仪轨》，这个情况被上级知道以后，逮捕了很多上师和僧人，而且在西绒上师的脖子上挂了牦牛角带去游行。

这段期间，法王家住在切永山沟，当时需要去洛若乡参加会议。据说有一次，藏民团用绳索捆绑了岗塔老僧人，对他进行殴打和批斗。这时法王秘密派了一位名叫“耶澈”的妇女，让她去给岗塔老僧人传口信。法王交待耶澈说：“你要把这个口信带到他的耳中：‘男子汉！你要忍住这一次的毒打，这样的话，从今往后，就绝对不会再受这样的苦了！’”于是，耶澈就在夜晚秘密地去到岗塔跟前，带去了这个口信。岗塔老僧人听后非常欢喜地说：“啊！太好了！这么讲了啊！……”从那以后，他真的再也没有遭受殴打等了。

在此期间，法王也不断地为一些可信任的弟子赐予灌顶和讲解引导等。……

木龙年（1964 年），法王撰造了《空行秘密心滴中密意本来大解脱无二自然智续王注释·离垢日光》《证悟明性道歌·狮子王吼》《显示寿命无常之厌患道歌——潺潺涧流妙音》《此世现相厌患歌·森林杜鹃妙音》《全知上师麦彭嘉措赞颂·信心妙药》等。这期间，法王为了安慰人们被苦逼恼的心，也为了劝人们忆念此世现相无实义及死亡无常等，作了一首文句等符合藏族传统民歌风格的道歌，即《青年所需之歌·窍诀精华库藏》。年轻人天性就喜欢情感充沛的小调和歌谣，所以很多附近的年轻人在空旷的山上放牧时，就以婉转悠长的音调来唱着。

运动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开展，就在人们处于怖畏中时，法王为少数可信任的弟子赐予了秘诀，同时还精勤撰造了《全知麦彭仁波切略传》《立断要诀依智者加纳思扎之窍诀而释·珍宝阶梯》《立断要诀依西日桑哈之窍诀而释·摩尼库藏》《立断要诀依莲花生上师之窍诀而释·斩断无明网之宝剑》《立断要诀依圣者龙钦巴之宗而释·日光论》《光明大圆满实修直授引导文·甚深究竟》等。

天文历算论典《花鬘庄严论》撰造的时间，显然也是在那过后的一年，即木蛇年（1965 年）。法王在本论的后跋中说："这时哪怕仅珍藏一本经书，如果被人看到的话，政策法规的箭都要射中自心，因此无法参考很多典籍。"从这里就能看出那个阶段的局势是多么严峻。这部历算论典里，比如讲到三种日的行度；以周期相互寻找的情形，过去没有数字图样，这里首次写出来了；以及支分加减的安立，这些都是令人深感稀奇之处，如是等有多种善说的缘故，成为具慧者心的滋养。不仅如此，在法王正式开始撰写论义的当天，大家都共同见到天空中出现了排布成条形、辐状和圆形等各种形状的吉祥彩云，其中央以天文、龙文、藏文显现为六字明点和五字大空的形相；同时，还出现了一只翅膀为绿松石色的画眉鸟，按自己的音调发出唱诵表示乐空无别之义的六字明点和五字大空的声音。《花鬘庄严论》的后跋中，法王还讲

了自己撰写这部论时所出现的内觉受：心中明现出以前从未学过的《时轮金刚续》的许多文句；并且现见无量空色之相，而成了心的喜宴，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此《花鬘庄严论》的确与其他一般的天文历算论典不同，而且加持力极大。

火马年（1966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虽日月当空，大地却笼罩在黑暗之中。在这样的黑色岁月里，大字报随处可见，人们一贯大声地朗读，并且有宣传队敲鼓挥旗、开批斗会、高喊口号、唱红歌的风气。成百上千的无辜之人在批斗会上被扣上种种罪名，被打得皮开肉绽、筋断骨折。后来，法王在听到过去文革时期那些歌曲的音调时，都会说：“我的心脏痛起来了！”

如同佛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所说：“种种方便毁灭我法，于归我法而出家者，数数瞋忿，呵骂毁辱，拷楚禁闭，割截支节，乃至断命，我所说法不肯信受。坏窣堵波及诸寺舍，驱逼苾刍退令还俗，障碍剃发披服袈裟，种种驱使同诸仆庶。”即是，不仅对于行法之人藐视、轻侮、恶言、揭发、威胁等，口无遮拦、随意叫嚣；还将持三藏、持戒、持明的诸上师善知识视为恶人、剥削者、压迫者，而后进行各种打压，作许多迫害；对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僧人也没有怜悯心，捆绑、折磨、责打、拷楚等，令他们饱受无量痛楚……

……

那些人完全被烦恼控制，毫无悲愍地对无辜老百姓无所不用其极，作了批斗、毒打、砍刺等种种的迫害，令他们受到刑罚；并且成心诽谤侮辱三宝，以及损害诸位善知识的生命等。

造了种种恶业的这些人，后世将感受难以忍受的异熟果报，因此法王将他们缘为悲愍之境，以大悲完全不舍弃，而极为担忧他们业报成熟。

此般情形，正如法王当时所写的道歌中云：“搅乱示解脱道师僧心，仗律无端辱掠无过民，自鸣得意倨傲如毒蛇，来世险道行时状如何。”

对于那些造集极严重罪业之人，法王内心不但丝毫没有忿恚，反而将他们缘想为悲愍之境：“彼等将趣何道？何处受生？后世如何？”如是以悦意慈及悲愍之心完全不舍。此情形，正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中云：“尔时世尊入大众中，在苾刍前就座而坐，便告五百渔人曰：贤首！汝等先身曾作恶业，由此缘故生在卑贱渔捕人中。汝今更复手执刀网，为杀害业而自活命，今于此死，何处受生？”与此相同，明显显露出佛菩萨对于堕入颠倒之有情及非圣之凡夫尤为悲愍的本性。

如是，在五浊的自患猛利增盛、恶缘丛集的状况中，法

王将逆缘转为道用。依此，不但随学“虽对菩萨作损害，然皆转向安乐处”的伟大菩萨行，令凡结缘者皆具实义；而且，于无一顺缘之中，获得圆满最顶峰，此为一；如云聚般障碍中，未曾受过一损害，此为一；宛若山崩诸苦中，任享本净之大乐，此为一；似暮阴影敌鬼中，升起善知识日轮，此为一；炽若劫火烦恼中，圆具正觉之妙法，此为一，如是等在心中作了修持，以实地践行而印持了“器情以罪遍满时，逆缘转为菩提道”之义，从而在修行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点从前后语录中可以了知。

那年藏历四月，一位名叫慈诚嘉夏的藏族工作人员与一位汉族高官一同来到紫青山沟，召开了一次严厉会议。

据说让法王发言时，法王说了一句：“我于佛教不做破坏！”

由此对方揪着不放，问道：“啊哟！你说‘于佛教不做破坏’是不是？”

法王再次回答说：“绝对不做！”

他盛气凌人地逼问道：“那么，你不破坏佛教，要做保护是吗？”

对此，法王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我依靠佛教，不做破坏之事’，这与‘以佛教不做破坏’是一个意思。”

法王这样说时，他无言以对，说：“你这个人就像两面鼓一样，一会这么说，一会又那么说，对你这种人，不好好教

育的话绝对不行！”如是带着威胁作了许多训斥。

第二天召开大会再次让大家发言，丹波活佛首先发言，慈诚嘉夏不满地作了很多批评。

接着让法王发言，这时，法王首先说：“慈诚精通政规，又是个正直的人，所以不会颠倒黑白冤枉好人，否则没有他的保护，我们现在已经进监狱了。”说了诸如此类一些方便善巧的赞叹之词。

之后还没说几句话，慈诚内心就从深处转变了，说：“晋彭堪布是个好人，的确，要是没有我的话，他现在真的已经蹲监狱了。当然，我堂堂男子汉也不会冤枉好人，昨天说像是两面鼓的人，指的是丹波。”像这样说了一些可笑的话，就结束了会议。法王再一次从严重逆缘的危难中得以逃脱。

大约在这段时期，由于准备建立人民合作公社，致使政策极为严苛。在一个夏季当中，就安排召开了很多次会议，作了多次批斗，给许多上师都扣了帽子，还以强力迫使绑牦牛嘴等。

……藏历六月，在洛若乡召开了会议，一些上师和活佛被抓捕入狱。

这一年秋季，正式建立了人民合作公社。

……在此期间，还大力开展了以“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强烈批判打击牛鬼蛇神等”为宗旨的“破四旧”运动——

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正处在这个阶段。

尽管如此，法王仍然以大慈愍心继续赐予弟子们甚深广大的教授，同时，为了眼前的所化以及后代具善缘的补特伽罗，还撰造了《大圆满直指心性注疏·窍诀宝藏库》等很多论典。

法王住在色热尼卓的两三年期间，对于琼玉村、确仓村、曲西村、阿交村、洛若村等周围村庄的一些可信任的弟子，秘密地赐予了《文殊续规》等的灌顶，并传授了《定解宝灯论》等。

这一年秋天，在心宝山阳面的一处挖地，做成了一个外面无需挡风院子就可以搭帐篷的地方，之后法王就住在这里。法王说：“经常会有零零散散的求法者过来，所以他们需要有住处。”之后，安排把阳面的一个像旱獭洞那样的大坑扩大成山洞的样子，求法弟子们就住在这里。冬季，法王接连不断地为诸多弟子赐予了教授：为嘎多堪布、才热、格扎等传讲了《定解宝灯论》；随后，为涅达活佛等传讲了《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之后，为绕桑堪布和额波等传讲了《生起次第备忘录》；并且为东谷神山的一位名叫洛桑门朗的格鲁派弟子和绕括堪布等传讲了《入菩萨行论》和荣素班智达的《入大乘论》……

法王住在色热尼卓那边的山脚时，在山顶高处向下方稍

微深挖了土石等做成了大坑，门外不需要用院子围绕，又在上面盖上粗毛布，搭成了帐篷的样子，里面大约能容纳十人。因为这个坑没什么高度，除了从上方能看到以外，从其他方向多数见不到，所以适合秘密地开展法业。因此在这个大坑里面，法王经常为一些可信任的弟子灌顶、传法、讲窍诀等。弟子的数量，从每次一个、每次两个，到每次四个、每次五个，最多的时候同时聚集了六七个那么多。一次法王传《文殊续规》的灌顶时，居然同时聚集了十个弟子，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第二年夏天，法王在琼夏山为绕桑堪布等传讲了《大圆满心性休息引导文》。

据说，传法的地方有一个山洞，那段时期，琼夏对面的山谷属于热果村的范围，而且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多，所以弟子们白天要从洞里出来的话，就需要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有时候法王就拿着牛奶、酸奶等亲自进到山洞里，给弟子们送吃的。

听绕桑堪布说，闻法差不多快圆满时，所有求法者都没有口粮了，当时大家商量说：“如果至尊上师知道我们没有口粮了，他一定会像平时那样把自己的食物赐给我们，但是现在上师的食物也不多了，如果再给我们，那就更少了，所以不能这样。我们应该对这个情况保密，什么也不说，找个其

他事情当借口，然后各自回家乡，这样才好。”之后作了返回的准备。然而，刚好遇上色达河水暴涨的时期，于是他们就借了一些牛、马渡河。在渡河的时候，他们就像干羊粪粒漂在水上那样，随着波浪不断地上下漂荡，遭遇极大的危难。这时，法王因为悲愍弟子们，就在对岸的河边面朝他们，为了遮退突发性逆缘，殷重发心后念经。以念经的加持力，他们当即脱离了水难。绕桑堪布说：“否则的话，当天我们就去往后世了。”

前后时间里，法王为嘎多堪布、法友土巴、才热、囊协等传讲了《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

大约到了第二年春季，政策变得比过去更加严苛，对处所管制严格，现阶段需要在弟子们先前住过的山洞里倒入很多干牛粪，把它遮掩起来。

据说，法王住在色热尼卓或心宝山的山顶时，一次，工作人员看到对面的山上有烟升起，之后名叫拉嘉的工作人员等就准备渡过色达河来这边查看。这时，法王在地上画了一个弓形的图案，随即念修了一些咒语，他们就立刻返回了。后来请问法王这个情况时，法王说，当时是用了文殊麦彭仁波切著作中的一个依手帜弓箭来遮退骤然逆缘的窍诀。

大约在这段时期，法王在心宝山顶为一些弟子作了《文殊续规》的灌顶，并劝弟子们共修文殊心咒。当时法王很殷

重地给诸方弟子传口信说，看能不能圆满一百亿的文殊心咒，对此事有大希求。不久，一百亿的数量就圆满了，之后逐渐圆满了很多万亿文殊心咒。法王说：“此处是圣教复兴的发端地。”

火羊年（1967 年），上级在色达下部，以“组织宗教迷信活动”的罪名逮捕了至尊洛珠上师，并且以青海人没有资格住在四川为借口，强行将洛珠上师驱赶到知钦乡那边。不仅如此，大约在五六天里，他们给无罪的洛珠上师扣上黑帽子，来詈骂、殴打、扔秽物等施加暴行。随后，洛珠上师暂时住在多科阿日森林附近，不久就示现了圆寂。

洛珠上师被逮捕之前，与侍者仁增尼玛仁波切一起住在色达下部时，法王曾秘密地带去想来拜见等的口信。当时，至尊洛珠上师回复说：“现在政策严格、形势动荡的缘故，应当十分谨慎怖畏，所以暂时不来的话比较好。”而并未开许，因此那一次两位尊者没能会面。后来洛珠上师就圆寂了，他们师徒再也没有今生相聚的缘分，法王为此感到特别遗憾。伏藏师仁增尼玛的传记中明确记载了此等情形。

土猴年（1968 年），一个时局非常动荡的时期，法王秘密地来到喇荣山谷，为少数弟子开启甚深密咒的曼荼罗之门，尔后赐予了能成熟的灌顶，并作了会轮，而于圣教和众生的义利上发广大愿，当时作会轮的地方就是现今的罪聚自脱洲，

法王在后来的一次猴月莲师大修的讲话中明显提到了此事。所以我猜想，法王就是在这一年来喇荣山谷，创造了未来能够建立佛教大道场的缘起。当时，法王开玩笑地对嘎多堪布说：“十一年后的猴年，我会在这里建一个佛教大道场，逐渐地阴面阳面会遍满披读教典的闻思者和舍事专修的禅修者，到那时，你要做一个闻思者还是实修者呢？”此等未来授记的情形，是我从嘎多堪布那里听到的。……

土鸡年（1969 年），涅和紫青等的牧户全部被驱赶到扎玛朵开展严厉的运动。这段时期，法王兄妹所在地的牧户搬到了久普上部。在此前后，法王为特坚堪布、旺修、囊卓三人传讲了《大幻变网总义·光明藏论》。那时候，白天不敢生火，因此必须在天亮前烧茶做饭，以及傍晚天黑后小心谨慎地在隐蔽处烧火煮茶。这类情形是听法王说的。

法王住在久普朵期间，这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早晨，即修持《明性不变格萨尔王上师瑜伽》至第七天，黎明时分，于梦光明的净相中，与法界空行母尼穹相遇，并见到了格萨尔王、尊父丹玛森哲。与之相关的一些净相事迹，都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而且这一段事迹非常著名，所以在此就不赘述。现今在法王出现梦光明净相的要地那里，修建了一座佛塔。

这期间，上级从一些嘴不严的人口中听说了一些事，因

而对于法王的行住威仪产生了怀疑，之后几个积极分子就去法王家搜查。那时，法王家就在久普朵里面原来的地方，而工作人员通过询问在各处都作了细致寻找，但是无论怎么找，在他们眼中都根本见不到，因此也只能无奈返回。以此事为缘，法王造了《格萨尔王赞供·胜利军旗》，其后跋中明确说到，此文是在自己委托之事业已成办且验相显著时，以酬谢的方式而写。

在三年个体化结束后的那个秋天，很多人破坏了共同生产制度，之后，上级声称破坏共产者罪大恶极而逮捕了一些男人。押送他们时，一些女人跟在后面跑去，在朗西塘山脚处追上了。女人们抱住工作人员不让走，从他们手里抢回几个男人，带回了家。

铁狗年（1970 年）建起了所谓的“后人民公社”。那时，法王需要在公社白房（很多挤奶的人聚在一起用牲畜的奶、酸奶、酥油、奶渣等开展生产工作的黑帐篷，叫做“公社白房”，也叫“畜牧工房”）劳作，为此来到了紫青。从事畜牧业时，妹妹美珠是挤奶的工作者，法王被安排去捡柴，然而一些亲戚和洛若村的乡亲们代替法王做了那些工作，以此法王无需感受大的辛劳。

在此期间，求法的弟子们，有时要假装成寻找丢失牛马的人，躲藏在草丛树丛等中，在恐惧、惊慌、怖畏的状况中小心谨慎地行走。仅仅两个人靠近法王跟前被见到了也有大

危险，若是不注意的话，以这个也一定会被鞭打，不仅如此，严重的话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这将给自己和上师双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要面临这样的危险，所以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求法者们将枯树的根挖成窟窿做成洞的样子，白天就藏在里面坐着，夜晚烧一点火，这样来求法。再者，有时候住在法王家，有时候就在法王家附近搭一个小帐篷住。

那段时期形势特别严峻的缘故，上下地区的上师和僧人们无论多么隐秘地作了佛法方面的事，然而大多数不出几天或几个月就会被告发，之后一定要承受批判之痛。也就是，趁着会议等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一些老僧人聚在一起念仪轨的话，几天后开展严厉运动来彻查时，就连当时是谁做上师、谁做维那师、谁做供师等，包括细节在内，都会立即被揭发出来。然而，法王虽然经常连续不断地作灌顶、念传承、传引导，但一次都没有出现被秘密揭发导致事情严重的情况，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无上殊胜之处。

《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云：“若菩萨以无希望心行法施时，不著名闻利养果报，以饶益事而为上首，常为众生广宣正法，当得成就二十种利。云何名为二十种利？……不为众魔之所得便，非人守护，无量诸天加其威德，不为冤家伺求其便，得无所畏。”所讲的不为名利而行法布施的二十种利益在法王身上圆满具足，上述情形正显露出此相。不仅如此，

此情形按照共同说法，即是具足所谓的“怨敌不能害”这种修道功用的殊胜功德。按照不共说法，法王乃雪域全体持金刚橛者之顶饰——密咒士多吉登炯的大游舞化身，三部护法神将其奉如顶宝后，无懈怠地作其助伴和守卫者，应时成办胜伏一切损害和逆缘的事业，上述情形正显露出这样的稀奇征相。

之后，水鼠年（1972 年）法王四十岁时，去了亚钦卡牧羊。羊群从最初的一百只逐渐增长到后来的一千只，并且在法王牧羊期间，从未发生狼杀羊的事件，有人还见到狼和羊结伴同行。据说平日里，羊儿们对法王表现出特别欢喜的样子。

据说，特别是一只身型较大的山羊，即后来大家称呼的“老黑山羊”，与其他羊都不一样，它与法王极为亲近，常常寸步不离地跟在法王身后。

关于此事，听后来法王在解释“若以普利阳光来照射”这一暗示授记语时说道：“改革后不久，藏历十一月十五日，在召开会议的地方，根拉抱来一只小羊羔放在我怀里，之后她就走了。我慈愍这只小羊，就将它留在了身边喂养，并一起养着它的老母亲，经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那时政策严格，有一天，上级强令必须将小山羊母子俩上交合作公社，就只好把它们交了上去。那以后，母山羊死了，小山羊患了

畜癞病。哲荣想办法把它抱到了我跟前，随后我给它用了治畜癞病的药，它的病就痊愈了。从那以后，它在我身边逐渐长大，成了家人一样。我白天去外面时，会让它背着装干粮的小褡子等跟着一起出去，晚上回家后，在容纳我一人的小帐篷里跟我一起睡。就这样在大约十六年里，我们俩形影不离、朝夕相处。我心想：‘哎！这可怜的小羊，像是以宿世业缘来到我面前的，所以现在我要对它作一些利益。’之后，在它耳旁念了大圆满十七大续部等许多深法的传承，并为它发了很好的愿。十六年后，它身患绝症死在了卧处。”

后来，在藏历第十七胜生周土蛇年六月二十四日，化现为一个观无餍足的洁白小天子来到法王面前，说：“我是您的老黑山羊，依靠您在我耳旁念了很多显密妙法和陀罗尼咒的因缘，我死后转生到香巴拉刹土，成为一只心智极为明利、能自在听闻不灭法王宣说一切法的鹦鹉。从那里死后一个多月，我转生到了现喜刹土中救畏菩萨全知麦彭仁波切座下，成为他的随行者。这次来的目的是……”这样讲了后又说了许多密语，之后就走了，此等事迹详细可从法王语录中了知。

接着回到正题，法王住在亚钦卡时，在阳光下，在羊圈里的各个方隅竖起很多筹后，对筹影作了观察。（《律本事》中云：“以长木棍测量筹影会延迟一些，不用长筹，当以四寸筹测量。”再者，布顿的《合时回答》中云：“以七寸筹测量。”阿巴亚的《入时轮》

中云：“需要立一拃长的木棍作观察。”因此，对于作圭表测影的木棍长度，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然而，据年迈的华桑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法王用作测量影子的木棍是稍微长一点的，大约有一拃长。）据说，法王开玩笑地对在场的人说：“我对此观察时，不用看现代的钟表也能准确地知道时间。”

华桑的家乡原本在拉阔，那段时期他是洛若乡的干部。后来就这件事采访他时，他说：“那时我在堪布尊者旁边，我手上戴着手表，他观察筹影得出的时间与我手表的时间两者对比时，仅有一分钟左右的误差，几乎分毫不差。再者，那时堪布尊者对我们说：‘喇荣附近的这个地方跟美国的某个地方，恰好位于地球同一纬度线上’，但由于过了很多年，那个地方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后经查证，喇荣在地球北纬 32.3 度，与其处于同一纬度的正是北美洲的美国亚利桑那州。

相关事迹，后来听法王说：“我住在亚钦卡时，曾以筹影对当地正午的准确时间等作过观察。当时，我观察筹影之地的时间与北京时间二者出现大约一小时十八分的时差，因此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十八分就是色达喇荣的正午；而且，由保守操作的轨范而减去三分钟，即为一点十五分，出家人应当在此时间之后行持过午不食的学处等。”

木虎年（1974 年）藏历七月，多芒堪仁波切德巴（又名

蒋扬智波罗珠）秘密地来到了亚钦卡，在法王面前求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上师根本修法的灌顶和传承，因当时政策严格，他只敢在法王身边停留一日，其自传中对此事有详述。

再者，法王住在亚钦卡牧羊期间，某时亚龙的日珠堪布来觐见法王，求《文殊续规》的能成熟灌顶。按照先前祈请的那样，法王应允后，堪布于藏历十七日来到法王面前，将供物、朵玛、器具等各种灌顶必需品按顺序排列整齐后，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毕了。这时，法王说：“还有一个跟你一起听受灌顶的喇嘛会过来。”说后稍等了片刻，一位不认识的密咒瑜伽士来了。然而这位密咒士极为仓促匆忙地说：“昨天色达县的一个囚犯逃跑了，洛若乡的人民兵团全体出动，正在所有高山、河流、平地中巡查，所以这时候不能灌顶，要立刻向法王汇报这个情况，把那些灌顶器物都收起来，您也最好赶紧回去。”他说了当前形势等几句话后，慌慌张张地从山沟离开了。

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法王毫无恐惧，轻松地说：“现在带上灌顶物，咱俩去那边的小山坡上灌顶，不会有问题的。”说后，在露天的山丘顶上作了《文殊续规》广的灌顶，期间不但摇动铃鼓，还吹响了白海螺，灌顶仪轨的全部内容都圆满完成了。

当时，法王亲口说：“噢！这次的危险程度很大，在军队

怖畏所迫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任何障碍而圆满完成了灌顶和传承，因此缘起极为善妙！现在你去我家里吃一点东西，然后从下方的山沟里下去进入大路，之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往上走，不会有问题的。”他听后禀白说：“好的，明白了。”之后骑着一匹老马经由大路往上走，由此没有出现任何危险而顺利回到了家中。

在此期间，在新龙县，措颇多洛对巴罗说：“六月初十之前，要将列绕朗巴大师的所有伏藏法全部送到法王手中。”虽然那时政策紧张，十分危险，然而索南卓玛空行母说：“因为是你根本上师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去。”说后，特意派遣了安蒋上师。

安蒋上师和巴罗二人在草丛和树林里东躲西藏，以秘密的方式携带经函而来。那时正值炉霍发生地震不久，因此据说路途中见到了县城房屋倒塌，尽是断壁残垣与土石废墟等。

此时，法王住在亚钦卡牧羊，他们二人由于顾虑会对怙主法王本人带来违害而不敢直接来，就在阿拉达则找了一户人家住下过夜。细致交谈询问时，听说当时正处于对霍西巴扎上师等施加压迫者、剥削者的罪名，以此而殴打迫害的时期，极为严峻暴烈，因此很难过去拜见。为此，他们委托金旺堪布秘密地去法王跟前请示询问。法王答复说：“从山沟下面往上走很危险，因此要从上面往下走。到时，我的小帐篷

上面如果抛了一块毛毡，就表示可以来，如果没有抛，就表示不可以来。”第二天，他们二人小心谨慎、万分警惕地过去时，从远处见到法王的帐篷顶上抛了毛毡，于是往前靠近。法王也稍微往上走，将他们迎接到帐篷里面，详细询问了情况，他们禀白了来到法王面前的目的及原因。

之后，法王打开一函经书来看时，恰巧翻到了《金刚亥母大乐伏藏》，法王说：“噢，缘起很好！列绕朗巴从宝藏中开取的那尊金刚亥母佛像在哪里？”

他们禀白说：“佛像现在被藏匿在新龙，但索南卓玛空行母有说要供养到您的手中。”

法王说：“这样很好！因为这里面还剩了一张黄纸卷，我能拿到的话就很好。”

接着，法王又教诫道：“在这末世之中，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与传承之流不隐没极为重要，所以，你们去打听一下，谁有此法的灌顶和传承。哪怕只是一位无依无靠的老乞妇有这个传承，也别管他身份高低贵贱，务必要在他面前求受。”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去牧羊时，就坐在那些山顶上、悬崖边，阅读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释迦佛广传·白莲花论》，由随念大悲本师的恩德而一整天泪流不止。因此，傍晚回到家时，由于眼睛红肿，家人和邻居们就问：“您的眼睛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这是法王亲口说的。

木虎年（1974 年），法王四十二岁之时，从亚钦卡去了青雅，在那里前后住了六七年。据新龙扎巴洛珠回忆，那时的住处是：有两个土坯房，其中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卧室是妹妹美珠母女二人的住处，平时有客人来，会在这里接待；法王自己则住在一个门窗一体的旧毛毡帐篷里，门口养了两三条狗。

一次，要从青雅到擦沃去参加会议，妹夫赞嘉扶法王上坐骑后出发了。途中法王的脚肿了，肿到要依靠别人扶助才能从坐骑上下来的程度；不一会儿脸也肿了，肿到连眼睛都看不到了。一位名叫德拉的医生给法王作了诊治，然而未出现疗效。因此，法王第二天就得到批准，可以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后立即恢复如初，忽然消肿而痊愈了。与此类似，一位名叫“拉姆”的老妇女清楚地回忆说：“记得法王住在这里时，一次，扎秋玛朵地区建立学习班后开展了批斗运动，法王需要去参加。然而跟往常一样，法王的脸忽然肿了，依此，骑着一头名叫‘果日’的老牦牛回到了青雅。”

法王住在青雅时有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法王最初从收音机里听到居住在国外的藏族上师们念经的声音时，触景伤怀而流下眼泪。在此期间，一次，法王如意宝听到敦珠法王准备去北京的消息，就对身边的眷属说：“如果是真的，那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觐见他，你们也应当准备路费等，有机会

可以一起去。”然而，那时敦珠法王并没有去北京。几年之后，一天，法王在觉受中现出“这下我们俩此生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了”的心念，因此从那以后，生起了“此生与他见面的希望渺茫”的想法，而后也放下了这方面的勤作。这是听法王说的。

据说法王住在青雅期间，华觉江措活佛和涅达活佛二人偶尔会到法王面前去，猜测法王也相应地对他们二人传了法要和窍诀。

涅达活佛是嘉控家族的后代，所以是法王的亲戚，而且两人非常熟悉，加上心意相合，因此，平时彼此之间也有开玩笑和逗趣等的习惯。

一次，他和法王一起去紫青上部一个名叫“匝日热温”的高山顶上散心。这时，法王从山顶往下看了一眼，忽然现起无分别的觉受。以此为缘，远离趣入一切现相的状况中，外与内、境与有境、现相与心识等的分别清净于法性中，所有六识聚的了别成了无有、平等、元成、唯一，之后见闻知的一切法完全隐没于遍空通彻的唯一法性中。后得之时，所有见触之境的一切有事如梦幻般现了出来，粗大肉身也明现成水月般的色法，在此状况中无有平时那样的重量引力，感觉可以翱翔。正当出现这个觉受时起了见的力，由感染觉受而自然地唱起许多零散的金刚歌；而且现起“感觉能从这座陡峭山崖的顶端径直飞到对面山上”的觉受后，摆出翱翔的姿势准

备起飞，这时涅达活佛心生畏惧，再再地说：“噢！今天你的觉受非常强盛哦，我是害怕了的，这种时候还是谨慎点好，搞不好的话，可能摔得胯骨碎裂、腿脚分家哦！”同时，紧紧地抓着法王的衣服来拖延，以此令法王从不断涌现的飞翔觉受中出来了。

假使那天未从觉受中出来而从山崖顶上跳跃的话，是能够飞到对面山上的。往昔大自在成就者贡秋哲年幼时，在加沃东的山崖中有一个乌鸦的巢穴，他说：“这个鸟窝要搬到人到不了的一个地方。”说完，就把这个巢穴搬到了人无法前往的一个地方，之后径直飞了下来，落在距离河边一箭射程的地方，之后脚未触河滩而于沙地上方约一肘高处行走等。我认为可以出现一个与此相同的行传，然而并未出现。

据说，这段时期前后，一位东嘎寺的僧人为了学习天文历算，秘密地来到法王面前，法王为他传授了《时轮法胤心要》。在传法时顺便说道：“我有一个仅半页纸的五曜类表格，至关重要，可惜在时局动荡中遗失了。”说后现出惋惜的神情。又说道：“那个表格要算下来的话大约需要十六七天，加上现在政策严格，因此困难很大。总的来说，很多人说我精通经论，但比我精通经论的有很多，或许可以说，在领悟天文历算方面比我更精通的，现阶段在藏地会不会有呢？”法王精通历算五要素——星曜、日期、星宿、会合、作用，及五星曜

各自的快、慢、直、曲之二足、宫、行度，还有计都、罗睺、劫火及彼等遮蔽日月等外的算法；精通脉、风、日、月、行星、合时、节气、漏分、刻、轮流、时间、日夜、日月食等内的算法；精通依于彼等而现起智慧和隐没智慧等的算法，能够不依靠沙盘计算，依心中所现，就得出极为正确的结果，我想这一点从法王所造历算论典的小字中可以推知。

再者，据说在这段时期，法王师徒到山腰处的树林里讲闻教典等时，一两个自己人佯装放牧来站岗放哨，观察有没有正往这边来的客人。不久，法王秘密地建立起弘传自己前世列绕朗巴伏藏法的灌顶传承的开端。虽然最初出现了一些不祥预兆，但后来由于吻合了善妙缘起，从而解开了禁令。

这类情形，法王在一次讲话中说：“在亚钦卡时，依靠巴罗老和尚的恩德，我得到了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伏藏全集和很多伏藏品。以此缘劝动，心想：‘我担负了列绕朗巴的尊名，所以是不是应该对他的法教做一些事情呢？’这么想后，迎请了给前身列绕朗巴做侍者而长时间一起住的新龙嘎绒寺喇嘛根登达吉尊者后，开始求《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

起初，喇嘛根登尊者向法王禀白说：“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敢给您这样的大士作灌顶……”

这时，法王亲口降下圣言：“你不敢灌的话，其他谁敢灌？

以前我对你叫着‘宝贝孩子’，是那么地疼爱你，不记得了吗？这次，无论如何你都必须作灌顶！”

听到这话，他哭了起来，立即承诺“一切依教奉行”。此等情形都是他后来对法友慈诚南嘉说的。

这一类的事，法王讲课时曾顺便说：“之后，喇嘛根登尊者开始为我灌顶。我得到了《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一半左右。此后，对于本伏藏法里三根本的近修心咒念到堪任传授的阶段时，想着‘现在是时候将已得的部分灌顶和传承对他人弘传了’。这么想后，就准备为蒋华钦绕、特秋、佐丹等一些求法者作《极密忿怒普巴》的灌顶，这时外内密都出现了不好的觉受，所以说：‘现在不敢作灌顶，就算了吧。’不久，姑咱的多昂活佛带达日拉姆空行母来到我面前。她供养给我一枚银币，银币的一面是金翅鸟吃蛇的图案，另一面是雪山顶上太阳升起的图案。我一见到立即生起‘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善妙缘起物了’的想法，而后心生欢喜，境相也变了。”所谓的外在缘起物与内在觉受是奇妙的，这么一个小物品，就成了令缘起从根本上往善妙方向吻合的助缘。

法王说：“几天后的夜晚，我在梦中见到了大伏藏师列绕朗巴，他的相貌和装束等跟照片里一样，但披单的颜色不是红色，而是白色的。他一见到我就说：‘啊哈！我的转世活佛在这儿啊！’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您的转世活佛，您

别这么说。’

他降下谕令说：‘呀！现在你不要多分别，当直下放下住本性中；从今往后，我所有伏藏法的法主是你，全部交付予你；因此可以随意讲解弘传等。’

之后说道：‘现在我给你作个祈愿。’随后把手放到我的头上说：‘祈愿法身无量光、报身观世音、化身莲花生、纳南多吉登炯、仁增果吉德彻，以及我列绕朗巴等持明传承上师的一切加持和悉地全部传入具缘者你的相续！’

又说道：‘好！接下来原本想为你念一些我造的发愿偈，但你对麦彭上师有上等胜解，所以为你念一两个他所造的发愿偈吧！’说后念了‘诸佛菩萨发大心……’一颂，以及‘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等几颂。这些都还想得起来，那之后是融入我了还是我醒过来了，现在不记得了。

不管怎样，从那时起，虽然我不是他真实的转世活佛，但可以立名为加持的转世活佛的说法似乎有了依处，因此，貌似是充当了列绕朗巴大师的转世活佛，之后尽力弘传他伏藏法的灌顶和传承。

一般来说，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的谕令极为严厉，然而从那以后，无论怎样作灌顶、讲解、引导等，护法神都根本不会嗔怒。”

在这期间，一次，法王迎请了确仓的至尊奥洛上师，在

他面前听受了《极密上师修法》等的灌顶，顺便对洛华医生等广讲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医方明类的全部教典。

再者，一些弟子祈请法王传讲《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法王教敕说："我可以给你们念，但你们每个人必须承诺亲自念满一百万遍《金刚七句祈祷文》。前些天，在给涅达活佛讲《金刚七句祈祷文释》时，我说'您这样的圣贤大德也不例外'，之后让他也作了承诺。"

《金刚七句祈祷文释》传讲圆满后，作了弘传《列绕朗巴伏藏全集》的灌顶和传承的准备。据说就在这时，巴桑老和尚来到了法王跟前，法王开玩笑地说："我最初去江玛道场时，您挡着不让去，我差点就没去成，不是吗？"这么说时，老和尚很抱歉地禀白说："您说得对，恶业者我当时不知道要放您走，因此造了罪。"之后，法王作了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中《极密忿怒普巴》的灌顶。

据说一天夜里，亚旭的贡洛堪布来了。第二天晚上，漆黑的夜色中，当觉察到不知道是谁的几个骑马之人前来时，心想"是不是我们怖畏的人？"于是，弟子们慌忙从屋里出来悄悄地躲进羊圈，藏到了羊群里。中途法王的妹妹美珠过来说："不是需要怖畏的人。"之后就让他们回到屋里去了。那晚来的贵客是玲珑寺的诸位活佛。对此，法王亲口说："西琼寺的赤诚桑波活佛是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法主，他的转世活

佛能在这个时候来，缘起十分善妙！”

之后，法王赐予他们《除缘起障法》《善逝总集忿怒莲师》等的灌顶以及《大圆满直指心性》教授的引导。东嘎寺的僧人楚波断定地说：“这个时候是藏历猴年（1980 年）的二月初十。”

据说，那年（1979 年）十二月，玲珑寺的益西登德上师、秋吉尼玛活佛以及兄长伦哲嘉措活佛前来拜谒法王时，担心白天走动会遇到炉霍县城等中对佛法居心叵测的工作人员，于是就在夜晚谨慎小心地前来。当时，见到法王穿了一件红色朗嘎料的旧嘎让，法王的妹妹美珠一身牧女装扮，佩戴着腰盒与雕花带等。

再者，前后不同的时间，法王为金旺堪布、多迪堪布、曲巴堪布、巴罗老和尚、班玛荣波堪布、格秋等作了列绕朗巴伏藏法中《持明根本修法》等的灌顶，并且为金旺堪布和曲巴堪布等传了《上师仰体》的引导，为安蒋上师等少数弟子传了《杰珍大圆满》的甚深引导，以及为新龙僧人洛珠等传讲了《佛子行三十七颂》和《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以此为例，不间断地赐予弟子们相应各自因缘的妙法甘露。

据说，后来又过了些时日，一天，法王需要去某地开会。当法王骑马经过满愿岭上方的小路来这边时，头上戴的帽子忽然被风吹走了，法王说：“这是从今往后咱们罪名的帽子丢

掉的征兆，没有比这更善妙的缘起了！”说后，显得十分欢喜。在那里开会大约住了七天。

从那以后，政策开始稍微宽松了一些，有史以来罕见的极黑暗时代暂时告一段落，期待着出现圣教复兴的曙光。

以上……法王在出现严重衰败的二十多年期间的事业和行传，已用少许的语言略微讲完了。

归纳而言，圣者法王如意宝在这么多年期间，不但建立起了自利修行的胜幢，实修达到究竟，而且为了大宝圣教久住，以及悲愍寻求圣法者的缘故，不顾君主惩罚的怖畏，无间断地转妙法轮。正如《分别炽然论》中引经教所说：“彼者于白日及夜晚中，于法欲求，于法欢喜，专注于法，法随法行……于一切有情平等法施，亦于法施无有悭吝。”凡是至心求法之人到来，一两个人也好，三四五六个人也好，智者也好，愚者也好，法王都一视同仁不作任何区分对待，心极为平等地，按照他们各自的欲乐，无论是白天要在阳光下讲，还是夜晚要在月光下讲，都完全不顾自身的身劳心忧以及辛苦艰难，毫无吝惜地欢喜赐予所有甚深的教授。

除了像五九年民主改革期间和饥荒年的冬季这样一两个特殊时期需稍许暂停外，即使在形势极为严峻的危险关头，都不顾自身将面临多大的危难，从不间断圣法的讲闻，这正显露出菩萨勇士无比勇毅的本色。法王在《开许研讨文》中

讲到：“尤其五浊炽盛时，为兴弘法利生事，千难万险尽遭遇，亦未曾惜自身命。”这并非运用浪漫修饰手法的夸张表达，而纯粹是如实的直叙，对此极易引生定解。

如《华严经》云：“法欲尽时能演说，令求法者意充满，于法爱乐勤修行，是故得成此光明。”如同冬季之时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般，在浊恶末世连法的音声都听不到，器情世间充满了罪恶的嘈杂声。在出现此正法饥荒之时，能满足求法者的欲乐，并以“当为法励力精进”来作安慰，进而承担起“乃至讲弘事业达至边际之间，相续不断地弘扬大宝圣教”之发心者，我想除了圣者佛菩萨外，绝无他人。

何以故？如云：“一切事业中，语业为最胜。”总的在一切事业中，语事业最为殊胜。特别是遇到大宝圣教接近隐没的恶时险难，即使只是待着，明天后天都可能遭受法规的惩罚，而要处于惊恐不安的状况中。在这样的时期，仍致力于令圣法的讲闻不间断，拥有这般护持圣教的伟大发心和行为，一个平凡之人绝难做到，从根本上无有是处！

若以质直之心观察，在时局动荡的险难尤为增盛的时期，雪域上、中、下三处出现了不少的圣士夫：有的未失尊之建立，牺牲生命来守护戒律；有的将恶缘转为菩提道，在批斗和殴打的丛集中极为精进修持安忍波罗蜜多；有的获得游戏死亡的把握，示现了生死自在的成就相，这些善知识当然值

得由衷地随喜和赞叹。然而，在如暴风般弥漫的难以想象的猛利恶缘中，不顾身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如河流相续般不间断地讲闻深广正法，以此燃起圣教的余火，勤持此圣行的士夫，实在是极为稀少！

因此，向法王敬献“浊世弘传正法者”“法王”或“圣教复兴光显者”的名号宝冠，绝非弟子们对上师刻意赞叹而假立的名誉美称，实际衡量的话，这唯一决定成立是名副其实的名号。因此我想，在知因相具慧眼者来看，此等情形堪称是极为特异稀有的行传!

不仅如此，在三宝地位低下、黑方主眷罪恶者的权势及兵力尤为增盛的险恶时期，弟子们寻求圣法的愿欲和决心，也特别值得称赞。应知，此情形与吉祥燃灯智在《集经论》中引用的《谛相经》所说相同。经云：“舍利子！以如是敬事，决定希求法之有情亦是难得。舍利子！以如是敬事，持法有情亦是难得。彼难得者乃稀有，诸天在内世间有情于彼等亦应赞叹。”

之后，政策逐渐略微宽松，法王的名声和事业也随之稍有增广。不久，法王来到了兴盛教众事业的殊胜要地——色达喇荣，准备点燃圣教复兴之火。

据说，法王的妹妹美珠禀白道：“哥哥啊！您不久一定会成为伟大的上师，在喇荣建立道场后，利生事业也必定会广

大，但我心想，今后我们母女二人，恐怕再也没有与您共住的缘分了，所以心里悲喜交加。”

法王听后，便发誓安慰道：“咱们受苦时，妹妹为我做了那么多辛苦的工作，现今稍有安乐之时，我若舍弃你们母女，实在不合理，我心里永远也不会舍弃你们的！而且从今往后，只要有自由，咱们三人一定一日一夜也不分离。”从那以后，无论法王前往远近何处，都形影不离地带着她们二人，直至寿量未尽之间，三位尊者始终心意相合、亲密相处。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动荡时局风暴中　勤持菩萨勇士行”第七章终。

第八章　建立喇荣大道场　从本复兴佛圣教

藏历十六胜生铁猴年（1980 年），法王如意宝四十八岁，六月初十这天，莲足踏上了成就大怀摄的莲花空行集聚洲——色达喇荣（《第一世敦珠法王自传》等个别旧书中称为“喇绒（རྭ་རུང）”，藏文上为第四元音“那若（ྀ）”，“绒（རྭ་རུང）”的意思是城市，合在一起就是“上师之城”。如此不但名字吉祥善妙，而且现今来看，此山谷的确成了上师僧众生活的城市，故称“城”。这样的写法看起来非常好，而且我个人也很偏向于此。然而如今习惯写成带第二元音“雅杰（ཹ）”的“喇荣（རཹ་རུང）”，意思是“可成上师”，即此圣地加持人后，凡是来此山谷闻思修之人都可成为上师，结合此义来介绍此圣地的殊胜性已经成了共称的说法。因此，想到恒顺众生乃世间善规之根本，于此便不特立独行，而写成大家共称带“雅杰（ཹ）”的“喇荣（རཹ་རུང）”），开始开展心中长久以来牵挂的重点“从根本上复兴大宝圣教的余火”这一伟大悲愿力所成熟的事业，即将书写圣教复兴的开端。

这与昌通若比多吉尊者的《无碍虚空总基莲花深藏特别授记文·金钥匙》中的授记之义完全吻合。

彼中云：

“怀柔山谷绽放莲花上，大洛若寺金鸟高空翔，

诸大声者五光耀十方，摄化群鸟事业遍天下。”

此授记文中的“怀柔山谷绽放莲花上”，是指成就怀业的殊胜要地，山谷的形状犹如盛开的莲花一般，应知是色达喇

荣。

“大洛若寺金鸟”是指圣者法王如意宝，因为法王来自洛若寺、属相是鸡、标志是大鹏鸟等的缘故。这里说的“金鸟”理解为大鹏鸟王比较好。原因是：《解深密经疏》中对于大鹏鸟王，以“金鸟”之名来数数宣说，按照这个说法，总的对于大鹏鸟王大多称为“金鸟”。不仅如此，过去的具量上师们也有对法王称呼为“大鹏金鸟”，之后赐予特别授记的缘故。江堆白玛邓灯尊者的净相授记《清澈明镜》中云：“纳南多吉登炯尊，化现嘎拉嘎热扎，十方广弘莲师教。”意思是，纳南多吉登炯尊者的游舞幻化，具有“嘎拉嘎热扎”的名称者，将于十方广弘阿阇黎莲花生所创建的雪域圣教宝，如是授记了法王，这又显示了一个原因。所谓“嘎拉”即“嘎拉多德”，意思是“纯净分”，是真金的异名；“嘎热扎”即“空中飞者”，理解为大鹏鸟王的缘故。再者，《解深密经疏》中解说金翅鸟的纪事时，说：“颈下有如意宝，故名如意”，如是也说了大鹏鸟王的别名叫做“如意宝”，这个名称的出现尤为稀奇。因此《解深密经疏》的这些文句，看起来像是特意对大洛若寺的大鹏金翅鸟王圣者法王如意宝本人所作的解释。

所谓“诸大声者五光耀十方”，意思是具方便智慧双翅、振翅声响极大之五种大鹏金翅鸟，拥有五智慧或者表示息增怀诛以及殊胜业之五色光照耀十方，能以各自相应之业，即

罪聚自脱业、心境怀摄业、心愿普生业、诸方尊胜业、二利自成业，来成办大鹏金翅鸟王如意宝之所欲。此第三句，以“荷担法王事业之诸大弟子”而作解释。一些版本中，“五光耀十方”这句写的是“五头耀十方”。按这个来说，意思是息、增、怀、诛、殊胜智慧的“嘎热扎”——五种不同的大鹏鸟头照耀十方，能够无碍成办五种事业，是同一要点。

所谓“摄化群鸟事业遍天下”，是指摄受了众多具缘眷属，于十方一切处大力作圣教众生的义利，这个意思易懂。

与此授记相吻合，法王刚到色达县喇荣山谷住下，想着要有一个殊胜缘起，就先将自己原本有的那个红色小木屋，安放在山谷中心——以前红黑现巴夜叉护法神找到的要地，以此作为驻锡地的根本。当天大约集聚了十三四位僧人。

两天后，法王应邀来到紫青塘观看藏戏团表演《智美更登王子传》，并在那里过了一夜。当天夜里，喇荣山谷刮起了猛烈暴风，新搭建的小木屋被暴风刮断倒塌了。“然而稀奇的是，见到供在木屋里的莲师见解脱像和会说话的金刚亥母像却没有出现丝毫缺损，而像是被特意排列的那样摆放在一块木板上。（我认为是不是这样：暴风摧毁房屋，表征后来逆缘使得喇荣道场的数千僧舍被摧毁；屋内的两尊佛像丝毫未出现损毁，表征虽然喇荣道场暂时外相上受到了大的损害，然而对于核心的教证二法圣教心髓终究无法作损害。）极其猛烈的暴风将那些木板都撕成了碎

片，然而两尊佛像却完好无损，尤其是那尊莲师见解脱像由易碎材质做成，非常容易破碎缺损，而他竟然连极微小的裂纹也没有出现，真是太稀奇了！”大家都感到非常稀奇。法王也说：“吻合了极善妙的缘起！”

之后，在第一世敦珠法王房屋的残墙处，修建了法王的新房。房屋的后墙和左右两侧是土坯，前面拼接了一些板皮，整个板皮上覆盖了黑色油毡。后来，房屋前墙上一排排地悬挂了很多被放生的山羊、绵羊和牦牛的小块耳朵，整面墙都挂满了。

据一些老弟子回忆说，在房子建好之前，法王搭了一个黑帐篷住在里面。整个喇荣山谷遍满了茂密的草，除了第一世敦珠法王住处的一处残墙外，连一间房子也见不到。最初除了法王的房子外，其他的房子只有一两个。有时候，法王会到户外撑一把阳伞，一边喝着暖水壶里的茶，一边和眷属弟子们聊天。

据说，那时候还不敢明显公开地集聚很多人，讲解引导等做佛法方面的事情，因此，如果见到像是工作人员的一个人走过来，这时候弟子们就必须往山谷深处躲藏起来。弟子们要拜见法王时，会假扮成放牧之人，在腰上系上一根抛石绳再过去，如果觉察到疑似告密者过来时，就拿起抛石绳往山坡上走。

之后的一段时间，只有法王的表妹、扎西的姨妈、绕桑堪布的阿妈等几位老觉姆，后来玛果空行母等来了之后，人就逐渐多起来了。

据老弟子们回忆说，那期间见到法王的妹妹美珠穿了一件带红色包边的藏袍，她在给自己养的几头母牦牛挤奶；小牛犊们就拴在一个草场里面，即现今建了大经堂的位置；还养了两只老狗，拴在大经堂前面的草地那边。

据说，这期间的一天下午，见到法王从房屋附近长得又高又密的草丛中往这边来。这时，法王突然举起食指说："哎！你们到这儿来，这里有个有意思的！"新龙僧人洛珠怕蛇，所以心想会不会是蛇，因此害怕了，就没敢往前靠近；尼珠过去一看，见到法王手指指向的地方自然出现了从前没有的水流，这时候才知道是伏藏泉水，然后他们两人就到跟前俯身喝水及洗脸等。

铁鸡年（1981 年），法王传了广、中、略三种《除缘起障法》等的许多灌顶，以及《大圆胜慧》《杰珍大圆满》的引导。当时，达日拉姆空行母、年龙活佛久美彭措和索丹堪布（他是俄波活佛的父亲，也是一位伏藏师，法王如意宝曾特意给他写信，指示解开能表密意界的方便口诀，此收录在新版《法王著作全集》中）等，也过来听受引导法。

那时，法王安排康东寺的嘎巴堪布、洛若寺的晋旺堪布

和多芒寺的德巴堪布这三人作辅导，每天辅导三次。

这一年藏历五月左右，法王传讲了《实相宝藏论》，之后讲授了《中观庄严论释·文殊上师欢喜之教言》《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以及《净水如意宝》的辩答《致绕沙格西辩论书·正理开显真如论》，特别是详细透彻地讲解了《致绕沙格西辩论书·正理开显真如论》中持宗派见解的界限点的差别。

法王在讲课时顺便赐予开示："现在我们建立了'一切圣教无违'，也就是正在极殷重地数数宣扬要有纯熟的无偏清净观，因此，藏地所有前代后代智者们的究竟密意是同一个，这一点当然能由真实的教理成立。然而在暂时调伏所化的方便上，所承许的宗派见解界限稍有不同，因此，学教理者要懂得以细密善辨的智慧，如吉祥草尖般互不混杂地辨析彼等宗派见解。在这里面，如果要对藏地前代的中观见彻底断除增益，那么对于从上师麦彭仁波切的《般若品释·净水如意宝》的甚深要点中延展出来的两部辩答论，加上《遣除丹秋疑惑论》，即共称为'三部辩答论'的全部内容，尤其是对于《正理开显真如论》这一部，需要研究透彻发生决断，这至关重要！

上师麦彭仁波切在此辩答的后跋中写道：'由于愦闹及身体不调等缘由没有很快写完，但在十八天中完成。'感觉除了像他这样被殊胜本尊摄受的人以外，如果是一个一般人的话，绝对是以患得患失、推敲斟酌来删删改改，忙碌勤苦，多番

仓促修改而耽搁很多年月，尽管花费那么长的时间，然而要出现这样一部文义圆满的论典也极其困难。

具体而言，华日绕沙尊者的辩论书《炽然正理·狮子啸吼》中，为了试探上师仁波切正理的程度，使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最初就以猛利詈骂来威慑，之后用心竭力地做了击败的方便。

举一些例子的话，如下：‘具偏袒眼、草率地驳斥、不熟悉辩论法则之故，被前后自诩相违的重量所压逼，如乞丐的糌粑粉一样混杂了前代后代的宗派观点，并以傲慢而发出雷声的毒水癫狂的居·麦彭。’以及‘内心深处被嗔恚扰乱而翻起浪涛后，红眼瞪大、眼珠乱转，还上蹿下跳、鬼哭狼嚎，但我等毫无畏惧。呜呼！对于这个被猛利嗔魔所缠缚的人，按照世尊的圣言，集聚不偏袒宗派、数量齐全的比丘后，作“疯癫者”之羯磨开许！’以及‘你这个伪装成沙门形相的魔王，当以此教理的食子而饱足，到阿鼻地狱的门口去吧！’诸如此类，穿插了一些如锐利剑刃及长矛尖端般侮辱的文句珠鬘后，寄给了全知。

然而，文殊怙主麦彭尊者回复说：‘以言答言乃共称，然以理答无恶口，掷言利刃野蛮规，吾唯行持沙门法。’按照所说的这样实行了，即在初、中、后一切时中明显显示出寂静、调柔、不放逸的态度，唯一运用柔软温和的语句作了和雅的

答复。

如《正理开显真如论》中说：‘如颂云：“有依及不定，缘俗亦不普，退屈忖度人，宁解大乘义？”我就是这样的人，因此，若出现了符合正道的语言，则无论谁来破斥，只要以正理成立，那就如拔病之药般看待，不会作任何颠倒的破斥。’‘所谓“高谈离言说的恶劣修者你”说得非常对，我是一个相比于离言说，更会高谈无谛实的恶劣修行者。原因是：所谓无缘、离言、离戏的见解高且深，不容易在心中出现，而以离一多等理来观察的谛实空这一点，容易在心境中现出来，因此相应自己智慧的能力稍微相似地思惟了此谛实空的涵义。然而，由于无始以来所积集的业障、烦恼障和习气障极其深重，所以先前也未达至关要，后来被猛利病痛不间断逼恼之时，为了自己从苦中得一点安慰，出于此救怖畏意乐，以理观察病的自性及贪嗔之境无谛实之时，心想“胜义中无，名言中有”，在如是思惟的两种心前，名言中有故决定有、胜义中无故不决定无，以此面对苦和烦恼未出现任何“此有益”“彼有益”的成果，完全是与凡庸无差别的恶劣修行者心相续的量。您的法眼照见后，如云“最胜的教授是击中过失”，赐给我最胜教授，对此除了恭敬地说“是的，好的”之外，不会以驳斥心说任何话语。’

全知寄去的对《冰片水流》的回信中也说：‘尽管因完全

不懂龙钦巴所讲的偈颂之义而作遮破稍早了些，但除了是智慧敏锐的表现外，哪里有什么过失？能把一切口里说出的话都加持为合理，我将作此清净观。对甚深义和细无常未得体会，不应撰写破立之论，若于其他大德不太过分，对我则是应该。不引述此破斥的荆棘而精勤辩驳，让喇嘛平心静气下来。’

看一下这些话语，我认为，实际上这里的每一句都明显体现出对自己辩友无上的恭敬和尊重的态度；不仅如此，还能明显看出怙主个人佛子菩萨的行为，或者高尚胜士的贤善人品。在此阶段之时，如《正理开显真如论》的暂停偈云：‘虽于正理已成慧辩坚，能造诸多破斥文句剑，然未察语不合时宜语，闭口不言岂非高尚规？’我认为，凡是质直而住的人于此偈都会不由自主地生起定解，不是吗？仅仅以此也绝对是给雪域那些熟悉文句辩论、自诩为智者的人赐予了一个善妙教诲。你们求学者要好好地研读学习这部《正理开显真如论》。

如《君规教言论》云：‘柔和既能伏柔和，柔和亦能伏粗暴。’从上师仁波切慧辩力达至究竟的妙力中所生柔语的力量不可思议！大智者绕沙尊者的《复辩·正理冰片水流》中写道：‘智者麦彭之诸论，文句措辞巧妙且所诠深义之命极有深度，因此自诩为智者的人们仅仅见到便会畏怯，并在背地里伤叹说：“我造了口恶业”，却还抵赖说：“麦彭是愚者，不用去遮

遣他。”这类人连遮破之境都未见到！然而如经中所说：“人口中所出，文句之利斧，能断彼自身”，自心一切时中被嫉妒扰乱故信口开河，只会斩断自己原本就微小的善根。’写了诸如此类的文句。应知此乃正直之言说。

如文殊怙主上师所说：‘为显己胜不赞扬，心性空中慧如何，从彼论典文句中，诸具慧者当观见。’诸具慧辩者以慧眼观察立论者敌论者之理论的立足点、破立智慧力的胜劣、正理是否切中要点等，依文句的运用便能清楚了知。因此，大智者绕沙尊者也是最初给辩论书取了个威风的名字——《炽然正理·狮子啸吼》，然而见到辩答书后有所收敛，后来写给上师仁波切的复辩书就取了个柔和的名字——《复辩·正理冰片水流》，之后寄了过来。

华日大格西罗桑绕沙尊者，不但是一位住于正直的具慧者，而且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大智者，因此，如共称‘智者于智者前乃庄严’，智者与智者相遇的话，则会献上无价之宝般的善说之礼，在论的要点上轮番由真实理路作研讨，最终彼此称赞，令辩论在如法的方向上圆满结束，他二人便是如此。不杂世间贪嗔之想，唯是从圣教的角度，以正理之道抉择义理的文句对辩，乃为‘智者三事’之一的‘辩’，赞为圣教之庄严者即是此，所谓‘研讨乃圣教之清扫’也是指这类。因此，未来具慧学者们应以此为榜样，将从如是善妙智慧中所生的稀有

事业当作极为随喜之处。”

此等皆是法王传法旁述所说。

不久后，法王传讲了《大幻变网总义·宝库门钥匙》，据说当时只有十五到二十名弟子。之后，又传讲了《毗奈耶根本论日光疏》，在讲到第七十页左右时，听到色达县工作组正准备从县城来喇荣的消息，于是宣布放假，立即安排弟子们分散。据说这大约是秋季寒冷结冰的时候。

这一年藏历八月左右，法王说：“现在怀摄境心洲山腰路上的高处那里，从前第一世敦珠法王为了化解北方的路煞，修建了一座佛塔，如今已是一片废墟，成了长满荆棘的土堆，要以这里为地基重新修建一座佛塔。”之后邀请了色喀喇嘛，他首先翻起那个土堆，随后念修了《阿嘎迁移仪轨》，然后清除所有残余的土石，在那个地基上重新修建了一座佛塔。老弟子们说，那时法王如意宝亲自过来搬运了土石。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考虑到有殊胜缘起和殊胜必要，为此修建了喇荣桑耶殿的所依能依。拉萨吉祥桑耶寺，无可争议是师君三尊驻锡的道场，而且是藏地第一座三宝俱全的寺院，还是雪域黑暗洲中引出佛教新朝阳的黎明曙光般的象征，如是共称并成立。因此，也许法王是想到：当时的喇荣大道场正如圣教前弘期的桑耶寺一般，象征着引出复兴圣教新朝阳的黎明曙光，将成为重要的根据地。基于这样的殊胜必要

而修建桑耶殿，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再者，从法王是纳南多吉登炯转世的层面来说，与桑耶不变任运自成大寺有着深远的特殊业愿的关联，这一点不但在诸多历史丛书中明显可见，而且从法王土蛇年到桑耶寺时，在二楼璀璨绿松石殿，回忆起前世的情形而放声大哭、说了很多悲伤的话语这件事也可了知。

之后，弟子们再次在喇荣集聚时，法王传讲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君规教言论》和《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等，随后传讲了色多尊者所造的《三十颂》及《性势论》的注释。彭热堪布回忆说，这期间，法王让阿久和奥萨多吉两人背诵考试，他们二人偷偷看着法本念，法王以神通了知后说："你们俩像是看着法本念的，这样怎么可以呢！"他们二人吓得紧张慌乱而中断了考试。

大约在这一年春季的第一个月，法王给当时住在道场的不到五十位弟子赐予了自己前世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极密忿怒普巴》和《极深藏普巴》的能成熟灌顶。灌顶时，讲了需要建立普巴金刚修业的诸多原因。法王赐予圣言："莲花生上师的授记中指示：'圣教末期以伏藏法来救护。'因此，已经到了以伏藏法广作众生义利的时候了。新旧伏藏法有很多，其中旧伏藏法加持力大自不必说，然而，如第一世蒋贡康楚·云丹嘉措在《杰珍大圆满灌顶仪轨解说》中云：'现今大多数旧

伏藏法已经过了果期和修期，到了教期和仅持形相期。’如此一来，诸无谬新伏藏法在浊世的加持力量和事业的锐利程度不同于其他，因此加持尤为迅速。尤其是，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伏藏法是特殊的应时深法，因此佛王土登嘉措尊者——观世音菩萨为调伏众生所现之人相，也极为重视。具七伏藏的蒋扬钦哲旺波尊者说：‘列绕朗巴取出的那些黄纸卷与酿热·尼玛奥色、格热秋吉旺修、仁增果德坚三位的黄纸卷毫无差别，因此决定是具量的伏藏法，也因此要精勤令此法广作众生义利。’说后，他自己做了此法的根本法主。能遣除浊世圣教和众生衰损的正对治法，就是列绕朗巴所取的普巴金刚伏藏法。因此，大家应当精勤想方设法在各地建立普巴金刚的修业。列绕朗巴的这些伏藏法，这一世会在藏地中边的一切处，尤其是康巴地区极为兴盛广大，此情形在《忿怒善逝总集》的目录指南《宝鬘》中有明显宣说，因此，我想此法饶益众生的时期已经到来，并且非常希望普巴事业无偏增广。”

法王数数殷重宣说的缘故，当时很多寺院都建立了普巴金刚大修，并形成了每年不间断念修的规则。

然而一段时期过后，寺院的僧人们忙碌于所作事业轮——画佛像、建造所依等，以及在闻思者的团体中，认为会供、定期法会等没有很大必要的人也越来越多，导致似乎轻视而舍置了这类修法，有遗失修业的危险。因此应知，这些应时

深法的修业相续不隐没而作护持极为重要！第一世蒋贡康楚仁波切在《众会大修总纲》等诸大修总纲中明显提到：“邬金第二佛数数赐予圣言：‘某人独自在七年中，日日夜夜刹那不懈怠地修持，所修成的一切加持、能力、验相、果，在七日大修中就能出生。’”再者，虽然未以生圆次第等甚深见行来摄持便不会出现符合标准的众会大修，然而仅在揭开严厉坛城之面后随顺而修，也有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一点在前辈上师们的圣言中明显可见。因此，不应轻视舍弃这些善妙近修仪轨的规约，应当加倍精勤，乃至在末世之时也不失坏传持。如是自然说出的旁述到此为止。

水狗年（1982 年），法王如意宝到了五十岁之时，与伏藏师根桑尼玛的授记“难越五十空行迎”相吻合，示现罹患严重的心脏病。去色达县城住了一段时间，但并未康复，之后夏季来到了五色湖。五色湖乃列绕朗巴传记里所说“王臣五大圣地”中如君王般的圣地，所谓“大乐海洲金刚垒”或“康区扎日”即是此处。往昔列绕朗巴大师到来时，听到了胫骨号筒的朗朗之声，同时亲见了具印度成就者装束的帕单巴尊者、得受加持的地方就是这里，这在传记中有明确记载。这期间，华觉江措喇嘛、嘉控·丹巴活佛、罗珠旺波活佛和哥哥才让敦珠等，都过来侍奉陪护，特别是华觉江措上师，不分昼夜地在法王身边服侍护理。

大约到了秋冬交替之时，从康区扎日圣地返回了喇荣。法王打算在藏历十一月初八那天圆寂，心已经专注欲求其他刹土，之后写好了遗书藏在箱箧中。华觉江措上师发现遗书后，对法王说："现在政策稍微宽松，幸福喜乐的日光刚刚升起，这个时候，正法明灯您怎么忍心把世间众生弃置在黑暗中呢？"说着就像孩子一样地嚎啕大哭起来，并抱住法王说："假使您不住世而去往其他刹土，那么我有自在的话，一定会立即舍寿圆寂；没有自在的话，也会像世间凡庸那样自杀了断，我发誓绝对会这样做！"这样发誓后，祈请长久住世，一直坚持到底地作了祈请，而扭转了法王专注欲求其他刹土的心意。以此缘起，法王显现上心脏病逐渐康复了，由此从难以度越的寿障险处中彻底脱离。（华觉江措尊者是一位具证量的上师。据说，他在与法王如意宝还未见面时，以见到法王十七岁时撰著的《全知上师麦彭嘉措修法仪轨·光明乘之精华》为缘，心无自在地被夺走了，心想："撰造此修法的大士是怎样一位殊胜的圣者啊！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他！"之后，到法王尊足前恭敬祈求摄受，以此二人成了师徒。曾听法王亲口说："一些授记中说会有一位沃真·华吉旺修的化身来遣除我的寿障等，指的就是他。"法王在讲解《胜利时语》时说，华觉江措曾说过自己的寿量是七十岁出头。后来的确如是吻合了。他有神通的许多事迹，一些熟悉的人曾讲过。）

这一年，法王安排热巴堪布在黑帐篷里讲授前一年剩余

的《毗奈耶根本论日光疏》。之后，法王的心脏病稍有好转时，适当安排了登克活佛、丹增诺吾堪布、益西多吉和秋晋等几位年轻弟子到自己跟前来，少量听了他们对几部戒律小论典的讲考法供养，等等。

水猪年（1983 年）春季左右，法王说为了试验自己的身体能不能讲课，就对华觉江措尊者、多罗堪布和定尼喇嘛等大约五六个弟子，讲授了《噶当父法》中的《觉沃父子问答录·摩尼鬘》。据说，因为那时法王的卧室太小，所以讲课时就让两个小和尚一个坐在床头，一个坐在床尾。

据说，法王对于讲授《噶当父法》和《噶当子法》中的那些本生传，现出心非常欢喜的相，偶尔现出悲伤的样子而哭泣。后来在讲其他课或者聊天等时，也有数数讲到这类觉沃父子传记的习惯。

当时，法王特别讲述了贡秋邦王子本生传中说到的邬金空行洲的庄严、三眼空行母和胡须空行母的行传、寻找桑瓦益西空行母的情形、调伏褐色牦牛的情形、遇见无垢称吉祥比丘的情形、与十万俱胝空行母一起作会轮的情形等。以及《噶当子法》的本生传第十九品中，觉沃用自己爱惜的印模做了一个擦擦像，然后用一小块黄铜盖在擦擦像上，由此又出现了一个印模，觉沃说：“这就是所谓‘鸡生蛋，蛋生鸡’的情形。”译师对此感到稀奇。觉沃说：“还不止这样！”之后将

一个一寸高的印模像戴帽子一样放在自己头上，由此印模包住了整个身体。从上面取开印模，结果出来一尊觉沃等身的擦擦像。当时仲敦巴尊者说：“是擦擦还是什么？我的心好痛！我的上师现在就做成灵塔，早了啊！”说后，立即将等身擦擦像举起来放在头顶，由此那尊等身擦擦变成了印模，之后仲敦巴尊者也如前那样变成了一个擦擦像。为此，噶瓦等人伤心痛哭起来，以此觉沃父子二人笑着出来，等等。

再者，一次，觉沃正准备讲仲敦巴受生为狮子吼王子这一品时，见到拏措译师和噶瓦夏迦旺修二人从大白佛塔边上前来听闻，仲敦巴前去迎接他们二人。

当时，因清净观极大故，在彼此顶礼上没有达成一致。起初噶瓦对仲敦巴顶礼，仲敦巴说：“请别这样做！”说着便上前去扶噶瓦的手。这时，译师向仲敦巴顶礼，由此仲敦巴又放下噶瓦去扶译师。这时候噶瓦又作顶礼。就这样，两边来回扶，仲敦巴心想：“他们俩已经磕了很多个头，我还一个头都没磕，现在与其去扶他们，不如自己也给他们顶礼。”于是便向他们二人数数顶礼。二人顿时惊慌失措而袈裟凌乱，赶紧去扶仲敦巴。

这时，鄂译师喜极而泣，觉沃也笑个不停，赐教诫言：“万法唯心造，这太稀有了！其他人像这样拉拉扯扯，是不和而起纷争；他们三人一个扶一个的拉拉扯扯故，别人会对此讥

毁，然而他们有不变的清净观。”

这类事迹，法王时常会以旁述的方式讲到。

不仅如此，由于在出现稀奇之事或恶兆之事时，觉沃常常会说“巴哇巴哇”和“帕啦帕啦”的缘故，法王曾问弟子们：“你们知道这两句的意思是什么吗？”

所谓“帕啦帕啦”，好像是在出现一个特别的事情或特别的行为之时，印度班智达和成就者们自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例如，桑耶寺最初挖地基时，藏王赤松德赞手持金锄头挖了三次，之后由子侄四人轮流来挖。期间，出现了一些褐色的地松脂，堪布菩提萨埵极为欢喜地说：“帕啦帕啦！色德色德！”（《巴协》中说，这是“善哉善哉、成了成了”之义。）这时，赤松德赞不明其意，便询问译师。此等出自《巴协》，因而也可了知。

法王讲完《觉沃父子问答录·摩尼鬘》后，次第传讲了《文殊赞》《佛子行三十七颂》《亲友书》《定解宝灯论》等。这一年秋冬交替之时，传讲了《戒律花鬘论》。

法王讲课时赐予教诲说：“如云：‘经藏与论藏，佛说皆是法，律藏毗奈耶，是法亦是佛。’这是说，能诠律藏和所诠增上戒学这二者是圣法的根本、本师的补处。《长净事》中亦云：‘本师世尊涅槃故，戒为正法与依处。’这是说，戒是能仁佛世尊的承继者。世尊即将入涅槃，阿难悲伤哭泣之时，

世尊问：‘阿难！你珍敬我吗？爱惜我吗？’这时，阿难禀白说：‘世尊！以譬喻难以显示我对您的亲爱之情，为了世尊，舍弃我的身体和生命也无不欢喜，是这样的珍敬爱惜。’世尊赐教说：‘既是这样的话，把你的右手交给我吧！’世尊伸展金色千辐轮相的右手执阿难的手，如是赐教说：‘你珍敬我的话，就要做珍敬的事情，什么是持珍敬我的事情呢？我于无量俱胝劫中所成就的此无上法宝藏，现今付嘱于你，你要跟我一样尽己所能地护持下去，应当令如来所说的此毗奈耶法在诸方增长，全都不要失坏，不要空耗废弃，这是我最后的教诲。’看看经中所说的这些就知道，大恩本师对圣法戒学是多么尊崇敬重！如《律本事》中云：‘何处有羯磨，亦有殷重实行，称为正法住；何处无有羯磨，亦无殷重实行，称为正法灭。’佛的圣教住世与否，唯赖圣法毗奈耶之有无，《律本事》中如是说故，此善说圣法毗奈耶是圣教唯一的根本。因此，我们这个道场也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持戒、披红袈裟的圣教住地。”

之后，建造了宅舍事的经堂。

法王在僧众取舍之处的见解、精勤行作、禁戒、学处以及威仪支分方面作了教诫，并下谕令说：“对于可以成为沙弥者，将似根本罪之恶作、忏悔恶作、所戒恶作以及开许无罪等，简要归为十粗罪和同分违犯的诸学处，让他在心中善加了解后，再给他传戒。次第可以成为比丘者，对于《分辨阿

笈摩》的偈颂中归纳的遮止应学，以及《十七事》中粗略的修学应学这些内容大体有个了解，并记住守持界限，之后安排受比丘戒等，需要如法地依照律典来殷重行持。”

法王亲自安排说：“首先筹备一个德相完备的传戒团队，比什么都重要……虽然我的所依身是比丘，但洛珠上师说：‘你是伏藏师的转世，所以不可以大力地实行三事仪轨等。’如是以特殊原因下了谕令故，我不可以传戒，因此，需要从你们当中选一位担任戒和尚。我认为达龙寺的热巴堪布特别适合，他的比丘戒传承虽然不是东律，但他持戒十分清净，因此暂时由他做戒和尚，以及金旺堪布做羯磨师，嘎多堪布做教授师，秋巴堪布做告明知时者，多迪堪布做补充者。”这个传戒的善知识团队，是喇荣道场最初的传戒团队，他们时常上午传沙弥戒、下午传比丘戒。

法王还赐予了诸多教诫：“传戒当天，作羯磨的传戒师们忏诸应忏、净诸应净、加持诸应加持，需要做到传戒时心相续未被罪业染污。作羯磨正行仪轨时，需要了解受戒者是否领会了文句、了解所诵羯磨文是否有增减、期望受戒者的相续中得到一个清净的戒体、发起以此轨范令导师佛的圣教久住世间之想。”

后来，法王委任大堪布嘎巴仁波切或名“土登慈诚嘉参”的大持律上座做戒和尚，由东律传承来给所有受戒者传比丘

戒。他是与法王如意宝一起在堪钦托嘎如意宝座下同一戒坛得受的比丘戒，并且行持了极稀有的持律行传，因此具足上座智者功德的美誉。不仅如此，在文革等时期，下至微细戒亦如眼目般守护的缘故，是弘扬大宝律教传承的中流砥柱。因此遵照法王的圣言，色达喇荣道场的大多数活佛和堪布，是在这位大善知识座下出家并受的比丘戒，以此，后来受持其戒律传承、披红袈裟的僧团遍布了多康的许多地方。

不久后，法王教诫说："在喇荣道场常住的出家僧人们，要由闻思来学习诸律藏教典，而通达遮、持、开三类诸学处，还要由行持做到如理实行别解脱戒自规的诸羯磨仪轨。"又说道："一般而言，戒律三事仪轨不可或缺，然而如果喇荣道场举行夏安居的话，我担心附近的那些寺庙里会没有夏安居的人，并且会妨碍到他们的收入等，存在这些问题的缘故，就暂且放置。由于不作安居，则没有在夏季时节制止白念堕犯、惩治、分财及界外过夜等的差别，由此自然不用作解制。然而，每半月作长净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的。由诵《别解脱经》令新僧人了知遮持的要点，以及令旧僧人回忆堕罪及还净等；不仅如此，有忏诸应忏、净诸应净、加持诸应加持等大的必要和大的利益，因此执事僧要依竹筹计数来知晓日期后，不间断地作上半月下半月的长净。"下达了这些谕令。

大约在鼠年（1984 年）夏季末尾的一天，法王为一些弟

子赐予了格萨尔王命交付灌顶。从讲解结行誓言中发挥，顺带讲了丹哲耶吾布美的行传、白方丹玛家族总的事迹、父子二人彼此十分敬爱，以及丹哲与尼穹伉俪情深的情形等，心很悲伤地讲了这些后失声痛哭。法王还讲了一段很长的事迹：琼纳华增杀害丹哲之时，正值父亲大人丹玛因年迈故退离军队在家休养期间，原本他没有再上战场的打算，然而除了丹玛外，其他将士没有胜伏琼纳的缘分，因此格萨尔王私下告知将士们故意让丹玛心生忿怒。再说琼纳杀害了丹哲后，进一步向格萨尔王发出挑衅，俨然一副轻蔑的样子与之作战。这时候，格萨尔王示现战败的情形后逃遁，而其余将士谁也没有出面迎战，由此丹玛从心底生起忿怒后迎面攻击，之后胜伏了琼纳等等。圆满传完灌顶时，法王说：“每次传这个格萨尔王命交付的灌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从口里说出很多胡言乱语，所以从今以后，我暂时不再传这个大护法的命交付灌顶了。”

在此前后，一些非人幻变成人的色身到法王面前闻法，此等情形，德巴堪布仁波切和秋巴堪布仁波切等都见到了。此类事迹在不共的内传部分有写，从中可以了知。

这段时期讲课之时，通常法王都会亲自吹法螺。记得法王曾数数教诫：“《律本事》等中明确讲到传法时吹两只法螺的情形，《佛说大乘菩萨藏正法经》中讲到，用大法药涂在

大法螺上吹响所出深妙之声，三千大千世界皆能闻知，像这样，有殊胜缘起和殊胜必要的缘故，我每一次传法前，都让两名年轻僧人吹双法螺。你们这些堪布平时讲课的时候，也要在课前吹法螺，不要忘了！”

听老弟子们说：“那个时候，法王在喇荣吹法螺时，在扎玛朵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法王也对扎坚堪布等说：“你们吹白法螺时，声音都不一定能传遍喇荣道场；与此不同，我以前在洛若寺吹法螺时，在隔了很远的雅朵也能清楚地听到，白海螺是同一个，怎么会有如此的差别呢？”后来观察时，洛若寺所在的地方是色括，从色括到扎秋，从扎秋到朵拉，从朵拉到雅朵，彼等之间隔了很多座山和谷，因此法王吹出的法螺声传得那么远，也是非常稀有的！白海螺是同一个，然而音声的差别是由吹者的功用加行力不同所致，这一点毋庸置疑。写到这里，自然想起了《文殊真实名经》中所说的“即是法螺具大声”。

之后，弟子众如花园中的蜜蜂般日益增多。

这段时期，法王眼目明亮、心智明朗，因此很好地讲解了显经、密续及共同明处在内的诸多教典。平时，法王经常亲自监管道场的讲闻事宜，通过背考和讲考对于文句和意义二者轮番地来作考察，有时会让弟子们在僧众中站起来进行辩经考试等，肩负起以各种方便来提高学识的重任，并大力

督促讲闻。法王殷重教诲说：“年轻人当中，除了少数有心脏病的人可以特殊开许，此外所有人都必须学教理。”之后安排年幼者背诵诸教典偈颂，安排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背考和讲考等。

上午九点辅导，十二点之前结束，然后吃午饭。下午一点十五分开始持诵麦彭额郭长咒，与此同时，法王和所有弟子进入经堂中，按照“铺设种种缯彩布，具梯法座上安住”，在法座上坐下来。从《圣八吉祥颂》开始（那时没有念加倍咒“嗡桑巴绕桑巴绕”的传统，后来法王说：“阿底峡尊者讲到‘在作任何善法之前念此加倍咒的话，利益非常大”，因此课前所有念诵的最初，要念加倍咒。”从那以后，便形成了平常这样念的规矩。再者，那时也没有念供云咒的规矩，后来大经堂建成后，每天都有很多人供献自然花束或人造花束、酥油灯、熏香、藏红花泡出的香水和食子等诸多丰盛妙好的实物供品，因此法王教诫说：“在《普贤行愿品·七支供》之前念加持供品仪轨的话，很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不间断念《供养仪轨》的规矩），接着是《普贤行愿品·七支供》、寂天菩萨的轨范《菩萨戒仪轨》。尔后，为了所讲之法令人与非人众生的心不由自主地转入正法方面，从而出生广大的利益，以及无碍顺利成办圣教和众生的义利，念几遍《怀摄现有祈祷颂》。然后，礼赞十方三世诸佛海会智慧自色的文殊圣尊，之后开始传法。

以讲某部法的第一天为例，会念从圆满大导师释迦佛开

始直至自己的根本上师之间广的礼赞偈。之后有念一遍“若时我为利他心所驱，由忆心中莲上童子您，宣流甘露善言妙法音，愿文殊于我心赐吉祥。”的规矩。很多弟子推测，法王不共的本尊是文殊圣尊故，这么念可能有特殊的必要。无论如何，随后念“十方所有三千大千界”等劝闻法偈，并劝发菩提心，之后进入传法正行。除了第一天以外，平时没有念诸多广礼赞偈的规矩，因此《文殊赞》结束后劝发菩提心，之后直接进入传法正行。

正行的讲闻结束后，随即以《普贤行愿品·发愿回向》作结行庄严，即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以此圆满当天的传法。

法王讲法时，若是偈颂原文，箭杆许的条形经函大约讲一张；若是长行注释，箭杆许的条形经函大约讲六到八张，有这样的规矩。总的只解释文句，此外不广地发挥来讲总义、辨析等。有时候为了开显意义关要，会很好地发挥讲解教典的难题及不同宗派见解的微细受持界限等；有时候，讲一些对总的正法关要引生定解的教诲；有时候，讲一些有利于内心的教授教诫等，有如是随宜来讲的习惯。

讲法结束后，首先让弟子们讲考，随后弟子提问、法王回答。在此之余，师徒们一起在经堂里说说话，在宽闲的状态中放松、自然地谈论。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有时候天快黑了，下问上答还没结束，这样的情况也有。

法王曾数数教诲：“每次所讲之法，不是仅仅文句上这么说，而是要将最后的落点运用在法与自相续结合上，这才是闻思的目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是一切的心要！”

不仅如此，法王还垂赐了很多让弟子们了达佛法本质的教诫：“求学者们学五部大论的次第上，现今多数大道场的规矩是，先学中观、因明、现观、俱舍，再学戒律。然而相反，此增上戒学是增上定学、增上慧学的所依和基础，因此需要最先学习戒律教典。否则，在其他四部大论的班级里次第学完后才开始闻思戒律的话，这时候，由于此前并未学过遮、持、开三类学处，导致自相续的戒体先前已经失坏，现在知道后会被猛利的后悔所逼恼，无法避免变成这样的结局。因此，不会发生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将学五部大论的次第与实修内三学的需求配合后，运用在调伏自相续上……”

就像法王为亲传弟子们造的《教诲甘露明点》中所说：“人品贤善戒清净，无垢智慧处善学，具缘三世佛之子，乃吾究竟之心友。”对于那些品德高尚、依法依戒而行的弟子们，法王将其视为自己的好兄弟、好孩子一样，尤为看重；再者，对于那些法随法行、舍弃现世、人品贤善、能够刻苦求学的无依无靠的僧人，现出心欢喜之相，不仅如此，平日还主动去了解那些贫困弟子的生活状况。

匝哦之女的传记中云：“自未经历苦，怎知他人痛。”与

此情形相反，由于法王自己年轻时经历过衣食匮乏等的许多艰难困苦，因此懂得替他人着想，对于至心求法、缺衣少食、孤苦无依的求学僧特别关心照顾，向他们伸出宽广的援助之手，为他们提供生活的顺缘。同样地，法王常常劝大家要以慈爱、怜愍之心来照顾、陪护可怜的病人。法王还数数教诫，对于那些新来的人，大家要和颜悦色、笑脸相迎、柔言软语，尽力提供帮助。诸如此类，法王完全做到了摄受励力求法弟子的善妙行传。此等情形，在法王的老弟子身上都有具体的实例可以说明。

再者，此处值得一提的是，与大多数寺院的管理制度相反，法王在喇荣大道场及喇荣支分的禅修静地和讲经院中，强调并大力推行了公平、平等的规则，这种制度成了喇荣不共的风规，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具体而言，平常闻法和吉日会供之时，对于活佛、堪布、监院等与大多数普通僧人无有高看轻视之别，不分尊卑座次，要由先来后到而坐。今天新来的小僧人和常住多年的大上师二者，在供养上没有一分钱的差别，平等分发。以平日清扫和定期劳作为例，所需参加的任何僧众劳动，不分种姓、家族、地位等，大家都要平等地参加劳动，等等。像这样，法王极为重视大平等的原则。可以认定，这些规定是摄受弟子的殊胜行为。一次，一位新闻记者采访法王时问道：“您的道场中能集聚这么多僧人的原

因是什么？他们所有人都能相互团结和合的原因是什么？您是用了什么办法做到的？”法王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以清净善心，从人人平等的层面上摄护，好像是这个原因。”思惟法王的这个回答，才知道有一个大意义。

如是，法王对平等的原则非常重视，所以喇荣大道场的僧值们也唯一按法的纪律来做，即佛制诸戒以及僧众纪律中制定的应作之事，以业因果及自心清净为标准，小心谨慎地执行。此外，像一般寺院的做法那样，铁棒喇嘛们以自己随意的想法，对普通僧人们作威作福，做诸不合乎正法的惩罚和殴打等的治罚，对此大力予以遮止。

不仅如此，僧值们在讲训词等时，也要依据法王的圣言。法王曾数数教诫：“僧值应观察自己的等起，观察自己与三戒是否相违，之后住于正念，落点要有三藏的依据，构架要有三学的依处，带着恭敬的方式来作禀报；此外，如华智仁波切所言：‘在僧众集会的行列中，吹嘘父辈祖辈、说引发矛盾的诤讼之语、赞叹自我等，若不如法而行法，依法反成恶趣因。’所以根本不可以！”

法王还规定，只能由通达业果取舍及圣法毗奈耶的三藏法师来担任僧值。他们在佛法上经验丰富，时常会教诫僧人们佛制戒的学处以及属于僧众内部纪律的诸多取舍学处。对于新出家的僧人们，下至着装规范、用餐威仪在内，都详细

地教导。因此，与一般寺院的僧值根本不同，这也可以算是喇荣大道场的一个不共特法。

藏历木鼠年（1984 年）一月初一开始，法王为总的弟子众传讲了《大圆满龙钦宁体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

这一年的藏历六月初一，法王配合珀克巴所著的《诗镜例句·音海之径》传讲了《诗镜》。当时法王为了利益初学弟子们，以逗趣的方式所写的少许零散例句，现今仍能见到。

其中，譬喻修饰法中犹疑喻之例句：

噫！

心契求脱众谛听，异相纷现器情法，

此真实耶或梦耶？我心疑网百缠缚。

写完后，法王说：“你们用回答此偈的方式，写一个获得定解的诗偈。”

当时，来自美瓦的弟子秋森写道：

轮涅净明离边戏，器情非真亦非梦，

离妄分别迷乱轮，三身自成妙力圆。

写好后呈交了上去。

对此，法王又以开玩笑的方式回复：

轮涅本净离边戏，迷脱等如空林苑，

无所待之彼自成，以何能察量成立？

如是写后，据说他无言以对。

那段时期，法王以逗趣的方式所写的空前影射修饰法的例句：

一时摄尽四部祥，光明摧灭内冥暗，
顺众心愿法音者，最胜摩尼吾幸得。

影射修饰法的例句：

洁白公蜂骄慢者，希慕莲苞母蜂侣，
然时女王顿生嫉，寒冷军临我心颤。

再者，那段时期法王写过一个突出喻的例句：

数日所修孤木屋，亦令此地成迫迮，
常勤所积诸功德，山不退移乃为奇！

如是赐了下来。

当时，喇荣道场只有六十三名弟子的缘故，房子只有少量的一些，因此，数日修建出的小房子还不足以达到令喇荣山谷的大地变狭窄的地步。然而，听慈诚罗珠堪布亲口说：“后来观察时，那成了预先照见未来的一个授记。”

这一年大约秋季之时，法王传讲了《定解宝灯论》等。

那段时期前后，法王按照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笔录的《智慧明点》，以成熟引导的方式为弟子们传授了大圆满的究竟口诀——《杰珍大圆满引导文》。还顺带赐予了很多宝贵的教诫，其核心内容是：“列绕朗巴的《杰珍大圆满引导文讲记》是极为摄集关要的一部法。往昔，列绕朗巴从甚深伏藏法的

主人——蒋扬钦则旺波座前，详尽地得受此法的灌顶和引导时，按照如何讲的那样，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写好后呈交钦则仁波切过目。钦则仁波切赐予圣言：‘我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的缘故，我已经开了光，因此往后不要改动，就这么留存下来。这部引导文笔录的名称，就取为《大杰珍布玛甚深宁体引导文讲记——水流笔录摄集心髓关要·智慧明点》。’说后亲手写下标题，现出心极为欢喜的样子。如此甚深的引导文，这次以直接传授的方式赐给你们了，因此希望从今往后，大家能够结合自相续来实修，勤修到底，要做到临终不后悔！”

这一年的萨嘎月，法王念了《华智仁波切全集》的传承。当时顺带说道：“有《华智仁波切全集》完整传承的人很少，所以过去我在石渠时，由特意勤作才求得了完整的传承。这一次，《现观庄严论释》和《莲苑歌舞》这两部法的传承由金旺堪布给你们念，除此之外的所有传承，我都亲自给你们念圆满了。”

在这个月里，法王为两千余僧人传了《四宁体》的大灌顶。（通常而言，所谓“四宁体”，指《布玛大宁体》及其精要《上师仰体》，以及班玛利智匝的伏藏法《空行宁体》及其深要《空行仰体》这四者，其中两部《仰体》是大遍知龙钦巴的意伏藏。再者，贡波佐钦巴和仁增才旺诺吾等将《布玛宁体》和《上师仰体》分别计算，《空行宁体》和《空行仰体》合算为一，再加上《金萨宁体》，称为“四宁体”。

另有一些未将《金萨宁体》算入其中，而以《噶玛宁体》替代，共此四者，等等。此处，法王所作的“四宁体”灌顶，是指共称的《布玛宁体》母子，以及《莲花宁体》或名《空行宁体》母子。）

这期间，法王以教诲的方式为灌顶行列中的全体弟子赐予了《教诲黎明曙光》。在此教言中，为了让大家通达道之总纲，将深广圣法的诸多关要归摄为佛法之基础、佛法之命根、佛法之结果此三大纲要。

其中讲到：

无等佛陀无误自行道，
万千善妙功德大源泉，
离过清净三戒妙庄严，
此为佛法基础故当知。
值遇释教精华之法时，
未成随诸散乱魔引转，
恒时精进闻思修诸业，
此为佛法命根故当知。
不贪自利寂灭安乐味，
摄取佛子勇士行传海，
之后恒时唯一行利他，
此为佛法结果故当知。

修持圣法的基础或根本是持清净戒；本体或心要是精勤

闻思修；结果或成果是成办利他，此三大纲要全摄了大宝圣教的一切基、道、果，赐予领悟如是义之心得关要的文句，明确摄尽各种应时的所诠义而宣说，我想这里面有特殊的必要和原因。

也就是说，圣教在一段时期里出现了大的衰损，后来政策稍微宽松，就遇上了大家对于建造殿堂和三宝所依等热情高涨的时期。因此，大多数人不知道真实正法的要点和关键，而是认定佛法的基础是建造佛殿和三宝所依等；认定佛法的命根是影像的仪轨唱诵、敲打法器、戴着面具跳金刚舞等；认定佛法的结果是眷属众多和财产丰厚等。为了遮止此等做法，法王赐予了这篇如火灸要穴般的教诲。对此了解后，我想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

《四宁体》的灌顶结束后，法王为眷属众次第传讲了《戒律花鬘论》《俱舍论》等大论，还传讲了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一年冬季，法王在传讲《密藏续释·遣除十方黑暗》时说："境相中，遍知龙钦巴和益西措嘉空行母二人亲自现前，按照《遣除十方黑暗》这部注释为我传了《大幻变网续》的四级灌顶。"这件事曾听法王顺带讲道："前行预备灌顶、外利灌顶、内力灌顶、密深灌顶，总的是按照遍知龙钦巴的《密藏续释·遣除十方黑暗》中所说来作的。特殊的是，在作三种

密深灌顶中的无别大乐灌顶或句义灌顶时，不是按照龙钦巴康派的轨则，而是按照宿派的轨则，以下固十六喜的运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六神通以及五道功德等一切圆满而修的方式来赐予的灌顶，出现了这个情形。并按照觉受中如何作的灌顶那样撰写了灌顶仪轨——《吉祥大幻变网能成熟之灌顶次第·近传加持甘露明点》，等等。”

撰著此灌顶仪轨时的笔录者是希阿荣博堪布，所以就当时的情形对他作了采访。他回忆说：“当时法王亲口说：‘按照我口中说的次第，你要快快写，有错别字也没关系，这是从明界中直接显露出来的，因此没有立刻写下的话，过了一会儿就写不出来了。我们两个对客人要小心，这很重要！这期间如果来了一个破誓言的人，语表之门就会关闭，从而彻底消失，这样的话，灌顶仪轨就无法圆满记录下来，而会有所剩余。’如是赐圣言后便开始写。法王在受用饮食的同时毫无勤作如流水般连续不断地作了口述，从始至终，一次性悉皆圆满完成。”

这里要附加解释一下，前面法王话语中所说的“康派是遍知龙钦巴的轨则”。总的来说，《青史》等中讲到，从阳甲雍传下来的法脉称为“甘青普玛”或“窍诀传”；达吉华扎在卫藏也弘传了许多，还前往康区宣演，因此，对于从阳甲雍和达吉华扎传下的法脉，大家共称为“卫派”和“康派”。再者，所

谓的“康派”，噶·当巴德协在拉吉卓普巴的弟子佐·卓沃衮波处听闻，并传给文波益西嘉参，他撰造了注释后，在卫藏兴盛；而且噶陀·藏顿的传承、阿阇黎涅沃桑给之轨以及贝若扎那的传承，都是从康区传出来的。由此等来推度的话，所谓的“康派”指的是这些。

由于遍知龙钦巴是卫藏人，不是康区人，所以产生“从他传下来的不叫做康派”的疑惑也正常。然而，如敏林阿旺秋吉扎巴的《密藏续释——辨析金钥匙难点·光之兵器》中云：“再者，如是《大幻变网续》分为所谓卫派和康派两种传承。对于达吉华扎来到前藏、后藏、康区三地后弘传的，称为‘甘永扎巴’；对于阳甲雍为泽、杰二人及柯为主而传持的，称为‘幻变窍诀派’或‘摩尼派’，由于在甘秀迥玛和青普圣地传讲，而立名为‘甘青普玛’，此传至卓普巴之间，他又传授给香顿南达，从这里传下来的称为‘康派’；从此法传讲兴盛之地而言，对住于卫藏的传承立名为‘卫派’。”我想，这时是不是需要分别立名为“甘永扎巴”和“甘青普玛”的“卫派”和“康派”。然而又云：“从达吉华扎传来的，似乎也出现了荣龙轨则的缘故，对于此智者的传承安立为康派。”按照此处所说来观察的话，才知道法王说的“遍知龙钦巴之轨则称为康派”，并不观待与共称的说法是否一致，而是跟着巴特大堪布等前辈上师们的说法来说的。

些许旁述后，再次进入正文。这一年，法王在尼众持戒、学修以及断恶行善方面承担起了大的责任。法王对僧值央吉等垂赐圣言：“我为你们的利益作了很多考虑。由于仁增卓玛教理学得很不错，所以原本打算请她给你们讲课，但她现在生病了，不得不回家乡，因此往后就由喇嘛奥洛尊者做你们的上师，你们从识字读诵开始到教典的讲闻之间，都要发起勇悍，精勤学习，这方面不要出错！”

当时，尼僧们集会上课连一个带屋顶的经堂都没有，为此，法王花了一千元人民币，从阿交村一位名叫久罗的牧民处买了一间房子，亲口说：“这个作为尼僧们临时集会的地方”。

之后，有一天法王捎来口信说：“你们给我搭一个法座，我有必要去尼众区。”于是尼僧们用土坯和石头砌了一个高座，之后列队迎接，做好准备而恭候。

法王降临后宣布：“从现在开始，我在尼众僧团弘法的时机成熟了！”说后就在当天委任了僧值、维那、香灯等职位。当时法王亲口垂赐圣言说：“我摄受你们尼僧为眷属，世人可能有种种非议，但我不去管这些，都放在一边不理会。从现在开始，尼僧眷属众一定会越来越多。将你们女性安置于解脱道的这个事业，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利生行为。因此，你们也要斩断此生世间的缠缚，之后从心底深处归投依靠三宝，并在团结和合、持清净戒、闻思修上精勤，这至关重要！”

之后，逐渐地许多女性对于家心生出离，追随圣者法王的莲足寻求解脱道，依靠法王无量的慈悲和增上缘，舍俗出家为尼，身披红袈裟。此后，喇荣山谷里开始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尼众僧团。

如《毗奈耶经》云：“住室罗伐城中，被丈夫殴打，哭声如马嘶鸣、大象嚎叫般诸女子，法与圣比丘尼为其说法。彼等见谛时言：‘我等由圣者法与比丘尼得解脱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诸天众、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所能做到。我逢圣者法与比丘尼故，于地狱旁生饿鬼趣中拔济令出，安置人天胜妙之处，当尽苦际，得涅槃乐，干竭血海，超越骨山，无始积集所有身见悉皆除灭，获得初果。’”我等殊胜引导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也是在五浊末世以大悲心摄受许多女众，将其从恶趣险路中救护，安置于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处，作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行为。若以她们为喻，说是“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诸天众、沙门、婆罗门、亲友、眷属所能做到”的话，我想根本不是夸大。

之后，法王次第委派了上座热巴堪布、上座班玛根恰堪布、上座洛桑秋培堪布、上座嘎多堪布、上座德巴堪布、上座邬金丹增堪布等作为传法阿阇黎，为尼众奠定了良好的求学基础。

同时，尼众在法王所指定的小经堂里集聚后，法王赐教

说：“从今往后，你们与男僧相同，仪轨的做法等要各自独立开来。”之后，赐给了她们包括鼓、长号等在内的全套法器，令其单独举办会供和期供等。

等到能熟读文字的尼僧大约有六十位时，法王亲自赐予了《大圆满心性休息颂》的成熟引导，每天大约讲四个偈颂，此外未讲更多，并赐下圣言：“你们对于所讲的法要辅导、讲考等，做到熟悉法义。”

之后，尼僧人数超过两百时，小经堂实在容纳不下，于是法王打算建造一座较大的新经堂。为此，法王前往色尔坝单吉寺时，给当地所有出家在家男女众传讲了深广妙法，作为建造尼众经堂的顺缘。为报答此法施恩德，色尔坝的很多在家男女来到了喇荣，他们自备干粮等，在七天里建成了一座两层的经堂。

不久，法王再次赐予教诫说：“依靠色尔坝诸位具恩功德主的增上缘，讲修佛法的顺缘——所需的经堂已经建成，这非常好。但只是有个经堂还不够，不能空耗信众积集资粮，因此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经堂里不间断地讲闻圣法。经由闻思的门径持、护、增所讲之正法，同时经由显密道次第教典中所说的积资净障及近修业相关的门径，恒持所修之正法，这至关重要！其支分，从毗奈耶三事仪轨到密咒之续、伏藏的大修之间，总之对于无偏显密的事业、仪轨规则的做法是不

可不知的。尤其尼众和男僧们不同，是寺庙，所以日常所需仪轨的实行规则，以及制作朵玛、吹打演奏等传统的实行规则，一定要全部都懂得。”之后，请来洛若寺的老僧人巴霞和秋坚，选了一些年轻的尼僧，令其学熟念诵的音调和仪轨的实行规则等。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法王说：“将尼众分为俱生法身洲、咒生报身洲、刹生化身洲三个洲，每个洲划分为八区，总共二十四个区，则能表征二十四圣境。其中刹生化身洲的第一区就是头顶匝拉达绕的替代品，所以要安排在稍高一些的地方（即是指后来建起大幻变立体坛城的地方）。”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建立喇荣大道场　从本复兴佛圣教”第八章终。

第九章　圣教内部作整顿　令僧团宝内外净

木牛年（1985 年），法王如意宝五十三岁，这一年为三千多名僧众赐予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所取伏藏法《教藏全集》圆满的灌顶。《教藏全集》是将《八大法行》《密集金刚》《金刚宝鬘》《胜乐金刚》《时轮金刚》等新旧密续诸多本尊的各类修法摄集一处，具大加持的应时深法；不仅如此，还是能遣除藏地等圣教总的障碍、能救治教众衰败的尤为超胜的仪轨，这一点在授记中明显可见。

莲师言教《极深第七灯》云：

“遣除总暗之明灯，即除彼时藏中边，
圣教总障大方便，此乃圣教大明灯，
极少罕见甚深法，教藏全集大伏藏。”

趁着为集聚的众多弟子灌顶之时，法王从大局考虑，主张依据佛语，对因时局动荡而变为秽浊的圣教作彻底的治理整顿，为此公开地对会众在取舍学处上进行了教诫。

法王殷重教诫说：“一切功德的基础是戒律，因此住在各方寺院的僧人们应将别解脱的大宝戒学持为根本基础，具体而言，若是沙弥，不被十种学处或四根本戒加酒戒共五种过失所染；若是比丘，则如妙好新莲般的近圆戒荣华不被他胜僧残共十七种罪之箭霜所摧坏。在此基础上，菩萨戒和密咒誓言戒的金链不被各自教典中所说的根本堕罪之铁锈所染。

要培养如是清净圣洁的僧团。

明显具足密乘教典中所说成就相的少数一两个人，是繁星中的皓月般无上殊胜者，因此谁也不能否认，除此之外，要清除那些假伏藏师、伪成就者，成为唯一披红袈裟持别解脱戒的出家僧团。如果毗奈耶教和续部宝中所说的别解脱戒与密咒誓言戒已经失坏，可恢复者应令其恢复，而那些根本无法恢复、如浑身毒疮的青蛙般之人，应当从寺院中摈除，不允许入到清净僧众的行列中，应如是实行。作为供养处的出家、在家两种团体都应当减少其他大多数事宜，由唯一实行讲闻修来持、护、增盛教证圣法宝，从而成为堪当信众顶礼、供养、归依的殊胜福田。”

再者，发布了叙述此义的一封公函。当时的公函是红色字迹，因此后来被称为“公函红页”或“红公函”。此红公函在藏区各地广泛流通，在多康地区的许多寺院里都卓有成效，很多对佛法有责任心的人，在自己所在地的各个寺院里，着手开展令圣教得以清净的整顿工作。与此同时，为了使两种供养处团体达到内外清净，法王全然不顾世间情面，严禁那些文革等时期中批斗过上师和道友之人为首的失坏根本誓言戒的人进入严厉密咒坛城。并且，多康地区非常多的寺院都以大规模的方式在别解脱戒和密咒誓言戒是否清净等方面作了大力整顿。

当时，对总体佛教有清净意乐、通达正法关要的诸位大士心中深以为然，从而在行动上大力支持协助。然而，那些在动荡时期殴打、詈骂自己的上师和金刚道友等，而失坏密咒誓言戒造下重罪，所以没有资格进入僧众集聚处的人，或者少数不考虑总的圣教大义、只惦记自己饭碗的假善知识，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心中极不欢喜。就像击中了他们心间黑蓝色的“吽”字，从而放射出黑光一样，他们说“法王和喇荣道场发布的《公函》，是反对所有积极分子和支持资产阶级制度的做法，不阻止此事的话，会有资本主义起尸的危险。”安立了此类罪名，大肆诬陷，煽风点火，挑起争端。

这类事情，法王在传法时顺便说过：“律藏里讲七灭诤法时有说：‘僧众委任一位具德比丘行筹，他用右手拿法筹令其显露，用左手拿非法筹令秘密不显，以此分给全体僧众。行筹时，于非法筹，有怀疑不问者不取，欲毁破者不取，欲以非法灭诤者不取。如何知道想以法灭诤者多还是想以非法灭诤者多呢？这位将大多数人的心往善妙上安置的行筹者，计算以法灭诤者和以非法灭诤者的数量各有多少。’过去稍难理解经中讲的这些内容，因为我想：‘除了心识不正常的人以外，会有承认自己是佛弟子和修法者的同时取非法筹的人吗？’然而整顿僧团时，很多人承认自己归依三宝、是修行者的同时，又说不需要清点戒律，这就是如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事，

因此心想：‘经中说自诩为修行者却取非法筹的情况的确存在！’由此在心中生起了新的定解。

再者，在未作此整顿前，可以说僧俗大众无一人不欢喜我，然而因为作了整顿的缘故，现在有些人把我看成怨敌一样，这也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动机，唯一是想到五浊越来越炽盛，所以在这圣教仅剩如夕阳般的最后时刻，哪怕能令清净圣教多住世一天该有多好！心中惦念的除了这个之外，丝毫自利都没有。在整顿这件事上，即使以三宝作证，我也毫无羞愧，所以为了这件事，哪怕要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也一点儿不后悔！我发誓对制造违缘的那些人也唯一修悲愍，绝不记恨！如云：‘任众践踏吾头顶，宁死不害令怙喜。’像这样屡屡披上不报复的铠甲。”

不久，法王特意派嘎希·儒协前往北京拜见班禅大师，汇报整顿圣教和发布《公函》等前后经过及具体情况。临行前，法王亲自将护法杯交给儒协，之后委托护法神成办事业。

儒协顺利抵达北京，期间得到了大约三次拜谒班禅大师的机会。在问候时连带介绍了法王尊的行传，并表达了希望大师去康区时能满法王的心愿来色达县，同时敬献了缘起物，还供养了一千元人民币。那个年代人民币很值钱，据说，班禅大师身边的眷属对于供养的一千元人民币感到非常惊讶，说：“一个藏区的喇嘛居然这么有钱！”随后，他将整顿圣教的

《公函》呈交到班禅大师手中，并细致清楚地讲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

班禅大师说:“我没看出这份《公函》有什么问题，但现在立即就断定也不是那么方便，我打算过些天去一趟康区，希望到时候对这件事好好地做个决断。”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圣教内部作整顿　令僧团宝内外净”第九章终。

第十章　今生首次亲莅临　前世新龙大道场

大约在这一年（1985 年）夏季，由于新龙县上中下地区很多寺院数数祈请，再者，如《多香》后中后云：“列朗时取未弘传，全部及其部分等，列朗不现圆寂后，为后世弘空行携。”虽然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在世时已经将《教藏全集引导文》落成文字，然而空行母暂时将其隐藏不现，之后机缘成熟时，由列绕朗巴大师自己的转世活佛来弘传其全部或部分内容，为了寻找授记中所说的引导文以及建立《教藏全集》大修等的缘故，法王去了新龙县。

再者，仁增尼丹多吉云：“车辆迎请至各地，八方信众如观戏，现诸不定禁行力。”与此授记相同，法王坐在表征尊胜诸方的胜利幢和表征四事业任运自成的彩旗所庄严的车里，带着众多眷属一同出发，经过色尔坝到炉霍县，再从炉霍县到甘孜县。途中一些寺院作了迎接，法王让信众与自己结上了法缘。

之后，进入地形如青稞状的新龙县上部地界，成百上千的僧俗大众在柏烟弥漫中排着整齐的队伍迎接法王。车队缓缓向前行驶，到达前世新龙上师列绕朗巴的故乡时，法王认定途中有个嘛呢石堆是自己前世所建。接着，来到了旧宅残垣的后面，这是耶瓦家安排的休息处。法王拿出一只共称是犀牛角的号角吹了三次。之后谈话时，边落泪边悲伤地说：“所

谓的诸行无常就是这样的。原先新龙上师列绕朗巴在世时，有一座像宝瓶一样的碉楼，然而现今却成了马耳朵般的残垣断壁。”诸如此类讲了很多。

藏历六月初三，到达新龙县中心嘉德热囊，在则热寺留宿一日。在新龙县城时，一位摄影师为法王拍了一张照片，与前世列绕朗巴的头部和面容极为神似，就是现今能见到的那张。很多具信之人将这张照片当作是列绕朗巴转世活佛的凭证，之后冲洗翻印很多张广泛流通。从照片上图像的角度来说，民间流传着一些稀奇的故事，然而详细探寻时没找到可靠的来源。当时，几名僧人向法王禀白：“当地的百姓们谈论说‘这张照片呈现出前世有长头发的模样’。”法王回答说：“那就是个影子，没有别的，但缘起很好！”

藏历六月初四这天，做好了法王莲足踏入嘎绒寺的准备，在雄龙西的河流谷口处迎接。据说法王来的当天，整座山谷遍满很多不同颜色的彩云，这是人们亲眼目睹、共同所见的。由于当天时间稍有延迟，当地负责人担忧若在日落时分莅临寺院会错乱缘起，于是做了请法王明早去嘎绒寺的准备。但法王说：“要在今天傍晚怀摄时分到达寺院。”说后就出发了。

当时，新龙地区所有人再再祈请：“转世活佛仁波切降临前世道场，在缘起上需要坐床！”

法王回答说：“我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人了，像小活佛一

样新登法座坐床不太合适，但可以如你们所愿来办。”说后当天就在嘎绒寺登上法座，赐予了从四谛法类展开的讲法，开启了最初的缘起之门。之后举行了坐床典礼，四十多座寺院献上曼扎与三宝所依，祈请法王做新龙所有寺院总的圣教之主，并殷切请求能够长期住在新龙地区。

之后，法王为了总的圣教和众生的义利，安排了每年不间断举办《教藏全集》大修的相关事宜。

法王还安排由十名具相比丘组成的传戒团队，为一千多名欲入大宝圣教之门的新出家者传授沙弥戒和比丘戒，之后大多数寺院成为披红袈裟的出家僧团，持戒僧众遍布当地所有的道场。不仅如此，法王还赐予重要教诲：“从今往后，在大宝增上戒学的基础上，听闻佛法、阅读教典、背诵经论，并在心中修持深广妙法等，这就是在自心中圆满一切正法的方法，你们要好好做！”

一天，法王去寻找《列绕朗巴伏藏集》里《多香》后中后明确说到的由其后世来弘扬、空行母所带走的《教藏全集引导文》，然而并未如愿得到，这可能是此生没有吻合方便智慧的缘起等所导致的。

法王在嘎绒寺住了几日后，去了自己前世居住的道场东祉格（有人称此地为“洞赤盖”，赤诚桑波活佛所写的《列绕朗巴大师传》中写为“东祉衮”，这些只是不同的名字而已）。此处是一个特殊的要

地，我想这一点从传记中便能了知。传记中说，往昔列绕朗巴大师请乃琼护法神作授记，看看自己选地方作道场的话，扎嘎和雄龙西的朗朗神山二者哪个好，而且朗朗神山也有几个要地，其中哪个好。当时护法神说："总的朗朗地方好，它的几个要地中东祉衮好。"

在此期间，法王刚一到东祉格就说："需要在前世住处的要地上重新建一所宫殿。"这样亲自作了安排，并承诺所有开支费用都由自己来承担，还为宫殿赐名为"大乐自在宫殿——教藏法源"。这时候法王已经五十三岁了，然而自从到了前世道场东祉格，疾病就彻底康复了，而且就像不到四十岁时那样皮肤光滑，这是大家共同见到的。法王说，住在此处期间，自己无碍出现了开取伏藏和宣说预言等的状况。

一天，法王和眷属众一起去绕朗朗神山。从"铜色吉祥山"开始右绕，在去朝拜岩石上现出的自然所依类时，众多眷属弟子都亲眼见到岩石面上遍满了很多自然佛像。从忿怒莲师所骑猛虎的足迹处往下回望时，许多弟子亲眼见到在雄龙白岩的石面上，有一尊非常清晰的莲花生大师身相（卡张嘎和金刚杵二者不明显）。时而云雾缭绕覆盖而模糊不清，时而又能清晰明了地见到。据说平时根本不能如此清晰地见到，但那一天能清楚地见到，这无疑是法王的加持！

当天，眷属们在臧巴拉岩附近转绕时，法王念了一遍《臧

巴拉水施仪轨》。念完后，法王现出训斥的样子下令说:“我要在这里稍微待一会儿，你们不要上来，往下走!”这样让弟子们从附近避开，随后法王独自一人走近臧巴拉山岩。一般来说，虽然臧巴拉岩并不是高耸入云、有悬崖峭壁的岩山，但普通人根本上不去；然而法王在觉受炽猛的状态下，突然迅速径直往岩石上无有阻碍地爬了上去，之后到了岩山上面。法王在一个像门槛一样的地方坐了下来，伸手从岩石里取出一些物品揣进怀里，又将一些物品放进去埋藏，这样来回取放了几次，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个过程。过了一会要从岩石上返回时，法王从觉受的状态中出来了，现出非常恐惧的样子，口里惊恐地喊道:“啊呀！美珠！我下不去了，过来！过来!”这时，弟子们赶紧跑上去搀扶，左搀右扶、上抬下拖地将法王请了下来。当时，有些人听到取出的诸伏藏品在法王怀里相互碰撞发出的锵锵声，还有人见到从法王怀里掉出许多红黄色尘土。

到了休息处的帐篷里时，法王说:“一个宝箧不见了!”说后，让眷属们集聚起来念了格萨尔王的供养仪轨，并交付事业，随后派一些弟子去寻找。原本朝圣绕山的人非常多，又刚好是上来下去的必经之处，然而那个宝箧没有被其他任何人看到，就掉落在取伏藏的地方。弟子们找到后再次献给法王，为此法王显现上极为欢喜。

接着往下走，到了空行舞台，师徒们手拉手围成一圈跳金刚舞等。

之后，来到了新龙上师白玛邓灯九年中封闭洞口，实修光明大圆满而最初成就大迁转虹身的岩洞，当时法王极为欢喜地赐予了很多指导。不仅如此，法王还说：“现今不得不养护弟子众，否则的话，如果我也在这样一个寂静地，立誓穷尽一生修行，身语意专注投入于心要实修，昼夜不间断地修光明大圆满，那么决定有即生成就大迁转虹身的把握！”

之后，在稍微往下走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四方形的大磐石，上面有一个共称为“伏藏门”、类似马蹄印那样的圆形图案。法王到了那里时说：“这里有一座自然佛塔。”随后，用手指一一比划着佛塔的宝瓶、伞盖、法轮、日、月、摩尼等相应的图案来指示时，所有弟子都能见到有一座清晰的自然佛塔形相。然而，据说后来他们再去看时，那块四方形磐石的中央，除了圆形图案外，连先前佛塔形相的指示处都根本得不到。因此，很多人都说，那时候能够如是见到，无疑唯一是上师示现神通成就相而出现的！

之后的一天，法王对眷属们说：“今天你们去朗朗神山无论找到任何自然稀有的物件都带回来，这里面可能会有个需要的。”依此，眷属和弟子们一整天都在山顶、石间、山坡等各个地方，以自己的方式用尽种种方法仔细寻找。最终，秋

巴堪布在石间找到一个无疑是古代的旧箭镞，供献给了法王，法王显得很欢喜。此外的所有人那天都没有找到任何特殊物件。侍者索顿和克索二人在神山的一处侧面找到一个像是有模糊“ཨཾ（嗡）”字图案的大石头，然后背了回来，呈献给法王看。法王只是笑了一下，说：“噢！就扔到那边吧。”如是未作任何看重的表态，只将其看作普通的石头，并未收下而弃置一旁。当时，慈诚罗珠堪布见到了这个情形，并且由于堪布与索顿侍者非常熟悉，平时也有彼此开玩笑的习惯，因此在往后的日子里，常常以这件事为例，开玩笑的方式调侃他俩说：“就跟你们两个在朗朗神山取出来的伏藏品一样！”

这段时期，一次法王赐圣言道：“为了我等生生世世取受具头陀功德的舍事之身，要不带任何饮食、衣服等，只带上敷具，去树林下、柏树根等地住一夜。”尔后令弟子们实行。这与我等大悲导师佛在祇树给孤独园所赐教示相同，如云：“诸比丘！若旷野空处、山林树下、闲房静室、窟穴崖龛、冢间露地，离诸村落，以草木等，结为庵舍。汝等比丘，应于是处修习禅定，勿堕放逸，致令后悔。是我教示汝诸比丘。”我想，法王这么做是为了教导那些生在物欲横流新时代中的后代出家僧人体会到要由知足、少欲、易养、易满、知量等门径来具足头陀功德，在此基础上闻思修，从而以此身摄取心要，令将来不后悔。

次第完成新龙的事业后，准备返回驻锡地喇荣道场时，法王如意宝和眷属们一起去供养东祉格的地祇，在神山作了焚香供养并献了沐浴。之后在雄龙白岩的正面作了会供，还没受用会供品的时候，法王令一位名叫“卡秀旺姆”的女子当众取伏藏。

当时，法王在众人集聚之处坐在一块大磐石上，说道：

“文殊勇识我，诸佛意智慧，
我之诸事业，现令汝成办！”

说后，将腰间的金刚橛拿出来交给她，如是作了加持。

这位俱生瑜伽母身材丰腴敦实，穿着薄布上衣和下裙，在几位侍者的搀扶下，从岩山侧面慢慢地向上攀爬。到了岩山平面的前面，她好像祈祷了几次，之后拿金刚橛在空中挥舞了几下。法王用左手手指指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在那边扁平的地方。”她听后立即将金刚橛往岩石里插了一下。有些人说：“听到了像是岩石里面都是空的一样‘括括’的声音。”紧接着，从岩石里面传出碰撞铃钹那样的悦耳音声，久久萦绕，最终融入岩石之中，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她插入金刚橛后，稍稍挖掘，突然从山岩的空隙中涌露出一尊黑褐色的邬金莲师像，这一情形大多数人都见到了。

特别是当时一同随行的嘎希·儒协，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清晰地说道：“我从望远镜中见到的情形是这样的：她先将右手

伸入岩石中摸索，在放射着耀眼夺目的金色光芒中，取出一尊光华绚烂炽然的佛像，将其放到左手上，并用挂在颈上的哈达稍微缠裹了一下，这时佛像的光芒消失，变成了青苹果那样的绿色。之后再将其放入右手向下面的大众展示时，佛像成了天铁那样的黑褐色。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

之后，她将佛像朝众人聚集的方向稍作展示后，就带下来供献给法王。此时，很多人嗅到了扑鼻的妙香弥漫开来，在场的有些人还清楚地见到鹫鸟的绒毛如雨般飘落，同时从她的头发中涌现出许多羽毛。

随后，法王亲手接过佛像，交给坐在旁边的弟子洛珠旺波活佛、嘎巴堪布、金旺堪布等，令他们瞻仰，并让一些弟子在取出佛像的地方放入五谷和哈达等，作为伏藏替品。接着，法王用这尊莲师像作为灌顶物，为在场的所有人赐予了《除缘起障法》的略灌顶。第二天，龙多活佛去前一天取伏藏的地方看时，听活佛说:“放置的那些伏藏替品彻底不见了，试着用石头敲击岩石时，也根本没有发出昨天那样空心岩石的‘括括’声，而是发出敲击普通石头一样的‘嗒嗒’声。”

一般而言，虽然法王本人应该可以取出这尊伏藏像，但不知是否因为法王身为比丘，未接纳智慧方便的缘起（法王在臧巴拉神山迎请的莲师像和卡秀旺姆空行母在公众前所取的莲师像二者都没有卡张嘎，法王说这是没有相合双运的缘起所致），才令那位

空行母取出，或是有其他特殊必要，才这样做的。然而，并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开取，而是在雄龙白岩人群中公开取伏藏，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因为法王前世大伏藏师列绕朗巴的传记中有明确记载：总的来说，大伏藏师也极少在公众前取伏藏，然而在名为拉扎贝洛的伏藏处，于雄龙人群聚集中，取出了一尊大概一肘高的阿弥陀佛像、莲师颈上的饰品、措嘉颈上的饰品、装有甘露丸的宝篋等许多伏藏品。此外，还公开取出了塔耶喇嘛劝请要放在嘎绒寺经堂中的一支天铁金刚橛，等等。

之后，新龙县的诸多事业圆满完成后，返回了驻锡地色达县，途中到了霍西乡时，法王前去拜会了自己的道友堪布曲阳恰达仁波切。当时，法王对曲恰堪布尊者表达了问候，在相关的谈话中讲到，这次到新龙县对佛法作了些微承事，还较好地劝导在家男女众行持善法等。据说，堪布尊者说:“你自己安然无恙、平安回来我很欢喜，此外那些在家男女们的谎言谁信呢!”如是表示满不在乎而现出不随喜的态度。这并非因为对法王不敬或讽刺等，而是不随顺世间的瑜伽士风范，他的性格便是如此。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今生首次亲莅临　前世新龙大道场”第十章终。

第十一章　教诫大众无偏执　净观佛教各派等

之后，法王如意宝回到驻锡地喇荣道场不久，大成就者龙朵加参或共称为“大堪布阿秋仁波切”的殊胜圣者，因要事前来拜见。一见到法王，大堪布尊者因猛利深情而痛哭流涕，尔后师徒心意融合为一。

这类情形在大堪布阿秋喇嘛仁波切尊者的自传中讲道：

“我带着侄子益呷、妹夫和一些人去拜见大堪布法王如意宝，顶礼摩顶后请求说：‘请您赐给我们一些法！’

如意宝问：‘您是谁？’

我禀告说：‘我是一位上师的侍者。’

‘是哪位上师？’

‘昌根阿瑞上师。’

‘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秋。’

如意宝说：‘嗯，您与其他人不同，您是见解脱！’

当时来了一些僧人，如意宝对他们说：‘你们向这位大圣者求个法，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智者成就者来过我的道场。’

于是，我背着讲了萨迦祖师根嘎酿波在十六岁时得文殊摄受后获得的《离四耽著》。”

那期间，法王为大成就者堪仁波切阿秋喇嘛赐予了《除缘起障法》的灌顶等一些深法，并在大众面前称赞说：“这一

次大堪布尊者来到喇荣，我心里特别欢喜，所谓‘用所闻解脱自相续’说的就是他这样的情况。”

火虎年（1986 年）春季，法王内心极为悲愍亡者，亲自前往格龙卡寻找尸陀林要地，修法加持建造了这座当今藏地公认较大的举行天葬的尸陀林。

教典中说，往昔赫鲁嘎诛度了玛章热扎魔，将其身体诸支分加持为各个金刚聚处，从而形成了八大天然尸陀林等，勇士、空行、具誓护法众自然集聚于此，来此地的所有鸟兽等都是登地的勇士和瑜伽母所变，因此，如果某个众生身心分离而成为亡者后，将其尸体抛掷于这些尸陀林中而成为会供品的话，那就成了净除罪障、圆满大资粮之因。总的南赡部洲中，空行母决定集聚的大尸陀林有一百一十三处。(《布玛宁体·第七辨处》中云：“邬金有八处、卡恰有十处、勒和霍尔有五处、擦瓦玛塔和东有五处、木雅和匝霍有十处、囤木和嘎山有十处、印度有三十二处、藏地的云多德卓岩山和匝热匝贡这两处。”算起来总共只有八十多处，不知道其余的在哪里。《智者喜筵》里的大部分算法与上述相同，其中代替“擦瓦玛塔和东有五处、囤木和嘎山有十处”的是汉地的三十一处，其余尸陀林零散存在于其他地方。) 自性空行母主尊们的集聚处是共称的八大尸陀林，每座尸陀林里都有一棵尸林树、一个湖、一座佛塔、一位阿阇黎、一位玛姆和一位护法神等；由于非人众多，即使没有人送，尸体也会自然集聚在这里；

而且，八大尸陀林都是容易获得成就的殊胜圣地。有说不依靠引路指南极难找到那些真正的尸陀林。虽然真正的八大尸陀林不在藏地，但藏地中边有很多邬金第二佛等诸持明者加持的与八大天然尸陀林无别的尸陀林，名为“随行尸陀林”或“人造尸陀林”，这些在《尸林庄严续》等中有所阐明。

由于这个原因，法王为了饶益此方的数万亡者，相合前辈上师们的传统做法，亲自步行到色达喇荣附近的格龙卡地方，按照尸林堪舆术观察前后左右的据点、水流道路地势三事、纳受和吉凶等，准确寻找到了地穴。

接着，法王来到地穴所在地稍往上的地方入座住定片刻，随后念了乞地、净地、摄地、守护加持等的仪轨。还亲自安排在尸陀林中心地带稍微靠后的方向建造佛塔。同时，在地穴下方挖了一个洞，洞内四周用石头垒砌，中央放置了黑忿怒母坛城石，之后按照传统做法完成了修、供养、祈久住的事宜等。

之后，法王唱诵了《断境空行吼笑》。当用延长音调唱到“翩然起舞东胜身洲时，勇士空行舞池中旋转”等的舞词时，法王跳起了具有明性禁行觉受的金刚舞。这时，忽然雷声滚滚，并降下零星的冰雹。身旁的眷属正准备在法王的头上撑起雨伞，法王神情严峻地示意不需要。

随后，在将尸体切割成食物的地方放了天葬石，法王躺

在了天葬石上，并作愿说:“愿今后在这上面放过的所有亡者都不生于恶趣!”

法王垂赐圣言:“总的来说，虽然想要把这个尸陀林交付给护法天女诶内玛，但等同清凉尸陀林的亚龙尸陀林的护法神就是诶内玛，所以等同黑钦达洼尸陀林的咱们这个喇荣尸陀林就交付给红黑现巴夜叉护法神。”

不久，法王为喇荣全体弟子传讲了《贤愚经》。当时以旁述的方式详细举例广讲了需要从细微处取舍业因果以及以微小的善恶业也会出生广大果的道理等，与之相关，结合劫比罗的公案讲了由语恶业生起难忍异熟果而作了教诫。

法王殷重教诫说:“往昔迦叶佛的圣教中，有一个名叫劫比罗的人，他被母亲所欺诳，为了摧伏比丘们而伪作佛教出家人入于僧众的行列中。某天轮到他讲法时，他在大众集聚的中央处登上法座开始说法，先说正法，后说邪法。比丘们告诉他:‘具寿！汝勿谤毁佛教，建魔帜，摧法幢。’这时他心中难忍，恶口称比丘们为马头、骆驼头、驴头、猕猴头、猪头、狗头等不同旁生的名字，之后说:‘你们哪里知道法与非法、律与非律!’像这样口陈刀剑。这十八种恶口的果报是，后世受生为具有十八种不同头颅的恐怖摩竭鱼。这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中有广说。

我在此引用这个公案的必要是，我们特别容易造下这种

严重的语恶业，也就是相互之间一者对另一者没有恭敬和尊重的态度，而以侮辱性绰号称呼，这样将感召难忍的异熟苦果，因此无论对谁，下至对那些受生旁生道的众生也不应取恶名，何况是对诸僧人呢！令人失望的是，在无上供养处的福田——知名的僧团道场中，同梵行道友相互间也有称呼他人'大头桑丹''塌鼻子希绕''驼背当增'等侮辱性绰号的习惯，这极不应理，而且是令人毛骨悚然之处！

因此，不必说作为了知取舍之处并以身语意律仪净治自相续的出家人，就连相续中具有世间正见的高尚贤善之人，都不可能做这种为圣者所呵斥的取恶名外号之事，因此从今往后，凡是把我当作上师并且听我话的人，都要真正发誓承诺不以侮辱性绰号称呼他人。自己以前由于无知、不敬、放逸及烦恼炽盛对普通人或同梵行道友称呼侮辱性绰号，或者教他说、随喜别人说的一切罪堕，都要殷重地发露忏悔，发誓后不再造，并守护律仪。对此，大家无论如何都要铭记于心！"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确地回答："拉索！"之后真正承诺依教奉行。由此，直到今天，居于喇荣大道场及喇荣支分的讲经院和寺院静地中的僧众相互之间根本没有取侮辱性绰号的习惯，出现了这样的好结果。毫无疑问，法王仅以这一个事业，也已经将无数人从恶趣险地中救护出来了！可见，此

高尚传统应在当今时代遍地广泛弘扬。

这一年萨嘎月初一开始，法王为无偏宗派的六千多名僧众作了《吉祥时轮金刚》大灌顶和圆满次第六支瑜伽引导，当时建立了“一切佛教宗派无违一致”。

法王教导说：“此藏地兴盛的所有大乘宗派，都是诸大菩萨根据不同所化众生而建立的，纯粹是清净正法，对此，如果让我自己一人以教理成立的话也能够建立。也就是，在我们雪域兴盛的各个法脉，其创始人及主要持教大士们都是同一个心相续；再者，虽然他们建立的宗派不同，但究竟密意是同一个，由这两点就能成立一切宗派无违一致。

邬金莲师、阿底峡尊者和宗喀巴大师三位尊者是同一个心相续，这一点不但《噶当语录》中讲到了，而且根敦嘉措云：‘持明成就者王莲花生，五百智者顶严阿底峡，金刚持尊吉祥宗喀巴，种种幻化游舞我敬礼。’班禅大师洛桑却坚亦云：‘成就者王莲花生，幻化具德阿底峡，再化至尊宗喀巴，您外我无余依处。’此等明确讲到他们三位是同一个心相续。同样，文殊怙主萨迦班智达也是莲师的化身，如邬金朗巴从青普取出的《莲师略传》中云：‘尔时我化于萨迦，上方父名为蒋华，母名卓玛诞生子，众怙贡噶坚赞尊，修复我之诸殿堂，密咒圣教作广弘。’因此，以上所讲的四位上师明显是同一个心相续。

与此相同，佛王一切智索南嘉措在净相中前往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时，清晰地见到大觉沃阿底峡尊者、文殊怙主萨迦班智达、至尊宗喀巴大师三位与化基邬金莲师一同安住，此等情形出自其自传《悉地海车》。同样，噶举派的大祖师无等塔波拉杰也是莲师的化身，这一点在《莲师广传》中明确记载：‘邬金我之化身拉杰尊，达岗培养修持心要众。’第二世大宝法王噶玛拔希也是莲花生佛王的化身，至尊秋札嘉措云：‘金刚亥母所加持，法王杜松虔巴尊，乃为莲花生化身。’噶玛拔希本人也曾说：‘我有一次是莲花生。’如是亲口承认是莲师的化身。

如是等，诸大圣者都是同一个心相续的教证有很多故。

同样，从各派正法方面思惟的话，对于在此藏地兴盛的萨迦派、格鲁派、宁玛派、止贡塔波噶玛噶举派、断法派、觉囊派以及博东派等所有一切不同法脉，如果由一位精通真实义教理且具有实修体验的瑜伽行者来观察，各派究竟密意都落在同一个要点上。

对此，第四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坚云：

‘俱生和合大印盒，五法等味与四字，
希解断法大圆满，大中观见引导等，
所取名称虽多种，若由精通真实义，
具证瑜伽师观察，密意悉皆落于一。’

因此，不观待由暂时着重强调的差别所生的少许不同承许，究竟上所有宗派都是同一密意，而且都纯粹是清净真实的正法。何以故？依靠这些法中的任何一者最终都能获得佛果之故。这一点由出现了许多依靠修持不同宗派传承的法而获得成就的人就能成立。

无著菩萨云：‘很多持不同宗派的人声称“只有奉持自宗才是殊胜的，其他都是低劣和错谬的。”但这只是他不懂各派佛法而已。正所谓“实修这些法出生了诸多圣贤”，所以我想这些宗派的法都是善妙的。’这就是知因相的大智者说出来的话！

往昔仲敦巴请问阿底峡尊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修行人，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派，修持的方法也有不可思议那么多。不必说其他，对于同一位上师的圣言，不同的弟子也有各种不同的承许。大家都说“我的宗派、你的宗派”，像这样似乎有许多相违之处。觉沃您是遍知，所以这些当中何者行于正道、何者未入正道呢？’阿底峡尊者回答：‘仲敦巴，这一切都是佛的所知！对任何宗派都不诽谤；自己对哪个宗派有信心，就去求那个法；对于自己的宗派，要以智者上师的圣言断除增益，并察看是否有佛语依据，同时自己也要以理观察。’大家应将此圣言视为无上的教授！藏地没有人不尊奉大觉沃为具量者，因此要对所有宗派作无偏清净观，否则仅执持少分宗派而偏袒并贪自嗔他的话，必定会造下密乘根本堕

罪而毁坏自相续。

光显前译圣教的多吉扎寺大持明班玛称列云：

‘藏地无有外道宗派故，所持一切宗派皆内道，
故勿贪著自宗嗔他宗，缘法造积恶业诸后学！
所有圣法皆有自果故，修持所闻中生信解法，
故当取受无偏诸要义，入于圆满圣教诸随行！’

如尊者的《自传》中云：‘偏执宗派是最大险处的缘故，对于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等各个总宗派，以及宁玛内部的续部、伏藏，以及伏藏中的各类伏藏，心量狭小等，会导致圣教分裂，而且是地狱的基石。因此，当励力修习对自他一切宗派表里如一的清净观。至尊圣者根嘎卓秋云：“呜呼沦落末世故，偏执狂风遍兴起，正直心安吉祥者，存在宛如优昙花。于佛圣教无偏执，于持教者无亲疏，偏袒执持自他方，心中尘许不可有。譬如绝对不可以，为养父而杀母般，岂能为弘自宗法，破坏他宗之圣教？净观圣教一切宗，无有宗派偏执者，唯是圣教胜仆从，无主自在心安故。些许旁人耻笑彼，不成等同凡庸者，然住清净胜意乐，诸佛菩萨心欢喜。”因此，持教者应将此奉为总的心宝，我也唯一将此恒持于心，所有依止我、信赖我且随行于我的人应当殷重修习并随学！请大家尽一切力量将此教诫受持于心！

一般而言，不通达了义教理且无有修行体验只是口头高

谈的那些人，强调不同的部分说宗派不同有矛盾，这么做毫无利益。引用过去发生的个别事件为依据，轻率地说出各种愚痴的话语后，引发宗派相互间无意义的诤论，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看往昔声闻十八部相互诤辩的历史，那样的诤辩只会令佛教完整的力量衰退等产生众多殃祸，此外不会出现任何正面的力量！如果将一切圣教执为水火般相违，那么所有持教者法尔都成了持乌鸦和猫头鹰的行为，想一想，还有比这更大的祸害和灾难吗?

若问：那么有些具量上师说其他宗派错误且见行有垢，如何解释他们的密意?

回答：那些具量上师对于某些所化宣说各自法的殊胜性而说其他宗派的法似乎低劣，有令其深信自己所修之法及重视窍诀等的必要，所以暂时这样说。我们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否则的话，如月称论师云:‘出离龙猛论师道，更无寂灭正方便。’至尊谛夏巴云:‘若不知此《时轮金刚》，依任何法都不可能成佛。’《胜乐轮续》云:‘不知胜乐轮，同愚打糠秕。’等，如果这类都同样要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将出现示解脱道的清净圣教一个都认定不了的过失。夏嘎·措周让卓云:‘若似相违皆舍弃，则显密教二者中，亦有诸多似相违。如是本师佛善说，释佛密意师口诀，其中多有似相违。现有藏译教典中，多有贤劣取舍事，若译佛法八万四，多少舍法当思

量!’应成有如是所说的过失故。

总的来说，所谓‘宗派’，除了具功德的智者们由教理之道为了突出各自见修行的特法而辩论外，根本不是具贪嗔的愚者们以自胜他败之心来作辩论的。以贪嗔之心偏执说‘你的宗派，我的宗派’而作宗派辩论，彼此轮番放出文句刀剑作诽谤、轻辱、呵斥等，这样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与普通世间人的做法一样，怀恨、诤论、打斗等做很多相违于无害寂静圣者见行的凶暴非法行，无法遮止这类情形发生。看过去那些公案会吸取到很多教训。

个别上师因必要曾讲过一些偏堕宗派的话语，对此仅按字面理解而作贪嗔宗派的辩论说‘只有我的宗派殊胜’，同时还说‘其他宗派不是佛的圣教和解脱正道，是魔见、外道见，如果与持那些法脉的人接触，护法神会惩罚……’的无益之语，令圣教分裂，引起内部纷诤，自以为维护了自宗法脉和圣教的声望，实际是做了最给自宗丢脸的事，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这么做！至尊益西坚参云:‘说自宗善妙他宗恶劣，这就是经中讲的谤法业，是出生难忍苦果之因，因此宁舍生命亦不可造此恶业!’

因此，在我们的圣教遭受严重衰损后极为衰败的这个危机时刻，不能只考虑各自宗派的声望，而应目光长远为全体佛教的前途着想，这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今时代，与信仰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的人相比，信仰佛教的人极少，留心记住这个形势后，我们要从广大处考虑：所有已入佛门之人都一致希求修解脱道，因此要对一切学佛者修习随喜；再者，对僧团不作宗派偏执，要恭敬一切僧众；而且要祈愿‘全体佛教大宝在一切时处兴盛广大该多好啊！’

我们要按照菩提道次第中所讲的四种殊胜之义，尽力精勤于现出‘通达一切圣教无违’及‘一切圣言现为教授’的方便。所谓‘一切圣教’，《般若灯广释》中解释为‘佛所说至言’，应按照夏嘎·措周让卓尊者所说来认识：‘至尊宗喀巴大师讲尽胜者所有善说，因此我们不可以狭隘地理解。’

现今由一些住在国外的上师们的恩德，全球很多地方的人都了解且相信佛教的法寂静、清凉、和合、完全清净，能让人们心中获得真实安乐。在学佛人稍多一些的当今时代，如果我们佛教徒彼此作宗派诤论而引发贪嗔，那么其他人就会认为这些佛教徒言不符实，决定会出现很多国外的佛教徒对佛法退失信心的危险。

因此，对于全体佛教以及其中藏地兴盛的各派，最好是触动自心的无偏信心达到纯熟，如果达不到，至少要串习清净观，发誓不讥毁和诽谤。

如第五世班禅大师罗桑益西云：

‘卫藏阿里之间诸宗派，悉皆唯是如来圣教故，

勿起偏执鬼魔堕嗔恚，普作净观摩尼光善妙。’

至尊噶丹嘉措云：

‘于他佛教各宗派，由衷生信为最上，

非能当修清净观，立誓绝不作诋毁。’

又云：

‘起信之法乃为深，获得佛果胜方便，

新旧各派悉皆有，勿谤他宗普净观。’

依照上述诸圣者同一密意所作的教诫，我在此呼吁新时代的佛弟子们，当从大处着眼，将这些内容认认真真地放在心上修持！我深信，无论时劫多么浊恶，只要雪域的持教者们都亲如兄弟般团结一心，从而无偏堕地齐心协力持护增盛圣教的话，那么显密圆融的佛圣教就能在世界各地兴盛广大、恒常久住！”

以上都是法王的教导（这里有一事要说明：由于法王这次作教导时，当场无人录音和记笔记等，所以此处所写的字字句句与法王当时所讲并非完全相符。然而，从法王先后所赐圣言来观察的话，总的教导就是如此，平常也欢喜引用这些教证，因此关要上没有大的相违之处，这样想后作了撰写）。

那段时期，先前所写的公函自然而然地流布各地，黑方主眷对此制造了种种逆缘，由此法王感到特别失望，心想：“我整顿戒律这件事唯一是以爱重之心不忍放舍大宝圣教，这一

点我以自心可以作证！既然如此，为什么会这么艰难呢？”

火虎年三月初一夜晚，法王梦光明的境相中，殊胜本尊说道：“善男子，不要怯弱！你能作圣教的事业，这一点本师佛在《文殊根本续》中有授记，因此决定能够成办圣教与众生的义利！”次日清晨，叫来丹增诺吾堪布等，令他们查阅此续。见到续中云：“名为阿字大圣者，爱重护持本师教，具慧功德众尊敬。”

这一年夏末，班禅大师莅临康区。起初的日程里并没有来色达县的计划，但由于法王不仅于大师在北京时就以书信和带口信这两种方式做过邀请，还安排了几名弟子特意去甘孜县迎请，依此等原因，班禅大师改变了路线，决定前来色达。

然而，由于这样的迎请方式不是按逐级上报的规定而行，以此触恼了个别大人物。他们以色达县政协的名义向各个寺院发布公文，要求整个色达县范围内的所有出家人都必须去色达县城，所有人都要在统一的安排下迎接班禅大师，除此之外，不允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他地方迎请，并且声称“拒不听令者将严厉处罚！”像这样用尽各种方法阻止在喇荣迎请。然而，法王显现上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因此承担下所有的压力，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将班禅大师迎请到喇荣山谷口！”之后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并安排弟子们到各地去请尽可能多

的僧众来喇荣集聚。

当时，大多数寺院都无视县政协的公文而来到喇荣山谷口，在法王的安排下做好了迎接和接待班禅大师的准备。

公历八月十四日，班禅大师莅临喇荣山谷口——取名为“迎送班禅大师草原”的地方，僧众列队作了隆重的迎接，并请大师登上法座。班禅大师与大众结了法缘等，并赐予支持整顿僧团等的讲话。

那时喇荣山谷里还没有能通车的公路，于是班禅大师建议为了不久后往来道场便利修一条公路。遵照大师圣言，依靠附近村庄具信民众的帮助，法王开始在喇荣道场修建能让车辆通行的公路。

这期间，法王为前来修路的众人赐予了教诫，号召大家说:“噢！你们现在来到了修路的地方，大家辛苦了！然而这与修一条普通的路不同，是数千僧众行走的路，所以辛苦是有意义的！我也会向全体僧众汇报，为你们祈福！借此机会，我会努力精勤让大家都住于十善之道而断恶行善、受持一分以上的居士戒以及中止内部偷盗和打架等。

看能否承诺做到从今往后不饮酒！饮酒的过患非常大，本师释迦佛说过:‘若饮仅草尖露珠许酒，我非彼之导师，彼亦非我弟子。’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是佛弟子了，这个时候如果造无意义的罪业而从三宝的救护中脱离的话，心里不懊悔

吗？同样，抽烟和吸鼻烟的罪业也特别重！烟是从颠倒恶愿力中出生的恶物，因此吸烟的人在命终之时，即使是一位十地菩萨为他念破瓦法也不能往生净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承诺从今往后从根本上断除烟酒！

成就者藏珠尊者喝酒时从指尖咕噜噜地流出甘露水滴，第一世敦珠法王吸烟时从指尖突突地冒出烟雾等，获得像他们这样具有在共同所见前成立的明显成就验相的人则例外。至尊米拉日巴也以饮酒而增上了觉受证悟，此等情形在传记中有记载。然而我们就像乌龟从老虎跳跃的地方跳跃一般，没有任何利益！如果你能不被毒所损而将毒转为药，那就可以喝酒。这句话也应该理解为：如果能以修力转毒为药的话，那就可以喝酒；如果不是这样，说是有将特别药方草乌像肉一样食用的窍诀，这样做的人虽然能不被毒所损，但仅仅这样哪里成为可以饮酒的理由呢？

再者，必须要断除猎杀无辜野兽的劣规。那些野兽当中很多都是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时期中痛苦死去的我们的家人亲眷所转生的。他们命终之时，由于对自己的村落、父母、伴侣、子嗣们内心难以割舍而贪恋耽著，以及对令自己受苦之人难以释怀的猛利复仇之心，导致没有获得解脱，因而在轮回中流转。那些流亡的难民、去山里逃命的人、农奴主、地主等被攻击的人，常常想着要脱离人群，到一个谁

也看不到的森林静处，以对这个专注欲求的近取因就有可能受生为猛兽和野兽，很可怜！

这一点，阅读格萨尔王传也能大致了知，即连嘉察这样的圣者化身也以临终力量极大的原因而受生为旁生。如云:“丹玛将军虽引路，然发毒誓罪所障，我识受取鹞鹰身。”他以心中无法放下岭国以及发毒誓“不饮白帐王心血就不去清净刹土”的罪业所障蔽而受生鹞身。虽然他很想去岭国，但总的方面担心自己会成为岭国的过失而被揭发，个人方面则担心会给妻子和孩子心中带来忧苦，因此未能前去而一直停留在霍尔地方一处堡垒的角落里等待格萨尔王，从所说的此等情形就能知道。所以，我们的父母、子嗣和伴侣由于心中放不下对各自家乡亲朋好友的贪著以及对怨敌的嗔恨，以此就有可能受生到我们附近，因此我们怎么能将他们残忍杀害呢？自己的家人亲眷们在那样一个恶劣的时期中，有些饿死了，有些横死刀下，有些内心忧苦抑郁而死，现在你们却无动于衷而用枪瞄准射击，怎么忍心呢？能不能悲悯一些呢？父亲的好孩子们！你们在心里好好想一想吧！

现在很多人都承诺了不猎杀野兽，即使是过去杀过野兽的人，僧众也会帮你们忏悔罪业，所以不要错失这么好的机会！猎杀野兽的人心相续中会产生所谓的恶戒，所以只要他没有发誓不再猎杀野兽，那么即使他没有真实作杀生的业，

但具有恶戒相续的人，罪业在他的相续中会如水流般不断地积集而增长。相反，如果发誓今后不杀生，那么从今往后不但罪业不会增长且会中断，善业还会不间断地辗转增长，所以发誓断恶很重要！近期一段时间色尔坝寨等地的人已经发誓不杀野兽了，听说现在确仓村的文匝家族也在认真地发誓，大家应该以文匝家族为榜样来发誓，要知道这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要找借口推脱！我这么声嘶力竭地讲，是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利益，此外对我自己而言，连一毛钱的好处也没有！”

这段时期开始，一些弟子称呼法王为“如意宝”，法王听到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对此心不欢喜而作遮止，而是赐教说：“噢！缘起很好！此前有些人叫我上师，有些人叫我堪布，寻常的上师和堪布的事情先前已经做完，然而如意宝的事业还没有做圆满，所以从今往后需要做与这个名称相符的事情，看来我将会有一个新的责任。”后来便有了平时所称的“如意宝”以及尊称时称为“圣者法王如意宝”的惯例。即法王去印度之前，怙主佛王亲笔所写书信中称法王为“法王晋美彭措”；班禅大师莅临喇荣山谷口时，在自己的相片背面写了“赠予圣者晋美彭措”，这二者合在一起称为“圣者法王”。由于这一称呼，法王开许了的缘故，似乎成了现今共称的尊名。

火虎年（1986 年）六月初四释迦佛初转法轮吉祥日，法

王在千余僧众前发起殊胜菩提心:“要精勤不懈地用各种方法将上等大约全球人数的众生、中等大约全国人数的众生、下等大约全藏区人数的众生都安置在解脱道上!”并在当天造了发殊胜大心的誓愿文:“愿我从今世世中，上师本尊恒摄受，三学海藏得自在，教众大义无勤成!”现今法王的很多弟子仍然按照这一颂在发愿。

藏历六月二十六日，法王在净相中亲见了至尊宗喀巴大师。当天法王在传讲《三主要道论》时说:“这个法的传承，你们和遍知宗喀巴大师之间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以后如果能念诵这部论并受持大乘双日八关斋戒，那么以菩萨伟大的发愿力，现今会成为宗喀巴大师的现身即弥勒菩萨座下的文殊藏菩萨的眷属；将来在宗大师成为师子如来时成为他的初会眷属，这是至尊上师亲口允诺的，一点也没有掺杂我自己的想法。这些并不是我说妄语，过去圣教出现极大衰败而迫使还俗的时候，我也是不顾惜生命而守护戒律，根本没有出现过根本罪和僧残罪，那么现今在一切喜乐的状况中又怎么会以上人法妄语而舍弃戒律呢？完全是有必要才说的，所以大家应当相信!”

听说法王曾数数教诫说:“在没有亲见至尊宗喀巴大师之前，从我自己方面来说，由于大邬金和宗喀巴大师二者是一个相续的缘故，所以绝没有丝毫有信心和没信心的差别，而

是对于二者平等地作祈祷，然而就连梦里也没有出现过宗喀巴大师加持的验相。虽然我内心深处刹那也没有生起过‘至尊宗喀巴大师不是遍知’的想法，但看来是由于宗派讲和辩时口头上多多少少做过遮破所导致的，因此所有人对于口头执持宗派也要小心谨慎!”

那时，光显无偏圣教的法王教诫喇荣道场的全体弟子要熟背《三主要道论》。同时，怙主法王自己也将《三主要道论》的偈颂牢记于心，经常背诵；不仅如此，法王后来去各地传法时，有不看《三主要道论》的法本而背诵原文后作解释的习惯。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教诫大众无偏执　净观佛教各派等”第十一章终。

第十二章 前往康区朝神山 成办圣教众生利

这段时期，正值扩建先前的经堂以及法王传讲《八大菩萨传》和华智仁波切所造的《现观庄严论总义》等。

这年冬季，法王请多芒寺的帝察活佛仁波切为喇荣道场全体常住弟子传赐了《甘珠尔》的全部传承，法王本人则应木雅地区各寺院的邀请前往康区以木雅为主的很多地方。

具体而言，雪域藏地的阿里、卫藏、多康三大地区中有很多邬金莲师加持过的圣地。其中康区有身、语、意、功德、事业这五处圣地，即身圣地索陀神山、语圣地瓦尼神山、意圣地瓦雅扎噶神山、功德圣地嘉莫墨尔多神山、事业圣地古屋拉泽神山。

首先，途经多科上下两座寺院和西琼寺等，到了身圣地东谷索陀神山。这是法王的前世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埋伏藏的地方，如《列绕朗巴大师传》中说:“六寸八角之密篋，索陀空行大圣境，彼密洞中三印持。”并且讲到在此圣地埋伏藏的利益时说:“地精不坏境安宁，自他吉祥心愿成。”听当时在神山里的人说，法王刚到东谷神山的那一整夜当中，整座神山都自然响起各种乐器的妙音。

第二天到了文殊神山阎魔敌修洞后，法王说:“这里是具加持的文殊圣地之故，此后要筹备去五台山的缘起。”说完，作了文殊会供。在向神山作了煨桑、沐浴后，法王让其他人

都出去，独自在阎魔敌修洞中稍微待了一会。之后对大家说：“有没有一个能放伏藏替品的十二岁女孩？”由于没找到的缘故，就让一个十一岁的女孩放了伏藏替品。

之后，当法王稍往上走的时候，一位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人对法王说：“您如果去五台山，我十分欢喜！这本五台山志供养您！”说后献给法王一本稀有的旧书，随后就离开了。那本书就是《圣地清凉山志·显明五台山境妙光庄严》。接着往下走，法王说：“今天的那本书是突然取得的伏藏，因为没有找到十二周岁的女孩，缘起稍有错乱，所以那本书可能有点缺失。”说后把书拿来翻看，发现缺了一页。

这段时期的某一天，法王在一个山洞里埋藏了伏藏宝箧。法王的私人医生木雅热巴十分清楚此事，因此针对当时的详细情况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回忆说：“那天在石子路那里，法王让其他人都下去，独自进入洞中待了一会儿。当时，我不敢到法王身边去，就在山洞的门口守着。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往洞里看了一眼，见到法王正仰着头往岩石的裂缝里塞哈达，还清楚地见到哈达两端的穗头垂在外面。这时候，我心想：‘上师没有开许，不知道能不能看，会不会导致缘起错乱？’这样想后，我就没敢再继续看，而是刻意回避，去了下方一个看不到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法王就下来了，开始和眷属们一起喝茶吃饭，讲了很多跟平常一样的话语。当时，我特

意去法王刚才献哈达的那个山洞里看了，稀奇的是，并没有见到岩石上的裂缝，哈达的穗头也根本见不到！”

听龙多活佛亲口说：“法王在这个圣地还取出了一件伏藏品。我亲眼见到法王朝着一个圆形的石头举起金刚橛，当时石头突然变得松软不坚固，好像一碰就能散开似的，法王从里面取出了一件伏藏品。第二天去看的时候，那块石头变得跟平常一样非常坚硬，这是我亲眼所见！”

之后，到了文殊山的顶端，在稍往下的位置有一个圆形的地方，法王说：“这里好像是过去格萨尔王独自骑马前去调伏鲁赞魔时，途中下马烧茶的地方。”说后，念了格萨尔王的上师瑜伽。

这些事迹此外的朝圣情形等以及相关的详细历史，这里就不广说了。

之后，法王来到甘孜县师范学院，为师生们随宜作了教导和教诫。然后经过热勒上部等地，到达语圣地瓦尼神山。

在瓦尼神山期间，藏历十七日出时，法王住定片刻后，忽然说：“把纸笔拿来！”接着说道：“波扎嘎热赫玛勒，火神道路之右方，红色心脏三分上，中央明镜树之隙，热纳布德莫扎印，虎女白缎及能醉，莫错时机极切要！”如是法王心中骤然现出了圣境门的说明指南，口述后令人记录了下来。

第二天，由于说明指南中说到了“虎女”，于是召集了以属

虎女孩为主的十个女孩和十个男孩，对他们说："说明指南中所说的（道友们说："现在想不起来'波扎嘎热赫玛勒'一句法王是怎么解释的了。"）'火神'指火隅，也就是东南方；'道路'指灰色长路；'红色心脏三分上'指心脏形状的山三分之一的地方；'中央明镜'指像明镜一样的草坪；'热纳'是珍宝，'布德'是经书，好像是指需要将这些作为伏藏替品放进去；所谓的'莫扎印'不太清楚是不是指布玛莫扎的经书，但要将布玛莫扎的经函带过去（法王说："后来在山洞里见到有珍宝海螺形状的石头、阿等天然的文字、布玛莫扎的身印等时，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虎女'是属虎的女孩；'白缎'是白色的哈达；'能醉'指酒，意思是需要集聚这些缘起物。你们现在从这儿朝着西南方向过去，越过具有心脏形状的岩山三分之一处，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前面有明镜形状的草坪、周围和洞口有树木的山洞！"

法王和活佛、堪布、其他弟子们在日出时到了观音神山的莲师修洞前，之后对此圣地沐浴、煨桑、开光等，并念了《文殊续规》作会供。当念到迎请时，法王身穿一件薄衣衫，面向莲师洞，说道："不要都过来，只来两个给我帮忙的人就行！"之后，秋吉尼玛活佛和阿索喇嘛二人扶着法王进了山洞。据说，当时整个山洞里遍满了彩虹。

刚一进去，法王立即念了《金刚七句祈祷文》作迎请等，以猛利祈请的姿态安住片刻，随后起身，手伸向洞口上方摸

索了两次，取出两个宝箧，之后拿在手里放到两位随从头顶上作了加持，并教敕说：“这是秘密伏藏，所以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当时外的征相是，修洞内自然涌现出清澈的甘露水流，修洞外面的大多数人都听到了自然传出的悦耳妙音，嗅到了馥郁的妙香。与此同时，很多人都亲眼见到，有桑烟形相、柱子般竖立的云雾从神山背后袅袅升起，渐渐地越来越浓，在空中形成孔雀和龙的形状，之后飘向东方。这些都是秋吉尼玛活佛说的。

之后，到了分发会供品时，也就是师徒们受用金刚歌舞供养的时候，寻找山洞的人回来了，他们向法王汇报了大概寻得山洞的情况，以此吻合了善妙缘起，法王十分欢喜。

第二天，法王又派了一些人去察看圣境门，终于找到了圆满具足说明指南中所说相状的一个地方：在中央金刚手神山左右两边之中右边的东南方，越过心脏形状岩山的三分之一处，有一个三角形的山洞，山洞前面有像明镜一样的草坪，周围还有树木环绕。

另外，发现这个山洞左边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山洞，法王说：“那是空行密洞，看看在洞中能否找到自然形成的身所依诸空行母的手指等印迹、语所依种子字‘旺哈热呢萨’、意所依手帜和空行母的会供品。”后来大家去看的时候，一个不剩地全都找到了。

某天去转绕时，来到了名为“马头金刚修洞”、洞口为半月形的一个山洞跟前。法王问玲珑寺的僧人们：“这个洞口冬天会长出鲜花吗？”他们回答：“正如您所说，冬天有时候会见到这个洞口长有鲜花。”法王说：“噢！是这样的话，授记文‘宛如半月山洞口，冬季亦生鲜花处，乃为不变怀摄地’所说的《莲花空行作明佛母广修法》的伏藏地就是这里，所以后天我要到这里来。”

一天以后，法王来到马头金刚修洞，陈设好供品后在垫子上坐下来，对弟子们说：“我没作表示期间，你们谁也不要进到洞里！”说完，让大家都出去了。之后，法王独自待了很久。期间时不时地听到洞内传来摇小鼓的声音。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法王示意说：“大家都到洞里来！”于是，上师、活佛、僧众、眷属们都向法王身边靠拢。这时候法王说：“我放伏藏品所依的箱子里有一尊佛像丢了！”说完就在四周到处寻找。过了一会儿，说：“找到了！”法王手中拿着一尊一食指高的莲师像，说：“这是用莲明公主的灵骨和沙子做成的。”说完，让所有人瞻礼，并放在大家头顶上作加持。

到了洞口时，法王说：“授记中有云‘冬季亦生鲜花处’等的缘故，看看有没有鲜花？”大家都见到洞口处长了许多蓝色和粉红色的鲜花。

之后继续转绕，来到一座名为“嘉木修洞”的大山洞这里。

当时，法王对弟子们讲了依止寂静处的功德、多欲不知足者无法修成真实之法以及精勤于少欲知足是三世一切诸佛的行迹故极为重要，并说道:“我年轻时也是学少欲知足的行传而节衣缩食，某个时间后才过得宽绰安适一些。罗珠上师曾说，让我五十岁之前尽量少欲知足，五十岁以后如果衣食等过于低劣就会生病，因此随宜而行即可。我就按罗珠上师的圣言这么实行了。”讲了此等情形并赐予了诸多教导和教诫。

次日，活佛、堪布、僧人们按照法王的圣言到布玛莫扎修洞前作了会供。到了分发会供品时，寻找空行密洞的人回来了，并将找到山洞的经过作了汇报。

法王说:“新找到的这两个山洞中，第一个是布玛莫扎修行山洞。这与说明指南中所讲的一致，山洞呈法源三角形，前方有明镜般的草坪，周围由树木环绕，洞中有自然形成的身印、手印、脚印、金刚橛、白海螺等许多自然显现，正如其他伏藏授记所说‘布玛莫扎修洞有足印’。这个山洞是布玛莫扎的化身修行过的地方，布玛莫扎曾有化身来过汉地、蒙古和藏地雪域，其中来藏地的化身在这个山洞中修行了三年三月零三天，是这样一个极殊胜的圣地。”

第二个空行密洞的洞口较大，周围由树木环绕。据说，前一天洞中除了手印和脚印外没见到其他，第二天却清晰地现出身所依诸空行母的手指等自然印迹、语所依“旺哈热呢

萨”、意所依金刚铃杵、轮宝等许多自然标志。法王说:“有记载说，这个山洞的洞口上方是《自现五慢天尊》《大圆满见自解脱》和《金刚手伏慢法》的伏藏处。这个密洞是布玛莫扎为华吉罗珠空行母等十万俱胝空行在夜间传法和作会轮的地方。其他授记中说的‘密乃铜色吉祥山，内有空行集会殿’指的就是这个山洞。”

法王还赐教说:“往后如果有人在这些修洞中修行，那么圣地加持人，将获得成就的善妙验相。也就是，如果能在布玛莫扎修洞中断除散乱修持七天，将被布玛莫扎亲自摄受，获得数百三摩地；如果能在空行密洞中具足生圆境界作十万遍会供，无疑将往生空行刹土，入于空行会众的行列中。”

之后，玲珑寺的拉丈在法王面前献上了一百多种实物供品，法王说:“不需要这么多，坐垫和磬头两个当中带走一个就可以了。全体僧众在三宝所依前至诚禀白，签子落在哪个上面，就把那个带走。如果落在了坐垫上，则是安住一处比去往各地对众生更有利益的缘起，那今后就安住一处；如果落在了磬头上，则是去往各地比安住一处对众生更有利益的缘起，那今后就去往各地。”说后，让全体僧众聚集后，在莲师二十五尊补处像中的萨霍尔莲师像前念了很多遍缘起咒并投签观察，以此落在了磬头上，于是就带着磬头离开了。

之后，去往意圣地瓦雅扎噶神山。当时法王说:“这里天

和地都是三角形的，是个要地。”又说：“木茹齐达有个山丘，在那个上面建一座佛塔的话非常好，神山前方建的那座佛塔位置弄错了。”

法王为木茹乡的信众讲法时说：“这个地区里有一块特别的石头，名字叫‘云宝’，无论天气寒热都恒常湿润，而且时不时地会冒出水汽。无论谁得到这块石头，都请交给我，它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用，但我手里拿到的话，会对圣教和众生有利！”后来，法王在白洛日初寺时，一个牧民将宝石带来献给了法王。据说，这块石头是某一天传来雷鸣般巨响的同时坠落在帐篷附近的，一个老头觉得稀奇，就收起来用来捣碎鼻烟的烟叶，所以就成了一块难看的灰白色石头。然而，后来经过法王反复清洗、熏香后，那块石头又变得莹澈好看了。

之后抵达因喀寺。当时，法王对当地的老百姓说：“不要杀害野兽了！它们都是你们父母的转世……”说后流了很多眼泪。

之后经过莫吉科时，法王显现上心脏不适。后来，个别身边的眷属请问当时的状况时，法王说：“当时我心里无缘无故地忽然感到十分恐惧，现起了‘不敢再往前走’的想法，好像是我曾经有一次为了圣教和众生在那附近舍弃过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次经过哲巴拉山时，听到法王对身边的眷属们说：

“记得很久以前，岭国的将士们和整个军队经过这座山去了下面，但上来的时候是不是经过这里就想不起来了。”

之后，法王在盛大的迎接中来到了然姑寺。当时，法王骑着一匹青鬃毛骏马，由两位活佛牵着在名为“格萨尔王或珠牡所住黑帐篷遗址处”绕了一圈。法王在马上唱了一遍丹玛的战歌，唱完后说:“喇嘛麦彭仁波切是察香丹玛江查的转世，他忆起前世的情形，口述了《战神长桑烟》，将‘往昔岭国与霍尔国作战之时，在霍尔阿嘎嘉兰上部与黄霍尔的军队展开了第一场战役，当时燃起了白云般的桑烟，尔后呼唤岭国的诸位战神’这段历史，以回忆前世的方式落成了文字。如《战神长桑烟》的后跋小字中云:‘心间具足深广智宝藏，喉间宛如牛乳大海中，悦意莲苑灿然之辞藻，然未刻意推敲多斟酌，战神勇士之歌如意宝，具足无量加持与威光，如实于此撰写金刚句，乃诸战神欢喜之龙吟。’因此，这首战歌有不共的加持力!”法王在旁述时随宜讲了这些，随后让拉桑活佛唱了一首“赛马称王”中珠牡所唱的歌。

之后，法王从然姑寺出发，途经劳吾通寺，前往康定市举办座谈会的地方，大多数眷属就直接去了白洛日初寺。

藏历十二月中旬左右，法王莅临木雅根桑的道场白洛日初寺或共称的“显密讲修兴盛洲”，千余僧众身披黄袈裟列队迎接。

根桑秋扎格西即将圆寂时，侍者阿华等人请问如何寻找格西的转世活佛，格西授记说:“将来有一位能背诵《文殊真实名经》的人来到这里弘扬讲修圣教。”因此，当地的人们深信法王就是根桑秋扎格西的转世活佛。法王应他们的心愿为当时在场的大众念了《文殊真实名经》的传承；并为总的弟子众传讲了《入菩萨行论》；为堪为法器的弟子们，依恰美仁波切编集的灌顶仪轨作了深法《文武百尊密意自解脱》的灌顶，还传赐了《六中阴引导文》。

从当时闻法行列中的个别道友那里听到说，法王讲到生住中有引导文时，虽然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却响起了隆隆的雷声；讲到法性中有引导文时，大地震动，遗址处的细小砂石纷纷掉落下来等，出现了这些殊胜的验相。(一般来说，无论何时何地，只是出现了大地震动等的相，不能遮止其他人将这些解释为自然现象，所以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要按照我们所说的“决定是那样的验相”，恐怕很难成立，然而这类现象可以作为具信所化的信心所依。)

在讲到《直指觉性自解脱》时，法王以回忆前世的样子顺便讲述了往昔邬金第二佛在桑耶寺二楼璀璨绿松石殿面朝东方唱了许多直指觉性的道歌等情形。

据说大概这段时期，古屋拉泽神山的许多磐石面上，自然现出来很多红黄色的观音心咒。很多人都现量见到，今天

只现出了一半，第二天就全部现出来了；上午只现出了一半，下午就全部明显地现出来了等等，这些都是共同所见之境。也就是，仔细看的时候能看得十分清楚，就像石头上的苔藓从石缝中长出来或者与石头无别而融合在一起一样。这是成为普通人行境的成就相，的确堪为极稀奇之处！观音心咒现出之后，法王前去观看，顺便为其作了开光，途中还修建了护法台，并点燃了桑烟等。

火虎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二日，绕乐阿索喇嘛早晨去拜见法王，回来后说:“今天上师的心情跟平时不太一样，有点着急的状态而要发脾气的样子。我也不敢确定是什么原因，但大概像是要取伏藏，所以需要准备一些哈达作为伏藏替品。”说完，就让几个弟子准备了五条不同颜色的哈达。

之后，法王和眷属们首先一起去转绕古屋神山，在那周围挂满了很多红色的怀业经旗。到了神山背面的时候，法王稍坐了一会，随后让两个年轻僧人赛跑来观察缘起等。之后，虽然已经备好了轿，但法王还是步行走到了山肩处，看到一些人提前到了山顶，稍现忿怒相，训斥说:“你们先上去干什么？都赶紧下来!”他们听后急急忙忙地下来了。此处，法王让龙多活佛和秋吉尼玛活佛二人紧跟着自己，法王的脚步比先前更加疾速了。到了共称的“格萨尔王拴马处”有块石头，法王就在石头上休息了一会儿。随后，将手里拿着的手杖放

在那里后又快速行进，他们俩几乎跟不上法王的步伐，就这样到达了山顶。

法王继续飞速地在那些岩石上跳跃，来到了另一边的背面。接着在一块大磐石上金刚跏趺而坐，随即对嘎桑达吉活佛说:“护法杯里摆好供品拿过来!”说后念了一个略的供护法仪轨。然后说:“这是供养玛囊三兄弟!”之后安排在不远处的一块由所施食子形状的三块石头连在一起形成的大磐石那里供护法。

供护法后法王问:“有没有黄色的哈达?”

于是，弟子们从先前准备好的五种不同颜色的哈达中取出黄色的哈达交给法王。

这时法王说:“现在我要取伏藏了，你们看啊!”说后，双手托着黄色的哈达，以祈祷的姿态稍微安住，忽然一尊小的释迦佛像落到了法王手里，两位活佛清楚地见到了这些情形。

随后，法王念“悲摄斗诤浊秽土”等祈祷偈的同时，将释迦佛像触碰自己的三处求加持，之后放到在场的每个人头顶上念发愿偈等。

听嘎桑达吉活佛说，法王取伏藏佛像时，杰荣村的一名老妇人从稍远的地方看的时候，亲眼见到从空中飞来一只小鸟落在了上师的手里。

一天，法王从神山顶上向北眺望，说道:“那边的山顶就

是岭国的军队抵达时，由于浓雾遮障，晁通找不到路而哭泣的地方。”后来探究时，据说那里正是当地人称为“哭山”的地方。

据说这段时期前后，法王搭帐篷住在白洛日初寺木雅根桑寝殿的遗迹处时，法王养的哈巴狗尼额利无缘无故变得焦躁不安，在寝殿遗迹处用爪子向下深挖，从适当深度的地方挖出了一件物品。去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时，发现那是一件老古董——一盏完好无破损的酥油灯器。它刨出灯器后就不再挖了，而是内心安然的样子待着。总的来说，与这只哈巴狗相关的稀奇故事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讲，但除了这件事以外，其他都难以断定，所以就暂且搁置不讲了。

那天，法王和眷属们一起来到古屋神山前念了会供后用餐。之后，从转绕的山路下来的途中，从一块岩石上往下走时，法王脚滑了一下，需要一两个人搀扶着前行。第二天，法王说:“你们去看看，昨天我脚打滑的地方可能有一个脚印。”于是，几名随行弟子立即前去察看，见到一个非常清晰的鞋印，正是如今在很多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那个。

我想，从法王的圣言，以及熟悉那个地方和道路的当地人说的“过去从未见过那块石头上有那样的印迹”，还有与法王那天所穿鞋子的形状和大小完全吻合等各方面思惟的话，都可以断定这的确是怙主法王的足印！(从果洛热阿堪布那儿听说留

下足印的第二天索达吉堪布等人特意前去察看的事情，于是再次针对当时的情形向索达吉堪布本人详细询问。按照他的回答记录如下：“第二天，我们用绳子好好地测量了上师鞋子的长度和宽度等，然后特意去了有足印的地方详细比对，结果不仅长宽大小等各方面都相同，就连鞋面上一个线疙瘩的印迹都能清楚地见到，所以在场的所有人更加深信那毫无错谬就是法王的足印！”）

除此之外，有人说后来古屋神山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清晰或不清晰的印迹都是至尊法王的足印，然而不确定那每一个是否能决定成立是法王的足印。我认为，如果由非理清净观太大而过分夸张的话，就会成为同类者不观察而盲目欢喜的因，此外还可能在具慧善辨析者面前成为损减的因。

之后，法王和眷属们一起从白洛日初寺往东，应邀去了木雅的许多地方。途经然吓寺和古鲁寺等一些寺院，来到了嘎达寺。当时僧众举行了吉祥长净而作了特殊的迎接，法王显现上很欢喜。法王说：“从我迷乱显现的层面来说，有一个宗喀巴大师亲自赐予的《三主要道论》的不共近传，所以这次我的弟子们要在本寺常住僧众前作个《三主要道论》的背诵考试。”随后，安排随行的诸位喇荣弟子在嘎达寺所有僧众前作了背诵《三主要道论》的法供养。

之后，经过丹巴县前往功德圣地——四个隐蔽绒中的嘉绒大圣地嘉莫墨尔多神山，有说这个圣地被贝若扎那等许多

大士加持过，而且是绒顿嘉纳班玛德钦朗巴的伏藏地。法王像前面一样对神山作了沐浴、煨桑和开光等的缘故，后来在这个地方涌现出两座前所未有的自然佛塔。

法王离开墨尔多神山去了觉岭寺、瓦西下部、色须塘、色加各、塔公、热勒下部、年弄寺（法王先后去过年弄寺两次，第二次去时还为全体僧众传了《项袋金刚橛》的灌顶，并特意去了措西喇嘛诺若丹增曾经的寝殿）等地，之后经过甲玛下部、丈卡寺、然姑寺，抵达道孚县城。

在道孚县城期间，法王去了县城附近准备建大佛塔的地方作了净地仪式，并赠予十五匹良驹、天珠、红珊瑚、白象牙等大量财物作为建造佛塔所需的资金。不仅如此，第二年，当几位建塔负责人前来拜见时，法王还详细指示了道孚县的这座大佛塔不能建得比色达县城的大白塔小以及具体如何建造的情形。

之后，诸多事业次第圆满而即将返回色达喇荣大道场。此次法王总共莅临了康区大约八个县，加持了诸多圣地，去了大约五十所寺院（包括东谷寺、觉日寺，道孚县的尼措寺、呷衣寺等格鲁派寺院，以及塔公寺等萨迦派寺院）。

教导寺院里的僧团，以团结和合、戒律清净为基础，善加护持教证大宝圣教极为重要，以及要建立圣教心要讲闻修的所依体系——讲经院和禅修院，等等。同时，再三赐予了

诸多有利于修心的教授：思惟任何苦乐都唯一是无常，因此首先要舍弃成办世间琐事的心，究竟的希求专注在圣法上，尽力斩断此生的缠缚。一切功德的基础是持清净戒，所以对于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咒誓言戒应如眼目般守护。一切行为不与俗人混同，而要尽力相合于佛善说的律仪。不要以偏执嗔恚心造谤法重罪，藏地兴盛的所有宗派都唯一是佛法的缘故，要作无偏清净观。现今正处于佛圣教极其衰微的阶段，所以如果有人懂得一些佛法的话，不要一个人待着，应鼓起勇气尽力宣讲正法。不跟随分别和恶习，尽力护持心性本面，同时不能轻视世俗善法，要无有松懈地精进修持福慧二种资粮。

同样，法王与数万民众结上了法缘，赐予在家男女信众取舍的切实教授。其心要是：“从今往后，大家要将三宝奉为无上至尊，诚信因果，遵守十善传统法规，不吸烟、饮酒、杀害无辜野兽，念佛名号和甚深心咒等。总之，要深信因果，为了自他今生来世的利益，认真断恶行善，从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藏地佛法中土之人。”像这样赐予了诸多告诫和教言劝励行善，以至于那段时期出现了藏民们无论贤劣没有人手里不拿念珠的情况，令木雅地区的所有人在一段时间中普遍受到圣法光明的照耀，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利益。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

中“前往康区朝神山　成办圣教众生利”第十二章终。

第十三章　前往五台见文殊　藏传初弘于汉地

总的来说，法王曾亲口说过自己从小就非常想去汉地五台山。火虎年（1986 年）春季，《吉祥时轮金刚》大灌顶结束后，法王传了《文殊续规》的灌顶。到了“降加持”时，出现了智慧尊者真实降临的验相：法王结金刚跏趺坐腾空而起，在空中停留了片刻。在场大众都见到了这一情形。之后，法王公开对大众说：“刚才得到授记说，如果我们去一趟文殊圣尊的居住地汉地五台山，将成办广大的圣教和众生的利益，所以过段时间要去五台山。”从那时起，亲传弟子们遵循法王的圣言在藏区各地劝念文殊心咒，达到数万亿之多。

次年，第十七胜生周首年火兔年（1987 年）春季，前往汉地五台山的准备工作都妥善完成了。临行前法王对留守弟子们讲了诸多教诲，之后于藏历三月初一与众眷属一同出发，乘车离开了喇荣。很多车一辆接一辆地排成长队，红色的怀业经旗迎风飘扬，一行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途中次第经过马尔康市，顺利抵达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在成都住了几天。

许多书籍中明确记载了成都市自古就是四川地区的一座著名城市，不仅如此，成都还是与藏地紧邻的汉地大城市，因此很久以前就有一些藏族人来过这座城市。

多仁班智达丹增班觉所著《自传》中介绍这座城市的历

史时讲道:“《般若八千颂》中明确记载，法涌菩萨的居住地是汉地四川省名为‘成都’的城市，走完城墙的一侧需要用大半天的时间，下面是分布均匀的黑白石子路，道路两旁有宝树、果园、花园、浴池……”有许多有关城市和地区构造的描述。不仅如此,“成都的集市很大，将茶叶压制成的茶砖四个捆成一捆，一辆马车上高高地垒起很多捆，一个人运送至康定。正如‘小脚女人’的名称所说，为了不让脚长大，小女孩们八岁之前就要裹上缠脚布，由此行走则具步履不便之姿。”此等情形是将当时见闻的事迹详细立成了文字。

之后，法王和眷属一起朝拜了新都地区的五百罗汉和佛舍利。

虽然藏地古代历史文献中少有记载新都相关的历史，但《门朗格热指南》中讲到，新都是汉地十三布政使司（十三布政使司与十三省是一个意思，古代汉地多称为十三省，后来普遍称为十六省，这在第六世班禅大师所著《香巴拉指南》中有所讲述）当中较好的一个；据说法涌菩萨的住处妙香城就是这里，当地有很多制香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称为“法涌菩萨法座”的小山，山脚下的土地都是红色的，据说是常啼菩萨洒血压尘所致；还有一颗一肘高的法涌菩萨的牙舍利，等等。

同样，仁蚌巴·阿旺吉扎所著《萨迦班智达传·盛世之路》中也说道:

“古代帝王国土中，十三藩司妙新都，
法涌菩萨居住地，具妙香气之大城。
如彼行传皓白齿，胜伏白莲之骄慢，
宛如皎洁之明月，智者遣除众痴暗。
悲心广大常啼尊，鲜血所染红宝石，
须弥山王不动摇，一心沉醉般若见。”

像这样，以诗偈的形式与《门朗格热指南》一样作了描写。

在此期间，法王乘船从远处朝礼了乐山大佛。

这尊乐山大佛的历史是这样的：唐朝时期，水灾肆虐，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一位名叫海通的和尚心想“如果在此处建造一尊弥勒佛像，则能平息水患”，之后尽其一生都在江边岩石上精勤凿刻弥勒佛像。临近圆寂时，他将佛像剩余的凿刻工作托付给了自己的诸位弟子。总共历时长达九十年才完成。

《门朗格热指南》中明确记载的“据说这尊庞大的山佛是唐朝皇帝建造的，佛头从发髻顶端到下颌底部有一百庹，从右耳到左耳之间有一百庹”指的就是乐山大佛。但实际上，所谓的“唐朝皇帝修建”只是藏族前辈上师们的一个习惯而已，就像数术等具汉族特色的文化多数都命名为“皇帝御制”那样。所谓的“从发髻顶端到下颌底部有一百庹，从右耳到左耳之间

有一百庹”等，要知道这是门朗格热自身净见量的一种超胜说法，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

之后，法王与眷属一起从成都乘飞机抵达北京，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会面。班禅大师安排好车辆后，与师徒诸多人等一同去朝拜佛牙舍利塔，共同作了兴盛圣教、利乐有情的发愿；二人还一起去雍和宫等一些寺庙作了朝礼。晚上，班禅大师将法王主眷邀请到自己的住处，设宴作了款待。不仅如此，班禅大师还如法王所愿亲笔题写了“喇荣五明佛学院”，并亲笔写信给色达县政府，要求他们尽力为喇荣五明佛学院提供支持和帮助。

之后，法王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抵达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与众多眷属一起乘汽车经过忻州地区，准备开始正式朝礼五台山。法王说：“此前我以梦幻身来过五台山三次，有一次只到了能看见愚山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没能到，似乎出现过这样的境相，所以今天到了那个地方时可能会出现障碍，你们要好好念《普生悉地祈祷文》！”说后，师徒们就上路了。途中有一个共称为“第六世仓央嘉措闭关处”的修行山洞，弟子们乘坐的汽车到了山洞对面的转弯处时，突然从公路上偏往一边，差一点坠落悬崖，大家都感到惊恐和怖畏。

接着继续前行，师徒们终于顺利到达五台山中台山脚下

的台怀镇。法王来到灵鹫峰上有很多台阶的菩萨顶，就在这里住下了。

期间刚好碰上了从康巴、安多很多地方前来的成百上千藏族僧俗大众到达五台山的时候。由于此前多数人没有去汉地的经验，他们执意将从家乡带来的酥油、奶渣、糌粑以及布帐篷和帐篷杆带上火车；途中由于语言不通、不懂规则等还发生了争端；老比丘们将法衣和祖衣卷起来背在身后，当地的小偷以为是钱就伺机去偷等等，闹了很多稀奇的笑话。

当时，由于从藏地追随法王来五台山朝圣的僧俗信众前后聚集了大约有一万人，对于这么多藏人一时间齐聚汉地的情况，当地政府看作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次第向上级作了紧急汇报。结果从中央宗教局下派了工作组，山西省、忻州市、四川省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也各自派出一个工作组，以“不可跨地区开展宗教活动”为由极力进行阻止，并下达了严厉命令：已到之人也务必立即返回家乡！

这时，法王回复他们说：“我们这次来五台山的目的只是为了朝圣、礼拜、供养和发愿，此外没有丝毫政治目的等，这个情况你们可以审核调查！出现了集聚的人稍多的情况，似乎是今年刚好碰到藏历第十七胜生初始之年的缘故。无论如何，对于现在已经到的人，连顶礼供养的资格也不给，而立即遣返回乡的话，会让广大信众失望的……”像这样，以强

硬的语气坚决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最终，从上级那里得到了“可以在两周内一起发愿”的少许许可。

菩萨顶大殿后面的空地上聚集了多个民族的信众约一万人，法王为他们传讲了无著菩萨所造的《佛子行三十七颂》、至尊宗喀巴大师所造的《三主要道论》和《菩提道次第摄颂》等。在此前后，法王去带箭文殊殿、无舌石狮、文殊滴水檐大殿等处作了拜见、顶礼、发愿。

之后，从萨嘎月初一开始，在五台山标志性的殊胜所依名为“阿育王所建佛舍利具真实义之大白塔”前，以猛利的信敬渴仰之心开始共修《普贤行愿品》。

第一天上午，法王作为大愿共修怙主到来之时，当莲足触碰到法座的一刹那，心对于大众所念文句的位置观察缘起，恰好念到“犹如莲华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为此法王说：“刚好吻合了善妙缘起！”显现上十分欢喜。

共修《行愿品》期间，所有具信僧俗男女众都按照法王的教导昼夜不断精勤地供养、转绕、顶礼等由诸多门径修积善根。

当地寺院常住的汉族僧众也尽力提供了很好的协助，为回报他们的恩德，法王给每位僧人供养了三十元钱。据说，当时五台山各个寺院的僧人加起来共有七百人左右。

到了藏历四月十五日，大众在半个月期间共同念满了三

百万遍《普贤行愿品》，这一切的善根为了圣教和众生的义利作了发愿回向。与此同时，法王对参与共修的所有人作了教诲，大义是：“这次我们一起在文殊圣尊面前发愿的缘故，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都不会分离，这是无有欺诳的。虽然大家暂时一些年里会各奔东西，但以善妙的大愿已经连接上了的缘故，不久将在同一坛城中集聚。到那时，所有人心中都会获得至尊文殊本尊的加持，具足受用如海大乘法理的善缘，最终将全世界的一切众生如鸟群被投石惊扰般都引至怙主文殊本尊面前，已经成就了这样的善妙大愿！”如是作了安慰。又赐予圣言：“这次佛教活动已全部圆满，因此从藏地来的群众还是尽快返回家乡的好。”像这样，法王亲自为《普贤行愿品》共修作了收尾。

从那天起，除了法王和少数弟子外，所有来朝圣的人都开始返回自己的家乡。

一天，法王来到对面有一座寺院的地方。刚到那里，就有七位汉族儿童来到法王跟前求了法，之后忽然不知所踪。当时的照片现今仍能见到，称为“七名稀奇孩童”。

这段时期，法王在共称为“善财童子与文殊圣尊对话的圣地”——善财洞严格闭关了七天。四月二十九日，法王在周遍的净相中亲见了至尊文殊的尊容，当时忽然流现而宣说了《亲见文殊祈求加持颂》，之后依录音立成文字，现今收录在《法

王著作全集》中。

之后，法王来到有五方文殊殿的黛螺顶（殿堂的名字叫做黛螺顶，章嘉国师等说就是指白海螺的顶）左边的山坡，称作“为上万菩萨转法轮处”或“亲见楼阁洲”的地方，无勤从明界中流现出将一个有情即生成佛的道次第全部含括在简短文句中的殊胜窍诀《忠言心之明点》，之后落成文字，并念了传承。

法王还为两百多名眷属赐予了《文殊续规》的灌顶。灌顶结束后说：“以前我以梦幻身来过五台山三次，有一次到的地方好像就是对面的山上，梦到那里除了断壁残垣等残破不堪的土石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从一个像是放擦擦像的房间的门往那边看时，见到一些头、手等佛像的支分，其中有一尊破损的文殊石像。你们去找一找，可能会找到这么一尊佛像。”第二天，许多弟子前去寻找。个别弟子从一位农民手中得到一尊没有身体的镀金佛头呈献给了法王，法王说：“我梦里见到的佛像就是这尊。”又说：“由于缺损的缘故，要用五台山的土塑造一个佛身，将缺少身体的佛头安放在上面。”后来遵照法王的圣言，那尊佛像被供奉在了心宝山的殿堂中。

这段时期，法王来到了金刚窟。以前林彪元帅等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所别墅，之后岩洞就不允许参拜了。为此，法王现出忿怒相与弟子们一起手拉手连成锁链状，跳起威猛的跳跃舞作了压伏姿势。

这时，为游客提供付费骑马的许多汉族人将已经驯服的一些马列队整齐地拴在附近，其中一匹马突然失控地朝一个金发的外国小孩踢了一脚，把他蹬了出去。法王立即念了几句与马头金刚相关的吉祥偈，之后心好像放松了下来。那个小孩也一点没受伤，大声哭喊了一阵后又能上下四处奔跑了。

在那天共同所见的情形背后出现了怎样不共秘密的所见等，没有人向法王请问，因此无法详尽解释呈禀。然而，秋吉德钦朗巴所取伏藏法《藏界十乐法》中讲到马头金刚舞的情形时说:“三谷汇集及道路，必要之处跳舞蹈，截断一切鬼之道。”又说:“震慑游舞之佛慢，一切串为连环套，忿怒密咒威震声，马之殊胜禁行等，现起震慑戏分别，唱诵住于佛慢中，向右旋转左压伏。”以此推测的话，当时法王正以大震慑忿怒马头金刚的佛慢跳马头金刚舞，对一些非人的鬼魔类作压伏的事业，这时一个魔鬼附在那个外国小孩的身上躲藏了起来，大震慑忿怒嚇鲁噶立即附到马身上，没让他跑掉，当下作了调伏，可以这样来推断。

依靠法王的增上缘，先后在五台山的很多寺院里，建造了近百尊莲花生上师、布玛莫扎、阿底峡尊者、宗喀巴大师、文殊、金刚萨埵等上师、本尊、佛菩萨的大小身像，还在这些佛像里面放入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所取的伏藏品“如我一般莲师像”为主的许多大根本的所依作了装藏。这里顺带讲一下，

当时由法王的愿力和发心力在五台山这个殊胜要地建造了那么多尊藏式佛像，然而听说现今那些佛像当中很多都消隐不见了，因此希望有殊胜意乐和能力的人对此予以重视，用一切办法尽力保护剩余的佛像。

之后，法王来到五台之一的东台望海峰，在附近的那罗延窟闭关大约两周。据说，刚到的第一天，法王在厌离的状态下唱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所造的《空行主尊母益西措嘉祈祷文·信心悲歌》。

过去的一些山志中明确记载，那罗延窟是金刚手和文殊对话的地方。《大方广佛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中有明确授记并讲到，名为“那罗延窟”的地方从成劫时起就是诸大菩萨的住处。贡布加所著的《汉地佛教源流》中引此经教，认定所说的“那罗延窟”即是东台顶的那罗延窟，章嘉若必多吉所著的《圣地清凉山志》中也有同样的阐述。由于那罗延窟是龙族菩萨们常常集聚的地方，所以洞中时而时而雾气笼罩，并且夏季也常常结冰，因此极其清凉寒冷，据说普通人无法居住一天以上。如《生生世世摄受愿文》后跋中云：“严寒极为侵逼，手指也变得收缩时，阿旺洛珠聪美撰写。”由此也可以知道洞中有多么寒冷！

在那罗延窟中闭关的大约两周期间，听法王亲口说，自己日日夜夜唯一住于光明境相中。

在这个具有加持的那罗延窟洞口，法王每天下午座间都会为两百多名弟子传讲《句义宝藏论》、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大中小三种大圆满法类以及《金刚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论》等，期间还赐予了列绕朗巴所取的伏藏法《金刚手唯一勇士灌顶》《自成本尊大悲观音略灌顶》《持明总集十密封印之莲师甚深灌顶》等一些灌顶。

那罗延窟不但是一个殊胜的修行圣地，而且是法王以意伏藏的方式无功用从智慧中自然流现《文殊静修大圆满仪轨·速赐加持》《文殊静修大圆满支分引导文·手中赐佛》《妙吉祥续之心要密意释·文殊言教萌发善说海之种子》等大多数五台山法类的圣地，从这一分来说，我认为堪为一处稀有的伏藏圣地！格热秋吉旺修的《大伏藏源流》和绕那朗巴的《伏藏源流·明炬论》都一致讲到了印度金刚座檀香林洲、邬金琉璃塔、阿苏拉岩洞、尼泊尔香根塔、汉地果得先窟等中具有伏藏品的情形。其中的“汉地果得先”就是指五台山，如《莲师广传》云：“所谓汉地格得先，即有五座峰之山。”如果知道这两处只是写法不同，实际是指同一个地方的话，那么果得先窟很可能就是《华严经》中授记的那罗延窟。这样一来，毋庸置疑那罗延窟并不是普通的伏藏圣地，而是极超胜的伏藏圣地！

法王住在那罗延窟期间，有一次末学前去拜见，当时见

到法王的手指稍微破了一点皮。请问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时，法王说:“之前想着能否得到一个伏藏品，然后就在山洞里反复抠挖，是这么导致的。”由此推测，法王在这个修洞中应该还取出了一个伏藏品。后来，法王去印度时献给怙主佛王一尊稀有的多臂文殊像，侍者们亲耳听到说这是法王先前去五台山时从那罗延窟中取出的伏藏品，因此先前的推测刚好吻合了实际情况。

法王住在那罗延窟期间，我们很多弟子都见到，某天傍晚空中出现了一条红黄色长条形的彩云；还有一次，阳光和蒙蒙细雨交融之中，那罗延窟当处出现了一个圆形的虹光帐幕。

这段时期里，遵照法王的安排，嘎巴堪布仁波切给大家念了《如意宝藏论》的传承，剩下的《胜乘宝藏论》等其他宝藏论的传承则由金旺堪布念，像这样念完了《七宝藏》全部的传承。

之后，法王去清凉寺住了几天，并按照《甚深见之传承大乘中观自宗传菩萨戒仪轨》以广的方式为弟子们传授了菩萨戒。

在此期间，法王梦到一个大力魔鬼正在制造障碍，为此说道:“需要一个具量的威猛莲师修法。”说完，安排了一些弟子共修列绕朗巴所取的威猛莲师多吉卓罗伏藏法。在作回遮

时，霹雳如天崩地裂般猛利降下，出现了极大的镇压。

之后，师徒们一起来到附近寂静处的草地上，法王在枝繁叶茂、悦意舒适的林间传讲了《二规教言论》等。当时法王说:“如果有人新写了道歌、乐歌、赞颂等，那么不论声音是否悦耳，都可以当众唱出来，这样来世的时候就会说:‘主尊眷属曾如是集聚一堂，在欢乐的情境下唱了歌。’像这样决定能以宿命通回忆起前世这段情形。”当时一些活佛堪布新写了道歌赞颂等，在几天当中以供云的方式作了法供养，出现了全体师徒欢喜受用佛法喜筵的妙缘。

藏历六月十五这一天，法王来到观音洞或者藏族人因佛王仓央嘉措曾长期住在这里而称呼的“仓央嘉措修行山洞”。

之后，准备返回雪域故土。临别时，五台山的具信汉族弟子们带了一尊见解脱石像作为礼物供养给法王，法王赐予了以“红黄日轮初起青春者”这个吉祥偈作为开篇的教言。正文中写道:“文殊幻化殊胜喜爱土，杜鹃童子我俩一时临，杜鹃喉间乐音动听流，我已修学普贤行愿竟!”“此下各自诺言已完毕，杜鹃飞往门隅诸地区，我亦不住往赴雪域境，汝等留众长久安乐住!”“虽未劝请然于来年夏，杜鹃必定再次重光临，虽以众劝我速至寿边，此处决定难以再来临!”如同《诗明镜论》中翻案修饰法的几个偈颂所说的那样，从那以后法王再没有去过五台山，这次成了最后一次。

之后，法王师徒一起离开了五台山，经过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到达唐朝时的国都长安即现今的西安市朝圣几天，之后回到了成都市。

之后，法王乘车来到汉地著名的佛教圣地四川峨眉山，为了圣教与众生的义利广发大愿。

峨眉山共称为普贤菩萨道场。《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十八卷《菩萨住处品》云:“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佛法。”据说指的就是峨眉山。东汉时期，有一位当地的采药人，见到一只鹿的脚印为莲花形状，于是心生稀有，就追随脚印到了山顶。这时，遇到一位来自印度的老僧人正在修行，于是告诉他自己的来历并作了询问。老僧人非常欢喜地说:“那只鹿是普贤菩萨的化身。”这样赐予了授记与安慰（也有记载说，与此同时，见到山顶圆形虹光中骑着大象的普贤菩萨）。据说依此缘起力，那位采药人就在当处建造了一座供养普贤菩萨的寺院，后来从宋朝时起，峨眉山真正成为普贤菩萨的道场。这些都是旁述。

之后返回藏地，途经雅安市、康定市、木雅塔公等，于七月上旬吉祥日平安抵达喇荣道场。

从五台山回来时，一些汉族具信之人也跟随法王来到了喇荣，从那时起，法王开始以大慈悲摄受广大汉地的有缘弟

子。虽然喇荣道场的常住僧人最初特别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实求法之人，然而法王具有遍知未来的远见，因此毫不怀疑而断定地摄受了汉族弟子众，并设立一个单独的班级。由此顺应燃起复兴圣教余火的时机，新开启了藏传佛教在汉地兴盛的缘起之门。

最初只有十几位汉族求法者，法王对他们非常关爱，赐予了最好的顺缘，将桑耶殿借给他们，安排在那里讲法闻法等，并赐予很多取舍的教导和有益内心的指导次第。果智、慈济、惟因、照悟、智诚、明慧、恭华等是第一批弟子，法王安排索达吉堪布作为用汉语讲法的堪布，之后渐次委任了益西彭措堪布等一两位堪布作为给汉族弟子讲法的堪布，他们在法王的圣言谕令下将诸多佛法教典翻译成汉文，无有间断地作了讲经说法的事业。

要知道，在佛法的光明衰退衰微的地方，以大悲誓愿力点燃佛法的明灯，令无量众生进入佛门，进而入于解脱道，这种行传毋庸置疑是佛子菩萨的一个稀有事业！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前往五台见文殊　藏传初弘于汉地”第十三章终。

第十四章　喇荣继续传圣法　复次前往新龙等

这一年冬季传法时，法王为喇荣全体弟子广讲了荣素大班智达所造的《入大乘论》。这期间，法王眼目明朗，辨析的智慧也十分敏捷。

记得法王讲法时说，荣素大班智达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超胜之人。他还是个婴儿时，母亲就将他抱在怀里带到荣河处拜见阿底峡尊者。母亲禀告说:“这孩子是一个刚出生就能用梵语讲佛法的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请觉沃谈佛法来考验一下他吧!”于是，尊者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用梵语提问说:“嘎那吙……”, 婴儿对此无碍作答。为此阿底峡尊者说:“这是瑜伽咒师黑行者的无间化身, 我哪里能谈佛法来考验他呢!”尔后作了无比恭敬的行为。诸如此类，法王广讲了此等历史。

与之相同，法王多次讲到，其金刚语《入大乘论》也有不共的大特异性。对于本论中出现的幻子巴雷的故事和火净野兽的故事等，法王显现上心很欢喜。尤其是，论中遮破对方的正世俗与倒世俗二者不同，以及正世俗以胜义正理观察不成立、以名言正理观察能成立实有时，说“只是以人的实有能安立起作用，并非以法的实有安立起作用”等，最后说“连能建立起各自所立的正理考验都经不起的话，仅名言中都无法成立。譬如，能摧毁敌军的大象宝荷担众象兵后还堪能承受铁锤的鞭打，然而仅能耕地的牛荷担轭木后连软枝的鞭打

都不堪承受的话，又如何施设‘能耕地’的名言？这与山羊有什么区别呢？”正如此等所显示的那样，法王着重强调了“不必说以胜义理观察正世俗无法成立，连以世俗分为二的其中之一——能成立法的实有的正理观察都不成立”这一不共的大特异性。并极力称赞说：“不依胜义理观察，仅依名言正理观察，在世俗中也不成立实有，这样的甚深理在中观应成派的论典里会有吗？……”

同样，记得法王曾再再地说，本论中讲菩提心的观法时，分为知与大知两种差别，舍与大舍两种差别或三种差别后，此处要以大知之器来持而止住于大舍的状况中，如是所说之理极为关要。

之后，法王传讲《量理宝藏论》时，对于“量”“自决定”“他决定”“所谓的间接证知是否成立为现量的作用或比量这二者以外的情况”等类，以及“遣余乃识缘取式，无情外境无遣余”等提出了疑问。此外，想起法王在讲“从有色根而生根，是故根识具相续，意根中非生意根，是故彼者无相续”等中发挥出来的“轮番以及相续际，二者悉皆有能害，是故根者乃根识，不共之因成意缘，即自证故非他续，由此现量三步同”等的时候发表了言论。

记得法王也是在这一年冬季，传讲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撰著的《释量论大疏·善说光明藏》。

法王讲的时候说:“《释量论大疏》是一部特别殊胜的教典，它有几个特征：一、能诠句广略适当故易于趣入；二、不因文句多故导致丢失正题；三、不单是字面消文故意义明显；四、未错乱原文次第故依次解释；五、诸科判皆写成偈颂故易于受持等。”

法王还垂赐圣言说:“不仅如此，全知对于《第一品》中的遣余，即‘余则从事遮，即不成为事，说此异此故’等，有不共的解释。再者，讲信许因时，全知并非按其他智者们所说，建立此因时，极隐蔽的圣教作为有法所诤事，观察此圣教自身所显示之义是否无欺，而是以圣教自身作为能立因，以此来成立极隐蔽事。另外，全知依照‘决断是内心，似安住于外’及‘决定俱缘故，青彼识非异’等的教义，将《释量论》的密意解释为实相唯识宗相识等量派。解释《第三品》中的意现量时，多数智者认为只能依圣教量成立，但全知说也能以理成立，等等。以上都是全知上师仁波切不共的观点，诸位智慧明利的闻思学教者，一定要将此铭记于心……”。

土龙年五月，顺应朗朗神山本命年之时，法王再次前往新龙县，莅临了扎宗寺、则热寺、嘎绒寺等大约十三座寺院，传赐圣法并广劝修善，在前世住处东祉格住了七天，并在巴蚌住了两天，赐予了取舍二规的善说。

法王曾亲口说:“东祉格和巴蚌这两个地方是对总的藏地

圣教有利的殊胜要地，因此在这两处建立讲经院和禅修院非常重要!”之后，在东祉格建立了新龙县所有寺院共同的讲经院，在巴蚌建立了禅修院。

如伏藏大师列绕朗巴所取伏藏《威猛九头授记·普显取舍》中“中央米粮仓，种播新龙中……”的授记所说般，往昔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在世时取出了一尊由法王赤松德赞所造、莲花生上师开光的具加持的释迦佛补处像，要以智慧萨埵的形式安置于新龙要地夏塘上层佛殿主要所依的心间，后来按照授记安放为嘎绒寺下层佛殿的主要所依。再者，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四十九岁时，为了总的圣教义利，就如何建造镇压夏塘的佛殿向第十三世佛王请示时，佛王尊者说:“以前布达拉宫有很多宁玛佛殿，后来蒙军摧毁宁玛圣教时，用铁钉和铁水封闭了许多宁玛佛殿的门，令其无法打开。其中一间佛殿中的全部所依都可以供养给你作为要地的主要所依，以此作为建造佛殿的顺缘。”之后，除了主要所依格热秋吉旺修所取的伏藏品一尊大的莲花生上师补处像之外，赠予了所有的身所依；并为建造佛殿提供了诸多条件，不仅赐给了政府的盖印公文，还承诺新龙办事处也会给予支持，之后善加作了修建，此等事迹有详细记载。不仅如此,《列绕朗巴大师传》中记载，这一年列绕朗巴大师请乃琼护法神授记寂静处的道场修建地扎嘎和朗朗两处中哪个好时，结果是东祉格更好。同样，听

前辈上师们说巴蚌也是一个殊胜要地。由此可知，法王此次发广大心在这两个关键要地建立讲修道场，有殊胜的缘起和必要。

之后，莅临甲日觉姆措嘉寺时，当地僧俗大众共同祈请法王:“依照新龙上师白玛邓灯的授记，您的外甥女至尊门措由五圆满而授权为措嘉寺教主的机缘成熟，到了该举行坐床典礼的时候了，祈请您开许!”法王开许后，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

法王莅临新龙县城时，会见了四大机关的诸位领导，并为中学的学生们赐予了教导等。

新龙的诸多事业善为圆满后，经过甘孜县返回了喇荣道场。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喇荣继续传圣法　复次前往新龙等”第十四章终。

第十五章　莅临北京佛学院　传讲前译圣法类

这一时期前后，法王为全体弟子赐予了列绕朗巴大师伏藏法的灌顶，对于其中自己未曾得受的灌顶，则特意迎请了持有列绕朗巴大师血脉与法脉传承的德钦活佛仁波切前来赐予。与此同时，还安排新龙县江堆寺的安蒋上师和洛若寺的金旺堪布二人念了列绕朗巴伏藏法的所有传承，以此令这部应时殊胜深法的完整灌顶与传承，尽未来际不失坏，从而成为未来圣教兴盛之因。

土龙年（1988 年）十月，法王应班禅大师的邀请来到位于北京西黄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法王来这里之前，佛学院内有个别北方长老，仅局限于自宗承许的教典论著，对无偏的佛法缺乏了解，且持有宗派偏见。他们将莲花生上师的唐卡从中央挪到旁边，甚至不让个别持有噶举和宁玛教法传承的堪布坐在行列首位的法座上，而是以轻蔑的态度安排他们坐在行列末尾的桌上讲课。然而法王莅临时，也许是由于法王自身的福德威势力或是加持力，佛学院的师生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不恭顺、不尊敬的态度。

在佛学院期间，法王应一些持萨迦、格鲁、噶举、宁玛、觉囊及苯教在内无偏宗派之法脉传承的上师活佛们的祈请，广讲了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然而法王说，自

己去拉萨向“接受哈达文殊像”献哈达时，文殊圣尊并没有接受，对此，心想是什么原因呢？经观察方知，这是因为在北京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传讲《定解宝灯论》时，侧重于强调宗派无违，而未严格按照“遮他宗、立自宗、遣诤”三者及前译自宗的宗轨进行讲解所致，后来又按照前译自宗广讲了一次)；并顺带教导了宗派之间要相互修清净观之理，以及要同心协力配合班禅大师的事业等，众人对此都欢喜接受。班禅大师也竖起大拇指称赞说:“我听说您讲解和教导得都非常好!”

为佛学院全体学生传法之余，法王还为止贡衮秋丹增和多昂丹碧尼玛活佛等有特殊希求的弟子，赐予了《文殊静修大圆满支分引导文·手中赐佛》而作了引导；为慈诚罗珠堪布和末学二人恩赐了甚深中观之密意，即按照格鲁派的观点单独讲解了根桑秋扎尊者的《般若品释》。

那时与现今不同，在北京很少见到身穿藏地僧衣的出家人，因此我们去城市里的时候有很多围观者。

记得有一次，法王示现法体微恙，便前往佛学院附近的一家医院就诊。检查身体时，法王刚仰卧于铁床之上，由于身体的重压，床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那位医生一脸惊讶地说道:“这么大的一个人啊!”

又有一次，北京佛学院开会时，在服饰自由的情况下，个别具有教授头衔的活佛、格西却将红色法衣搁置一旁，下

身穿着汉式裤装，身形显得十分单薄。当时，法王身穿庄严红色法衣、持戒清净，那内外清净、威严伟岸的身相，犹如众中之尊或小山中央的须弥山王般，显得格外卓尔不群。

班禅大师大约每个月去佛学院一次，他的明妃则每周去两次左右。

班禅大师不仅直接担任北京高级佛学院的院长，还习惯亲自过问具体的管理工作，因此，有时若对下属的办事方式不满，会示现忿怒相。据说有一次，班禅大师以非常忿怒的姿态严厉责骂了一位北方的长老，为了让他对于不受劝告和不认真做事悔过谢罪，而让他作了很多顶礼等。

班禅大师平时在会议等场合发言时一向智勇兼备，像他这样身相威严的高级官员大上师，现今几乎见不到了。大师对藏地的佛法、文化、传统民俗、语言文字等，持应当爱惜护持的见解，并且立场坚定；在工作方面，即便是面对大领导，他也毫无顾忌，敢于提出意见甚至批评，是一位正直的尊者。偶尔也会说出“如果不那么说就好了”这样的一两句话。此外在有必要时，相应也会做出一些随顺的行为，但是与其他一些具大名称冠冕之人完全不同。因此，在那样的时局境况下，班禅大师能做这么多，无需多言，的确是不容易的事！

记得那时候，大师有一辆带有红旗标志的黑色轿车，明妃有一辆红色轿车。当时，明妃是班禅大师的秘书，每每能

见到她认真记录大师的讲话内容。那时候，小公主只有五六岁。

有一次，法王来到班禅大师的住处与大师会面。让眷属们都出去后，两位尊者在悠闲的状态中单独待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当时法王为班禅大师供养了至尊宗喀巴大师以近传方式赐予自己的《三主要道论》的传承。

在北京高级佛学院期间，到法王跟前觐见的汉族弟子只有极少数人，侍者也只有我们二人，因此十分安静。过了一段时间，秋巴堪布、巴诺活佛、绕括堪布、梅洛、嘎吉从藏地送食物资具来到北京。他们毕竟是藏地的喇嘛，此前并不熟悉汉地城市的交通规则。他们乘公交车到了佛学院所在地西黄寺附近时，看到车辆仍然继续向前行驶，身形高大且声如洪钟的秋巴堪布，立即将手中一个系有彩幡的经旗杆在车上敲打了一下，大声喊道:“喂！我们该下车了，停车!”这时还没到站点，汉族司机就将公交车停了下来，让他们下了车。有诸如此类的有趣情景。他们来北京，法王显现上很欢喜，开许他们平时可以到跟前拜见，并带领他们一同朝拜佛牙舍利塔等圣迹、进行发愿，赐予了诸多顺缘。

那段时期，佛学院中除了常住的教授以外，还有一位拉卜楞寺的格西根登嘉措和一位扎什伦布寺的格西，此外邀请的其他格西不多。当时，正逢绰日地区的才南堪布住在佛学

院，于是法王与他私下见了面，闲适畅谈并随宜谈论了一些佛法。当时，法王向堪布提问：“《定解宝灯论》中说‘有谓声缘自相续，五蕴虽已证空性，余法无我未证悟’，这里的对方指谁？”堪布没有明确作答。尽管如此，他对于总的藏族文化，特别是藏医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未失坏的继续传承下去，已失坏的得以恢复。此等情形曾听法王旁述时提过。

当时，才南堪布正在撰写《宁玛宗派源流》，书中礼敬传承上师的部分当中，荣素班智达、诸位伏藏师以及全知麦彭仁波切的一些供赞，堪布祈请法王来写，法王如其所愿，自然流露宣说后赐给了他。后来见到此内容已被收录于书中。然而，记得法王曾这样说过：“诸位伏藏师的赞颂祈祷文中‘八位朗巴酿格秋，邬金德达朗巴等’这一句，改成了‘具六传承酿格秋，果德德达朗巴等’，这里出现了些许错改。‘酿格秋’中的‘秋’，要理解为仁增果德坚，所以‘酿格秋’以外加上‘果德’不合理，这样念的话就有重复的过失。”

不久，法王特意向班禅大师请求，自己要供养他一张藏毯，准备以此祈请大师长久住世。然而由于班禅大师特别忙，安排不出一个合适的时间，所以，去卫藏前没得到亲自见面供养藏毯的机会，导致缘起稍有偏差。为此，法王说：“我担心班禅大师有出现寿障的危险！”后来，通过其明妃将藏毯供养给了大师。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莅临北京佛学院　传讲前译圣法类”第十五章终。

第十六章　前往卫藏朝圣地　开取应时深伏藏

记得之后，班禅大师准备前往卫藏地区为其历代转世的灵塔开光，与明妃一起到佛学院作了最后的讲话。公历 1 月 13 日，安排了一架可以从北京直飞拉萨的飞机，计划前往拉萨。法王原本也打算在那天与班禅大师同乘一架飞机去拉萨，然而由于课程还没讲完，需要延迟两天，所以就没有一同前往。法王与佛学院的其他师生们一起，在一个特殊的机场为班禅大师送行。记得那天班禅大师身穿一件金黄色衣服，与各位老师和领导一一握手，行至舷梯顶端时，回首向众人挥手告别后离开了。

大约两天后，班禅大师的明妃特意安排了一名年轻的汉族人为法王送行，法王和眷属们乘坐飞机抵达拉萨。到拉萨的第二天，怙主法王就准备去大昭寺拜见觉沃佛。然而由于当时去扎什伦布寺参加开光的大德上师和高级官员太多，前去的小车很难找，眷属们四处奔波，用尽了办法，然而整个上午和中午都找不到车，只能停在原地，直到下午才找到。

大约中午前后，法王显得非常着急的样子，说：“来了拉萨，到现在都没有去拜见大宝觉沃，这是一种极其不恭敬的态度，所以现在就要走！”说完便忽然起身准备前去。

侍者们说：“请稍等片刻，很快就能找到去的车！”

但法王不听，径直走到了宾馆前方的公路上，朝向来来

往往的所有车辆，无论大小，都挥手试图让它停下来，甚至对那些手扶拖拉机也招手示意停车。

然而，那时拉萨大概没有出租车等，大路上的司机中也很少有人认识法王，因此所有车都飞驰而过，一辆也没停下来。见此情形，侍者们慌忙赶来，心想:“这可如何是好啊！法王这样的一位大上师亲自到大路上，想办法拦停包括手扶拖拉机在内的一辆车，这样的情况前所未有，而且在他人面前也很难为情。”因此很想请求说:“请不要这么做!”但又不敢。

就在这时，忽然有一辆小车停了下来，不偏不倚刚好停在了法王面前。车里坐着一名拉萨的男子，问道:“阁下想去哪里？”那辆车就像是特意来接法王的一样，于是法王立刻上车直接去了大昭寺。

顶礼、供养、发愿后，法王就从大昭寺出来了。当时拉萨仍处于非常紧张的局势中，但附近有许多来自贡觉等康区的人，因此有人说:“索甲仁波切来了!”消息口耳相传，随即聚集了大批前来拜见的群众。他们口中呼喊着名号，熙熙攘攘，致使道路堵塞不通。

之后，离开拉萨前往日喀则，法王显现上身体稍有不适。法王说:“我跟美珠说，这段时期觉受的境相中，很多盛装打扮的女子跳着各种舞蹈在我的视线里来回舞动着，无论睁眼闭眼都没有差别地见得到，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形，不知道是

好是坏，很奇怪！后来观察时发现，不是一个好的相兆，是班禅大师圆寂的征兆。”

公历1月22日，为历代班禅转世的灵塔扎什南捷开光后，班禅大师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胡锦涛等西藏自治区的官员们和各地来的诸位代表也一一致辞。

开光典礼上，藏区卫藏、康巴、安多三地的多数僧俗官员都来了。座次按行政级别排定，因此法王并未被安排在主席台行列，而是坐在了右侧行列的首位，列席中见到了许多长老格西。

供曼扎时，见到一些大喇嘛和高级官员簇拥而上，向班禅大师作了百千种供养，然而那天法王就连供养一条白色哈达都没做。请问原因时，法王说：“看到大多数人都各自怀揣目的争先恐后地到班禅大师面前时，我心里难以生起根本不求回报情面的清净动机，所以觉得从世出世间两方面都没必要挤在他们当中，这样想了后，就没去做什么。”后来再细想时，才知道法王的那些话别有深意。

之后，在主要领导们讲完话、会议还没结束时，法王突然从面前放有糖果等的盘子里抓了满满一把，向空中作了供养。接着，许多人都将糌粑撒向空中，以致遍满了整个会场。后来法王说：“那时，我自己的觉受中现出好像即将发生一个大违缘的凶兆，于是在心里对护法神作了供赞并托付了事业，

之后面前的盘子里有什么物品便向空中作了供养。”

这期间的一天晚上，班禅大师在大乐宫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将由许多乐器伴奏的现代歌舞娱乐节目呈现在来自藏区三地的诸位贵宾面前。结束后，法王返回这边的住处时说道：“哎呦，耳朵差点都要爆炸了！班禅大师正轻摇着头，显现出心悦欢喜之时，我只能用手指堵住耳朵在那儿坐着。”

1 月 24 日，班禅大师邀请佛教界有名的人物在自己的住处大乐宫参加座谈会。在请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等各自的代表发言时，法王作为前译宁玛派的代表发了言，并说道：“一切圣教无违，这一点我自己一人也能以教和理成立！”如是掷地有声地在雪域三地很多大人物和智者集聚之处于超群拔萃者中作了立论。记得那天会议上，来自下多康的赤贡唐仁波切作了一个与藏地总的圣教和众生义利相关的善妙发言。此外还记得，后藏萨迦寺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滔滔不绝、言语繁杂地长篇大论了元世祖与萨迦派的关系等内容。对此，班禅大师不耐烦地说：“今天不是讲历史的时候，那些就不要广讲了，现在就停下来！”像这样，没等他讲完，就让他停了下来。

当时，班禅大师身体健康，中午会餐时还一边开玩笑一边聊了许多。第二天，法王与其单独会面时，班禅大师还对于前些日子在北京见面时，法王上呈的一份关于喇荣佛学院

未来管理以及委任堪布等事项的文件作了回复，私下谈了很多。班禅大师的身体没有任何病症，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天就突然示现圆寂，听到这个消息，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之后，法王与眷属一起从扎什伦布寺回到拉萨市，再次前往大昭寺。在本师释迦佛等身像——大宝觉沃佛的身所依前，法王猛利地磕长头，流着眼泪以悲伤的音调猛利祈祷，切实祈愿佛法兴盛、众生得乐、凡结缘者往生极乐世界。接着，法王身体不动、双目直视前方虚空，住定片刻，最后说道："出现了觉沃微笑之相（稀有的是，不只法王一人，当时随行的个别侍者也见到了这一瑞相）！"接着法王说："从今往后，你们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刚刚得到授记，我们此生命终就会往生极乐世界！"

第二天上午，前去朝拜历代怙主佛王的住处——布达拉宫。然而当天恰逢周六或周日，守门者不允许进入。对此，法王以非常伤感的神情说道："若是在过去，我们哪里会这么弱势？去这宫殿就像去自己家一样，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去，现在却连进去拜见都不允许。"

之后便往罗布林卡方向去了。一到罗布林卡，法王就对弟子们说："今天要作一个关乎雪域总体圣教和众生利益的缘起大观察，无论如何要找到名为'罗布林喜乐妙缘'的宫殿，你们去各处打听，想办法找到！"

侍者们在园内到处寻觅，然而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找到一间名叫“罗布林喜乐妙缘”的宫殿。回去向法王汇报时，法王显现上心不欢喜，脸色变得阴沉，立刻念诵格萨尔王护法仪轨，猛利付嘱成办事业，随后说:“再去找!”

大家正在寻找之际，有人来传话说有一个“罗布林喜乐普旋宫”，法王当即说:“就是这个!”随后起身前往。到了宫殿里，上下观看一番后说:“没错，就是这个!”后来证实，往昔大伏藏师列绕朗巴将从雅砻晶岩取出的、措嘉空行母亲手书写的《上师总集悉地海》伏藏法黄纸卷呈给十三世佛王土登嘉措的地方——罗布林喜乐普旋宫，就是这座宫殿。

在殿堂深处，见到宝箧中陈设着一枚约一肘高的天铁金刚橛，与法王手中列绕朗巴大师所取伏藏金刚橛宛如孪生。法王说:“现在缘起吻合了!”之后请香灯师打开玻璃门的锁取出金刚橛，在那里为在场众人赐予了一个金刚橛的简略灌顶。

之后，法王让侍者们都出去，说道:“现在给我拿一条哈达来，你们出去等一会儿!”法王独自在宫殿中做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但大家推测，是在那座宫殿里埋藏了一个关键的甚深伏藏品。过了几年，有一次法王在喇荣道场讲话时说道:“当时我去罗布林妙缘宫时，只想着往里面放入伏藏品，没想到要从里面取伏藏，然而也取出了一个伏藏品。”从在会众中所讲的这些话，大致就能知道法王那天做了什么事。

第二天进入布达拉宫后，由于香灯师无法确认伏藏大师列绕朗巴将所取大悲观世音内密法类以及密伏藏《莲师口诀》等黄纸卷落为文字之处——五世佛王的极乐寝宫，于是法王以宿命通忆起并清楚讲述了寝宫的各项特征与标记，从而作了认定。在这里与前面相同，法王进去后待了长短适中的时间，所以我想法王是埋藏了或者取出了一个特殊的甚深伏藏品。记得《列绕朗巴大师传》中曾引用《酿香》的授记说:“若将火灸般，关要之伏藏，安置布达拉，宫中红山上，于其存在间，藏地将安乐!”

之后，应直贡阿衮等人的邀请，法王莅临怙主觉巴仁钦华建造的直贡梯寺。现今这个道场只剩一所小寺院，然而历史上，觉巴仁波切在世时，一次夏安居中曾聚集大约十万僧众。

法王到达直贡梯寺附近时，僧人列队迎接。上到山坡时，法王示现稍有头疼，说道:“当时见到身色青蓝、血红长发、身著怖畏装束的大护法女神阿企确吉卓玛在狂风中亲自前来迎接，这是一位非常有威力的护法神。”

刚一到寺院，法王便径直无碍地说出阿企确吉卓玛护法的一个简略祈祷文，之后赐教说:“我想，念此祈祷文会对直贡噶举的圣教兴盛有少许利益。”

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法王去了往昔邬金大阿阇黎莲花生

佛王为益西措嘉空行母传授甚深法《空行宁体》之处——云多德卓大岩洞（《布玛宁体》中记载，南赡部洲空行母决定集聚的大尸陀林有一百一十三处，藏地只有两处，此处是其中之一，加持力极大）。法王在众多尼众的列队迎接中住了下来，作会轮并闭关了几天。

一天，法王对侍者中的秋巴堪布吩咐说："今天你去找一块特殊的石头，找不到就不要回来！"

秋巴堪布来到莲师修洞，从一位被称为"益西措嘉化身"的女子手中得到一块海螺形状的石头，之后就回来了。

后来，法王从那个石篋中将许多作明佛母法类落成了文字。伏藏大师根桑尼玛专门为法王所写的授记文中讲到："东方螺狮摩尼宫殿中，夙愿相连以表示劝请。上方莲师作愿伏藏处，纵然心未住于乐欲中，亦能获得珍宝伏藏品。"说的就是这类修法。虽然在德卓所取的作明佛母伏藏修法还没到真实开取的时机，然而因为有必要的缘故，就象征性地取了伏藏。这些修法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修法仪轨的生起天尊部分说到"双足伸屈坐于莲日垫"，备注中云："原本是坐姿，但画师画成了站立舞姿。"坐姿的作明佛母现今几乎见不到，因而一些不明原因者可能会觉得是一件奇怪的事。

然而，末学木马年前往阿里朝圣时，在古格王朝古城旧

殿的壁画上见到了作明佛母的画像，当时对此更加生起了胜解信。不仅如此，后来阅读《丹珠尔》时，见到《空行母金刚网难释·广真实性第五品》的讲解中明确讲道："所谓'咕噜咕咧'即作明佛母，以半金刚跏趺而坐。"由此对甚深伏藏法生起了超胜的信心。以上顺便作了旁述。

之后，在返回拉萨的途中，去了一髻佛母、绕赫拉、单坚三大护法神真正的安住之处乌如夏殿（往昔法王赤松德赞时期，大班智达布玛莫扎的亲传弟子、最胜大成就者酿·当增桑波，役使单坚多吉拉巴护法神建造佛殿时，单坚供养了五百头骆驼驮的粮食。酿·当增桑波以神变将帽子置于空中，单坚装了三次都没有盛满，然而以那五百驮粮食就建好了佛殿，由容器之名而取名为"夏殿"。据说，那顶帽子后来留了下来，就是佛殿南边那个土石堆成的坟堆。另一种说法是，与《朗热授记》中"北方谢纳夏，地下取佛像，能护佑彼方"相吻合，酿·当增桑波在此地附近一个名叫谢纳的地方取出了一尊背靠菩提树的释迦佛伏藏像。由于此佛殿建于卫藏四翼的边界谢纳夏附近，因此取名为"夏殿"）。

抵达后，法王猛利勾召诸位金刚护法神，并结合严厉誓言宣读了誓词，为总体圣教和众生的义利广作了交付事业。并为我等作了一个护法神命交付的灌顶。之后赐教说："我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的话，来到这个圣地是不敢这么做的，因此，往后你们要认认真真地对护法神作供赞！"

之后，打算朝礼热振寺，但因道路结冰等原因没能去成。

总的来说，法王平时对热振那边就很留意，曾多次讲过，此处圣地山坳朝东、山口向西、背后靠山、前山下倾，大草坝上有许多零零散散的磐石，有些像老虎，有些像狮子，有些像蛇，有些像青蛙等，呈现各种各样的含生形象。美丽的草坝春季宛如九眼天珠曼扎、夏季宛如绿松石曼扎、秋季宛如黄金曼扎、冬季宛如白水晶曼扎。草坝上经常会长出十三种不同的鲜花；并有六处白竖井泉、六处赤铜泉、六处绿松石泉等一百一十三处泉池；四方有金、铜、水晶、绿松石柏树，四隅有珍宝增长、福德增长、摩尼增长、吉祥增长柏树，总共两万一千棵柏树等。觉沃父子的行传中讲述了此圣地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

之后，从拉萨去桑耶的途中，到了觉沃父子的住地聂唐（有说聂唐是以聂大草原的名称而命名的，因觉沃欢喜此地的缘故，也称为“欢喜草原”，据说觉沃在这里住了九年）度母殿又名聂唐寺。那里住着几名僧人，他们呈献饮食时，法王说：“昨夜梦中仲敦巴赐给我一个食物，因此需要享用！”说后就全部吃完了。又说：“在你们当中决定有一位仲敦巴的化身！”说完就以身体顶礼并请求摩顶。这时，他们不敢用手摩顶，然而法王以非常恭敬的姿态与他们触碰额头，发愿后才离开。临走时，寺里的常住僧人供养给每人一尊擦擦像。据说，那是文革时期

被摧毁的觉沃灵塔内装藏的擦擦。对此，法王显现上十分欢喜。

总的来说，法王是第一次来聂唐，但我认为法王对阿底峡尊者和当地历史的了解比住在当地的人还要深。记得法王平时为弟子们数数讲过《噶当父法》和《噶当子法》中的聂唐以及觉沃父子的行传。

往昔，阿底峡尊者首先应库敦·尊珠壅中的迎请来到雅砻。仲敦巴心想："格西库非常傲慢，不会好好承事觉沃的！"这样想后就来到了雅砻。

当时，觉沃显现上很疲累，说道："大居士，送我回最初来的地方吧！这里的眷属都很辛苦，这里的马也都是老母有情；库敦像是转轮王，我像是平民百姓；库敦像拥有三十三天的受用，我像是住在饿鬼的城中……"说后，流下了眼泪。

这时，仲敦巴也忍不住流泪说道："那么，我请觉沃您去聂唐吧，那里夏季清凉，冬季温暖，有树林和茂密的草坪，冬季也找得到鲜花，请到那里去吧！"

觉沃心中欢喜，说："大居士，我们现在就走！"说完便离开了。后来在聂唐住了很长时间，讲了很多法，出现了广大的事业。

一天清晨，觉沃说："居士，你说冬天也有鲜花，花在哪儿呢？"于是，仲敦巴格西将阿底峡尊者请到聂大草原，指示

了湿地上的零星花朵。觉沃说:“只能算是没说妄语!”说后现出欢喜的样子……

再者，记得法王还讲过觉沃父子去聂唐时显示种种稀奇神变的情形。

一次，觉沃对仲敦巴说:“请把您说有的花拿过来!”仲敦巴就指示了聂唐的鲜花。这时，觉沃说:“仲敦巴格西擅长宣说权巧方便语，请把那个仅代表没说妄语的舌头给我看看!”于是仲敦巴伸出了舌头。这时，觉沃看到他舌上生出了一朵花，欢喜地说:“奇哉！这个才真是稀有！仲敦巴的舌头和草坪一样，除了蜜蜂没往口里飞以外，真的看见了花，那么花里面也没有花蜜吗？”仲敦巴再次伸出舌头。这时，觉沃见到花上还住着一个小小的觉沃，说道:“啊，太有趣了！仲敦巴把我当作蜜蜂的替代品了，我好小，只有一粒青稞那么大。”说完用手一碰，花上的觉沃笑了。觉沃见此忍不住哈哈大笑不止。

仲敦巴禀白说:“感谢您以冬季盛开的花证明了我不是一个说妄语的人，不说妄语的舌头上长出鲜花，并且就像见到自己的面容一样，见到了嬉笑极嬉的稀奇如来身相……”

这时，觉沃对仲敦巴说:“现在再展示一下舌头上的花!”仲敦巴按照尊者所说再次将舌头伸出来给他看。这时，见到花上的觉沃面前有一个小小的仲敦巴，正笑盈盈地望着上师

的尊容，发出蜜蜂般悦耳的声音。觉沃欢喜地说:“像这样的花在印度圣地也是没有的！诶，父子二人都在您的舌头上，您的舌头别动，就这么待着，这太稀有了!”过了一会儿，仲敦巴为了休息要稍微动一下舌头，这时舌上的父子二人摇晃坠落，觉沃笑道:“仲敦巴格西，慢一点啊!”

此等情形，法王像讲故事一样侃侃而谈，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类事迹如果广写的话，文字工作就太繁重了，而且若一一撰写也会影响正文，因此暂且这样就可以了。

之后，法王前往往昔圣教前弘期师君三尊以及诸多化身译师和班智达的驻锡地、藏地所有寺院的鼻祖——吉祥桑耶不变任运自成殿。当时由于交通不便，需要乘坐一艘简陋的船只前往，逆风而行耽误了很久；加上桑耶寺安排的车没有按时到达等，傍晚天黑以后还在码头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乘车前往，到了半夜才抵达桑耶。在那里住了几天。

桑耶寺这边恭请法王登上黄金法座，并供献了曼扎和三所依。法王令全体信众相应地结上了法缘，并为桑耶寺所有上师和僧人作了相应的教导。旁述的要点如下：吉祥桑耶寺毫无争议是师君三尊的道场，然而除了初十、二十五期供以外，与密续和伏藏的具量修供相关的近、修、业三者修持的相续之流，以及前译密咒的经、幻、心三者等的讲闻轨则丝

毫也没有，这很遗憾……如是普遍赐予了教授。

之后，桑耶殿的顶端新安置了铜鎏金的胜利幢，当时法王脱口而出几个偈颂，现今收录在著作全集中。

一天，法王来到中层璀璨绿松石殿的回廊处，说道:“往昔大邬金在这里转法轮，令诸多具胜解的有缘眷属成了善缘成就者，现今却成了仿佛不认识的地方。”如是落下了悲伤的泪水，放声痛哭，唱了悲伤的道歌等。

不久后，前往邬金第二佛开启《八大法行修法》坛城为诸君臣弟子赐予成熟解脱的圣地——吉祥青普。途中，以扎玛格仓许多转绕圣地的人唱诵莲师心咒为缘，法王现起觉受，在马背上以与他们对歌的方式，脱口而出唱了一首道歌，眷属们将其录了下来，后来落成文字。

抵达扎玛格仓后，法王闭关三天入座修法，当时取出一个比德卓石篋稍小的白色海螺形宝篋。往昔邬金第二佛将内续三部法类的甚深要点汇集为精华的一章埋藏在两个石篋里，之后交付给益西措嘉空行母，并作了付嘱：未来末世之时，我的殊胜心子会持瑜伽禁行来到桑耶青普和云多德卓两地，彼时将此二石篋交于他手中。如是发愿、印持后作了伏藏的就是这个宝篋，仪轨小字中明确讲述了此情形。

由于在青普取出的海螺形伏藏宝篋还没到真实取出黄纸卷的时机，因此未将广的修法落成文字，只是象征性地取出

伏藏《威猛莲师修法》并落成了文字。列绕朗巴伏藏法《教藏全集》的《莲鬘后多香》中，留待自己后世要取的伏藏数量中讲到的“莲师寂忿心要类，藏于桑耶青普处”，明显就是指这个。莲师寂忿二者广的修法仪轨原本都可以落成文字，然而当时只将威猛莲师略修法落成了文字，寂静修法并未落成文字。

从青普返回桑耶寺的途中，坐骑有些受惊，法王跌倒了一下，侍者们立即扶起法王坐到凳子上。法王垂足而坐，脚底放在一块石板上，稍坐片刻后，又骑马抵达桑耶寺。之后，人们说先前法王落脚的那块石板上有法王的足印。向法王汇报这一情形时，法王说：“可能会有一个脚印吧，但当时起了一个想留下清晰脚印的念头，所以应该不清晰。一般来说，这种时候，如果自心不被遮立希忧所染而护持自然明性，发起见的妙力，那么会留下很好的成就相……”

住在桑耶寺期间，法王显现上腰部仍然有些不适，为此，忽然召集眷属弟子们，让大家在一个朵玛容器里，制作一个魔女——相貌丑陋、头发覆盖半身、裸体披人皮饰、手中拿着人肉食用之相。接着，脱口而出一篇镇压降伏魔女的仪轨，让人把生面俑和资具埋在一个挖好的深坑里。并在镇压降伏仪轨中降下严厉敕令：“往昔怀诛莲花嚇鲁噶在吉祥黑波日山顶令藏地诸鬼神立誓之时，并未摄在大玛哈格热誓言下的魔

女你，需要在地下黑暗之中安住九年；何时菩提心宝在心相续中生起，彼时便从压伏中释放，接受守护圣教的严厉誓言，要作守护圣法的护法神……”刚一完成镇压降伏，法王当即就从床榻上起来了，并系好了腰带，腰疾完全康复。在场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非常稀有。

之后，法王和眷属们到达拉萨贡嘎机场时，会见了多扎仁增钦摩，二人在欢喜的状态中交谈了很多。不仅如此，法王还说:“过去在朗杰扎仓有不间断修持列绕朗巴伏藏法普巴金刚仪轨的传统，但中间中断了，希望仁波切您从现在开始能够承担起恢复此修持的重任!”活佛尊者回复说:“我愿意承担，有按您心意行持的超胜意乐，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金刚橛的灌顶和传承我一个也没有，您看怎么办才好？”这时，法王立即从腰间取出金刚橛说:“我现在就可以为您灌顶!”说后，以背诵普巴灌顶仪轨的方式，完成了普巴金刚次第分支在内的灌顶。以上是仁增钦摩亲口所说，我从法友才让衮波那里听到的。

第二天，师徒一起乘飞机抵达成都，再经由康区康定等地返回了喇荣道场。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前往卫藏朝圣地　开取应时深伏藏”第十六章终。

第十七章　轮番出行与安住　多门广兴教众义

土蛇年（1989 年）三月左右，法王五十七岁时，将喇荣大道场及支分道场僧众的纪律立成文字，确定下来。

纪律文中云：造下支分具足的根本罪且覆藏以及吸烟饮酒者等，不允许住在喇荣道场。失坏密咒誓言戒不可恢复者，不允许参加密乘灌顶、进入密法共修的行列。自己不精进闻思修且障碍他人闻思修的散乱放逸者，在没有好转之前需要去其他地方。在僧众内部制造严重纷争者，拉拢同乡或亲友结帮派而作纷争者，以及诤论平息后再次挑起纷争者，需要开除等。同样，造下僧残罪者，依照托嘎如意宝制定的规矩要对其作严厉呵斥。不遵从上师教言、依止恶友、唯以放逸行度日、携带危害他人生命之武器者等，不允许住在喇荣道场，应放逐他处。由贪嗔所引发，诽谤佛教其他宗派和持教大德者，不允许住在喇荣道场。被十方其他僧团摈除之人，不允许住在喇荣道场。僧尼彼此联系见面等造下由异性所生的堕罪，或去城市时令在家人退失信心，做令僧众蒙羞之事者，都针对其罪过作治罚。不穿出家法衣而穿在家俗衣者，以及盗用上师和僧众的名义狡诈化缘敛财者等，按照愿意悔改和不愿悔改两种情况分别作惩治，由此精勤令僧团清净，等等。

总之，将随行怙主法王的出家僧人应遵守的一切学处，

归摄在遮止、行持、开缘三者中，写成了明文规定。由此，这份规章制度基本成为后来喇荣道场出台的所有大小规章的总纲。

大约从那时起，就有了每年按此规章制度整顿戒律的规定。整顿时的规矩是，法王亲自到场，让每一个弟子依次到自己面前，之后严肃地诘问罪过。那时候，法王会严厉地责问并呵斥出现堕罪的僧人，因此所有人都处于内心不安、惶恐畏惧的状态中。这样的规矩不间断地延续了几年。后来法王示现生病而无法亲自主持整顿，大僧值们仍然会按时殷重执行整顿事宜。直到现在，大约每一年或每两年就会作一次整顿。对于那些戒律出现罪过的人，作针对罪过的治罚等。按照《毗奈耶经》中所说的可询问与不可询问等的差别，可询问中也有态度强硬和温和等的差别，其中提醒堕罪应理不应理的差别后，对应作治罚者提醒堕罪，如果不承认就予以寻求体性等，从而作次第量相宜的治罚，对于那些罪过严重应从道场开除的人，就要作驱摈治罚。依此等所说实际践行。

从法王在世时起直到现在，不间断地护持延续了整顿纪律的规矩。以喇荣大道场为例，每年都会执行整顿别解脱戒和密咒誓言戒，中间一段时期也开始整顿见解。从各方面作清点后，对于出现罪过者，按照律藏中所说的治罚而行；对于不可改正者，则不观待其能力强弱和有无靠山等，而从僧

团中摈除。

这段时期前后，遵照法王的旨意，喇荣全体常住僧众在喇荣山谷口迎送班禅大师的草原上共同修建了喇荣山门和八座佛塔。建成典礼上，法王亲自来到喇荣山门口开光散花，并圆满赐予了吉祥祝福。

藏历四月，法王前往道孚县的四川省藏文学校，与全体师生结了法缘，并结合藏地佛法与文化历史等作了教导，还作了一些财布施。学校的负责人为法王授予了高级教授证书等。

当时，一位自诩为智者、具有教授名称的老师，从“现今的修行人做了很多错乱的行为……”开始发挥，对法王说：“众生怙主八思巴等说‘上师们的灵骨如果不做成擦擦而是直接放入塔等内作为所依，那么佛殿就成了尸陀林，所以这样做不但不吉祥，还对当地有害’，然而现今却有很多人与此背道而行……”

这时，法王开玩笑地对他说：“他们的密意是指没有以密咒仪轨加持的灵骨，否则做擦擦也以理有害。再者，你说‘佛殿应成尸陀林’，我回答‘承许’，许多密咒续部、伏藏法中都讲到‘尸林游戏佛坛城’不是吗？”这样直接作了反驳。他没有作任何回答，而是持大梵天的行为开始讲其他无关的话题。

总的来说，法王曾数数遮止弟子们将来把自己的灵骨放

进佛塔等，所以这样驳斥并不是想要特意建立什么而说的。但我认为，因为当时回答的对象按照讲法的方式不懂装懂地胡乱说了许多话语，对此，法王现出稍不欢喜的姿态，为了摧伏对方的骄慢，所以才这样回答的。

然而后来在拜读敏林大译师的著作时，发现他跟法王上师所说的一模一样，承许:“所说的是指不能放入未作加持的灵骨，此外按仪轨作了加持的灵骨，就如《净治续》中所说的‘是故瑜伽修行者，以咒手印于彼灌，观为天尊形相后，亦可安置塔中央’一样，作加持后可以放置于塔中。虽然显教中多数说这只是凡夫塔，不成为佛塔，但我认为此处按照《净治续》所说，对所依补特伽罗作灌顶而成为本尊自性后，将灵骨也明观为曼荼罗本尊，并作加持后放入塔内，因此实际上是把总持咒的舍利放进了本尊天，以此成为密咒自轨的佛塔。譬如虽然灵骨等不是应供处，但如果用它塑成佛像后作加持，那它也成为应供处。”

同样，至尊多罗那他《自传》中云:“佛未明确说明于彼补特伽罗有利害，因此很难记别。若决定有害，则应成象牙与骨上雕刻圣像亦于彼有情有害。若将成尸陀林，则圣者灵骨也有此过失，圣者法体运送之地亦是尸陀林。然而成为尸陀林对于密咒瑜伽士而言也无不吉祥。不仅如此,《毗奈耶经》中也说‘房舍中绘尸林相’, 难道是想将这些都安立为过失吗？”

如是所说故，可见诸位圣者大士的密意是一致的。

这段时期，法王为少数弟子传讲了自己撰著的《天文历算之义略释·花鬘庄严论》，并详细解释了相关的三种日的安立和九曜的运行，还让弟子们绘制了历算五要素和五曜算法等。

不久，法王传讲了敏林大译师仁波切著作中的《声律学宝生论释·明义之镜》。当时旁述赐教的内容大致如下：“本论的作者是世间眼目大译师秋华嘉措，或共称的敏林大译师达玛西日，他是具足智、尊、贤之稀有功德的人，无偏遍知显经、密续及共同文化，是雪域一位具足无谿白狮纵跃之行传的尊者。他撰著的这部声律学论典，在雪域声律学论典中堪为典范。如本论的后跋中云：‘不依诸论作参考，不依木板打草稿’，未作二次、三次修改等而一次性完成，然而文句和意义两方面都那么圆满，单从这方面也能推知他稀有的智慧妙力。

敏林大译师尊者是一位复兴大密心要圣教之余烬者，也是共称的对藏地所有宗派具有无偏清净观之人。与他兄弟二人业愿相连极深的第五世佛王怙主，是对大密心要自宗诸位持教者有好看法并对持无偏圣教有意乐之人，因此，他们三位如水乳相融般心意一味。而这却成了个别被嫉妒扰心、偏执宗派者的心中刺。那些凶狠的罪恶者发动猛暴动乱，使得

大译师仁波切突然圆寂了，这是多么不可理喻的一件事啊！

也就是，当时要令在此藏地兴盛的总的各宗各派，特别是持大密心要之宁玛自宗的所有寺院消于法界隐没不现，只留下一个宗派周遍藏地。精勤于极力传播此见解的厄鲁特准葛尔军队不通过教理的方式，而依靠粗暴的战争和武器强行改变宗派，大译师就是在这场纷乱中圆寂的。据传闻，那时候刽子手把大译师尊者带到拉萨河边准备砍头。当时，圣者大译师无有畏惧、怯弱，而是轻松坦然地说：‘请让我念一遍《普贤行愿品》，之后随你们怎么做都可以！’说完就开始念。当念到‘我皆往诣而亲近’时，身体不动端直而坐，心住于修证而停止了呼吸，色身融入了法界。那些手被鲜血染红的残暴刽子手也都变得愕然，似乎难以想象而感到稀奇。以此原因，后来宁玛派的个别寺院为了纪念大译师仁波切，当大众念诵《普贤行愿品》到‘我皆往诣而亲近’时，有区分前后音调令音稍微拉长的传统。第十二胜生周发生的准葛尔时局动乱期间，不仅大译师仁波切，还有多扎大持明者班玛陈列、世子班玛晋美嘉措、南林大智者贡确秋扎等前译的许多圣者大士被迫离开了雪山环绕的刹土。那些士兵的心被烦恼所转，无有畏惧和羞耻地残害了诸位大圣者的性命，他们在此生现相隐没的无间就会直接堕落，如果思惟他们的业相苦报，则是应生悲悯的对境。我认为一些历史没有必要详细多谈，然而我们

自身需要引以为戒，不要犯这类错误，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得到了多智钦·根桑洋彭所写未来授记的金刚句片段：

色达阿单天之喇荣沟，吉祥邬金化身名晋美，
彼于菩萨四众眷属中，光显显密圣法如日轮，
利生事业触及须弥顶，所化清净眷属遍十方，
凡结缘者皆置极乐刹。

据说，这篇授记文起初是由玉陀寺的蒋色堪布呈献给法王的，他是从秋帕上师手中得来的，秋帕上师则是从智钦寺银埵上师的日常念修集中得到的。

一次，蒋色堪布来到喇荣，请秋巴堪布将此授记文供献给至尊法王上师。第二天，法王在大众中讲道：“请玉陀寺的蒋色堪布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样喊他到面前后，询问了授记相关的情况。

他详细汇报了这篇授记来源清净的原因和历史，并将自己经夹里那张古旧的授记文亲手呈献给法王。

当时法王非常欢喜地说：“你做得很好！”

第二天，法王在大众中赐予圣言：“今天缘起非常相合，玉陀寺的蒋色堪布给了我一篇来源清净的授记文，文中以五圆满对我们师徒作了授记。多智钦的授记无有错谬，因此从今往后四众眷属将增盛聚集，并开启将所有结缘者都接引到

极乐世界的事业之门，以净土修法来成办无量众生的利益！”

后来仔细观察时发现，像这样明确讲述了处、法、导师、眷属等的授记极为稀有！即其中明确授记说，在多康色达地区阿拉达则和单坚二者中间的紫青木天女之住处——名为“喇荣”的山谷；将出现一位具有“晋美”之名的邬金莲花生之化身；具有菩萨种性的四众眷属——比丘比丘尼二众和优婆塞优婆夷二众；能如太阳升起般光显显密双融的圣法；利生的周遍之量触及须弥山顶，即超越了人间的山河大地，到达须弥山王之巅；所化眷属遍布十方；凡与之结缘者都将被安置到极乐净土……

当时，法王亲口说：“我不是邬金莲师的化身，然而授记中说是莲师的化身，这是指名义上的化身，也就是从加持化身的层面来说的，有邬金莲师少许的加持入于心相续的缘故，说是莲师的化身，要这样来理解。虽然现今藏地没有四众眷属中比丘尼戒的传承，但我的弟子中有很多汉族比丘尼，因此可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或者按照《吉祥时轮金刚摄略续》中所说的‘四众眷属有二类，即为声闻无上乘，声闻比丘比丘尼，大近事男近事女；于俱生乐心欢喜，瑜伽士与瑜伽母，优婆塞及优婆夷’，从无上密咒乘四部眷属之一的持明内比丘尼的层面来说。授记中‘凡结缘者皆置极乐刹’的结缘标准，不是与我个人在财物和饮食方面结个缘以及在我面前结一些法

缘，而是不离往生四因，在敬信状态中念一百万遍弥陀圣号……”这样作了详细的解说。而且，较先前更广地劝大众念弥陀圣号，由此即将书写往生极乐世界事业的新篇章。

这段时期前后，法王在解释此授记时，对于“念弥陀圣号会往生极乐世界就如同‘巴摩犹克’的殊胜利益那样是别时意趣”的说法郑重作了遮破，说道：“所谓‘敬信状态念一百万遍弥陀圣号就会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具有密意的方便说法，而纯粹是可以按照字面所说来认定的了义之句……”如是带有诸多教理的依据作了详细的解释。

法王还说：“从今往后大家要一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精勤积资净障，不离往生四因念阿弥陀佛名号一百万遍，胜解上师与本尊无二而作祈祷，决定无欺！我如果连这么一点把握都没有的话，绝对不会做那么多人的上师！”

从那以后，各地承诺念修金刚萨埵心咒、百字明、阿弥陀佛名号的名单信件如下雪一般纷至沓来，成办了将无量众生接引到极乐世界的伟大事业！

那年夏季，法王再次前往木雅白洛日初寺，为大约三千名弟子传赐了《四宁体》大灌顶，并创办了圣教法称讲经院，委派至尊龙多活佛为首任堪布。

藏历六月住在喇荣道场期间，一天法王说：“总的来说，我在保持别解脱戒比丘形相而作圣教和众生的义利外，不欢

喜取伏藏落成文字等无次序无规矩的行为，所以发誓今后暂且停止这类写作事宜。”之后一段时间里没有将伏藏法落成文字等，住于舍置的状态。

然而有一天，法王显出心情不悦的样子穿好衣服，随后将袈裟背在身后，手里拎着暖水壶到处徘徊，不确定要去哪里，就这么徒步走到了喇荣山谷的阴面。随从们着急忙慌，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紧随其后。

法王刚走到对面的山脚下，立即对开车的阿嘎司机说：“快做好出发的准备，现在就走！”说完，迅速坐上车来到了喇荣山门口。

司机请示道：“车子要往左右哪个方向行驶？”

法王说：“除了往右拐，哪有其他合适的去处！”

随后，车开到了公路上，过了色达县城仍继续向前方行驶。途中走错路误进了嘉绒山沟，车辆掉头后直接开到了色达县珠日神山正前方。当天，姑咱村作煨桑的人们在珠日神山前的草坪上露营，法王忽然到来后，当晚就在那里住下了。

第二天，法王应才旦喇嘛等的邀请莅临珠日寺。迎接之时，最前面的一组有三人，代表鹞、雕、狼三雄，随后是七人一组，有三组，代表七豪杰，这样由在家信众作为先行队列来迎接；接下来是僧众的仪仗队作迎接。当时，法王打开车窗说：“您们右绕，让我位于大众队列的中央，以护轮的方

式往前走。”

到达寺院后，法王就安排作煨桑。当时的桑烟全无祥瑞之兆，因此说:“现在烧烟施!”

当时，当地的主人也在现场，所以法王将他喊过来，说:“你要有个恭敬的样子，朝着我坐到前面来!”

之后，法王对才旦喇嘛赐予圣言说:“这次我出现了特别急躁的状态，就忽然来到了这里。虽然总的有很多具盛名的寺院，但心想还是你们寺院更好。那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你们愿意为我做佛事吗？……”

才旦喇嘛禀白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是最殊胜的获得!为您做佛事，我们宁舍生命也决不舍弃！您若有寿障，由我来回遮！您若有障碍，由我来遣除!”

对此，法王现出心欢喜的姿态说:“现在我的心就彻底放松了!”

之后到了这边，大约下午时分到色酿山的前方取了伏藏。具体情形是这样的：当时法王独自去爬石阶，往石阶上走的时候，几名僧人准备去搀扶，法王示意不需要。法王在那里摆出一个特殊的姿势，手在岩石上面摸索了一下。就在这时，伴随着擦擦的爆裂声，突然取出了一团物品。法王说:“美珠，拿哈达接着!”说完，就将那个伏藏品放入哈达里一层一层裹起来。接着又摸索了一次，用三根手指取出一团物品，与前

面一样放入哈达裹起来。

接着，按照法王的指示，师徒们一起念诵《普贤行愿品》。这时候，岩山的缝隙中自然涌出了水流，整个岩石上面都被浸湿了，水从岩山的边角处涓涓流出，大家都亲眼见到了。那天天气十分晴朗，一般来说像这样从石缝中流出水来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却见到忽然流出水来，所有人都深感稀奇地盯着看。

这时法王说:“那个水你们可以取来喝，那应该是长寿水!”

第二天早晨，法王独自步行到对面的土丘上，身体面朝珠日神山端直而坐，入座安住了稍长一段时间，期间没有开许其他任何人靠近。

过了一会儿，才旦喇嘛和蒋多喇嘛二人，拿着身语意所依、上面放有镀金璁玉的一枚银元和一支铜箭等一些供养物来到法王面前，以这些为代表作了供养；并禀报说，上面桑钦桑琼山附近能看到的那间小房子也供养给法王作为寝殿。

法王显现上十分欢喜，说:“噢！缘起很好了!”那些供品当中，法王欢喜接受了那支铜箭，其余则还给了他们，又说:“美珠，从我背后过来拿着这支箭！现在，到这里的事情已经做好了!”之后便返回了喇荣道场。

后来，法王特意安排才真觉姆给才旦喇嘛捎话说:“我房子所在的那个地方看能不能修一条路。”遵照法王的圣言，从

色酿山前面到法王的寝殿之间修了一条狭窄的人行道。

有一天法王去约若村时，才旦喇嘛和扎亚二人到跟前拜见，汇报了相关情况。法王说:“只是那样还不行，要修一条车辆决定能通行的公路。”

据说，才旦喇嘛说:“法王有特殊的缘起和必要，因此哪怕是无意间杀死了一只九头鳄鱼，罪业也由我来承担，无论如何都要修……”随后做了修路的准备。

那年秋季法王去了新龙。途经炉霍县莅临沙堆乡，令在家信众结上了法缘。法王说:“需要与措颇多洛见一次面!”说完单独接见了他。

之后前往东祉格，为新龙县上、中、下三地的许多僧众传了广的《上师仰体》大灌顶，安排丹增拉巴堪布念了全部的传承，并以成熟引导的方式赐予了三类义引导。期间，有些人也作了修证供养。

下来的途中去了嘎绒寺，集合寺院的僧人们作了指导和教诲，对个别人还示现了训诫。之后，前往新龙县城、则热寺、甲孜寺、古鲁寺等传了相应的法教，并劝导群众行善，同往常一样让他们禁止偷盗、打猎等恶行。

返回喇荣的途中，应炉霍寺院的邀请，为很多出家在家众传授了《三主要道论》。随后回到了喇荣道场。

之后，继续传讲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所造的《大乘庄严

经论释·胜乘甘露喜宴》。

那年冬季传法期间，为众弟子恩赐了《空行宁体引导文·能明深道》。十二月二日，到了为听受引导的众弟子直指元成顿超之明性时，突然天色大变，乌云翻涌密布，暴风雪弥漫，如同黑夜一般。这时，法王生起大圆满见之妙力，以具怀摄鬼神的等持，带有气势威猛的姿态脱口而出一首将魔军置于誓言的威猛道歌。随后，天空忽然放晴，太阳出来了，法王心中欢喜，为众弟子圆满完成了明性妙力灌顶，并适当作了一些旁述。

这首吩咐邪导鬼魔的威猛道歌中提到了法王的几个不同名号、一些三摩地的种类，以及与五种事业功德相关的五个勇士洲，三个勇母洲、降魔胜利洲及善聚降临洲的名字。不仅如此，我想对此可以作一个从直接间接各方面的讲解，以及从外内密三层作很多解释的金刚句大纲要。

法王脱口而出时，当即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后来落成文字，取名为《证得明空坚地之自相》，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轮番出行与安住　多门广兴教众义”第十七章终。

原文　280

第十八章　马年莅临果洛州　悲愿成熟利众生

藏历铁马年（1990 年）二月底左右，法王五十八岁时，前往果洛地区。

这一次，法王与要去自己出生地多科紫媚曲列建佛塔的弟子们一起出发，途经多科时，顺带讲了在出生地建佛塔的必要等，亲赐圣言说：“在这里建塔，会创造出未来在此地陆续诞生七位文殊化身的缘起……”

之后，法王为班玛本二十三所寺院的全体上师和僧众赐予了相应的讲法、灌顶、引导、开示。同时，还结合往生极乐净土的引导，为全体信众赐予了许多善恶取舍方面的教导，并让他们断除杀生、偷盗、吸烟、饮酒、打猎、屠宰等，极力劝导他们住于十善业道。

之后，为集聚在多尕麻寺吉祥法洲的整个果洛三部近万名僧众，传赐了广的《四宁体》大灌顶，并为了使当地的僧团成为应供处而摈除失坏别解脱戒和密咒誓言者，作了切实有效的整顿。

在此期间，法王将果洛的邬金才让喇嘛等叫来后，殷重赐教说：“过去一些具量伏藏师的授记中说‘如果在玛色理塘建一座普巴金刚塔，则能遮退四方八隅黑方的危害’，因此需要在那个特殊要地建一座内所依装有大批普巴金刚圣像和心咒的大佛塔！”之后赐予了几百头牛马作为建塔的物资。

当月二十日前后，法王应邀前往昂欠本。首先来到东倾寺住了两天，为那里的弟子们赐予了灌顶和广的教授。

期间，东倾寺住持甲修喇嘛嘉果向法王禀白:“东倾寺附近有一座带有修洞的小岩山，岩石上面有自然形成的法螺图案。您的前世伏藏大师列绕朗巴莅临东倾寺时，曾去过显现法螺图案的那座岩山脚下，当时对嘉拉伦珠嘉措等说:‘这个岩石中央有莲师埋藏的两个重要伏藏品——一把宝剑和一部经函，但现在还没到开取的时机，将来这座岩山会自动打开，那时一位莲师的化身将取出伏藏宝剑和经函。’因此，这次请您无论如何要取出伏藏宝剑和经函!”如是作了祈请。

对此，虽不清楚法王当时是如何答复的，但第二天，法王在那座岩山脚下作阿弥陀佛灌顶时,对根桑嘉参活佛说:“你带上五色哈达，去挂到那个天然的岩山上。”

随后，由一位名叫嘎波的年轻僧人带路，根桑活佛来到岩山跟前抛掷哈达。接下来仔细察看时，见到那座心脏形状的岩山是从上到下径直裂开的，根桑活佛随即说:“如果不是我眼花了，感觉像是从里面放射出了闪耀的光芒!”

又说:“当时,我问僧人嘎波:‘岩石的这个裂缝先前有吗?’他回答:‘以前没有像这样断裂开来，但这两天裂开后出现了裂缝。’”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因此不清楚是法王秘密地去了

那边有伏藏品的地方，还是守护伏藏的护法神将伏藏品带来献给了法王等，这些细节都不好说。然而有人推测，是怙主法王当时应先前的祈请，从那座岩山里面取出了那两个伏藏品，我认为这一推测绝非无有根据。

之后，法王莅临格鲁派道场年毛寺。年毛寺的所有上师和僧众都对怙主法王有极大的敬信，原因是：一方面法王此生是无偏圣教的大教主，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深信往昔伏藏大师列绕朗巴与安多格西尖华若卫洛哲二人是师徒且彼此心意相合。无论如何，法王在年毛寺欢喜地为全体上师僧众赐予了诸多圣法和开示，还单独为护持噶当前辈行传的大善知识彭森尊者传赐了大圆满窍诀《三句击要》的实修引导。

藏历三月二十四日，法王莅临果洛州查朗寺，为弟子们赐予了其本人的意伏藏《格萨尔王甚深灌顶》。当时法王觉受炽盛，在降加持时，猛利摇动铃鼓，同时口中大声念诵“吽吽”“频频”等，并委托格萨尔王切实有效地成办事业。随后说道：“这里就是共称的岭国玛麦玉隆松多，它上有桑哲达孜，中有果仓卡耶，下有嘉卡让木等，其中桑哲达孜城就是格萨尔王一生之中行持主要事业的神圣驻地，因此如果能找到这座城堡遗址的话，将有特殊的必要！”

法王原本打算亲自前往，正在准备车辆时，稍作休息睡了一会儿。醒来后从床榻上起身，叫来几位活佛上师说：“今

天不需要我亲自去了，您们去寻找城堡的遗址，依格萨尔王和战神的大悲加持力，一定能找到!”说完，念了一遍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大狮格萨尔王祈祷供养仪轨·事业自成》，之后供献御酒并托付事业。

东珲活佛索南奥色和蒋才上师等大约四位活佛上师立即乘坐一辆小车上路了。到了查朗山谷口时，不确定该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时蒋才上师问他们:“现在怎么走？”

东珲活佛说:“当然是往上走!”

说完，刚往上走不远，就遇到一位名叫“敦哲”的路人，以此吻合了善妙的缘起。

到了距离查朗寺大约五公里处，见到那附近的云雾如新鲜酸奶堆积一般白茫茫一片。云雾渐渐上升到虚空后，见到当处有一块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鲜草坯以标记的形式放着，旁边还开了一些白色红色的鲜花。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草坯旁边找到三个稀有的宝篋，所以大家都感到非常稀奇。当时，空中响起了一阵轰隆隆悦耳的雷声，由此大家在增上的信心、欢喜心中对那块新鲜草坯献上了一条无垢的哈达，之后就返回了。他们来到法王上师面前，将在草坯旁得到的三个宝篋呈献给法王，向法王汇报了情况。

当时，法王非常欢喜地断定，那个地方就是桑哲达孜城的无误遗址!

第二天，噶陀格泽活佛、南卓堪布、才桑活佛、彭森格西等几十位上师僧人，与法王上师和眷属们一起前往岗巴寺时，要经过城堡遗址附近前面下方的公路。当时，法王对司机说:“在这里停一下，那边能看到的地方好像是城堡遗址前面的下方。”说完，就让车停了下来。

法王问:“昨天去寻找城堡遗址的人今天来了吗？”

在场有人回答说:“昨天的上师活佛今天一个也没来。”

当时，法王从车上下来，往各方观察时发现，由于前一天晚上雪下得太大，山沟都变成了白色，根本看不到昨天放的那个草坯。然而，法王举起手指指向那边说:“对面有一个法座形状的地方，应该就是大狮格萨尔王的城堡遗址，去看看有没有昨天他们放的标记。”说完，特意让根桑活佛和香荣医生二人过去察看。

他们去寻找时，找到了那个用哈达严饰的草坯，因此所有人都感到十分稀奇！

当时，法王将五色绸布哈达放在活佛堪布二人手中，说:“献到昨天有草坯的那个地方！”之后，让图登诺布活佛念了他本人写的一篇有关岭地情形的备忘录。

随后，法王说:“噢！非常好！现在可以了！”说完，作了深广的发愿后就离开了此地。

桑哲达孜城的遗址处和查朗寺之间，有一个名叫“达达作

勒”的丘陵，经过这里时，法王说:“岭国有一座名叫‘朵恰’的白色奔布神魂山，好像就是那个。往昔霍尔国来岭国抢珠牡时，白帐王就是从这里观望的，当时他吓成了什么样啊!”说完笑了起来。又说道:“下面那个地方好像是嘉卡让木。”

后来，法王上师说:“我认定了桑哲达孜城的遗址，对此我深信不疑，但如果你们能翻阅一些历史书籍，找到可靠的依据和能立，那就更圆满了!”

总的来说，这个地方很久以前是果洛达巴家族的地盘，就只是一块非常小的地基，达孜城遗址的要地，除了大概一户人家搭帐篷拴牲畜的区域外，什么都没有；不仅如此，由于无尾地鼠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所以除了土壤外连一根草都没有。然而自从法王认定为达孜城遗址后，那个地方不仅比过去扩大了地基，还成了一个长有各种草木和鲜花的肥沃草原，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此等情形都是听少数道友说的。

一般来说，所谓的“桑哲达孜城”属于格萨尔王的诞生地多堆岭仓境内，并且见到《政治王朝》中引用《岭仓国王彭措热丹语录》讲到，现今的俄支寺就是过去达孜城所在之处等（同样，此书中还讲到嘉卡让木即是岭仓国王的妙好宫殿、嘉察协噶的额篧绰宗即是德格国王的宫殿、额达大寺即是拉热当等情形），然而并不觉得有相违之处。

原因是，所谓岭地，可以是搬到玛域之前岭地官员的城堡；而共称的格萨尔王桑哲达孜城，至尊麦彭仁波切的亲传弟子吉美图登蒋扬扎巴的意伏藏《认持玛域》等一些可靠的书中明确讲到是在玛域，由此可以了知。不仅如此，如《认持玛域》等中讲道:“多数兄弟都以各自先前的城堡为模本在玛域建了城堡、取同样的名字……”，过去没有搬到玛域期间，勇士们在康区各有一座城堡，后来在玛域各自修了一座名称相同的城堡。再者，与降伏四方四魔以及统摄十八大部落等相关的一些行传，都唯一是觉如定居玛域成为格萨尔王以后的事业。因此要知道，多数传记中提到的桑哲达孜、嘉卡让木、额篋绰宗等，指的就是玛域的那些地方。

再回到正文……之后，法王和眷属们莅临殊胜白玉圣教的大驻地——达唐寺。先前法王在多尕麻寺传《四宁体》时，尕隆活佛等就前来作了邀请，后来法王在查朗寺时，尕昂尼玛活佛又特意来邀请，之后法王应他们的祈请而莅临。听说，这次法王亲临之时，达唐寺作了盛大的迎接和隆重的款待，法王显现上很欢喜，开玩笑说:“这次他们如此大张旗鼓地迎接和招待我，下次尕昂尼玛活佛去喇荣道场时，我也要隆重地迎接他!”

当时，尕隆尊者请求法王无论如何都要住在自己家，法王应他的祈请在他家住了几天。尕隆尊者是一位成就密咒的

瑜伽士，听说他带着妻儿来到法王面前，拉着法王的衣角边哭边说:“请您多关照护念他们!”说完作了托付，并做了一些能引人发笑的稀奇行为。

一次，法王问尕隆尊者:“当今时代所致，认为要在头上束个发髻的人却不留发髻，认为不该束发髻的人偏偏说要留发髻,像您这样的具相密咒瑜伽士,为什么头上不束发髻呢？”

他回答说:“上师仁波切啊！根本不是我不想留发髻，而是头已经成了秃顶，根本没有头发，我对十二部般若经发誓，真的留不了发髻啊!”

达唐寺常住的个别年轻学者，对自宗宁玛派前辈上师的著作提出了一些似能破，以及表面询问实则刁难的言辞。法王对此显现上不欢喜，批评他们智慧不成熟、缺乏主见。除此之外，法王原本就对达唐寺有欢喜心，因此这次也为全体僧众赐予了《除缘起障法》的灌顶，并与在家信众结上了法缘，不仅如此，还为达唐寺讲经院的佛殿和所依圣像作了开光。与此同时，法王眷属行列中的日珠堪布等，也为在家信众传了居士戒。法王和眷属们在达唐寺总共住了三天。

之后返回时，法王在瓦耶的雅热地区为达唐寺信众讲了法。随后，与四大机关的领导们一起在班玛县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之后，果洛地区次第所作诸事业暂时结束，于藏历四月初五抵达色达喇荣大密虹身成就寂静处。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马年莅临果洛州　悲愿成熟利众生”第十八章终。

第十九章　印尼不丹国朝圣　会教众本诸大德

那一年藏历四月初八，法王为全体弟子传赐了自己的意伏藏《文殊静修大圆满》等灌顶。再者，师徒们一起去满愿岭附近游玩，观看了戏剧表演和小品等娱乐节目，悠闲放松地度过了几天。之后，法王向喇荣道场的常住弟子们宣布了自己准备前往印度圣地的计划，以及应如何做佛事，并教诫留在道场的弟子们不要失坏精勤闻思学法等。

那时，护照等都顺利办好了，出国的各种顺缘都已齐备，法王离开喇荣道场出发了。喇荣的常住弟子们像以往一样，齐诵《怀摄现有祈祷颂》恭送法王。当时，许多年轻僧人以不忍分离的姿态，徒步送了法王很远的距离。一位弟子所写的诗中讲到，起初是用脚步追在法王身后送行，脚步追不上时以目光远送，超出视线之外时以心相送……后来将这首诗呈献到法王耳边时，法王显现上心也为之触动。

不止这一次，法王平时去其他地方时，也有很多年轻弟子跟在车后跑，送行很远的距离，跑得快、肺活量大的一些僧人都快要追到洛若乡了，能见到像这样跟在车后跑的人。现代人认为这看起来似乎是太过了，而且是极度狂热的行为，但我觉得，可以算是当时的弟子们对自己的上师特别爱重以及有猛利敬信的表现。

之后，法王和眷属们到达康定，按照有关部门领导的要

求，汇报了出国的目的等。领导们提醒法王一行途中的注意事项，并提出务必尽快回国等要求。接着抵达成都市，与四川省的相关领导一同参加了座谈会。随后乘飞机抵达拉萨，去拜见了大悲导师的补处大宝觉沃佛，作了心满意足的祈祷和发愿。

之后，乘汽车从拉萨前往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在边境海关还没到尼泊尔国境的边界处时，因步行前往而略感辛苦。听说这时来了许多背送行李的尼泊尔背夫，抢着要背大家卸下放在旁边的物品和资具。虽然侍者们尽力阻止，但无济于事，背夫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背上行李就准备走。这时，法王大喝道：“嘿！这些人都不让我们好好待着！”说完发出一声大吼，站起来做了准备动手打人的样子。由于法王身材魁梧、威风凛凛等原因，他们畏惧了，立即丢下行李，害怕地四散而去。

尼泊尔地形如骆驼的脊背，这里的人们有些与众不同，这不禁让人想起往昔世尊在世时，难陀和跋难陀等人来到尼泊尔的当天就感到心情不悦这一公案。尽管如此，《大班智达纳吉仁钦传》中记载：“尼泊尔是密续中所讲的涅沃灿多圣境的第四随行圣境尼巴拉，此地适合修习等持。”绰普译师和不丹活佛丹增秋吉尼玛的著作中，对尼泊尔也多有称赞。

之后，法王及其眷属抵达尼泊尔国界，在宗囊寺僧值和

噶宁讲修洲活佛等人的迎接下，正式踏上了尼泊尔国土，在加德满都（梵文上有“嘎察满扎”和“嘎德满察”等不同写法，都是“独木庙”的意思。相传很久以前，在现今老王宫的大广场上，曾有一座由一棵大树建造的寺庙，由此而得名）住了一些天朝圣等。

随后前往夏绒卡秀大佛塔（《仁增才旺诺布传》记载：“此塔名为‘夏哲卡秀’或‘夏哲甘秀’。”斯德大班智达指出：“尼泊尔人称此塔为‘克斯蒂’，‘克斯’一词可能是‘克达’的变音，因此似乎指的是雕刻而成的佛塔。”藏人称为“夏绒卡秀佛塔”。据拉尊万莫伏藏师的伏藏法等中记载，往昔养鸡妇森弗那与四个下劣种姓的男子结合，生下了四个儿子，他们逐渐长大，积累了财富，按照母亲的心愿，想要建造一座装有如来舍利作为精华的佛塔，为此向国王禀报，国王准许说：“可以[藏音为‘夏绒’]！”于是，母子几人从佛塔的地基开始建造。当建到大约三个宝座的高度时，尼泊尔的人们向国王禀报说：“如果建这样的佛塔，会对自他造成损害，所以不应继续建造。”国王回答说：“我已经说了‘可以’，话已出口[藏音为‘卡秀’]故，君无戏言！”之后并未阻止修建，因此称为“夏绒卡秀”。）转绕，为了圣教和众生的义利作了广大的发愿。

接着，前往尼泊尔三大佛塔之一的香根佛塔（印度人称作“斯瓦扬布大佛塔”，相传是从宝髻佛眉间白毫光中化现出来的自成大佛塔。仁增才旺诺布说，藏地中期的个别智者认定为《朗热授记经》中记载的“古玛萨拉佛塔”，藏地普遍称之为“香根佛塔”。据说其名称之义为，龙树菩萨曾在此山抛发祈愿此地遍生诸树，后来如愿诸树遍生，故而得名

“香根”。然而，不丹活佛丹增秋吉尼玛说：“印度、尼泊尔语中，并没有与‘香根’一样的名称，因此不合理。实际上，‘斯瓦扬布自成塔’这个名称，其古尼泊尔语原名是‘斯哈芒格’，经逐渐音变，现今尼泊尔人称为‘桑格德沃’。藏人对此名称也经语音演变，称为‘香根’。”若欲详细了解这座大佛塔的历史，可参阅斯德大班智达所著的《尼泊尔自成大佛塔史》以及不丹活佛所著的《尼泊尔圣地指南·雪山耳中甘露》等。）发愿之时，法王讲述了这座佛塔的来源以及顶礼、供养它的殊胜利益。

之后，法王来到世亲阿阇黎的灵塔前。在怀念这位阿阇黎尊者的同时，随宜讲了世亲菩萨晚年带领约五千名具慧弟子前往尼泊尔，建造了许多寺院，广弘大宝圣教，最终因见到一名僧人身披袈裟耕田，心生厌离，由此示现圆寂等的情形。随后教诫道：“我们作为出家人，应当精勤于闻、思、修三者，除此之外，如果耽著于务农、经商等世俗事务，就是对佛教的极大损害。因此，被誉为‘第二佛陀’的这位大阿阇黎圆寂的因缘，我们要铭记于心，永远不要忘记……”

过了几天，法王前往大邬金的根本修行圣地——尼泊尔扬列秀。从到达下方修洞开始，法王几乎一整天都止语，住于甚深定中。接近夜晚时分，在附近的一间禅修房住下了。次日清晨，法王从床榻起身后，随即吩咐眷属们到跟前来，之后忽然唱出开启《项袋金刚橛》能表之门的一首道歌，立

即令人笔录成文。随后让侍者索顿唱诵，对此显现上十分欢喜。

随后，前往阿苏拉山洞（《鬼神遗教》等中记载，此乃昔日大宝莲花生上师将颅鬘罗刹与丑面罗刹女二者之子——三足铜狐、九首铁狼、八舌金豹、八面水晶犬等系于誓约之处。所谓“阿苏拉”之义，据不丹活佛的《圣地志》记载：“不丹华仁波切曾开示，‘苏拉’为天，‘阿苏拉’为非天，因此在持明者的境相中，此山洞为通往非天界的大门。”另有多位智者将“阿苏拉”解释为“那罗延”，然具此名之岩窟圣地，显然并非只有此扬列秀一处，汉地五台山、十八大丹扎续初传人间的玛拉雅神山等其他大圣地也有）。刚到达修洞，法王立即以意伏藏的方式无碍流出《项袋金刚橛》法类，随即令人笔录成文，并说道：“这里是伏藏圣地的缘故，有特殊的必要。”说完，为随行眷属、邬金活佛的空行母以及闭关者才旺彭措喇嘛等少数弟子，作了《项袋金刚橛》的灌顶。

又开示说：“如果在此伏藏圣地修持本伏藏法的话，不仅能遣除障碍，更能令修持不空耗而迅速成就，因此要按照本伏藏仪轨如法念修。”之后，法王上师与弟子们共同在此地住了几天，精勤作了近修。

之后，去了夏绒卡秀附近的宗囊寺住了几天。……

不久后，在私人秘书处的安排下，位于印度首都的办事处筹办了迎接事宜，法王与眷属弟子们顺利抵达印度首都新

德里。这期间，法王与具有圣者行传与无量功德的大成就者——前译宁玛派大上师顶果钦哲仁波切会面，彼此心意欢喜地进行了诸多交谈，并轻松地就甚深法义展开了交流。

当时，针对讲解《大幻变网秘密藏续》时，中央坛城的主尊应安立为“毗卢遮那佛”与“不动佛”二者中的哪一位，能以教理成立且更合理，诸位宁玛派传承祖师的承许似乎存在分歧，对此应如何解释等话题，引发了相关讨论。

具体来说，顶果钦哲仁波切向法王提问：“解释《大幻变网秘密藏续》时，大遍知的康派和宿派二者对中央坛城主尊是毗卢遮那佛还是不动佛的承许有所不同，这是什么原因？”

法王回答说：“这是由于对《大幻变网秘密藏续》的密意，按照玛哈约嘎自宗与按照阿底约嘎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所导致的。宿派按玛哈约嘎自宗来解释，所以将中央坛城的主尊安立为不动佛；而遍知上师龙钦巴按阿底约嘎来解释，所以将毗卢遮那佛安立为中央坛城的主尊。尤其是后者，在总的大圆满和特别的窍诀部极密宁体续及窍诀中有更明显的阐述。按此宗轨而言，基中现出基现时，首先显现毗卢遮那佛主眷；修道之时，证受增上相阶段也是首先显现毗卢遮那佛主眷；中阴之时，也是首先显现毗卢遮那佛主眷，因此这么承许……”这是听法王后来讲课时顺便说的。

之后，乘坐佛王私人秘书处安排的车辆前往达兰萨拉。

铁马年五月二十四日，南嘉寺的僧值和噶杰康珠仁波切等人献上哈达，全寺僧众列队迎接……

当天，法王献上了《文殊静修大圆满》的灌顶和《手中赐佛引导文》的传讲等。两位尊者就大圆满心部、界部、窍诀部三类，以及大圆满托嘎修法和《吉祥时轮金刚续》所讲的显现空色之理等进行了交流。……

佛王前后多次就“中观”“六加行”《密集金刚》《七宝藏》及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著作中的难点等作了询问，法王都一一作了答复。……

尤其是关于《般若心经》中空性四句的答复，听说佛王显现上非常欢喜。此处无法详细记录当时所答内容，但后来法王从印度返回成都时，曾对我等简略谈及此事，根据回忆，大致内容如下：

“《般若心经》空性四句中，前两句经文的涵义，按照胜义中不成立、世俗中成立来理解，即所谓‘色即是空’，指以胜义理观察时，胜义中不成立实有的色；‘空即是色’，指无实的同时以缘起而现出色。这两句的涵义，是基于对色是否以胜义理观察或者说从世俗与胜义两个层面来区分的，这样将二谛分开，是相应圣者后得位见解抉择的，属于相似胜义。

后两句经文的涵义，按照不加胜义简别等现空不二故色本不成立来理解，即所谓‘色不异空’，指色本身即是空性，此

外没有单独的空性；‘空不异色’，指除了无生无灭如虚空般的法性外，没有所谓的色。这是遮止在色上耽著二谛别别，是相应圣者根本智无分别行境抉择的，属于真胜义。如是等作了详细阐述。

如果前后经文都加‘实有’等简别来解释，那么《般若心经》前后两组句子的涵义只是重复而已，看起来基本不会引发更多特别的理解。但如果按上面所说，将前后两组句子按照二谛别别和二谛无二，或相应圣者后得位与根本位的不同见解来解释，似乎能引发更深的理解。”

听说，后来佛王在寝殿接见一些人时说：“早年在达兰萨拉与堪布仁波切见面时，他对《心经》空性四句解释得非常精妙。”

……公历 26 日从道场出发，应邀前往白玉法轮洲、诶旺法轮洲、萨迦帝茹寺、菩提法轮洲等。

之后，法王与眷属众来到了莲花湖——邬金第二佛和曼达拉瓦公主二人被萨霍尔国王活活焚烧时，莲师以神变将火焰化为湖泊的圣地。湖中央的莲花茎根常年隐藏于湖水深处，然而当法王亲临湖畔时，莲花根竟浮出水面呈现在眼前。法王十分欢喜，以自然流露的方式，带着悦耳的音调，从吉祥喉间唱出一些赞颂祈祷偈：“……往昔自然海生金刚尊，萨霍国王活活焚烧时，四大加害现明空庄严，澄澈清泠八德水海

中，妙叶花果严饰莲花上，相好庄严圆满妙身现，君臣集会彼处如海众，顿生信心体内无法容，十指千叶莲合无迟缓，速疾齐举头顶圆屋上……”法王唱诵时，侍者们录了音，之后落为文字，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就是弟子们平时所说的法王所造的《莲师略传》。

之后从昌迪加尔前往德里，再从德里乘飞机经过班加罗尔，于公历 31 日抵达宁玛派道场南卓林寺。寺院的堪布、活佛、僧值以及当地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前来迎接。伴随着僧众的列队迎接，法王抵达了南卓林大殿。成就者王尊贵的贝玛诺布仁波切、色拉杰美的两位堪布仁波切、当地的官员及各道场的代表，共同献上了曼扎和三所依。

次日即猴月初十，从这天开始约三个月期间，为成就者王尊贵的贝诺法王为首的一千多名持戒持三藏的僧众，传授《文殊续规》的灌顶。前后还赐予了《除缘起障法》《列绕朗巴金刚橛》、法王自己的一些伏藏法以及《上师仰体》等灌顶，并作了《定解宝灯论》《金刚七句祈请文释·白莲花》《正行光明藏》等的详细讲解。

……不久后，法王莅临色拉大道场。色拉寺全体僧俗大众列队恭迎，主管堪布、其他堪布和当地官员隆重地将法王迎请至大经堂。在大经堂里，法王为数千僧众和许多信众赐予《白度母长寿灌顶》，并讲解《三主要道论》等法要，还作

了二规方面的开示。(此等情形，本寺拉然巴格西·图登桑珠所著的《显密大论词典·无偏智者教言》前言中写道:“尊贵的宁玛派大伏藏师晋美彭措仁波切于 1990 年莅临色拉大经堂，并传赐了圣法。在大经堂里，不必说其他宗派的上师，就连格鲁派的大德上师，除了父子三尊和怙主宗仁波切之外, 几乎不记得邀请过其他人。这一事例清楚地说明了，如果能对各派持无偏清净观，将对佛法和众生大有利益。因此，大家务必要努力效仿这种行持!”)

此外，法王还莅临了一些噶举派和萨迦派等的寺院，赐予法缘。虽然哲蚌寺等几所大寺院前后都发出邀请，但因行程安排的原因，此次未能前往。

公历 9 月 4 日，在贝诺法王的带领下，全体僧众依靠修持《密集长寿大修仪轨》为法王如意宝献上了广的长久住世祈请。宁玛高级佛学院向怙主法王如意宝颁发了“自在圆满显经密续伏藏法海者”的最高荣誉证书。

公历 10 月 23 日，法王从南卓林寺启程离开。

在此期间，法王应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母亲格桑太后与格智王后二人的邀请前往不丹国。

早先伏藏师哲札多吉的授记中提到:“在马年和羊年交替之际，一位文殊化身的伏藏师将来到不丹山谷，如果他能从下游取出一个伏藏，不丹将会国泰民安；若此事未能实现，则需做众多佛事；若此事亦未实现，则不丹国将面临重大破

败……”再者，从几年前开始，不丹边境部分地区就出现了冲突，当时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根据“文殊化身”“伏藏师”以及“马年和羊年交替之际莅临”等特征，认定授记中所讲的圣人正是至尊法王，因此迎请法王前来。

当时，法王及眷属顺利抵达不丹机场，被迎请至帕罗的祈楚寺，与顶果钦哲仁波切会面。法王为顶果钦哲仁波切、太后、王后等人传了《项袋金刚橛》灌顶和《手中赐佛》的讲授。

次日，不丹国王也来到寺院拜见法王，并作了交谈。法王为国王写下一篇名为《远来新客歌》的授记教言，现今收录在《法王著作全集》中。

之后，法王乘坐轿子前往不丹帕罗虎穴寺，这是邬金第二佛现为格热多吉卓罗，将藏地九洲鬼神都安置于誓言中的圣地。

抵达修洞附近时，法王令随行弟子们退到远处，独自一人住定半个小时左右。

之后，前往名为“满愿虎穴大吉祥窟”的修洞，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天。期间，法王从伏藏中取出《莲师多吉卓罗修法·成就一切事业》的身坛城略修仪轨，并说道：“需要在伏藏圣地当处修此伏藏法！”随后，便以大精进的方式亲自念诵修持，并让随行弟子们也念修等。

临下山前，法王指示说：“往修洞内部岩石上显现有大裂缝的地方献上一条哈达。”随后让南卓堪布献上了一条哈达。虽然法王并未明确指出这是个什么地方，但据说这里大致就是取出《多吉卓罗》伏藏法类的地方。

那时，法王取出了大约九函《善逝总集多吉卓罗广修仪轨》，已由伏藏守护神交付，但因法主不丹国王当时未能及时到场，缘起稍有不足，所以法王暂时将这些经函重新埋藏在了那个地方。听法王讲课时提及，上述约九函广修仪轨是自带密钥的伏藏文字，全部呈现为藏文楷体。由于担忧末世假伏藏师胡乱而为，邬金大阿阇黎在交付时，授予了每位伏藏师各自独特的解密符号，即所谓的“密钥”。如果没有这个密钥，则无法解开表示义。

据记载，总的来说，伏藏文有多种不同形式，并没有统一的格式。如果按类型来分，则有蚌耶等约五十八种文字类型，以及巴利文、梵文、藏文楷书、藏文草书等多种文字。藏文中，既有像藏人所写的规范字体，也有不使用音节点、下加字及前加字这三者的形式。例如，国王赤松德赞御笔亲书的《八大法行善逝总集》，呈现为楷书与草书混合的古藏文；桑吉朗巴所取的部分伏藏文字，看似是用铁笔书写的古藏文；据说班玛朗巴所取的伏藏中，存在日钦、日琼、坚间、坚枚等多种形式；仁增果德坚所取的《五大宝藏》或《四大

宝藏》中，每一藏都有不同的书写形式，字体的排列方式也有所变化，书中还附有示例等。由此可知，伏藏文有多种不同类型。关于书写者，据说有些是益西措嘉、贝若扎那等人类所写，有些则是非人勇士空行母所写。

藏历七月二十五日，再次前往不丹首都廷布，入住姆德唐的根噶秋林宾馆。

次日前往布姆唐宗，途中在通萨宗住了一晚。当天夜里，到了很晚才睡。第二天黎明时分，法王的梦境中出现了清晰的光明境相：紫玛夜叉护法神由不可思议的眷属众围绕着前来迎接。法王说:“远远望去，四部先行队列就如仪轨中所说的一般严整有序，正往这边前进。他们即将到达时，有人说:‘现在紫玛夜叉护法神要来了!’大家正欢欣雀跃之时，侍者来叫我吃早餐，敲门声将我从梦中唤醒而没能见到后面更多的境相。”

据说，之后前往布姆唐的途中，忽然间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即将阻断车辆通行的道路时，法王说:“这里是将门国大臣古拉脱杰立于誓言的地方，今天这种情形是由于他往昔发恶愿的邪气所致。”说完，法王面现忿怒相，念降魔咒，并住大圆满见之密意中，突然唱出一首切中要害的降魔道歌，尔后安住片刻。随即暴雨骤然停止，所有乌云都消散于界中。

随后，由于路况不佳，尼玛隆寺的僧人们用轿子抬着法

王，迎请至水泉谷或名下游谷，来到一处位于水树岩石交汇处、名为“酿桑玛”的殊胜伏藏圣地。那里有一块巨型岩石，岩石表面有许多自然形成的空行文字，形似兰札体梵文。据说，法王走到岩石旁边，说道：“这是明符，很容易读。”随即毫无障碍地读出了这些文字。

原本由于伏藏师哲札多吉的授记，不丹人民希望法王能从此地开取伏藏，然而因伏藏师与法主之间的缘起稍有欠缺，所以当时未能取出任何特殊伏藏等。

随后，前往附近酿伏藏师的一所寺院，参拜了寺里的主要圣物——相传是酿伏藏师亲手制作的一个古老木制金刚橛。法王手持此金刚橛入定良久，最后以意伏藏的方式直接将《八大法行略修仪轨》落成文字。然而法王说：“目前还没到弘传的时机。”于是，将其重新放入宝箧作为伏藏封存起来，并说道：“三年之内不得解开此秘密封印，之后是否可以公开弘扬此法，还需要观察缘起。”三年后，也没有解开封印广弘此法。

其必要与密意是什么，很难说，但总的来说，八大法行法类犹如所有修部法的命脉，往昔成熟解脱的传承与实修事业的传统等极为兴盛。再者，阿里班钦·班玛旺格嘉波也因担忧末世此法教隐没，曾说：“是故未来出世诸持明，纵使续教窍诀尽失传，勿令三类八大法行衰！纵使修部心要尽失传，

勿令城险要三修院空!”如是极为重视，并数数殷重教诫后世人们，不要让三类八大法行的传承衰败，而必须持护弘扬此法。然而，当今一些宁玛派寺院中，能够依照仪轨如法如量实修三类八大法行之人极为罕见；并且，前辈上师们过去在各寺院建立的修业传统也只是勉强没有中断，这也显示出即将隐没的征兆。法王担心，在这个时候如果广弘一个新的八大法行伏藏法，似乎会成为加速终结原有的八大法行旧伏藏法类事业的助缘，因此暂时将其再次作了伏藏而未广为弘扬，这也是有可能的。

由于在布姆唐只住了两日左右，所以未能前往所有寺院，就只去了伏藏师班玛朗巴的道场唐信寺和班玛朗巴传承弟子的道场冈当密咒法林这两处。

据说，当法王前往布姆唐嘉喀国王的公主蒙莫扎西曲珍的道场佛殿时，仅仅见到门旁的佛塔就从车上下来顶礼。而当瞻仰内部供奉的空行母脚印等所依时，显得更加惊叹与敬仰，随即作了祈祷和发愿。

同样，当法王莅临布姆唐的弥勒佛殿向主尊敬献哈达时，哈达刚一触及佛像心间，就被佛像自动接受了，据说这是香灯师亲口讲述的。

对于大遍知龙钦巴的道场解脱洲，法王只是从远处观礼朝拜，而未能亲自前往。

随后，法王启程离开布姆唐，抵达通萨宗附近时，只见僧俗大众早已做好准备，在此迎接。法王在这里欢喜地接见了大家，并为他们传了法。那位紫玛护法神的身所依僧人也来到了这里，不仅如此，护法神突然降神后，向法王请求赐予殊胜甚深的灌顶。在这一因缘下，法王不仅亲自赐予《除缘起障法》的灌顶，简略供赞文《紫玛护法神仪轨·怀诛电索》也随即自然流现。（后跋中记载："于南方蒙卡岩附近的布姆唐吉祥源地，为紫玛护法神和一些具信弟子传授《除缘起障法》灌顶之时……"然而，据冈当活佛所言，为紫玛护法神传授灌顶的地点，实为通萨宗境内的充喀地区，而并不属于布姆唐境内。因此，后跋中所提到的"布姆唐吉祥源地"一词，不知是笔误还是有其他特殊必要。）

随后，法王前往南方门卡岩，当时在莲师身印金刚堆叠圣殿中，作了殷重而广大的发愿。

接着，法王在教密橛圣殿中传授了《多吉卓罗》的灌顶，并就此圣地的殊胜之处发挥讲了一些话。

法王对随行的尼玛喇嘛以及通洛的秘书长泽果等人说道："此处一定还有莲师的其他身印和足印，你们将所听闻和了解的情况都说一说吧。"众人便将自己所知的一切一一禀报。最终，当他们提到在通萨宗与扎西当噶之间的"宗喀隆香"地区有一处莲师足印时，法王欢喜地说："啊，就是这个！大宝莲师的真实身印正是此处！"随后，据说法王对该圣地的地

形、水流、岩石、树木等构成情况作了详尽的开示，其清晰程度甚至超过当地出生之人所能描述的。

之后，不丹的各项事业圆满结束，法王及眷属经由首都廷布，再次前往印度南方迈索尔南卓林寺，在这里转法轮住了一个月左右。随后，趁酷暑稍减之时，按计划依次朝礼印度各大圣地。

首先，于铁马年九月初八，前往位于安得拉邦境内、我等本师释迦佛宣讲《续王吉祥初佛》又名《时轮根本续一万二千颂》的圣地吉祥米积塔（据我们的一些佛教史书记载，往昔拘那含牟尼佛圣教末期发生大饥荒时，一位获得了成就的比丘修宝瓶法，降下稻米之雨，覆盖约十二日路程，形成三层围墙高的稻米山，其顶部呈佛塔形状。后来，具神通者们用这些稻米建造了一座与前者等量的佛塔，因此取名为“米积”）。刚一到达古老佛塔遗址，法王密意界中顿然涌现出《吉祥时轮金刚续之心髓》，随后在此处作了供养、顶礼、发愿。

随后，前往怙主龙树菩萨的住处名为“龙树山”的南方吉祥山朝圣。据说，过去可以遍览山顶的各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寺庙遗址。然而，后来由于印度当地政府在此修建水坝，龙树阿阇黎的修洞等也沉入水中，如今已无法见到，因此可供参观朝圣的地方并不多。但据说从该地区出土的文物和三宝所依等，至今仍有不少可供观瞻。

在此期间，法王前往世尊佛现前正觉之地金刚座，住了七天左右。期间，法王每日都亲临菩提树下的荫凉处，非常欢喜地打坐入定。

第一天，法王在菩提树下随念至尊本师而说道："在此具足善巧方便与大悲心的我等导师现前正觉之地金刚座菩提树的清凉树荫之下，我这个生于本师佛圣教末期、追随释迦本师的低劣沙门，能获得如此悠然而住的机会，实在是极善妙的缘分……"说完这些话后，法王忆念至尊本师，久久哭泣不止。

见到此情此景，自然令人想起过去有位名叫"智精进"的菩萨见到菩提树时痛哭流涕的公案。他想到："彼世尊如来应正等觉经历了百千万劫的苦行，最终在这棵树下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我何时才能证得圆满菩提呢？"如是在菩提树下，八天八夜不饮不食，只是哭泣。

公历 10 月 29 日，法王在如来座前，相应《普贤行愿品》发起无上菩提心，并将长久以来心中惦念之所愿——佛法兴盛、众生得乐、凡结缘之一切有情皆安置于极乐世界获得安慰等，顿时现为偈颂带着音调唱诵出来。用录音机录下后由索达吉堪布记录成文，并命名为《愿海心髓·普贤刹之大日轮》，现今收录在著作集中。亦即普贤刹土异于寻常刹土，如《俱舍论释·对法庄严》的备注等中所言，此刹土以一日轮普照三

千大千世界。因此，犹如一日轮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此一摄要愿文能显明且普覆无数种类和差别的菩提行愿，故以此喻为因而立名。

再者，法王对聚集的众弟子说：“未来我将在此大圣地金刚座成佛，名号为‘……光明吉祥佛’，那时候，谁愿意转生为我的初会眷属呢？”

法王询问时，在场的所有弟子都禀白说：“我们都非常愿意！”并祈求法王摄受。

法王逐一为他们摩顶加持后说：“噢！缘起很好！你们来到一千零二尊佛在贤劫中成就正等正觉的这个特殊圣地时，应当精勤祈祷和发善愿，未来当我成为‘……光明吉祥佛’时，你们必定会成为我的初会眷属！”法王如是安慰并赐予授记。

另外，在场的眷属中有人这样说：“当时法王说的是：‘未来之时我成就佛果，名号为胜解佛，那时你们将成为我的初会眷属’。”

然而，侍者索顿确定地说：“并非如此！我清楚地记得，是‘意坚光明吉祥’或‘某某光明吉祥’，前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法王明确说过，将在名号后部分是‘光明吉祥’的一尊佛的体性中成佛。”

如此一来，思辨者自然会观察，这位名为“光明吉祥”的如来到底指哪尊佛。

《华严经》中提到一位名为“宝灯普光明吉祥”的佛，但他居住在名为“金色妙光”的世界。《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中也提到一位名为“光明吉祥”的佛，但这尊佛现今居住在名为“广大”的世界。因此，这两尊佛应该都不是这里所讲的具“光明吉祥”名号的佛。

此外，《圣大吉祥天女授记经》所列佛名中，有“愿海光明吉祥如来”与“金色光明吉祥如来”这两位具有“光明吉祥”名号的佛。然而经中并未明确说明，这两尊佛属于此世界还是其他世界，也没有说明是过去已出世、现在正住世还是未来将出世的佛。

同样，《五千四百五十三佛名经》中列出了几位带有“光明吉祥”名号的如来，如“普遍光明吉祥须弥王”、“普照大神通网光明吉祥”、“城市光明吉祥”、“香气光明吉祥”、“莲花光明吉祥”、“无边光明吉祥”、“法光明吉祥云”等诸佛，但与前一样缺乏详细信息，而且从描述来看，他们也不像是将在此刹土成佛的未来佛。

另外，为了探究此贤劫已出世或将出世的千佛之中，是否有一尊具“光明吉祥”名号的佛，我逐一查阅了《贤劫经》中列出的千佛名号，但始终没有找到带有“光明吉祥”或者类似名号的佛，而再度陷入难以断定的境地。

然而，法王前世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著作集中，有一部

依据《秘密续》而单独摘录出来的《一千零二尊佛名号》伏藏法。当我看到其中一尊名为“善妙光明吉祥佛”的名号时，心中油然生起一种疑惑顿消的喜悦之情。

这尊佛在千佛中位列第二百三十六位。再次阅读《贤劫经》来比对时，发现这尊佛的名号为“善施”，由计数方式的差异位列第二百四十位。

我认为，仅因佛名差异，并不意味着是不同的佛。例如千佛中的最后一位共称为“胜解佛”，我们日常口语中也常提及，但在《贤劫经》中这尊佛被称为“光明事业”，而未出现“胜解”之名等等，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理解这一点。

再次回到正文。有一天，法王在转绕的途中，瞻仰到一尊曾对阿底峡尊者说过话而闻名的圣度母像，法王将自己耳朵上的红宝石念珠献于至尊圣度母的颈项上，并作了深广的发愿。（神奇的是，三年后，那串念珠不知从何而来，又出现在法王喇荣的寝殿内，重新回到了法王手中。这是听法王亲口说的。）

随后，来到了善生女向佛供养乳糜以及释迦佛六年苦行的圣地——尼连禅河畔。法王在此开示了本师释迦佛当年苦行的情形等。我推测，法王在此圣地附近秘密地取出了一件伏藏品，那是佛陀未成道前苦行时用来饮水的器皿。记得从印度返回喇荣道场后，有一天，法王在僧众集会时，手持一个褐色的小碗，让在场的所有弟子瞻仰，并说道：“这是我最

近去印度时，在尼连禅河畔菩提树之间某处找到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等本师修苦行时饮水的那个容器吧。”之后，法王让周围的弟子们每人喝了碗中的一滴水等。

在此期间，去朝圣了世尊转第二转无相法轮之圣地——灵鹫山。这附近有一处温泉，旁边有一个大山洞，据说是过去比丘们在外道徒制造违缘、进行侵害时用来避难的地方。法王到这里后稍作休息。当时，洞中有一位印度香灯师，他介绍了许多与此山洞相关的历史。他还说，洞内有一道裂缝，未来将有一位大德从那里取出伏藏等等。之后，法王和眷属们开始念经发愿。就在这时，从岩石的那个缝隙中突然涌出了水流，法王自己喝了一些水，还把水抹在头上，同时让随行者们也这样做。南卓堪布说：“如果这水是经常或间歇性流出，应该会留下水痕，但完全没有看到这种痕迹。后来我自己多次去那个山洞，却一滴水也没有见到，因此，那无疑是由法王的加持而出现的甘露伏藏水！”

从洞中出来后，法王用开玩笑的语气说：“现在要登上灵鹫山顶，由于没有公路，徒步攀登非常困难。而且，《毗奈耶经》中记载开许比丘持锡杖的缘起时也提到，往昔大悲导师前往灵鹫山时，诸比丘因不擅攀爬，而滑倒受伤，伤及手脚，说不定我也会在石阶上滑倒。再者，《六世仓央嘉措密传》中提到，他来到这个地方时，曾亲见此山显现为层叠的经函之

相，因害怕踩踏经书而没有登上山顶。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登山了，就在这里向上遥相发愿就可以了。”说完，就在山脚下念了《普贤行愿品》等，稍微待了一会儿。

之后，法王前往佛初转四谛法轮之圣地——瓦拉纳西的仙人堕处鹿野苑朝圣。而且，在相传于笈多王朝时期所建的答枚克佛塔前，为瓦拉纳西高级佛学院的师生们传了文殊智慧勇识的开许灌顶和教诲，并回答了师生们的提问等。

随后，前往本师佛涅槃之圣地拘尸那迦。在涅槃寺中，法王流着泪说道:“当我等导师即将入涅槃时，脱下上衣，对比丘们说:‘诸比丘，请看！如来出世，难值难遇，诸有为法，皆是无常，此是如来最后教诲。’”法王怀着悲伤的心情在那里停留了片刻。那时已日暮西山，天色将暗，师徒们只念了简短的发愿文便返回了住处。

第二天，前往我等大悲导师在世时长期居住的舍卫城（据说佛在祇树给孤独园住了二十年，在鹿野母东苑住了五年，共计二十五年）朝圣。至此，此次印度圣地朝圣的相关行程暂告结束。

之后，前往当今属于尼泊尔境内的本师佛诞生地蓝毗尼园，瞻仰了摩耶夫人圣像、阿育王石柱等，同时为佛法兴盛、众生得乐作了发愿。之后返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如云:

“文殊金刚前，至诚而祈祷！

胜智加持力，遍满吾心中！

此乃居住印度首都新德里期间，一个多小时中，风扇声里不断清晰所出之偈颂声，阿旺洛珠聪美如实落成文字。善哉！藏历铁马年五月二十日。”

当时，正值法王念此祈祷文圆满三十多万遍时，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法王见到一道白光从夏绒卡秀大塔的方向径直射向自己所住的房间，随即说道：“我要亲自去一趟大佛塔前。”说完便叫来眷属，一同前往佛塔前并进行了转绕。与此同时，法王为身边的弟子们讲述了往昔修建此佛塔时“四子发愿”的历史等，并作了相关开示，教诫无论行持何种善法，都必须以善愿来印持，这一点至关重要；若非如此，便有成为朗达玛那种人的危险，等等。

这时候，一名藏人建议说：“仁波切！如果想见殊胜佛像的话，上面的屋里有，去那里很好。”

法王听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步行前往那家出售尼泊尔佛像的商店。到达之时，见到商店门外摆放着一尊立式的菩萨像。

法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尊像，甚至还用手擦拭眼睛，再次专注地凝视。正当随行者们都感到惊奇而观望时，法王口中念道：“常住圣境五台山，八大菩萨万千眷，诸佛智慧总集身，文殊金刚我敬礼。……”像这样脱口而出三颂祈祷文。

法王说:“这尊文殊金刚像的面容似乎在微笑，我想莫非是自己眼花了？于是再次仔细观看。这时候，从佛像心间放出一道光明，入于我的心间，使我短暂地进入了无分别等持之中。”

之后，法王对随行者们下谕令说:“我需要这尊佛像，所以你们要想办法把它请购回来。”他们向店主说要请购那尊佛像，经过多次请求和协商，最终店主同意了，这尊佛像才归入法王手中。

这一天，法王前往我等大恩导师转生为菩萨时，为救饥饿的母虎而布施身体的纪念塔（关于此地，色德班钦说:“尼泊尔人称之为‘南摩布达’。”然而，不丹活佛所著的《尼泊尔圣地指南》中说:“尼泊尔的这个地方，是否为佛本生传中所记载的‘舍身饲虎’之真实处所，还需要考证”。汉地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渡过信度河后，向东南方行约两百余里，便是我等导师受生大勇王子时舍身饲虎之地。书中还说，该地的土壤和草木都略带红色。据说，此地现今位于圣地的西北方，即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交界处。根据恰译师的传记，往昔我等导师受生为大勇王子或摩诃萨埵，向饥饿母虎布施身体的地方，位于中印度摩羯陀国的一处悬崖底部。）所在地。法王忆念我等大恩导师，不禁潸然泪下，并赐予诸多教导:“至尊导师为了我等众生，曾毫不吝惜地多次舍弃自己的身命等；如今我们这些持有导师追随者之名、自称为大乘行者之人，应当尽己所能地追随怙主佛的行传而修学，等等。”

之后，从尼泊尔首都乘机抵达香港，逗留几日后，平安抵达成都市。

1990 年 11 月 18 日，法王及其眷属在僧众盛大的迎接中，回到了驻锡地色达喇荣道场，与常住弟子们共同欢庆重逢的喜悦，暂时以悠闲自在的方式，受用游戏等活动。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 · 天鼓妙音》中“印尼不丹国朝圣　会教众本诸大德”第十九章终。

第二十章　喇荣法施不间断　灌顶传法赐教等

藏历铁羊年（1991 年）五月左右，法王为进一步完善色达喇荣佛学院的管理机制等，新设立了不同部门与各个班级，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之后，为了给常住弟子们传《上师仰体》的甚深灌顶和引导，法王预先安排对他们的密咒誓言和别解脱戒作了整顿。

另外，在此之前，某日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法王亲自为六十多名具慧弟子（当时因特殊必要，也为只通达工巧明者颁发了各自专业的堪布证书，故他们也包含在这六十多人之中）颁发了亲手盖章的堪布资格证书。此前虽然有许多法王培养出来、口中认定的堪布，但颁发堪布证书的传统是从此次开始的。

那时由于弟子多、经堂小，所以除了灌顶外，无法同时为男女僧众传法。因此，在为男众传完“三类义引导”后，便让他们暂时停课，接着在甘多拉经堂为尼众传授了《正行光明藏义引导》。此外，法王还为全体男女僧众传了《文殊静修大圆满》的灌顶，并为弟子们传讲了自己所著的《基之辨析》。

那段时期，为了准备建造容纳万人的普喜大经堂，法王根据相地典籍及勘察经堂地基的仪轨等，如法地进行了相地、乞地、净地等仪式，以此净治了地基。

当时，大家见到一条洁白细长、赏心悦目的云彩从西边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天际。

这时法王说:“哦呀！大家看面前的虚空，出现了一条美妙的白色云彩，我等师徒到佛初转法轮的圣地鹿野苑时，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云彩，我想这是个非常好的缘起——佛的大宝圣教将不断地兴盛广大、久住世间，持教圣士夫们的身寿将一直坚固，僧团日益发展壮大。

虽然我的寿量本应为六十六岁，但怙主佛王对我说你要住世到九十三岁，这是谛实语，所以我可能会活那么久，就算不能，也应该能度越六十六岁的寿障。因此，我们师徒不分离，还能在一起共同生活几年的希望是有的。

你们也要持清净戒、精进闻思修、少欲知足，以此将出现很多具戒的三藏法师。即使不是每个人都成为具足智、尊、贤三种功德者，也要稳定地安住道场，好好持戒，在闻思上精进努力，那么随着年龄的成熟，大多数人至少会在佛法的修学上独立自主，若能如此，就有大意义了。

你们当中，很多人在智、尊、贤各方面比我超胜百倍，然而由于业力和发愿力，现今我被你们尊为上师坐在这里。因此，我也会尽己所能地利益你们。特别是大圆满的甚深窍诀，我已经和正在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无论大小深浅都传给了你们，未来还会继续在适当的时候为你们讲授。虽然我讲不出什么高深的内容，但祈祷三传承持明上师后讲的话，至少不会欺诳你们。

这里是出现十三大虹身成就者的地方，也是八大菩萨的诞生地，而且是从未被破誓言、恶劣争斗的晦气所污染的清净之地。即使我不在了，你们住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妥的，你们不要忘记喇荣道场和老父亲我……”法王如是赐予了许多教导。

那时，普喜大经堂主要是由杨各乡的具信施主们，彻底摒弃财物贪著，克服种种艰难而建成的。当时，常住的僧尼也参与了搬运土石等诸多劳作。

法王赐教说：“这次参与经堂建造的所有僧尼，以此辛劳即可算作圆满了五十万不共内前行，并开许听受《上师仰体》的引导。”同时教导说：“除了这次之外，其他时间不能将劳动算作五十万内前行；如果去其他上师面前求大圆满直指心性的引导等，也不能以这次建经堂的劳作来充当五十万内前行。”

当时，法王对建造普喜大经堂的不可思议功德利益，从“七种有事福业”等中发挥讲了很多。虽然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但后来在阅读《毗奈耶经》等经藏法宝时，对于建造大经堂的功德利益生起了更深刻的定解。

《毗奈耶经》云：“较之向百数婆罗门行施，若于外道离欲仙人一人而行布施，其果报尤为殊胜。较之向百数外道离欲仙人行施，若向预流圣者一人行施，所得果报尤为殊胜。较之向百数预流圣者行施，若向一来圣者一人行施，其果报

尤为殊胜。较之向百数一来圣者行施，若向不还圣者一人行施，其果报尤为殊胜。较之向百数不还圣者行施，若向阿罗汉一人行施，其果报尤为殊胜。较之向百数阿罗汉行施，若向僧众供养经堂，其果报尤为殊胜。”广说如是，详细内容可从彼经典了知。

铁羊年（1991 年），至尊法王继续为弟子们传讲经、续、窍诀的甚深教授，同时讲解了《立断要诀依圣者龙钦巴之宗而释·日光论》等法王自己撰著的几部教典。

在此期间，大成就者王龙朵加参又名阿秋喇嘛仁波切带领三十多名眷属莅临，住了二十几天。

这段时期，法王有一次讲课时，在大众中径直脱口而出全知麦彭嘉措所造的《文殊大圆满愿文》的科判《广播通信》。刚说完科判，法王就讲道：“总的来说，虽然顶果钦哲仁波切再再劝请我为《文殊大圆满愿文》写一个注释，但除了这个科判外，我写不出更多。除非是从明空界中无勤自然而现，否则以其他分别寻伺来写的话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暂时也只能以此为足，没有别的办法了。”

接着，法王赐予一些灌顶和教授后，要求弟子们每个人念满十万遍降魔咒。

法王说：“需要念这个咒的原因是，我想不久之后，我们师徒将会遭遇一场难以避免的违缘障碍。如果能战胜那个障

碍，那么总的内道如来正法，特别是邬金第二佛的正法，将遍及全球各地兴盛广大，众生也将获得幸福安乐、圆满吉祥。你们每人至少要以信心专注念满十万遍，不要当成无关紧要的事，此事关系重大，大概来年这个时候，结果好坏便能见分晓。”

当时法王并未明说，所以大家没有猜出将遭遇怎样的障碍违缘，但事后回想起来，这无疑正是指不久后开启十三大神山的圣境门时遇到的那个重大违缘，很多弟子都是这么说的。

之后，法王在莲花空行洲的经堂里，完整地传授了其意伏藏《文殊静修大圆满》等所有汉地法类的灌顶与传承，并随宜传讲了净治修心法类。此后不久，法王在五明佛学洲的经堂里，为弟子们圆满传授了自己在印度、汉地以及卫藏著述的全部法类的灌顶与传承。

传授圆满后，法王降赐圣言：“我在印度、汉地及卫藏著述的全部法类的灌顶和传承，现在已经传圆满了。如今仅剩下我在多康地区著述的那些法的灌顶和传承还没传圆满。从今往后，你们无论是想自己实修，还是想传给他人，除了少数直指心性的窍诀外，凡是我所写下的一切，今天都为你们作了授权交付。”

接着，在传讲《上师仰体》中《誓言次第解脱海》的当

天，法王开示说：“遍知法王龙钦绕降撰著的甚深窍诀《上师仰体如意宝》，这部包含五十一部法类之法，在密咒宁玛派中是无与伦比、加持力极大的窍诀，得遇此法如同真实值遇大遍知本人一般。此法摄尽了班钦布玛莫扎的一百一十九种窍诀和极深的四函窍诀，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能与之相比者，其他的宁体窍诀只能被称为‘零散窍诀’。此法的《标题》中也是这样讲的。《宗派宝藏论》中也说：‘如此甚深广大的窍诀文字之义理，以言简意赅的方式显明，即是我所编撰的《上师仰体如意宝》五十一法类中极清晰所阐明的内容，为了利益后世具缘者，伴随着发愿作了印持，使其如如意宝般凡有所愿皆能成满。’

既然这样说过，那么大家都要想方设法得到这个法本，对大遍知以信心一心无疑地祈祷，对法本顶礼供养，以此遍知上师的心传加持便会融入你们心中，从而如理如实地证悟大圆满之义，对此无需怀疑。就我自己而言，《上师仰体如意宝》的法本几乎从未离身，我有一本便于携带的小经函，你们也要不离身地带着它，经常阅读思惟。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上师仰体》法本放在枕边，临终时则无需其他人来念破瓦。’因此，大家都要用心，看看自己是否能明白。

从我自身上思惟，我的传承如金线般从未被破誓言之锈所染污，我认为大遍知的些许加持已融入我心。上师麦彭仁

波切也是遍知上师心传证悟加持的领受者。因此，我先前所写的《上师仰体传承祈祷文之补充》中，于大遍知纳措让卓后面，加入了：

‘祈请文殊真化身，麦彭嘉措悲垂念，
光明胜乘顶之义，当下证悟求加持。
祈请见修至究竟，根本上师悲垂念，
义传证悟如意宝，当下获得求加持。’

这两颂是我们父子二人的祈祷文。意思是，我未曾亲自在上师麦彭仁波切面前求法，上师麦彭仁波切也未在大遍知面前求法，因此，这并非按照通常的传承次第，而是按照证悟传承的次第而作的。

除了这两个补充偈以外，不念其他补充偈也可以。或者，在不同祈祷文补充部分中提到的各种不同传承，都如百川汇流般完整地融入我身，所以全念也是可以的。”等等。

藏历七月，法王去了前世的道场新龙朗朗神山住了十天。期间，为开启十三大圣境门而作准备，举行了会供；并为数百名弟子传了略的《上师仰体如意宝》灌顶和《立断本住义引导》；还为六位堪布颁发了堪布证，并向三十位左右的小堪布每人赐予一条吉祥哈达，准许他们在未来担任夏安居堪布。

之后，法王迅速返回了驻锡地色达喇荣道场。

《真实光显如来圣教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天鼓妙音》中“喇荣法施不间断　灌顶传法赐教等”第二十章终。